

前言

四十年來，對於大陸天主教會，沒有一天我們不是憂心忡忡，在紅衛兵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教會幾乎全被摧毀，消息又被封鎖，我們祇有在天主前衷切祈禱。

現在大陸鐵鎖的門，已經略開，出生大陸留居外國的國籍神父，能夠回家探親，又有幾位外籍傳教士，到中國大陸旅遊，探訪教會人士，我們乃能取得一些確實訊息，略知大陸教會現狀。

中國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收集有關近數十年中國教會消息與文獻彙編成冊，以供大家參考，一來希望大陸教會之真實面目不為諸多情緒化報導所掩蔽，二來希望這些文獻有助於中國天主教徒尋求建設真正中國地方教會的途徑。

羅光

民七五年

九月廿日

中國大陸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記（一九四五—一九八六）

目 錄

前言

羅 光 總主教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六年大事記	………	一
附錄一：大陸天主教神學院近況	………	三八九
附錄二：有關橋樑教會系列專文	………	三九二
參考資料	………	四九八
重要文件索引	………	五〇二

中國大陸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記（一九四五—一九八六）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

四月二十二日，益世報在西安發行西北版。

八月二日，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在北平成立。

十五日，宗座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發表致全國天主教司鐸信友訓詞，表示教廷全力支持國民政府：「當遠東停戰消息傳佈後，我公教最高元首教宗碧岳第十二世，立即囑托我國駐梵蒂岡特使（按指謝壽康先生，為我國駐梵第一任大使，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向教宗碧岳第十二世呈遞國書），對蔣主席領導下之國民政府，轉致真摯賀意與最大同情，同時並祝禱最鍾愛之中華民族前途光明，發奮邁進。教宗談話中，對我國最高領袖極表景慕之情，教宗所表示既出于基督代表名，凡我教衆也當以基督名義敬謹服從。」

九月，益世報恢復北平版。

十月十三日，蔣主席在重慶接見宗座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重慶尚主教及吳經熊先生陪同晉

調。(聖心報，一九四六年一期)

二十五日，台灣光復，時本省有教友一〇八五二位。

十二月，益世報天津版復刊。

二十四日，青島代牧田耕莘爲教宗碧岳十二世擢升爲樞機主教，爲有色人種第一位樞機主教。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

四月五日，台灣日籍監牧里脇淺次郎回國（一九四一—一九四六在職），委任本省籍涂敏正司鐸爲代理監牧。十一日，教宗碧岳十二世應田樞機之請建立中國聖統制，分全國爲二十教省、七十九主教區、三十八監牧區，計一百三十七個教區。每教省設一總主教：即南京、北平、綏遠、瀋陽、濟南、太原、西安、蘭州、安慶、開封、重慶、漢口、長沙、南昌、杭州、福州、廣州、南寧、貴陽、昆明。復任命田樞機耕莘爲北平總主教、于斌爲南京總主教、周濟世爲南昌總主教；另外尚有國人十八位担任主教職，七人爲監牧，合計二十八位。（教宗「成立中國教會聖統體制詔書」）

五月八日，益世電台在南京成立。

六月，田耕莘樞機向全國教友廣播，勸勉教友珍惜勝利成果，擁護政府，爲全面和平努力：「這也是教宗和我談過多次，並囑我向全國教內教外同胞轉達的。現在我們國內尙未獲得全面和平，政府正在作最後的努力，望我國教友，在本月十六日聖三主日，特別爲和平而祈禱。」（聖心報一九四六，七期）十日，中國第一位樞機主教田耕莘晉謁蔣主席，並代表教宗面賀勝利。蔣主席在官邸設宴招待田樞機，應邀出席者有南京總主教于斌、信陽主教張維篤、吳經熊等。（聖心報一九四六，七期）十五日，益世報發行上海版。

七月六日，教廷設立駐華公使館，任命黎培理總主教爲首任教廷駐華公使。

八月十日，教宗任命我前外交總長陸徵祥司鐸爲比利時岡城聖伯鐸本篤修道院名譽院長。

九月十日，國民政府任命吳經熊爲我國駐教廷公使。

十月二十四日，教宗把光緒庚子年（一九〇〇）湖南和山西太原殉道的方濟會三位主教、四位神父、一位修士、七位方濟聖母傳教會修女、國籍修生五位、教友九位、計二十九人列入眞福品。香港公教報復刊。

十一月十二日，益世報在南京發行，至此在六地發行。

十二月二十八日，黎培理公使呈遞到任國書。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

一月六日，黎培理公使致全國教區領袖第一件公函。

五月十六日，首屆全國天主教出版會議在上海舉行。

十八日，我國首座乙級聖殿江蘇佘山聖母像舉行加冕。秋，田樞機在北平創立「上智編譯館」，聘方豪神父爲主編。景縣、大名、汀州升格爲主教區。香港公教報改爲周刊。

七月七日，河北楊家坪苦修院遭中共燒毀，擄走七十五名中外會士，因酷刑慘死的神父修士共十名。（中國天主教及其新教難，六六頁）

十二月九日，察哈爾崇禮縣西灣子被共軍侵佔，殺神父數名，教友五百，教會設施全被燒毀。（同上，六六頁）

十二月二十五日，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在聖誕節祝詞中，指責中共叛國：「不幸，它愛了那否認真神，否認福音的暴力摧殘，在這普天同慶的聖誕日，美麗的山河，各處燃燒著叛逆真理，危害國家民族的烽火，流著無辜犧牲者的鮮血，和顛沛流離者的苦淚。」（聖心報，一九四八年第二期）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

一月，山東公教兒女，繼河北公教武裝反共組織，組九九九部隊，由萬風程司鐸任隨營指導，該隊幹部及主要長官皆天主教教友，目前僅三百餘人，不久即組成四個中隊。（益世周刊，一月十六日，第三十卷，六期）八日，教廷任命王木鐸爲宣化教區主教。

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全國公教教育會議在上海震旦大學舉行，上海龔品梅主教請政府准許天主教設師範學校，他在演講中說：「私立學校，在國家的指導下，分去國家在教育上的負擔不少。在此師資普遍缺乏的時候，我們期望政府能夠解除不得設立師範學校的禁令。而且，國家專利的目的，在求日後的國民都充滿三民主義的思想，但事實上師範生大都沾染了赤色主義，爲此，我們期望政府至少委托我們徹底相反共產主義的公教，得以主辦師範學校。」（「全國公教教育會議記要」，龔品梅「教職員在教學上，道德上，宗教上應有之條件。」）

二十五日，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在上海成立。

三月五日，西班牙籍陳若瑟出任台灣監牧。

四月三十日，吳經熊公使在羅馬爲蔣中正先生當選第一任總統舉行謝主彌撒，典禮在田樞機榮譽座堂舉行，由維光蒙席主祭，參禮者有剛恒毅總主教，傳信大學中國學生等百餘人。（益世周刊，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卷二十一期）

五月十三日，麗水升格爲主教區。天津工商學院改制爲津沽大學。

六月十日，田福祿由平抵滬養病，從此未能北返。秋，思高聖經學會遷移香港。

十二月九日，大理升格爲主教區。十四日，法籍包萬才神父與東北聖母聖心會祁志英會長率部分修女抵台。是年台灣有神父十五位，教友一二九四四位。

本年中國有：

一百三十九個教區（或同等的地區）；

五千七百八十八位神父（二千六百九十八位中國人，三千零九十位外國人）；

三位中國人任總主教，十四位中國人任主教（或同等地位）；

一千一百零七位修士（六百三十二位中國人，四百七十五位外國人）；

七千四百六十三位修女（五千一百一十二位中國人，二千三百五十一位外國人）；

三百二十七萬四千七百四十位天主教徒；

（下面兩項爲一九四七年統計數字）

三間大學，一百五十六所中學，二千零九所小學；

二百一十六間醫院，八百四十七間診所，二百七十二間育嬰院。

（中國天主教年鑑）一九四九年上海出版）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

一月五日，郭若石、吳振鐸神父偕聖母聖心會修女抵台。

十五日，陸徵祥院長在比利時本篤會院逝世。

二月，有關教會人員由行將淪陷地區撤退問題，教廷指示：（一）大修院生遷往安全地帶，繼續學業。（二）關於小修院生，教宗謂全遷移遙遠地區，使能繼續進修，或無可能。（三）佈道人員，除有少數特殊危險者可避走外，教宗謂其他聖職人員得留守其崗位。（益世周刊，二月二十二日，三十一卷，二十三期）

十四日，方豪神父抵台，在台大任教，成立台大天主教師生聯誼會。

春，華北大部爲共軍佔據，教會受到攪擾，修道生無法安心進修，因此，兩湖總修院遷到澳門，魯南總修院、景縣大修院與耶穌會修士遷到菲律賓，浙江嘉興文生總修院、北平、順德、正定、衡陽等教區部分修生計五十四位，遷往熱那亞佈理學院繼續深造。

三月三日，寧波教區劃出永嘉國籍主教區。

二十八日，主徒會李之仁等六位神父赴印尼坤甸傳教。

四月二十一日，赤峯升格爲主教區，國籍師永禎出任代理主教。

六月九日，教廷由上海教區劃出蘇州教區，委龔品梅爲首任主教，段蔭明爲萬縣主教、雷震霞爲汾陽主教、國籍鄧甘霖爲四川嘉定主教。

三十日，教廷聖職部發佈反對共產主義法令：

(一)不可以報名加入共產黨或袒護共產黨，因爲共產主義是唯物的，反對基督信仰的；而共黨的領袖，雖然有時，以言論表示自己不反對宗教，但在事實上，不論在理論方面，或在行動方面，都顯示他們反對天主，反對真宗教，反對基督的教會。

(二)依據法典第一三九九條，禁止出版、傳播、或閱讀袒護共產學說或共產行動的書籍，定期刊物，日報或活頁傳單，或在刊物上投稿。

(三)信友若明知故意自由地參與上述活動，不准領聖事。

(四)若信友承認共產黨的唯物主義及反基督的邪說，甚至爲這些邪說辯護、宣傳，將立即被視爲背棄公教信仰，並遭受宗座特別保留的絕罰。(「天主教與共產主義」七十六、七十七頁)

七月十四日，營口升格爲主教區，委法籍費聲遠爲主教。

二十六日，皮漱石出任瀋陽總主教，爲第四位國籍總主教。

十月七日，蘇州首任主教龔品梅在徐家滙聖堂祝聖，黎公使主禮。(公教報十、二十三)

十一月八日，教廷任命李本良爲臨清教區監牧。

十二月三十日，教廷由高雄教區劃出台北監牧區。

是年年底整個中國大陸變色，教難遍及全國，外籍傳教士先後遭逮捕、監禁、鬥爭、驅逐出境，國籍司鐸皆留守崗位，只有極少數流亡國外。

已刊行六十二年之聖心報停刊。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護教書籍和小冊子，由上海寄到全國各地，頗能適應當時需要，因而皈依基督者頗不乏人，又成立教義函授班，成績良好。一九五一年教務協進會遭中共關閉。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

一月十三日，教廷任命郭若石爲台北教區監牧。

二十七日，教廷委法籍甘霖爲威海衛監牧。

四月十八日，洪洞升格爲主教區，教廷委韓廷弼爲主教。

教廷任命格壽平爲海州署理監牧。

二十六日，上海愛國會天主教代表在廣慈醫院集會，決定協助政府鎮壓反革命分子。（滬解

放日報，四，二十七）

五月，中共在北平向基督新教七位領袖發起「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和「愛國教會」，上海吳耀宗爲領袖。三十一日，周維道出任鳳翔主教。汕頭教區姚稚衷神父因擔任聖母軍指導而被捕。

六月二十四日，平涼升格爲主教區。

七月二十八日，教廷聖職部發出警告：「在共產黨的指示和贊助之下，成立了一些組織，……因之，警告屬於這類組織的基督教友們，不論在何種名目的掩護之下，都將遭受制裁。」（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五十一頁）

八月十三日，蘇州主教龔品梅就任上海教區主教，兼理南京與蘇州教區。（公教報，九，三）

十月一日，教廷任命鄧以明爲廣州署理主教。徐家滙天文台爲中共「科學院」接收。

十一月九日，上海宗教界代表四十餘位集會聲明，爲爭取和平，不惜犧牲一切，對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反革命活動及時予以揭發。（人民日報，十一、十二）二十三日，新華社發表「對天主教與基督教問題應有的認識」。節錄如左：

「馬列主義者是徹底的無神論者，但是馬列主義者對於群眾性的宗教問題

，從來是當作一種有歷史必然性的社會問題來處理的，列寧說：「我們要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上，去解釋宗教信仰，為什麼還流行於群眾中間」（工人黨對於宗教的態度），所以馬列主義者從來反對任何依靠行政命令和其他簡單急驟辦法，去解決宗教問題的錯誤意見和錯誤行為。

中國的愛國人民，並不認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應當禁止或排斥的宗教，僅僅反對帝國主義者利用他們的教會來進行侵略，在思想戰綫上，唯物主義者和宗教信徒雖不能也不應強為調和，但是在保衛祖國建設祖國，反對侵略爭取和平的政治行動上，唯物主義者和宗教信徒却完全可以而且應當聯合起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共產黨員可以與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的統一戰綫，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因此，我國一切愛國人民（包括愛國的教徒在內），對待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原則應該是：保護信仰自由，但是在一切宗教中，都應當消除帝國主義的影響，天主教和基督教應當變為完全不受外國挾持的，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社會活動。

一切有愛國心的天主教，基督教徒，應該與全國人民站在一起，揭露帝國主義與利用宗教與利用宗教進行間諜活動的陰謀，反對教會中仍與帝國主義勾

結的反動份子，有步驟地實現教會的自治、自養、自傳，逐漸擺脫帝國主義的影響和經濟關係，把教會變為中國教徒自己的事業。對於教會中進行破壞活動與間諜活動的特務份子，不論其為外國人或中國人，人民政府當然應該依照共同綱領第七條予以堅決的懲處，在這裏，自然應該把這些特務分子的反革命活動和宗教問題分別開來，把教會中的特務份子與整個教會，教堂或教會事業等分別開來，而不要加以混淆，教徒也應把這兩個問題認識清楚，不要上了帝國主義挑撥宣傳的當，誤把人民政府鎮壓反革命活動，認作是壓制宗教活動，人民政府鎮壓反革命活動，是全國人民的利益所要求的，這與宗教問題完全無關，有愛國心的教徒，自應加以熱烈的擁護。」（中國天主教及其新教難，六七—六八頁）

三十日，中共迫使天主教徒發表「天主教革新宣言」。

十二月十三日，川北共黨偽造「廣元宣言」，響應「三自運動。」宣言全文如下：

各地天主教教友們：

天主教傳入中國以後，帝國主義者即百般利用教會，作為侵略的先鋒，如

法國藉口教士被殺而發動侵略戰爭，戰後更在不平等條約上明文載定「在華傳教特權」。有意識地進行陰謀破壞，尤以美帝國主義為甚，在教會中用金錢和各種不同的小恩小惠誘惑，其用意是把持中國教會，作為長期對我國進行侵略破壞的機構。

現在我們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建立起來了，可是帝國主義者仇視人民翻身，蓄意擴大侵略戰爭，不顧全中國愛好和平人民屢次的警告，把戰火燒到我國東北邊境，轟炸和平城市，殺害無辜同胞，因此我們基於愛祖國愛人民的立場上，堅決與帝國主義者割斷各方面的關係，並肅清親美、恐美、媚美的思想，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新教會，不讓教會的聖潔，再受帝國主義的玷污。

教友們，我們為要擺脫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侵略，更應當積極地以實際行動支持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運動，鞏固世界民主和平陣營，共同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我們已於十一月三十日召開大會，並請當地首長蒞臨指導，到會教友全體熱烈支持此一運動，願你們積極響應，確保此一運動的成功，並將你們的良好經驗，隨時賜教。（中國天主教及其新教難，七四—七五頁）

十二月，中共公佈「關於處理美國津貼的宗教團體方針的決定」。是以「自養」的口號作為根據，沒收美國教產。（中共研究，十七卷，五期，一九八三，五，十五）

是年中國計有總主教區二十、主教區九十、監牧區三十四，計一百四十四區。國籍神父二八四二位、客籍二八五九位、國籍修女四八三二位、客籍修女二〇九五位、國籍修士五八九位、客籍修士三九〇位、教友三百餘萬。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

一月，周村主教楊光被遭逮捕。（公教報一九五六，二，五）十七日，中共在北平向天主教推動「三自運動」和「愛國運動」，遭到反抗，再選南昌總主教周濟世擔任「中國教宗」被拒。周總主教不久即遭逮捕。上海教區為加強教友的信德及靈修，在金魯賢神父的指導下，有計劃的翻譯教會歷史與神修名著，至一九五五年九月大逮捕，五年間計出版四、五十冊。

八日，中共人民日報在「歡迎天主教人士的愛國運動」的一篇社論中指出：

「……有許多外國的傳教士以傳教為名，實際擔任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工作，這些反革命份子，如果不從教會中清洗出去，勢必危害教會本

身的存在……中國天主教徒為要使自己的宗教信仰，完全和帝國主義侵略分子間諜分子的陰謀活動相隔絕，必須在根本上改革天主教會完全受制於帝國主義外國的制度，正由於帝國主義分子長期內操縱着羅馬和美國天主教的高級機關，並且在中國長時期內培養了像于斌之流的罪惡昭彰的反動陰謀家，來控制中國天主教的教務，中國天主教徒的愛國運動的發展，就不能不經過激烈的鬥爭，愛國的天主教徒，必須有勇氣有決心，打破天主教內一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代理人的控制。」（中國天主教及其新教難，六九—七十頁）

中共刊物又指出：

「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正在進行反對中國人民和破壞中國宗教界愛國革新運動的活動，他們在香港出版了大批反對中國人民，反蘇，反共和國和反對宗教界自治、自養、自傳的革新運動的反動小冊子，送入中國內地加以秘密散發，其中名為「學習參考」的反動小冊子，就是專門鼓吹反對宗教界的自治自養自傳的愛國革新運動的，這種小冊子在福州、長沙等地區均已發現，湖北天主教教區副主任劉和德提出所謂「自宗徒」的口號，公開進行反對三自運動的宣傳，天津天主教會中有些分子公然威嚇愛國的天主教徒說：「凡在自立革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

新宣言上簽名者就是叛徒，不許進教堂」。成都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中的若干上層人物，也進行破壞革新運動的活動，陝西高陵通遠坊天主堂中的反動分子製造謠言，篡改歌詞，甚至將歌頌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名歌「東方紅」改為「東方黑」。在西安已查出美籍教士所收藏的特務工作文件「國際間諜工作大綱」，及用以進行特務活動的發電機、發報機各一部，手槍兩枝，南京天主教會所辦弘光中學美籍神父賀靖華、杜華兩人在政務院公佈管制美國財產措施後，即盜賣學校傢具用物，並大肆誹謗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所進行的這些反對中國人民和破壞宗教革新運動的卑鄙行為，各地愛國的宗教信徒和人民群眾，已經表示極大的憤慨。」（原文題為「警惕破壞宗教界愛國運動的陰謀」載抗美援朝專刊第八期）（中國天主教及其新教難，七九—八〇頁）

二十六日，委美籍蔡文興為台中教區監牧。

二月十八日，教宗把庚子年在陝西殉道的米蘭外方傳教會士郭西德列入真福品。

三月十日，四川宜賓主教林茂德被捕。（人民日報，四，二十六）

二十六日，基隆益世電台成立。三十一日，南京教區愛國會提出愛國自新主張，反對教廷干

涉內政，但仍主張和教廷維持純宗教關係。（大公報，五，二十五）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致函各區主教反對南京愛國教徒的所謂愛國宣言：「今天，三月三十一日，南京報紙登載了一篇宣言，據說是由本天主教區的神長和教徒們簽署的，我深爲悲痛，並急速通知你，宣言制訂時，我未曾知悉，我也不能贊同此宣言。我竭力祈求聖神，給一切教友們，尤其給全體神職班，賜必要的明悟與勇氣，去明白地洞悉和勇敢地戰勝敵人的詭計，爲了慈母聖教會和教宗的尊榮。」（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五十二頁）

四月起，中共開始攻擊教廷公使黎培理，發動教友控訴，但失敗。十二日，教廷委范學淹爲保定主教。

十四日，梅縣教區主教福爾德及秘書黎安請神父被捕。（人民日報四，二十四）永平教區劉若瑟神父被殺。

十五日，北平市天主教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舉行成立大會。（人民日報，四，十六）

五月，中共迫使川北廣元王良佐神父與四十位教友發表宣言，要教會推行三自運動，後來王神父不甘被中共利用，力爭自己的清白，被槍殺。

七日，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爲提高教徒反帝愛國的認識，成立學習班，有步驟、有計劃地組織教徒進行學習。（大公報，五，十七）

十日，盤屋升格主教區，委李伯漁爲主教。升格蒲圻爲主教區，委李道南爲主教。升格襄陽爲主教區，委易宣化爲主教。

十一日，南京市人民法院判南京聖心孤兒院客籍七位修女虐待兒童，分別處十年徒刑與驅逐出境。（星島日報，六，四）

二十八日，天津主教文貴賓遭驅逐出境處分。（星島日報六，一）

六月三日，董世祉神父在重慶發表「信仰宣言」，不久被捕。他在重慶「三自運動」大會上聲明：「脫離了聖統的三自，今日要我們攻擊教宗代表黎總主教，明天就會要我們攻擊耶穌的代表——教宗，後天爲什麼不能要我們攻擊天主呢？……而且我只有一個靈魂，不能分作兩份，可是我的肉體才能分割，我只好把我整個的靈魂獻給天主，獻給教會；而把我的肉體獻給國家。」（黎明前的中國天主教，五二頁）

六日，天主教教務協進會被封。三年來教協會出版大批護教書籍和小冊子，影響極大。參加教義函授班者多達九千餘人。（黎明前的中國天主教，四八—四九頁）

八日，楊鳳書出任益都監牧。

十四日，宗懷謨出任煙台主教。

十六日，上海軍管委員會命令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停止一切活動，聽候徹查。（人民日報，六，十七）

二十三日，中共逮捕天津教區荷籍神父滿濟世，以企圖危害愛國教徒爲罪名，並指出會發恐嚇信及謀殺吳克齋。（星島日報，六，二十五）

七月六日，范介萍出任昭通監牧。

十三日，中共對聖母軍展開全面攻擊，並將已逮捕的該團分子依法懲辦。（人民日報，七，十五）

八月九日，上海徐滙中學校長張伯達神父因拒絕中共要求組織革新教會被捕，十一月十一日卒於獄中。

瀋陽皮總主教被判六年徒刑。

十八日，開封市天主教成立「天主教自立革新促進會籌備會」。（河南日報，十一，三十）十九日，王學明被任命爲綏遠主教。

二十三日，孫德禎主教去世。

二十六日，奉派繼任香港區主教的惠州區白英奇主教，遭審訊十餘次，被判刑半年。

三十一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了反動組織「聖母軍」華北分會秘書蕭永新及副會長戴心廣。（進步日報，九，一）

九月四日，南京軍管委員會宣佈驅逐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大公報，九，六）

六日，中國聖母軍創始者愛爾蘭籍莫克勤神父在上海被捕，陳哲敏、沈士賢與高樂康三位神

父一起被捕。

八日，中共驅逐黎培理公使出境。

十六日，北平天主教革新委員會成立。

重慶部分教友爲表示擁護南京市永遠驅逐黎培理舉行遊行示威，也表示向教內所謂帝國主義分子鬥爭到底。（大公報，九，十七）

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天主教支會假徐滙中學禮堂舉行成立大會。（上海新聞日報，九，十七）

二十六日，上海徐家滙部份教友反帝愛國學習結業。（新聞日報，九，二十八）

二十七日，開封總主教義大利籍楊霖受公審。（星島日報，九，二十九）

十月八日，上海市軍管委員會宣佈取締聖母軍組織。（星島日報，十，十）

十八日，中華民國國防部指責中共在廣東沒收教室及教會產業，禁止居民與外國教士來往，迫令中外籍教士簽署「反美誓約」、華人教士公審時須向「人民認罪」等。（工商日報，十，十九）

二十六日，惠陽林豆埔鄉天主堂被爆炸，七十三歲教士黃幹樾遭炸斃。（工商日報，十，二十一）

二十七日，長沙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將法籍神父羅寶田逐出國境。（長江日報，十一，一）十一月，西安市人民政府下令，將義大利籍天主教西安總主教區代理主教葛露膏及邊寄寧神

父驅逐出境。（甘肅日報，十二，五。人民日報十二，四）

五日，開封天主教由代理何春明與革新委員會發表「天主教三自革新」，並積極發展革新運動。（河南日報，十一，三十）

十日，中共區內天主教士，不斷遭蹂躪，入獄主教共十九人。（工商日報，十一，十）

二十五日，康定天主教神父，全體被中共囚禁。（工商日報，十一，二十五）

十二月十三日，李宜德出任延安教區主教。

十四日，皖北濠縣專員公署下令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解放日報，十二，二十二）

十五日，南京部分教友舉行天主教徒革新代表會議，並成立革新運動促進會。（滬解放日報，十二，二十六）

二十九日，根據省人民政府公安廳，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的命令，歸綏、薩縣、陝壩三個地區的公安機關，同時逮捕了一批「聖母軍」首惡罪犯。（綏遠日報，十二，三十一）

本年有一千二百餘位客籍神職被中共逐出，三百餘位被捕入獄；被捕、監禁和被逐的客籍主教有四十二位。中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天津日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各地報紙刊載天主教在中國進行反革命活動，案件有：「黎培理——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黎培理駐北京代表意籍神父馬廸儒間諜活動案，黎培理的幫凶——比籍神父裴效遠的間諜活動、廣東梅縣天主教美籍主教福爾德間諜活動案、平原新鄉天主教美籍主教米甘的

間諜活動、南京天主教耶穌會美籍神父牧育才等反革命活動案、黃石天主教美籍神父蘇良反革命活動案，辰溪天主教美籍神父翁明德通匪藏毒案、沅陵天主教美籍神父高爾飛反革命活動案、廣西郁林天主教美籍教徒其履根間諜活動案，武昌天主教美籍主教郭時濟、徐寶德殘害嬰兒案、揚州美籍主教費濟時反革命活動案、天津天主教法籍主教文貴賓反革命活動案、瀋陽天主教法籍主教費聲遠及神父德尙朴等間諜活動案、昆明天主教法籍主教德爲能等間諜活動案、瀏陽天主教法籍神父羅寶田等間諜活動案、湛江天主教法籍神父和爲貴殘害嬰兒案、安慶天主教西籍主教梅耿光等間諜活動案、蕪湖天主教西籍副主教查理士、神父賈海榮等間諜破壞活動案、寧國天主教西籍神父駱秉文破壞土地改革案、西安天主教意籍代主教葛露齊等間諜活動案、開封天主教意籍主教楊霖等反革命活動案、南鄭天主教意籍主教孟守道等反革命活動案、濟南天主教德籍主教楊恩寶間諜活動案、江陵天主教比籍主教余文賜破壞土改活動案、歸綏天主教比籍神父葛維德間諜活動案、抗日及解放戰爭中比籍神父雷鳴遠、雷震遠等間諜活動，和各地破獲的聖母軍案。鐵的事實證明：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五十二—五十三頁）

台灣有神父四十一人，教友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三人；台大與師範學院成立天主教同學會。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

中共中央頒佈六項命令：一、教堂一律改作機關法庭之用，嚴禁舉行任何宗教儀式。二、中國籍神父皆當在人民法庭上向大眾坦白。三、客籍傳教士一律限期離境，嚴禁再與人民交往。四、教會學校一律關閉。五、司鐸或教會負責人所領導之社團必須響應「反帝國主義運動」，且應一律簽字。六、教會學校財產均由地方政府接收。

毛澤東又聲明：教會改革是一九五二年施政方針的目標之一，天主教神父皆應接受思想改造——洗腦。

中國大陸教友上教宗書，表示忠貞不二。

一月十八日，教宗碧岳十二世發出「致中國神長信友公函」，在公函中教宗說：「我們見到天主教會，在你們國內，被人描繪的，好似你們是民族的仇敵，因而遭受攻擊。天主教會的神長，聖職人員，以及修士修女等，或被迫去職離守，或被禁止執行職務。」「既然所討論的，乃是天主和教會的大事，『你等勿以敵衆而萌畏縮之意』（致裴理伯人書，一章二八節）你們應大義無畏，以誠切的祈禱求天主扶助你們的勇氣。你們的困難，你們的痛苦，你們的憂懼，都可作為全燔之祭獻於天主，庶幾天主矜憐，再賜中國教會和平安寧、信仰自由。」「那麼若有人要求把一切傳教士，都驅逐出境，視他們為國家的害蟲，這種措施，不只令人難堪，而且對你們新興的教會，也將為害不淺。」「天主教會能夠受人攻擊，但不能被人戰敗，你們因此堅心信賴天主的金諾，心中坦然無懼，風暴陰晦之後，必有青天麗日。」（

天主教與共產主義，七十九—八十七頁）基督教華東十二座神學院聯合組成南京神學院。二十五日，延安李宣德主教署理西安總主教區。

二月十四日，萬次章出任衡陽主教。二十一日，嘉應教區主教福爾德卒於獄中。

八月七日，台灣省成立教省，台北市升格為總主教區，郭若石監牧晉升為總主教，增設嘉義與花蓮兩監牧區，陽毅主教牛會卿為嘉義署理主教，營口主教費聲遠任花蓮署理主教。

十月十六日，香港教區主教白英奇脫險抵港，港九天主教人士齊集歡迎。（華僑日報，十八）二十四日，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以祝聖郭若石主教為名，由港來台。

本年台灣省有神父九十五位、修女一百六十六位、教友二萬一百十二人。自民國四十一年一月迄今年九月，大陸被驅逐出境的客籍傳教士為二千二百二十九人，主教三十人，遭監禁者外籍神職九十四人，國籍神職二百二十人。死在獄中或被害的，迄今三年來有一百五十位。（星島日報，十二，一）

本年度內，被中共接收的輔仁大學正式改制，與師大合併為國立北京師範大學。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

一月十一日，上海教務協進會沈士賢神父卒於獄中。

十二日，首任駐華宗座代表剛恒毅總主教榮任樞機。

二月十三日，趙縣主教張炳德署理天津教區，旋辭職。閱多默神父署理獻縣教區，趙振亞副主教署理天津教區。

五月五日，寧夏主教王守禮出任華僑教務視察員，駐新加坡，全球華僑教友二十萬餘。

六月十五日，上海朱樹德、陳天祥等十餘位神父被捕，五十位修士遭禁閉。（朱樹德神父小傳三十八頁）二十五日，張基所神父被任命為獻縣教區副主教兼耶穌會會長。（趙哀思錄一九九頁）

八月，廣州譚天德司鐸以煽動「聖母軍」人員反共罪名被捕。（香港時報九，十八）共有八十一位傳教士被迫驅逐離境，聖母軍被迫登記，登記後即被捕。（工商日報九，二十）

九月二十日，廣州市各區天主教徒舉行「廣州市天主教徒代表會議，會中並成立「廣州市天主教徒愛國會籌備會」。（香港文匯報九，二十四）二十三日，粵共屠殺天主教徒，被指為「聖母軍」份子，黎國才、陳桑、余和平、余愛顏、殷德良、伍子方等六人在穗公開槍決，另有十人處死緩刑兩年執行，四十人判處兩年至十年徒刑。（星島日報，九，二十九）

至本年年底，留在大陸的客籍教士尚有二六五人，其中被囚禁的七十一人，內有主教七人，神父六十一人，修士三人；未入獄者一九四人，內有主教七人，神父九十五人，修士七人，修女八十五人；中國籍神父、修士、修女被捕者在四百人以上。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

一月十六日，漢口教區劉副主教和德、武昌教區史憲章代理主教與陳良佐神父被捕。二十三日，一萬四千二百零九位反共義士由韓來台，這天訂爲「自由日」；其中教友三百餘名。

二月，共黨所倡之「三自運動」與「革新教會」慘遭失敗而改變方針：一、停用「獨立教會」與「革新教會」，改稱「愛國教會」之名。二、愛國教會可以承認教宗。三、中國人民也要求教宗承認「愛國教會」。二十七日，思高聖經學會譯竣舊約全書。

三月一日，寧夏教區十一位國籍司鐸被捕。三日，北平二十餘位司鐸被捕。十九日，上海徐宗海神父被捕。

四月二日，常振國署理四平街教區。上海范良佐神父卒於獄中。

五月二日，中國聖母軍創始人莫克勤神父被逐抵港。（工商日報，五，十二）十一日，一篇名爲「中國大陸上的天主教堂正遭到有系統的破壞」的報導中，指出中共迫害天主教，自一九五〇年以來，已被害一百六十六名華籍及外籍天主教士，該報導係由鮑安神父返美後所發表（星島日報，五，十一）

六月底，大陸上尚有客籍神職一三五位，其中主教四位、監牧四位、神父七十六位，修女五十一位。七十位教區主教被驅逐出境，三十一個教區已無任何神職人員。北平最大的監獄中

百分之八十爲神父與教友。

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在北京舉行中國基督教第一屆全國會議，爲期十六天。

八月五日，正式成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天風，一九八四，第四期）

九月，十四位中國籍神父被捕。

十月七日，教宗碧岳十二世頒賜中國教會通諭，在通諭中教宗說：「在最近幾年裡，公教在你們國內，環境並沒有改善，反之，變本加厲，對於聖座和忠於聖座的人，誣衊攻擊，不遺餘力。代表我們駐華的宗座公使，乃遭驅逐；而且加增陰謀，企圖陷害樸實無識的人。」「我們明知你們大都忠於信仰，然而也有人，或出於好心，或迫於畏懼，或惑於邪說，最近也加入了仇恨宗教的人——特別是仇恨耶穌基督所創立的教會的人——所發起的陰險運動，服從了他們的謬理。」「他們故意造謠說：誰不加入他們三自的傀儡教會，便不是真正的愛國份子。然而究其實，簡單點破他們的陰謀，他們是圖謀在你們國內創一個國家教會。可是這樣的教會，已經不是天主教會，因爲已經推翻了天主教的「至公特性」；而天主耶穌所立的教會，則超然立在各民族之上，伸手懷抱著一切的民族。天主教會所收的信友，不限於一個民族，一個人種，乃是以基督的神愛，普愛世界的各種民族，各種人種，使他們因基督的神愛，互相團結，如兄如弟。既是這樣怎麼能有人說教會替一個國家，替一個政權，服務奔走，怎麼能逼迫教會破壞救主所立的統一制度，使各國的教會與羅馬宗座脫離關係？羅馬宗座乃基

督耶穌的代權伯鐸，世世相傳，直到世末。凡是基督信友的團體，若一旦跟宗座脫離關係，便像葡萄枝自樹上割下了，再不能開花結果。」（「天主教與共產主義」八八—九六頁）

十一月七日，教宗把一九〇五年在山西太原逝世的方濟聖母傳教會亞松達修女列入真福品，二十一日，又把乾隆年間在四川傳教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法籍梅神父列入真福品。

十二月初，武昌史憲章代理主教、陳良佐神父與教友李伯魯以及漢口楊少懷神父被共黨殺害。

根據大陸各地一五八種報紙和五十七種雜誌記載，共計以地主惡霸罪名被殺害教友爲五九〇人，被監禁的爲三萬一千人；以反革命罪名被處死的爲二萬零六千人，被監禁的爲二萬四千五百人；以其他罪名被處死的爲一千三百四十人，被監禁的爲二六九二人。（共產黨與天主教，光華出版社）

本年台灣省有神父二九六位，修女二二四位，教友三三三二〇位，大專同學教友爲四二八位。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

一月十六日，國籍司鐸在監獄中，勇敢的傳播基督福音，已使三十餘同囚者受洗。（公教報，一，十六）

年初，大陸客籍傳教士只餘八十三位，其中主教四位，二位被囚，神父五十二位，二十位在獄，修士三位、修女二十四位。「人民日報」報導：人民政府不干涉宗教自由。

至三月底，大陸客籍傳教士只有五十四位，其中主教四位，兩位被囚，神父三十四位，十五人被囚，修士一人，修女十五人。

三月十六日合衆社電：教廷宣佈開除南京總教區副主教李維光的教籍：「梵蒂岡今日宣佈已對一個著名的中國天主教高級人員開除其教籍，因為他企圖在共產黨中國成立一個國家的公會。公告指明：這位高級人員是副主教李維光，南京總主教區副主教。這是一件重大的革除教籍事件，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由教廷傳信部通過決議。在這情況下唯有教宗有權取消革除教籍的決定。據梵蒂岡高級人員稱：當此項決議通過時，即曾秘密通知李副主教，一直拖延到現在才宣告，是希望他能轉變。」（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六六頁）

四月十七日，教宗碧岳十二世把庚子年在河北殉道的任德芬等四位法籍耶穌會神父與朱日新、王亞納等五十二位男女教友列入真福品。夏，汕頭姚稚衷神父因領導聖母單接受公審，被判十年徒刑。

六月十二日，梧州美籍主教唐汝琪被逐抵港，後赴台苗栗傳教。

七月三日，南京教區趙鴻聲司鐸，被判十七年苦役。（香港公教報，四，二十四）

九月八日，共黨基於威嚇利誘皆無效果，而改用公開打擊策略，僅上海一地，逮捕龔品梅主

教、金魯賢、陳雲棠、朱洪聲、梅乘騏、吳應楓、丁斐、周心儀、蔡良生、范忠良、蔣衛琳、嚴繩梁、陸達源等耶穌會神父與李式玉、張希斌、劉季澤等教區神父計二十七位，此外尚有教友中堅分子三百多人一起被捕。九日，新聞日報公佈龔主教的罪狀：支持聖母軍、把參加愛國會的教友處以絕罰、拒絕接受愛國會等。（鼎一九八五，二十六期，新聞日報，九，十）十日，浙江台州胡若山主教（七十五歲）被控與上海龔主教相勾結而入獄。（滬新聞日報，九，二十二）十七日，老河口義籍費樂理主教被囚，四年後被逐抵港。（公教報，九，二十五）二十日，教廷委任楊廣祺神父為榆次主教。二十二日，上海仁愛會總院長、神父等被捕。（工商日報，九，二十二）二十六日，中共又逮捕慈幼會士梁、葉二司鐸和林保祿修士；此外丁汝仁、陳鳳鳴、沈百順、陳天寶、張家樓、張維屏及周靜海等神父皆於九月間被囚；先後有四十餘位神父、二十餘位神學修士、十六名哲學修士、二名備修生以及千餘名教友遭到逮捕。（香港時報，九，二十八）上海君王堂十七位教友被槍決。龔主教兩次受公審，堅強不屈，一九六〇年被判終身監禁；四位方濟傳教會修女因拒控龔主教而被捕。徐家匯總修院初改為「進步司鐸訓練中心」，一九五七年改為「訓練青年中心」，次年改為「反天主教博物館」，再次年改作「人民委員會會址」。

十月八日，嘉應教區蔡靜山神父被捕。（公教報，一九五六，三，一）

月底，大陸客籍傳教士只餘三十五位，主教二位，一被囚，神父十八位，十五位被囚，修女

十五位。

十一月四日，三千六百位天主教婦女代表向聯合國主席提出抗議，反對中共拘捕上海主教，神父與教友。（公教報，十一，四）

十二月五日，汕頭代理主教黃克仁、總堂主任陳時臬神父與蘇靈等六位天主教青年被捕。（南方日報，十二，八）十七日，東莞吳德華神父被囚。十九日，南寧常有為、黃雄才、范俊明三位神父被捕。（廣西日報十二，二十四）

自一九五五年九月至年底，全國至少有一百位神父被捕，五十位神學生，二十位修女，十位修士，教友則在四千之譜。（黎，五三一—五四頁）

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年）

一月，廣州二十六位國籍神父被捕。嘉應國籍神父與修女十餘人被囚。福州代理主教鄭長誠被捕。

八日，國籍耶穌會神父鄧俊高卒於肇慶獄中。十一日，梧州教區蔡副主教被捕。（公教報，二，五）

二十四日至二月，在北平召開第一次愛國會籌備會，第二次籌備會是在七月召開，參加主教有王文成、趙振聲、李伯漁和易宣化。

二月十五日，衡陽萬次章主教及張愨副主教被捕。（公教報，三，十一）兩人皆死於獄中。汕頭代理主教黃克仁二月被捕入獄。

三月十六日，上海教區諮議會選出代理主教張士琅。

二十一日，議長徐元榮神父電告傳信部知曉。傳信部致回電謂：「可敬的徐依納爵：鑒于最稱職的上海主教龔依納爵不公義的被逮捕，教區管理按照法典四二九條第一款規定。傳信部長。」四月二十三日再電聖部。（「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六三—六四頁）

五月十一日，去年九、十月間上海被捕之天主教青年及修士送黑龍江勞改。（公教報，五，十一）上海代理主教張士琅被請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言，控告龔品梅主教。

二十一日，武漢市天主教成立愛國會。（長江日報，七，十二）

六月四日，歸綏教區成立愛國會。（內蒙日報，七，十七）

七月三日，據報導四年來，中共囚禁教友十四萬以上，被害死的三萬多，被沒收的教產值六千萬美元。（香港時報，七，三）十四日，衡陽楊德樂神父卒於獄中。

二十六日，周恩來接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預備會議三十八人。其中有四川南充主教王文成、河北獻縣主教趙振聲、陝西整屋主教李伯漁及湖北襄陽主教易宣化等。二十七日，廈門天主教成立愛國會。（廈門日報，八，二）

八月十六日，周村主教楊光被遭逐抵港。（香港時報八，十七）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

三月七日，傳信部長致函上海教區神父，在正權人被捕情況下，授予每位神父特權：「最可敬的神父（按指徐元榮），本宗座以每一教會的利益爲懷，早在一九四八年前，尤其看到該區域的特殊環境，已授與中國各教區的『正權人』以特權，使每一個人在主教座出缺或被阻時，得以照顧到自己教區的正確領導。……因此本部奉至聖聖父教宗碧岳第十二世的聖旨，頒發命令，附于本函，凡于宗座和平相通的全體司鐸及每一司鐸，本部授與特權：使每一司鐸，不能請命自己的合法『正權人』時，享有各種特權，能更有效地盡好自己的職務。部長樞機主教畢翁第。」（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六四—六五頁）

二十八日，天主教方濟各會美籍神父葛洛斯，遭中共囚禁六年後釋放。（工商日報，四五）

六月，客籍教士僅餘十九人，主教一人，神父七人被囚，修女十一人，二千餘位國籍神父與修士，其中六百人坐監，其餘遭嚴密監視，不得自由行動。

二十二日，耶穌會美籍霍爾神父及麥卡斯神父，獲釋抵港指出，二人在滬被捕囚禁四年，先

後審訊八百餘次，控罪不明，沒有證人並強迫簽供，使精神飽受虐待。（工商日報，六、二十三）

七月，教宗碧岳十二世撰寫爲緘默教會祈禱文；時值大陸天主教愛國會正式成立時，顯見此祈禱文乃爲受迫害的中國教會而發。全文如下：

「主耶穌，殉道者的君王，受磨難者之慰藉，爲愛祢及爲忠於祢的淨配慈母教會而受苦者的支持及安慰，請垂聽我們爲『緘默教會』弟兄所作的虔誠祈禱。求祢恩賜他們在掙扎中總不退縮，在信德上堅定不移。願那些蒙召陪伴祢在十字架上的，都能品嚐祢爲他們所預備的甘飴安慰。

願那些要忍受折磨、暴力、饑饉及痛苦的人，以祢作他們穩固不搖的力量，在考驗中蒙祢支持，獲得祢爲堅持到底的人所預許的賞報。

願那些受到倫理壓力的人，受蒙蔽而陷於險境的人，都以祢爲眞光，照亮他們，使他們能洞悉眞理的正途。願祢作他們的力量，支持他們的意志，使他們能克服各種危機、躊躇及憂慮。

願那些不能公開宣示自己的信仰，不能正常地實踐基督徒生活，不能勤領聖事，或不能以赤子之心與他們的神師交談的人，都以祢作爲隱藏的祭台、不可見的聖殿、豐盈的恩寵、以及慈父的呼聲，幫助他們，鼓勵他們，治癒他們受痛苦的心靈，恩賜他們喜樂與平安。

願我們虔誠的祈禱成爲他們的助佑；願我們的手足情誼使他們感到自己不是孤單的；也願他們的榜樣啓迪整個教會，尤其是啓迪那些與他們有十分深厚情誼的人。

主，求祢恩賜他們受試驗的日期縮短，在不久的將來，能與他們所歸化的迫害者一起，自由地事奉崇拜祢。祢和父及聖神，永生永王。亞孟。」（「牧我中華」五十八頁）

十五日（八月二日），在北平召開中國天主教第一屆代表會議，來自全國二十六個省市的二四一位天主教代表，出席了此次會議，正式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並通過對教廷否認上海教區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抗議書，也通過實現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決議，擺脫教廷的控制。會議並議決與梵蒂岡只保持精神連繫，而必須斷絕政治、經濟關係。有關信仰、倫理應完整保存，同時也應承認教宗爲天主教的最高首領。（黎，五六頁）

七月卅一日，人民日報首次發表有關天主教全國代表大會的消息說：

愛國的天主教徒反擊內部右派分子 不許梵蒂岡教廷干涉我國內政

據新華社三十日訊：中國天主教的右派分子同社會上其他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樣，利用最近舉行的天主教的代表會議預備會的機會，秘密串連，散布反

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老調。他們攻擊天主教徒的反帝愛國運動，公開為梵蒂岡的反動政策和干涉我國內政的種種罪行辯護。右派分子的這種反動的言論和行動，遭到了愛國的天主教徒的堅決駁斥，右派分子現在已經陷於孤立。

經過對右派分子的批判，教徒們提出要堅決和梵蒂岡劃清政治上的敵我界限，劃斷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聯繫，在愛國愛教一致的基礎上辦好天主教會。

這次預備會從六日十七日開始到七月十三日共進行了二十七天。參加這個會議的，有來自全國一百多個教區的總主教主教神甫和教徒等二百四十一人。

教會內部形形色色的右派謬論

妄圖為梵蒂岡反動面目辯護

在預備會議初期，當絕大多數代表提出要與梵蒂岡劃清政治界限的時候，四川省南充教區主教王文成反對代表們揭露梵蒂岡的反動政治面目，說「這是挖天主教會的命根根」。對於因參加反帝愛國運動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而遭到梵蒂岡處罰的神職人員，他說：「有罰就有效」，要無條件服從。

河北省獻縣教區主教趙振聲公開提出教徒「愛教就是愛國」，「走社會主義道路要自願」，「成立愛國會要梵蒂岡批准」，趙振聲甚至把一貫敵視新中

國的梵蒂岡說成是『愛中國的』，把它在政治上熱心追隨美帝國主義的政策說成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是保護世界和平的』。

在討論中間，許多代表認為天主教徒與共產黨的宇宙觀不同，但在政治上熱愛祖國和建設祖國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國家却是一致的。然而浙江省杭州神甫王克謙却挑撥教徒和共產黨的關係，他說：『天主教主張私有制，這是人的秉性，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是取消私有制的』，他強調這是個『根本問題』，實際上是表示不能擁護社會主義。

「北京神甫尉寶山引用教會『法典』為罪惡多端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辯護，反對教徒揭露和控訴他們的罪行。並且威脅說：『即令教友們知道他們的罪行，也不能向政府揭發控訴，否則就是犯了大罪，應當受教會的絕罰』。

上海教徒朱孔嘉還公開為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辯護說：『龔主教不讓教友參加土地改革，不讓教友抗美援朝，不讓教友靠近政府，是為了使教友不受無神論的影響，其動機和立場都是好的，政府若不釋放他們，如何搞好和天主教會的團結呢？』他強調『要團結這就是關鍵』。

代表們就神職人員和教徒參加愛國活動是否有罪，梵蒂岡處罰愛國的中國

神職人員是否有效，以及應不應接受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約有一百七十八位代表發表了意見。他們一致指出，愛國是正義行為，不僅無罪，而且有功。他們堅決斥責梵蒂岡無理開除愛國的中國神職人員教籍的作法，認為這實質上是干涉我國內政。大家堅決表示，對梵蒂岡這種作法一概置之不理。

愛國的教徒要站穩立場，拒絕接受梵蒂岡的實質上反對社會主義的命令。

在討論中，代表們對下列問題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他們說，梵蒂岡是為美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服務的，它仇視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對來自梵蒂岡的命令要分清是政治的，還是宗教的，對以宗教形式出現而實際上是反對社會主義的那些命令，我們不能接受。他們還引用教規教義說明對梵蒂岡打擊愛國神職人員的處分應置之不理。他們說：「無罪沒有罰。罰的目的是懲惡揚善，愛國是美德就不應受罰」。他們還說：「教會處罰祇限於宗教範圍，中國天主教徒政治上的活動，梵蒂岡無權過問。即是處分也是無效。」

上海天主教友愛國會副主任上海第二醫院副院長楊士達說，我們反對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反對梵蒂岡在政治上敵視新中國。他說，愛國是天職，不能說因為梵蒂岡反對我們的國家，我們就不盡天職了。任何人反對我們的國家，我們都要反對。也不能說因為反對我們國家的帝國主義分

子和反革命分子是天主教徒，我們就不能反對他們了。他說，梵蒂岡有它的政治立場，在政治上他是跟美帝國主義走的，它承認台灣，敵視新中國，我們反對它的這種立場，是完全有理的。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是陰謀破壞新中國的，我們反對他們，也正是一種正義的行動。

楊士達又說：愛國是政治上的事情，根本不屬於「法典」管轄的範圍，「法典」本身不能約束和干涉我們的愛國運動。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不是「法典」那條適合不適合，而是根本與「法典」無關。

最後，楊士達說：因愛國而受到神職上的處分，應該不應該接受呢？我們的回答是堅決不接受。

代表們還一致斥責了梵蒂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勾結德日意法西斯國家，第二次大戰後，又勾結美帝國主義，一貫地反蘇反共反對人民民主國家的活動。

南京市天主教友愛國會主任孫持方說：全國解放前，梵蒂岡駐蔣介石政府的公使黎培理代表梵蒂岡教廷，積極煽動和組織教友支持蔣介石的反人民內戰。全國解放以後，黎培理派遣為美國間諜機關服務的意大利籍傳教士馬迪儒作他的駐北京代表。馬迪儒在北京以宗教職業為掩護，進行反革命間諜活動，為黎培理搜集了許多情報。黎培理并數次向中國天主教會發布敵視人民政府的命

令和指示，不准中國天主教徒參加愛國運動，不許閱讀共產黨出版的書籍和報刊，并以『摘神權』『開除教籍』等手段威脅天主教中的一些有愛國心的守法的主教神父和教徒。

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教徒愛國愛教的方向

會上，十名主教，四名宗座署理五十八名代理主教副主教八十一名神甫八十四名教徒，還揭發了在全國解放後隱藏在北京的芮歌尼、廣東的福爾德、湖南的歐克滿、上海的翟光華、才爾孟、田望霖以及隱藏遣使會的梅占元、朗樹望、戴安德等外國傳教士，披着宗教外衣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的罪行。

有的右派分子曾說：「天主教人不過問政治，不管蔣大總統政權也好，毛主席政權也好，只要保護宗教自由，我們都擁護。」代表們堅決駁斥了這種謬論。南昌市天主教友愛國會主任湯泓根根據歷史事實，說明沒有一個政府和黨派像共產黨這樣真正的執行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說，各級人民代表都有我們的代表，我們有充分的機會來陳述自己的意見，反映問題，人民政府一貫採取了保護政策，並且設立了專門處理和解決宗教事務的機構。可是在國民黨時期，神職人員和教友受污辱的事却時有所聞。就以我們南昌教區豐城縣天主堂

為例，國民黨軍官因強姦天主教女教員未遂，便放火燒毀天主堂財產，封閉教堂，使大多數教友從此不敢進教堂。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南昌教區神職人員遭日寇殺害，許多棟教堂及房屋被焚毀，這怎麼能說什麼黨派或什麼政府領導我們都可以呢？

因此，代表們在發言都強調說，天主教徒愛國，不是愛蔣介石反動集團，而是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因為新中國在政治經濟建設方面搞得非常好，社會道德風尚也煥然一新，宗教信仰的自由受到人民政府的保護，這一切都值得我們熱愛。他們還說：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真正實現消滅剝削和貧困，促使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提高，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滅罪惡現象，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風氣，這些和天主教聖教會教義主張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我們三百萬教徒愛國愛教的方向。

龔品梅反動集團活動超出宗教範圍

在天主教會內進行肅反是完全必要

不少代表在講話中，還用具體事實說明在天主教會內進行肅反是完全必要的，駁斥了右派分子所說的『在天主教會內進行肅反是借題發揮，打擊教會』的謬

論。天津神父張濟衆就親身參加天津市肅反視察工作中所看到的事實向大會介紹說，在視察中我着重視察了有關天主教徒的反革命案件，事實證明他們都犯有很大的罪行。如神甫劉益民，曾組織「公教青年報國團」，天津解放前夕，他率領反動軍隊與解放軍頑抗。可是政府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仍然給予寬大處理，在獄中還允許他們每天按時念日課。

上海教徒顧梅青針對朱孔嘉的謬論列舉了龔品梅在上海的反革命罪行，他說：龔品梅這個反革命集團是早已存在的，上海解放後，他們實際上聽命于帝國主義，執行着敵視人民政府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各種陰謀活動。這個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集團。

經過大家擺事實，講道理，反復進行爭辯以後，王文成趙振聲尉寶山朱孔嘉和王克謙等都詞窮理屈，在非常孤立的情況下承認了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是錯誤的，沒有根據的。他們并同意了其他代表的意見，表示中國天主教徒要真正實現愛國愛教的天職，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擁護共產黨領導，同梵蒂岡割斷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關係。中國天主教必須由中國教徒自辦，梵蒂岡不得任意干涉。

在辯論中，許多主教代主教神甫和教徒都提出：「凡是來自梵蒂岡的一切通諭命令等等，都要加以分析，不能盲目從命」。他們還說：「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教會的前途，中國天主教徒要在愛國愛教基礎上加強團結，辦好自己的教會。」他們還對中國天主教徒自辦教會問題提出了具體意見。」（中國大陸天主教真象，八四—九一頁）

八月二日，選出瀋陽教區總主教皮漱石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

羅馬路透社電：「一位梵蒂岡權威人士今晚說，在北京成立一個天主教『愛國會』這件事，看來表明到現在為止在東歐進行的反對天主教教會的鬥爭的前鋒轉到中國境內了。這位人士指出，梵蒂岡曾經警告過中國的天主教徒們不要參加『愛國會』，因為他們顯然是受共產黨控制的，他說，共產黨公然自認的一個目標是要消滅宗教。」

兩星期以前，中國的天主教徒們曾經接到警告說，他們必須「以他們的全部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來拒絕」參加共產黨政府提出的「天主教愛國會」。這個警告是在梵蒂岡聖部辦的權威的天主教信友通訊社的一項公報中提出的。」（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六十九頁）

上海教友代表朱孔嘉等抗議逮捕襲主教及三十五位司鐸之不當，要求釋放。

三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天主教全國代表大會之情況說：

「這次議會從七月十五日開始（二十七日的預備會在外），出席代表共二百四十一名（因病請假四人），他們來自全國二十六個省（自治區）市的一百多個教區，代表着三百萬天主教徒。

「會議總結了幾年來中國天主教徒反帝愛國運動的成績和經驗。代表們還學習了毛澤東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和周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代表們本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經過熱烈討論，對於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帝愛國、中國天主教與梵蒂岡教廷的關係若干重大問題，取得了一致認識。

「會議認為，中國天主教徒應該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積極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和各項愛國運動，保衛世界和平，並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會上正式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選出一百五十名委員，其中包括一名總主教和十名主教。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章程。在今天的會上，通過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情況和今後任務』的報告和大會的一項決議

。決議中強調提出天主教會必須實行獨立自主，由中國神長教友自己來辦教會，徹底割斷同梵蒂岡在政治上經濟上聯繫，堅決反對梵蒂岡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國內政，侵犯我國主權破壞我們正義的反帝愛國運動的任何陰謀活動。

瀋陽總主教區總主教皮漱石在今天的會議上代主席團向大會致閉幕詞。皮漱石指出，中國天主教必須走獨立自主由中國神長教友自辦的道路。現在代表認識到，目前我們的國家是一個獨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舊中國帶給我們中國天主教的殖民地狀態，是與我們國家的獨立地位完全不相稱的。中國天主教必須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拒絕梵蒂岡教廷的無理干涉。獨立自主地自辦教會。

最後皮漱石希望代表們把這次會議的決議和精神傳給全國三百萬神長教友，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帶動全體神長教友積極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中國大陸天主教真象，六二—六三頁）

會議上選舉了瀋陽教區皮漱石總主教為主席，副主席選出了八人，那是楊士達、李伯漁、李維光、王文成、趙振聲、董文陸、李德培和曹道生等。而李君武、易宣化、楊體堅和湯履道等被選為正副秘書長。另有李道南、袁文華、康思誠、賈正言等一百三十多人為委員。天主教友愛國會的全國組織，就此正

式成立了。會址仍設在北平東城八面槽天主堂內。各代表返回各自教區後，中共各省市宗教事務負責人又領導起了各地區的神長及個別教友組織愛國會的傳達學習，俾能掀起各地方上的天主教友愛國會的活動，工作深入，說理更為普遍擴大了。獨立自主的教會，自選自聖主教的議案，因而愈演愈具體了。（中國大陸天主教真象，六四—六六）

八月三日，人民日報刊載天主教代表會議通過的決議說：

「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今天一致通過決議，號召全國天主教友進一步開展反帝愛國運動，堅決自辦教會，擺脫殖民地狀態，堅決不疑地走社會主義道路。」

決議說，「中國天主教必須『實行獨立自主』，由中國神長教友自己來辦，在不違反祖國利益和獨立尊嚴的前提下同梵蒂岡教廷保持純宗教的關係；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但必須徹底割斷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關係，堅決反對梵蒂岡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國內政，侵犯我國主權，破壞我們正義的反帝愛國運動的任何陰謀活動。」

決議說：「梵蒂岡教廷一貫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為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政策服務。它一方面承認台灣蔣介石集團，派了被我國政府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黎培理駐在台灣，繼續進行破壞中國的陰謀活動，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對我國各教區發出煽動神長教友對人民政府破壞反帝愛國運動的『通諭』和『命令』，甚至以『叛教』『裂教』的罪名和『摘神權』『棄絕』等手段來威脅打擊愛國的神長教友，力圖把中國教會作為帝國主義反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工具」。決議說：「我們對此感到無比憤慨，我們堅決反對梵蒂岡教廷這種反動無理的措施。」

決議斥責了最近一個時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行，一致表示要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決議號召「全國各地神長教友，站穩愛國立場，團結一致，對存在於教會內的右派分子和他們的錯誤言行，進行徹底的揭露和批判，堅決和他們劃清政治上的界限，提高自己的愛國主義覺悟，和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同保障世界和平運動。」這就是在中共陰謀操縱下發表的議決案原文。

八月四日，人民日報又刊載了一條消息說：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委員會今天舉行第一次會。委員們在會上一致表示，今後決不辜負全國三百萬天主教友的期望，站穩中國人民立場，帶領全國神長教友更深入地開展反帝愛國運動。」

會上提出對天主教內右派分子的錯誤言行，要決心進行揭發和批判，通過說理辯證，分清是非，掃除愛國愛教道路上的一切障礙。這樣才能使全國神長教友更加團結一致，為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和辦好教會而努力。

會上選出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副秘書長和常務委員。並公布了他們的名單。中共就這樣完成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組織。

根據上面的報道及具體情況，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幾個現實：一、從那時起大陸上天主教有了一個愛國組織，它是中共御用的傀儡組織，和中共結下了不解緣。二、天主教友愛國會硬性決定天主教走社會主義道路，接受中共的政治領導。三、天主教受國會被迫走獨立自主自辦的路綫，與梵蒂岡教廷劃分政治上的界限，割斷政治經濟上的聯繫，祇保留純教義上的領屬關係。（中國大陸天主教真象，一〇五—一〇七頁）

六日，西安天主教響應愛國會的號召，反對教廷干涉內政。

九日，梵蒂岡美聯社電：「羅馬觀察報星期五指責最近北平的天主教代表大會，企圖使中國的天主教會隸屬於『一個由無神論者統治的極權主義國家』之下。」

這家梵蒂岡報紙是在回答代表大會最近對梵蒂岡和教皇碧岳十二世的攻擊時說這番話的。

羅馬觀察報說：毛澤東和他的『工作人員』是自欺欺人，如果他們認為現在已經掌握一個可以利用來反對中國天主教會的『天主教運動』的話。這家梵蒂岡報紙說：『他們用恐怖和暴力只控制了一批人。』（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六十八頁）

十一日，香港天主教當局宣佈，目前仍有十八位外籍神父被羈留在大陸。其中三位美籍神父，葉爾殊、葉格納及孔麥克在上海，韓籍的金神父和嚴神父在哈爾濱，德籍斯堡神父在北平，法籍神父哈斯因在陝西，加拿大籍修女貝特利安利克西爾在北平，另外七位外籍修女，則居處不詳。（香港時報，八、十一）

二十四日，天津市天主教響應愛國會的號召。（人民日報，八、二十四）

三十日，武漢市天主教也響應愛國會的口號。（長江日報，九、六）

十月二十一日，東北三省天主教響應愛國會的口號，並學習社會主義。（遼寧日報，十、二十二）

十一月二日，貴州天主教響應愛國會號召。（貴州日報，十一、四）

十六日，邵武李光輝、福州黃希明、永泰葉而通三位神父在福州鬥爭會上被鬥爭。

二十八日，廣州鄧以明署理主教遭受公審。

十二月，台州胡若山主教再度入獄，並與永嘉署理蘇希達和寧波代理主教王耀原同被判十年至二十年徒刑。

上海天主教青年五十名被捕。七十五位神父囚於董家渡天主堂。

三日，中國天主教全國代表會議決議教會必須獨立、自主、自辦，堅決割斷與梵蒂岡的政治與經濟關係。（新湖南報，十二、八）

六日、十四日，河北天主教代表舉行會議，決議斷決與梵蒂岡的政經關係，並成立愛國會。（河北日報，十二、十八）

十二月於成都召開的愛國會會議中，李熙亭首次被選為成都主教。（黎，六十頁）

本年台灣省有神父五〇八位，修女三一二位，教友十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九人。

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年）

年初，北平愛國會會議選舉李蔭桃為北平主教，李神父立刻聲明寧死不接受。

基督教南京神學院停辦三年。

二月五日，鄧以明署理因支持教宗再度被捕。（工商日報，二、十四）

嘉應代理主教張一之被鬥爭。

二十一日，嘉應福德主教卒於獄中。

三月五日，廣州選出陳亦新副主教爲主教。（香港文匯報，三、八）

三月十五日，北平人民日報登載天主教會的學習情況說：

中國天主教會堅決獨立自主

各地天主教徒經過大鳴大爭得出結論

「全國已有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在最近先後召開了天主教徒代表學習會或座談會，進行社會主義學習和傳達去年七月間召開中國的天主教代表會議的決議。

各地會議都是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爭大辯的方式，擺事實講道理，充分發揚了民主。他們在會上的發言中都表示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社

會主義道路，堅決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瀋陽總主教皮漱石、四川萬縣主教段蔭明、陝西整屋教區主教李伯漁、湖南省常德教區代主教楊高堅等都在各地的會議上指出：天主教徒必須發揚民族自尊心，徹底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堅決反對梵蒂岡的干涉，依靠中國天主教友的力量，獨立自主地辦好中國天主教會。

在各地舉行的會議上，少數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向社會主義作了許多惡毒的進攻。河北省保定教區主教范學淹瘋狂地叫囂驅逐帝國主義分子「有罪」，並污蔑人民政府「口是心非」，工農聯盟是「狼狽關係」；吉林省四平教區代主教常鎮國公然主張「決不能與人民政府合作」，並且還以跪下祈禱，起來戰鬥，來煽惑教徒。這些右派分子還奴顏婢膝地為梵蒂岡的反動政治面目辯護。

參加會議的人對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極為憤慨，他們列舉事實，對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行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並且廣泛地揭發了梵蒂岡的反動罪行。他們指出，梵蒂岡不但在解放前一貫敵視中國人民，利用天主教為美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服務。解放幾年來，梵蒂岡還不斷地破壞中國天主教徒的反帝愛國運動，挑撥中國天主教徒與全國人民的團結，干涉我國內政，直到現在，中國天主教的許多教區仍由已被中國人民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霸佔着主教的名義。愛

國天主教徒絕對不能容忍梵蒂岡的這些罪行」。〔中國大陸天主教真象，一—五——一六頁〕

十八、十九日，漢口、武昌兩教區自選主教。

四月十三日，在漢口總主教座堂，首次由李道南主教主禮，王學明、李伯漁、易宣化主教贊禮，祝聖漢口、武昌兩教區新選主教董光清和袁文華。請求教宗碧岳十二世承認。教宗拒絕，並提出警告。

四月二十日，永年王守謙、宣化常守彝、西灣子潘少卿和永平蘭柏露在獻縣由趙振聲祝聖爲主教。

不久，保定王其威、濟南董文隆、南京李維光、天津李德培、上海張家樹、杭州吳國煥、寧波舒其誰、溫州方志剛被祝聖爲各該教區主教。〔中天、卷三，七十三頁〕

二十六日，羅馬觀察報公佈一項教廷的聲明，傳信部曾警告二位方濟會士不要接受主教祝聖禮，並勸導他們留意聖職部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頒佈的法令：「一位主教，無論屬於何種禮儀或地位，祝聖一位未經聖座提名或核准者爲主教，祝聖者及受祝聖者均受到極端保留於聖座的自科開除教籍之罰。」

六月一日，皮漱石總主教在瀋陽祝聖四位自選主教。

十三日，廣東天主教成立愛國會，召開自選主教會議。（北平光明日報，七、八）

二十一日，福州天主教自選林泉出任總主教。（北平光明日報，七、十二）

二十五日，貴州成立天主教愛國會。（北平光明日報，七、八）

二十九日，教宗碧岳十二世第三次頒發「致中國教會」通諭，直截了當批評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指它表面上懷有高超的目標，其實是誹謗教宗和他的代表。其領導人士強迫教友加入愛國會，又強迫會員遵照指示去譴責教宗和他的代表。

教宗指出，許多人加入愛國會是由於受到長期劇烈的心理壓力，失去思索的自由。教會向來教導信友愛國，但不贊成虛假的愛國主義，因為服從天主應超過服從人。

天主教教律聲明各地主教應由教宗自由選任。愛國會的主教不享有履行職務的法權，即使領受了有效的神品，仍屬不合法。不合法的祝聖者和受祝聖者，均受到極端保留於聖座的自科開除教籍之罰。

至於愛國會人士辯護說：填補主教空缺是爲了照顧信友；事實上，這種辯護也不見得有說服力，因爲主教空缺是政府嚴厲的措施造成。爲什麼要用自選主教去接替合法的主教？認可自選主教的是政府，而迫走合法主教的又是政府。這種做法，等於是讓無神論者把自己的人選安插在教會內。

由於聖座也受阻與各教區自由通訊，因而無法知悉誰是合資格的主教候選人。（「牧我中華

〔六十〕六十一頁，公教報，九、十二）

十月九日，教宗碧岳十二世逝世。

十月十七日，前教廷駐華代表剛桓毅樞機在羅馬逝世。（剛桓毅樞機逝世十週年紀念文集，二三八頁）

十八日，上海市人民公安機關逮捕華理柱主教。

二十三日，楊高堅被愛國會選為長沙主教，二十六日祝聖。

二十五日，樞機團入闈選舉新教宗，田樞機抱病參加，為國人首次參與選舉教宗。

二十八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當選。

十二月七日，廣東黃耀賜神父死於青海勞改營。

十五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御前會議所發表的演詞，談到中國教會時說：「一如你們所知，長久以來，中國天主教教友都已處於非常困難的境況中，傳教士及福音的和平使者——其中很多是總主教和主教，他們均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控定罪，被投於獄中，最後還被放逐。即使是那些中國出生的主教，他們傳教的心火熾烈，心神堅定，仍免不了受囹圄之苦；還有

不少其他的教區主教亦被逐出他們的教區，不然的話，也就在執行他們的牧職工作方面受到阻撓。

那些合法被派往接替被逐者的神職人員，他們的處境跟前者全無分別，只因他們均以良知而

拒絕服從命令。

由於司鐸們經常流動，加上煩惱之事不絕而來，也難怪他們的羊群在種種誘惑、威脅、肉體或精神的痛苦之下，就很容易被迫放棄信仰，另爲自己訂定天主教以外的教規，並且切斷與聖伯多祿教廷的堅固而神聖的連繫，不再有服從和基督之愛。

不幸的是，有不少人害怕地上人的命令甚於害怕天主的至聖審判，他們向迫害者的指令妥協，甚至連褻瀆的主教祝聖亦加以接受。因此，顯然地，這樣祝聖的主教，根本就沒有真正職權，因爲沒有「宗座的授權書」。爲了這種完全不合法的行爲，他們就篡奪了看管基督羊群的牧職，況且還在羊群間帶來了恐懼、混亂和惡表。」（「牧我中華」八十七～八十八頁）
開封愛國會選舉何春明爲主教。

蚌埠教區愛國會選出周益齋爲主教。

本年台灣省有神父五三八位、修女三四九位、教友十四萬四千七百三十一人。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

一月，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發表爲緘默教會祈禱文，指出特別需要爲中國祈禱：「耶穌，天主子，祢愛教會，犧牲自己以聖化她，使她在祢跟前顯得光耀潔白。（弗，五，二十三～二十七）目前在一些天主教國家內，特别是在偉大的中國境內，祢的奧妙淨配正接受磨難，求

祿再加以仁慈眷顧。

主，祿曉得威脅信友靈魂的陷阱；祿知道有言論中傷那些熱切傳播福音真道、推廣不屬於此世的神國的神長牧者。有人不斷設法撕裂祿的淨配——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羅馬教會的無縫長袍，欲使地方團體及其聖統與唯一的真理、權威及救恩的中心——伯多祿聖座分離。

面對如此重大罪惡情況，我們特別懇求祿寬恕一切對祿的過犯。的確，祿對走在大馬士革路上的掃祿說過：「掃祿，掃祿，你爲什麼迫害我？」（宗，九、4）祈望祿現在和將來仍會重複這些話。」（「牧我中華」，九十五頁）

上海耶穌會士蔡良生，教區神父丁宗傑及陸培元被鬥爭。

十二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函米卡拉樞機主教，呼籲爲中國祈禱：「我們想於明年一月廿五日，羅馬禮儀紀念聖保祿皈依的日子，又適逢爲教會合一祈禱的第八天，與羅馬教區的教友一起在聖保祿大殿祈禱，代表我們的中國弟兄作證，表達他們的掛慮和團結之心，這是我們的責任。藉著熱切的祈禱，望能使受苦者獲得安慰；藉做補贖，補贖神權被踐踏的罪過，並除去那些受困教會的障礙，「以促成全球的純潔交流和共融」。〔教宗一世書信，LXXX. PL 54, 913〕

在宗座的團結之下，羅馬教友將經驗到一種既是活生生的，也是神聖地向走往大馬士革路上

的掃祿所宣稱的真理：幾時一個基督信徒遭遇到嚴峻考驗，便是基督在再受苦。他們會藉著祈禱使同一奧體的各部份互相緊密連接，協調和諧。這樣將有助於安慰和鼓勵我們中國教會的弟兄，使他們留存在基督的和祂教會的愛內。」（「牧我中華」九十九頁）

二月二十日，教廷駐華首任公使黎培理出任教廷駐愛爾蘭大使。

二十四日，教廷傳信部署理部長雅靜安樞機代表教宗訪問我國。

愛國教會革除南昌總主教周濟世和江西四位主教及五位神父之職，另選主教擔任。

三月十八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判華理柱主教，以間諜罪名被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四月間，上海宋之楨、徐宗海、朱者亦、蔡忠賢、蔡良申、陸達源六位耶穌會士因擁護教宗被捕入獄。

五月十四日，教宗於聖神降臨節斥責中共企圖製造裂教。

十七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發表談話，論及教會的苦與樂時，提到中國教會：「更使我們難受的，是中國教會的每況愈下，我們的神子要被迫服從假的牧者，教友亦被迫放棄對基督在世代表的忠貞，而那原是靈魂托蔭之所的教會已一變而為危機暗伏的地方。」（「牧我中華」一〇二—一〇三）

十八日，臺灣天主教會開教百週年紀念日，慶典延至次年二月舉行。

二十日，教廷任命高理耀為第二任公使。

二十六日，上海市將徐光啓墓園列爲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六月十日，正定主教陳啓明在巴西因車禍去世。

十一日，我外交部宣佈中國駐教廷公使館升格爲大使館，原任謝壽康公使晉升爲大使。

十月二十三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于斌總主教爲台北輔仁大學校長，籌備復校事宜，教宗並親捐十萬美元以爲倡導。

十一月，德國新聞社羅馬電：「梵蒂岡人士指出，人民中國今天被認爲是『對世界的最大威脅』。這些人士說，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在使中國天主教徒同羅馬分離方面所作的成功努力，引起了人們的不安，不安程度甚于對東歐宗教迫害感到的不安。

假如共產黨在政教鬥爭中可望作出任何讓步，那麼，這些讓步是蘇聯領袖們作出的，而不是中國共產黨作出的，中國共產黨人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這些人士明確說，梵蒂岡向共產黨中國政權提出任何建議的時刻，『完全沒有成熟』。」（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七十五頁）

十二月四日，教宗任命田樞機爲台北教區署理總主教。

宣化主教王木鐸與前萬縣主教王澤溥去世，王主教死於獄中。

北平代理主教李君武因拒祝聖爲愛國會主教而被捕。

本年中，僅上海一地有八十位神父，三百位修女，四千位教友，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不肯叛

教者有的被囚，有的送往邊遠地區或人民公社勞改。

中共在北平印刷仇教小冊子「天主教與古巴」運往古巴，也提供「中國愛國會」作為參考之藍本。

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年）

一月二十二日，海門朱開敏主教逝世於軟禁中，朱主教為首批六位主教之一。

三月一日，田樞機抵台北就職，政教各界熱烈歡迎。

十六日、十七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對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進行公開審判，並判龔主教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由下面節錄的一些所謂供詞，可知龔主教被控的罪名，莫非中共捏造的片面之詞，而龔主教的真正罪名，實乃站在天主教主教立場，領導所屬神父、教友效忠教會，反對共產主義。

(一)龔品梅怎樣會當「主教」的？「我承認我之所以能夠在解放後被保存和提升為主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於一九四八年，前上海主教惠濟良病死以後，國內局勢已急轉直下，眼看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帝國主義乃積極部署所謂「應變」措施，物色中國籍的能效忠于他們的代理人；他們自己則退居幕後，操縱指揮，以促使國籍人員共同抵制人民解放事業。另則

由于我忠實維護在華帝國主義利益，帝國主義分子華理柱、才爾孟、格壽平和黎培理等人也得知我和他們一樣，一直是維護和支持蔣介石政權，敵視、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立場是很堅決的，因而，被帝國主義分子視爲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利用我能續行反共反人民政策，以保持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

(二)破壞土地改革的罪行：「一九五〇年秋，在人民政府實行土地改革，使數千年來被壓迫的農民各有其田，得到切實解放之時，我曾與格壽平研究討論，並由其作出下列指示，以破壞土改大法：教友不得承認分得土地的所有權，所以在應還時，即美蔣復辟人民政府垮台之後，應當歸還地主；在出賣分得之土地時，應得地主的同意；又教友不得參加鬥爭公審地主的集會。這個反動指示，由我同意批准後，即向下傳達。」

(三)破壞抗美援朝的罪行：「一九五〇年冬，當全國人民轟轟烈烈，參軍參幹，捐獻支前，以響應抗美援朝運動之際，我因期望美蔣早日復返大陸，不願見到人民政權的鞏固，因而加以種種阻撓。我與格壽平研究討論之後，曾由其作出下列結論：參軍參幹，是擴張共產軍隊；抗美援朝，是以保家衛國的借口來進行不正義的戰事；自願參軍參幹，即犯錯誤；所以任何人，不准鼓勵教友學生參軍參幹；對於未報名者，各本堂應當盡力阻止，並囑家長親友，協助勸阻。對已行報名，倘能不受重大損害而退出者，應當積極設法退役。對此結論，我曾同意批准，而向市區各司鐸傳達執行。對於市外司鐸的傳達，我囑格壽平，在是年十二月司鐸

避靜中，到董家渡向滬、蘇、海三教區一百二十餘位神父，講演指示，作為向教友傳達的依據。在同月諮議會中，我曾說：『參軍參幹是擴張共產軍力，各司鐸應當勸阻自己的青年，莫去參加，並動員家長親友，協助勸阻；朝鮮美軍之配備精良，又擁有原子武器，志願軍非其敵手，所以不要去當炮灰送死等等。』……在美帝國主義進入漢城時，我曾無恥地對才爾孟、康慕爾等說：『漢城百姓，刻下得到解除倒懸的痛苦，希望上海市民，亦能得到解懸之樂。』當美帝國主義認敗簽訂停戰之後，我在君王堂對斐有文說：『美國為何不戰到底，將共產黨從朝鮮和中國，完全趕走？』」

(四)破壞政府的一切法令和運動：「我就任申牧五年以來，未曾有過一樁愛護祖國的行動，也未曾有過引導人們愛護政府的片言隻字；相反，我無一時一事，不在反抗和破壞政府的一切法令和運動，大至國家土地大法，保衛國家，抗美援朝的神聖天職，社會主義建設，小至清潔運動，購買油米計劃，參加勞動就業和里弄工作，無一時一事沒有我破壞的言行，影響所及，使滬、蘇、寧三教區，甚至使全國教區，接近我的人們都從而反對政府。」

(五)毀滅勾結帝國主義罪證的罪行：「教區在洋涇濱主教府，和徐滙耶穌會院內，藏有百餘年來，教區勾結反動政府，和帝國主義官廳往來檔案文件，為恐人民政府，在該資料中，揭發教區勾結帝國主義的罪行，我曾在一九五〇年冬，允許才爾孟，在洋涇濱存件中，在一九五二年春，允許格壽平，在徐滙存件中，選出能供政治指責罪行的文件，加以整理燒毀。這是

我毀滅勾結帝國主義罪證的罪行。」（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六十一—六十三）

尚有朱樹德、王仁生、蔡忠賢、金魯賢、朱洪聲、陳天祥、陳雲棠七位耶穌會士及陳哲敏（教廷駐華使館秘書）等六位教區神父被判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下徒刑。

二十四、二十五日，教廷抗議中共判處龔品梅主教徒刑。中央社羅馬電：「教廷出版的『羅馬觀察報』於廿四、廿五兩日連續刊出社論，對共匪把上海的龔品梅主教『判刑』一事表示抗議，社論中並指出這件事已說明天主教和文明世界是不可能與共產主義共存的。」（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七十四頁）

四月八日，汕頭鄭德鄰神父卒於青海勞改營。

十一月二十三日，廣東嘉應教區歐陽德祥神父死於青海勞改營中。

十二月十七日，傳信部長雅靜安樞機在倫敦不列顛廣播公司電台中聲明：「我們確切知道，中國大陸有一些人所以犯了錯誤，是由於心理上及實際上的強制。但我確信，恐怖時期過後，他們中大部分會回來，因為他們原是忠於教宗的。」（黎，九四頁）

十二月二十八日，衡陽主教萬次章卒於長沙獄中。

本年台灣省有神父六四八位，修女六七九位，教友十八萬二千四百五十三位。海外華僑教友計三十六萬三千，華僑司鐸計四六一位。

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年）

一月，上海蔡洗耳、張忠明、張維屏三位神父卒於獄中。

丁汝仁神父被判十七年徒刑。

二十日，耶穌會士王仁生死於上海監獄。

二十八日，順慶主教王文成去世。

三月二十一日，教廷由台北教區劃出新竹教區，委杜寶晉爲首任主教，由高雄教區劃出台南教區，委羅光爲首任主教。

四月一日，教廷升高雄監牧區爲教區，並改委鄭天祥爲高雄主教。

六月二十九日，教宗致書「台灣主教團」。

八月，思高聖經學會全部新舊約譯竣，二日隆重舉行謝恩禮。

十一月四日，前上海徐家匯藏書樓主任王方神父死於獄中。

基督教南京神學院與燕京神學院重新開放，聯合爲「協和神學院」。

截至本年底，據說大陸上自選自聖主教已經有三十五位。（黎，六十頁）

本年台灣省有神父六五二位，修女五五七位，教友二十萬二千四百四十位。

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

一月六日、十八日，北平中共召開第二屆中國天主教全國代表大會，瀋陽皮漱石總主教再度當選爲主席。

二十一日，中共稱：又選出北平、開封、太原、汾陽、正定、福州、韶州、惠陽等教區主教。其中北平主教姚光裕、開封主教何春明、正定主教劉安祉、汾陽主教高庸、昆明主教孔令忠、惠陽葉若瑟等皆在北平南堂由皮漱石總主教祝聖。（中天，卷三，七十三頁）惠陽教區由中共所擅立，包括香港、澳門二教區的大陸部分。（黎，八六頁）

二月二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佈將於本年十月十一日，召開梵二大公會議。

三月，汀州代牧許德輝死於勞改營。

三十一日，徐光啓誕生四百週年，中共曾舉行慶祝。

四月十一日，嘉義、臺中兩監牧區升格爲教區，以蔡文興爲臺中主教，陽穀牛會卿主教爲嘉義教區代理主教。（台手冊一九八六、八頁）

四月十六日，嘉義與台中兩監牧區升格爲主教區。

五月，佘山聖母聖殿重新開放，整月來此朝聖的絡繹不絕。

二十四日，佘山主保節日，上海張家樹主教主持彌撒。

八月二十八日，浙江台州胡若山主教死於獄中，胡主教爲首批六位主教之一。

九月三十日，自由中國政界與天主教會熱烈慶祝徐光啓誕生四百周年。

十月十一日，梵二大公會議在羅馬開幕，出席教長二千八百五十三位，代表中國之主教五十七位，其中國籍主教十位：田耕莘樞機、于斌總主教、郭若石總主教、羅光、杜寶晉、鄭天祥、牛會卿、成世光、張維篤與袁慶平等主教，其他皆爲自大陸逐出之外籍主教。

十一月二十六日，五十九位中國籍和在大陸上傳教的外籍主教署名向教宗建議，對大陸天主教會不再採用「裂教」一詞，得到教宗許諾將來談及中國教會時，不再採用「裂教」一詞。

（「MISSI」雜誌，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六十二頁）

十二月八日，梵二第一期會議閉幕。

本年內，蘭州教堂被毀。天津愛國會編印「天主教史料」三十七冊，二百萬字。

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年）

六月三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去世。

十九日，田樞機二次參與選舉教宗。

二十一日，教宗保祿六世當選。

二十七日，教宗宣佈梵二第二期會議定於九月二十九日召開。

三十日，教宗保祿六世加冕，我國特使沈昌煥外長率團參與。

七月十五日，花蓮監牧區升格為教區，營口費聲遠主教仍為花蓮教區代理主教。（台手冊，一九八六、八頁）。

二十一日，輔仁大學文、理、法三院正式上課。

本年台灣教友數字達二十四萬四千八百十四人，神父七百位，修女六五六位。亞洲華僑計一千四百五十一萬，其中教友為三十二萬兩千多位；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計九六一〇八位，印尼八二四六六位，菲律賓為六八二六三位。

台灣大專教友學生為一七一九位。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年）

一月十一日，北平教區副主教李君武逝世。

三月五日，教廷設立禮儀憲章執行委員會。

四月八日，台港澳天主教禮儀委員會成立，郭若石總主教為主任委員，三地各教區各推代表一人，再由中國主教團聘五位專家組成，專責研究禮儀，翻譯禮儀有關經文。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年）

八月六日，教宗保祿六世發表通諭「祂的教會」，指責共產主義，但主張與堅持此種主義的人交談：

「爲了這種原因，事實迫著我們，猶如迫於無奈的我們的前任教宗們，以及每一個心靈上承認宗教的優越性和重大關鍵的人們，無不譴責那否認天主相反宗教的理論政見；這樣的理論體系，往往同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相配合，尤其是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中表現得清澈見底。可以說，我們既宣判這樣的組織爲不合法，就連國家的統治者和他們的信徒亦是罪有應得，他們不單要徹底破壞我們的聖道，並且使用暴力壓迫我們。實際上我們的這些沉痛與其說是法官的宣判罪名，毋寧說是橫遭迫害者的怨訴。

在這種情況之下，進行會談當然是困難的，但是卻不能說這是不可能的，雖然我們內心毫無任何成見，來把那些信從這種學說和這種統治的人拒之於會談門外。但爲酷愛真理的人，磋商常是可能的，可是因著那些道德上的各種阻礙，與他們會談則困難重重，一則因爲沒有思想與行動的充分自由，二則在磋商上他們濫用名詞，歪曲詞意，以致不將語辭用來研究和發展客觀真理，而故意專門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牧我中華」二四頁）

十五日，中國主教團令自明年元旦起，彌撒部分經文、洗禮、堅振、婚配、病人傅油四件聖事准用中文。

九月十四日，梵二第三期會議開幕，出席教長二千五百十三位。中國主教團出席者六十二位。

十一月二十一日，梵二第三期會議閉幕。

北平愛國會所選首任主教姚光裕逝世。（驛，一九八〇、正月，三頁）

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年）

三月七日，除大陸外，無論台、港、澳與華僑地區開始用中文舉行彌撒與施行聖事。

九月三日，台灣聖多瑪斯總修院在新莊落成。

十二日，教宗保祿六世發表談話「在現代地窟中的天主教徒」，指責共黨對天主教的迫害：「現在某些地方教會對無神主義或極權制度掙扎求存的情況，與往昔地窟教會的情形非常相似，那是無可否認的。同時，今日教會要抗拒胡鬧的種種因素，也和昔日的情形相同；既要保衛真理又要維護每一個人在責任及自由內的神聖權利，特別是在良心和宗教根本範圍內的權利。其實，古今壓迫者的目的，都是利用暴力，或運用法律、裁判、或行政架構的力量，來實踐「他們的真理」，而對任何不同的思想及表達方式加以壓制。

最使我們傷心的，莫過於那些我們非常尊敬而又熱愛的國家，他們起初侃侃而談自由與人民，但不旋踵卻又想盡辦法窒息人民實踐他們的宗教信念。他們雖不明言迫害宗教，但其實他們是處心積慮要置宗教於死地；他們設置種種障礙，欲使神職人員知難而退。幾時司鐸、神職人員、及教友不願屈從，不肯與政府「合作」，他們就休想履行正常的義務或工作；而且，極權主義地區內一切的組織設施都是被壟斷的，傳播媒介，不管是關乎文化、學術、教育

、和康樂，都受到限制，爲的是硬要把年輕人跟教會分開，而向他們灌輸馬克斯主義教條。
「（「牧我中華」一一九頁）

十四日，梵二第四期會議在羅馬開幕，出席教長二千五百六十七位，共黨治下的主教們大多不克與會。十五日，教宗宣佈設立普世主教會議。

十二月七日，美籍華理柱主教在中共勞改營中渡過他的晉鐸金慶，教宗特函瑪利諾總會致賀。

八日，梵二第四期，也是最後一期閉幕。在場觀禮者十餘萬人，八十九國派特使祝賀。中華民國政府派張群爲特使，謝壽康爲副使參與聖典。此屆大公會議討論，通過並公佈四憲章、九法令與三項宣言。

三十一日，教宗保祿六世致中共領袖毛澤東的電文：「中國今日所享有的聲譽，使舉世觸目。新年伊始，我們向中國人民致以上主的祝福和呼籲，期望你們欣然接納。」（「牧我中華」一二二頁）

本年台灣教友爲二八三〇七四位，神父七三一一位，修女七九二位。

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年）

二月十七日，教廷宣佈新齋戒律：自十四歲起，每週五應守小齋；自二十一歲起至六十歲止，封齋日與基督受難日應守大、小齋。

三月二日，教廷發表調臺南主教羅光爲臺北總主教，於五月十五日就職。（台手冊，一九八六，八頁）

五月一日，汕頭劉若恒司鐸逝於江西勞改營。

六月十六日，台北輔理主教成世光升任台南教區主教。七月二十四日就職。（台手冊，一九八六，八頁）

七月，金陵基督教協和神學院宣告解散。（驛，一九八一、八，九頁）

十五日，教廷批准台灣中國主教團申請，可於週六下午履行主日望彌撒之責。

八月，中共掀起文化大革命，並組成紅衛兵。

北平南堂又遭封閉，保定教堂被搗毀。（驛，一九八〇，四，五頁）

二十四日，紅衛兵搗毀上海各天主堂的十字架、聖像等，燒毀經本歌集等。

二十五日，搗毀並封閉僅存的聖心學校——外交子弟學校。

二十九日，廣州石室主教座堂遭到破壞，神父與修女被逐。

三十一日，最後一批客籍傳教士，八位在上海聖心學校服務的方濟聖母傳教會修女，被紅衛兵驅逐抵港，其中一位於次日去世。

九月二十四日，聖吳甦樂修女會主辦的高雄市文藻女子外語專科學校開課，為台灣第三座教會大專學府。

十月二十八日，汕頭教區黃克仁代理主教在青海勞改營去世。

三十日，慶祝中國首批六位主教祝聖四十周年及總統八秩華誕，在耶穌君王節於北市中華體育館舉行大禮彌撒，政府首長及各教代表應邀觀禮。

十一月，中共在澳門興起暴亂。

四日，台港澳主教團選出台南主教成世光擔任教廷非基督徒秘書處台港澳聯絡人。

十二月二十四日，教廷駐華公使高理耀晉升為駐華大使。

同月，天主教國際救濟總署聲明：香港教區普愛會救濟大陸難胞已達五十四萬人，香港人口共四百萬，一九四五年只有六十五萬人。

本年年台灣計有神父七六二人，修女九二四位，教友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九人。北區大專教友學生二四五六人。華僑教友計五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六人，亞洲獨佔四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九人。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年）

一月六日，爲紀念中國祝聖第一批主教和中國建立聖統制二十周年，教宗保祿六世在羅馬聖伯鐸大殿舉行彌撒，爲中國祈禱，彌撒中第一次用中文宣讀「書信」與「福音」以及「信友禱詞」。教宗在講道中說：「衆人皆知，中國大陸的宗教自由遭遇到非常重大的障礙，我們的溝通完全受阻，在大公會議中沒有一個中國聖統制的成員出席過，傳教士全被驅逐，聖教會和教廷均被指控違背中國人民。其實，一切控訴都屬虛構，我們並且可以提出很多方面的實情來加以駁斥的。」

那麼，我們究竟想怎樣呢？說起來很簡單，我們只想恢復與中國人民接觸，就像我們能夠與其他地方的中國人接觸那樣；我們也的確認識到，在遠東和中國大陸以外的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他們之中有我們很多超卓虔誠的神子，也有很多熱心蓬勃的團體，由中國的主教和司鐸領導，這使聖教會非常高興。參加這次盛會的中國學生和教友，爲我們來說，是一種喜悅，象徵中國教會持續不衰的生氣活力，並使我們充滿安慰和希望。」（「牧我中華」一二五—一二六頁）

二月十日，教宗批准中華民國主教會議章程。

二十二日，紀念聖伯鐸殉道一千九百年，教宗宣佈自本年六月二十九日起迄明年同日止，定爲「信仰年」。

四月十二日，道明會張多默神父在福建死於獄中。

十一月，中華民國主教團召開成立大會，主教計十九位，選郭若石總主教爲主席，設立教義、禮儀、傳教等九委員會。

五月四日，教廷准彌撒常典經文可用本國語。

九日，亞美尼亞東正教宗主教柯林一世訪問教宗，並共同爲合一祈禱。

同日，中共在香港製造不安。

十三日，聖母在葡法蒂瑪顯現五十周年，教宗赴葡朝聖。

十四日至二十日，台北總主教區舉行教區會議。

六月十二日，徐誠斌升任香港輔理主教。

二十六日，前教廷駐華首任公使黎培理升爲樞機，於十二月十六日逝世。

七月二十四日，田樞機在嘉義病逝，二十八日安葬。

九月二日，教廷駐華大使高理耀調任教廷駐印度大使。

十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第三屆普世教友傳教大會在羅馬召開，代表三千人。中華民國由羅光總主教率領十五人代表團代表中國出席大會。

十八日，嘉應教區藍國榮神父病逝英德勞改營。

十九日，教廷任命艾可儀爲駐中華民國大使。

十一月六日，法蒂瑪主教率一百零八人訪問團訪問遠東各國，抵達台北，贈我法蒂瑪聖母像一尊。

十二日，台北教區假中華體育館舉行盛大歡迎法蒂瑪聖母，並爲光復大陸祈禱，八千教友參加。

十二月八日，教宗定明年一月一日爲世界和平日，我政府與人民一致熱烈響應。

十九日，輔仁大學改聘蔣宋美齡爲董事長。

二十二日，教廷駐華第二任大使向總統呈遞到任國書。

本年台灣計有神父七八二位，修女九一九位，教友二十九萬九千六百零八位。

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年）

一月二日，教宗任命二十四位傳信部委員，台南主教成世光爲其中之一。

三月十六日，汕頭代理主教蘇秉繩被紅衛兵虐待而死。

四月二日，總統明令褒獎已故田樞機。

二十七日，教廷委任華籍楊瑞元神父出任檳榔嶼教區第二任主教，補已故陳永祥主教遺缺。五月十七日，根據合衆國際社梵蒂岡電：「梵蒂岡今天對於中國當局『下流地侮辱』教宗保羅六世作出憤怒反應。」

梵蒂岡正式發言人法烏斯托·瓦拉因克說，中國人說教宗是『爲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效勞的罪犯』的指責，是『謊言，他們也知道是謊言』。瓦拉因克說，保祿教宗將不對這種指責作出反應，因爲『他太卑視這些下流的侮辱了，不屑作任何辟謠或解釋』。

他在他的每周記者招待會上說，梵蒂岡可以『同誠誠實實地抱有不同和錯誤意見的人』對話，但是同像中國人這樣的人對話是不可能的。（「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七七、七八頁）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第三十九屆國際聖體大會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舉行。我國有鄭天祥主教率團參加。二十二日，教宗親臨大會，受哥總統與百萬教民熱烈歡迎。二十四日，教宗主持拉丁美洲會議開幕禮。

九月二十五日，金門與馬祖成立宗座署理區，徐州邨軼歐主教擔任首任署理。（中劃，一五八頁）

十月十五日，獻縣主教趙振聲在保定去世，享年七十四歲。（中天，三期，七十二頁）

十一月三十日，香港白英奇主教辭職，徐誠斌輔理主教署理。（中劃，一五八頁）

十二月十一日，台灣普愛會成立，廣西梧州主教唐汝琪擔任主任。

二十五日，思高聖經學會所譯之舊新約全書出版。

本年台灣有神父八三四位，修女九一九位，教友三〇二八〇二位；海外華僑教友六二四三九九位，十五年來增加一倍。

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

一月一日，我國響應教宗世界和平日，特在台北市舉行盛會，由于斌總主教主持，與會者中外人士二千餘人，嚴前總統應邀在會中致詞。

自元旦起，彌撒全部經文可用中文誦唸。

十九日，天主教與基督教各派假台北市一女中禮堂作聯合祈禱。

三十日，河南駐馬店主教袁慶平在美費城因病去世。

二月十一日，中華民國政府委陳之邁出任駐教廷大使。

三月二十八日，教宗保祿六世宣佈擢升三十三位新樞機，南京總主教、輔仁大學校長于斌名列首位。（于斌紀念特刊）

四月六日，教廷公佈新編「彌撒程序」，並定於本年十一月三十日實施。

二十二日，我駐教廷大使陳之邁向教宗呈遞國書。

五月五日至九日，香港署理主教徐誠斌與教友代表羅志能代表香港出席在羅馬召開的國際天主教福利會會議。會中徐主教當選為五位副會長之一，代表亞洲。

九日，教宗任命于斌樞機為傳信部與教育部委員。

教宗批准新禮儀年曆，定明年元旦實施。

二十九日，教宗任命徐誠斌為香港主教。同日，中國主教團編「天主教教理新編」問世。

八月三十日，嘉義署理主教牛會卿因年老力衰辭職照准，教廷委台南成世光主教兼理嘉義教區。（台手冊，一九八六，八頁）

十月八日，前輔大副校長英千里氏病世，總統特頒「教績孔彰」匾額，並明令褒揚。

十一日至二十七日，第二屆世界主教會議在羅馬召開，中國主教團主席郭若石代表出席。此屆主題為主教團如何協助教宗治理教會。會中決定三件事項：（一）主教會議每兩年召開一次。

（二）各國主教提供大會主題。（三）擴大世界主教會議常務秘書處。

二十日，教廷公佈「新彌撒經書」，可延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實施。

十月份，教廷公佈「喪葬新儀式」，定明年六月一日生效。教宗捐贈五千元救濟我風災。中國大陸大多數教堂被搗毀或改為他用，很多神父、修女、忠貞教友被監禁，或被迫勞改。新聞界列于斌榮升樞機為國內十大新聞之一。

本年台灣計有神父八〇九人（國籍三六四位，客籍四四五位）、修女一一二三人（國籍七〇

一位，客籍四四二位），神哲修生六十一位、小修院生二二六六位，教友三十萬五千七百九十三位。聖堂六六一座。大學一、學院一、專科一，學生計五一九六六人。中學二六，學生二五二四一人。職校五，學生一一七八人。小學十，學生四八二五人。大專教友學生，計四六一四人，其中台北區三三二七位。香港教友二十四萬一千八百十三人，天主教各學校一五七所，學生二十一萬一千五百四十八人。

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年）

一月十六日，金馬宗座署理首任主教邵軼歐逝世於金門。

二十五日，天主教與基督教假師大禮堂舉行聯合祈禱。

二月十三日，教宗任命大同宗座署理范普厚為金馬宗座署理。

二十四日，教廷成立澎湖宗座署理區，任命前威海衛教區監牧甘霖為澎湖署理主教。（台手冊，一九八六，九頁）

四月十二日，于樞機接受羅馬耶穌勞工堂為名譽座堂。

十三日，于樞機七秩大慶，教宗面致賀意。蔣總統頒「壽」字中堂。

二十一日，巴西籍樞機羅西訪華，考察土地改革及國民教育。

二十三日，羅西樞機晉謁蔣總統，由于樞機、羅總主教與巴西駐華大使陪伴。

六月十三日，教宗任命賈彥文爲嘉義教區主教，七月十六日祝聖就職。（台手冊，一九八六，九頁）

二十三日，輔大舉行第四屆畢業典禮及中美堂落成，由董事長蔣夫人剪彩，教宗特贈蔣夫人一金質十字架，以感謝她對輔大之貢獻。

三十日，天主教教務協進會改名中國主教團秘書處。

七月十日，中共爲討好美國，把最後一位客籍主教美瑪利諾會士華理柱釋放抵港。教廷囑托，最好不發表在大陸感言，以免刺激中共。十二日，教宗保祿六世發表談話說：「這是一項好消息，因爲一位勇敢不可多得的教士重獲自由，重獲尊嚴，重操牧職。他確實是福音的宣講者、信仰的證人；爲此我們感謝天主。這是一項好消息，因爲它如此出人意料，也是我們、教會和全球從中國大陸所獲得的同類事件的第一宗。它使我們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徵象；教會一直深愛著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盼望她將會有一天享有人權和宗教自由，也享有榮譽和富庶。」（「牧我中華」一二九頁）

九月二十八日，台灣第一位山胞阿美族曾俊源在花蓮晉鐸。

二十九日，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調任教廷駐厄瓜多爾大使。

十月，「見證」牧靈月刊創刊，由主徒會劉鴻愷神父擔任主編。

二十三日，中國主教團及台北教區教友上電教宗，希望教宗於訪菲途中蒞台訪問，並請早派駐華大使。

二十五日，台北教區八千餘人假台北市中華體育館舉行共祭大禮彌撒及聖體遊行，慶祝台灣光復二十五周年，台北教區成立二十周年以及教宗保祿六世晉鐸金慶。

二十八日，教廷宣佈任命葛錫廸為駐中華民國大使，十一月十九日來華履新。

十一月八日，教廷國務卿魏堯樞機代表教宗函覆我主教團，感謝邀請之盛意，對此次教宗不能訪台表示歉意。

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亞洲主教會議在馬尼拉召開，台灣各位主教均往參與。會議主題為「亞洲人民的發展」，我國主教團負責研究亞洲社會問題，于樞機講「亞洲社會問題及其解決方法」。會議中通過二十二項決議，重要的有三：(一)大會保證支持對抗無神的共產主義及各種帝國主義。(二)敦促富有的國家協助發展落後的國家。(三)注意青年教育。並通過設立三機構：

- (1)天主教亞洲通訊社。
- (2)亞洲主教團秘書處。
- (3)中日韓越四國區域性會議。

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教宗訪問菲律賓，並主持亞洲主教會議，發表「告亞洲人民書」，受到菲天主教與基督教徒的熱烈歡迎。

二十七日，教宗接見我代表團：除主教團外，尚有我國前駐教廷大使謝壽康、吳經熊等組成的教友代表團。

十二月三日，教宗訪問印尼雅加達。

四日，教宗保祿六世訪問香港時說：「我們要停下來作一個結論。教會乃是基督對我們的愛所產生的具有團結性的果實。教會本身就可算為一個有生命的標記、團結與愛的聖事。教會的使命就是愛。在講這句簡單而崇高的話的時候，我們幾乎感受到，所有中國人民，無分遠近，全都環繞在我們四周。」

基督的這個卑微的宗徒，有史以來，第一次訪問遠東這一角地方。他有什麼話說？他為什麼來？總而言之，為愛而已。為中國，基督也是老師、牧人、愛人的救贖者。教會不能不提出「愛」這個好字。愛將永存不息。」（「牧我中華」一三六頁）

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年）

二月十日至十三日，第五屆亞洲天主教教育會議在台北舉行。主題為：天主教學校對國家進展有何具體貢獻。（台手冊，一九八六，九頁）

十月二十五日，我退出聯合國。

十一月二十日，北平南堂重新為外籍教友開放，中國教友不准入內。（驛，一九八〇，四，八頁）

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年）

十二月五日，慶祝開國六十年暨聖統成立二十五年紀念，在台北體育館舉行祈福大典，教宗保祿六世派韓國金壽煥樞機為特使出席參加。（台手冊，一九八六，九頁）

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年）

南昌周總主教濟世在獄中去世。

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年）

中共在上海徐家匯孤兒院舊址 聚集民衆面對所謂「萬嬰坑」紀念碑，控訴帝國主義的暴行。

二月二十八日，前陽毅主教及嘉義署理主教牛會卿去世。（中劃，一六二頁）

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一區會議，假台北新莊輔仁大學召開第一次會議，中國主教團團長于斌樞機擔任主席。與會主教來自臺灣、香港、澳門、日本、韓國、越南、菲律賓等地，共十四位主教，討論現代世界的傳播福音，東南亞地區天主教的特殊問題，以及各國主教團間的合作問題。（台手冊，一九八六，九頁）

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年）

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一屆全體代表大會，假台北陽明山中國大飯店舉行。宣道部次長陸度梅主教以教廷代表身份參加。來自中國、香港、印度、印尼、日本、高棉、韓國、寮國、澳門、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錫蘭、越南等十五個地區的主教四十餘人，討論現代世界的傳播福音及亞洲教會在普世教會中的角色及使命。（台手冊，一九八六，九頁）

六月，中國主教團發表「教會自養計劃草案」，全文如下：

中國地方教會自養計劃草案

前言

「教會自養計劃草案」是在民國六十三年六月發表的，在此一年半中，此一重要問題確已引起普遍的注意，許多教堂都在有計劃地推動自養。現應各方

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年）

面要求，將原計劃作文字上的修改，印成小冊子推出，大標題改為「中國地方教會自養計劃草案」，以求更確切醒目。

甲、原則與說明

一、教會自養是教會成長的必然過程，亦是教會真正穩固建立的標記。欲使中國教會茁長成熟，漸漸由外籍傳教士負責的傳教區演變成中國人的教會，則必須自養。

二、教會自養並非因外援停止或經濟困難，而是因為除非自養，教會不能成長成熟。自養本身是一種教育過程，所以即使不缺支助，也要推動自養，而自養的真正意義是要教友有意識地參與教會並負起責任。

三、中國人善於理財，臺灣經濟成長快速及國人收入增加，都是使我們考慮發掘本地財源的理由。

四、教會長期依賴外援，能養成許多惡性循環及不良後果，有目共睹，尤須及早遏止改變。

五、中國地方教會由於歷史的發展，及現有的龐大組織形式，推動自養並沒有困難。我們所列的目標的漸進的，甚至可說很低。我們並不以為頓時會解

決問題，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堂區因為缺乏相當數目的虔誠教友，不可能自養或因其他的理由難以推動。

六、目前我們討論的自養，主要地指現在教會中基本的牧靈單位——堂區的自養。雖然教區的自養、修會的自養，特殊事業發展基金等亦將討論列為遠目標。

七、本草案着重對未來策劃，推動自養的具體辦法，另有附件詳細說明（見「教會自養研究報告」）。

八、教會自養早已在推展，絕大多數的中外籍傳教士都已在多方嘗試努力，有許多堂區恐已達到本草案所提到的目標，本草案的目的在於全面推動提倡。

九、請注意所謂自養是教友參與教會，以人力物力支持教會自養。辦幼稚園、養鷄、養鴨、養豬等方法能開財源，但不是堂區自養的正確路線。堂區不是營業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堂區的成果亦不能以金錢計算。

乙、步 驟

第一步 培養加強自養意識

一、對教友方面利用報紙、雜誌、牧函、主日宣講，強調自養的重要意義，加

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年）

強意識，製造輿論。

二、司鐸修女方面尤要有此意識，積極努力，利用月省、聚談、總鐸區或教區會議等討論研究。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每位司鐸自己要有無信心及勇氣接受挑戰，積極改變自己的思想態度，現有的觀念、生活方式等，甚至堂區的組織、制度都須作相當的調整及適應。

三、大量收集、分發各種資料給司鐸們（例如傳教士的反省、專家的研究、成功堂區的例子、失敗的例子、基督教的例子等）並選擇資料經常送往天主教報紙登載，又邀請教友投稿表示意見，鼓勵自養風氣，製造輿論。

四、發起楷模運動，給捐獻多的教友寫訪問，為成功的堂區寫專欄報告。

五、編寫手冊發給各堂區使用，能按步推行並提供各種辦法。

六、最好有一專人員負責接動，並略捐募一些活動經費（為印刷編譯用），本步驟可能要延續數年，並配合主教團其他研究計劃，以期全面展開。

第二步 內部準備

一、鼓勵各堂區清理分析帳目：

A、1. 將各人收支與堂區公用的分開。

2. 將修會的帳目與堂區分開。

3. 將經營事業的帳目與堂區分開（例如幼稚園、補習班、養鷄等）。

B、分析堂區收入項目：

1. 教友的主日捐獻。
2. 教友的特殊捐獻。
3. 特殊籌款所得，例如義賣、摸彩、賓果、遊園會等。
4. 教區或修會補助。
5. 國外團體或私人捐獻。
6. 經營事業盈餘補入。
7. 本堂神父個人所得補入（(1)彌撒獻儀(2)教區或修會補助生活費(3)兼職著作所得(4)國外友人捐贈(5)其他）。
8. 其他。

C、分析堂區支出項目並分列之：

1. 經常維持費(1)房舍保養：清潔、花園等。
- (2)公用開支：電話、水電、文具、郵費等。
- (3)聖堂用品：花、臘、麪酒、經本、清洗等。
2. 傳教費：車費、書籍、學生活動、一般促進工作所需。

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年）

3. 常年節日慶典活動。

4. 仁愛活動費。

5. 特殊活動：暑期班、避靜、朝聖等。

6. 傳教員及其他職工薪金。

7. 修女及本堂神父生活費。

8. 特殊修建，傢俱添置。

9. 補助教區費用或捐獻。

10. 保險、稅捐、貸款利息等。

11. 儲蓄與基金。

12. 其他。

二、鼓勵各堂區考慮：

A、1. 目前的收入與支出究竟多少？此數目與具體環境比較是否奢侈？

2. 各項費用分配是否合理？

3. 有無常年預算？為什麼不能有預算？

4. 帳目能否公開？為什麼不能公開？是否可部份公開？

5. 這些支出項目中，那些已由堂區教友負責？那些可能由他們負擔？那

些不能？為什麼不能？

6. 調查堂區教友實數，成年人有固定收入者人數（夫妻以二人計或一戶

計，成年子女未婚者如何計等，各堂區可自行製定標準，我們認為不妨分別計算，以人頭計）虔誠樂捐者估計人數。

B、不妨更進一步考慮反省：

1. 堂區內教友領袖怎樣能更多參與財務管理權，因此也更多負責。

2. 此一步能有很多牽涉。堂區的組織、職份可能有變動，我個人的態度、地位勢必有改變等。

3. 假使我還有大量外援友人捐贈等，我有沒有考慮它可能有更好更恰當的用途？

4. 怎樣培養教友的虔誠，以使堂區更具活力？

三、主教會長方面：

A、能否改變一點制度及組織，給予教友更多權利？

B、要求各堂區有預算，並協助他們建立財務會計制度。

C、團體共同反省，考慮經費的使用方式，並轉移用途作更佳使用的方向與辦法。有時拒絕接受也是一種使用方式。尤其是對若干有條件的却又不

合理，不合中國教會政策的捐獻，必須能大膽拒絕。

D、鼓勵若干個人合理使用其大量收入，注意中國教會的全面好處，轉移用途，作更佳支配。

E、目前並非所有堂區可以自養，而有些則自養有餘，因此在同一轄區，應有通盤計劃。

四、本步聚似可配合主教團三年研究計劃，在一九七四年內完成。

第三步 全面推動

一、利用各種熱心活動推動教友交談、團結、共同負責的精神，例如共同舉行基督活力訓練班、基督家庭運動、祈禱會、避靜等。

二、組織教友傳教協進會，使之充滿生氣。

三、向教友解釋自養的意義，共同研究自養計劃。

四、向教友坦誠解釋堂區收支情況，共同討論研究。

五、由教友協進會負責組織研究辦法，定出分期目標，工作程序，並分工合作，定期完成目標。

六、以六月或一年為試驗期，屆時反省檢討，以求改進。一個辦法不行再試一法。

七、對尚未成年獨立謀生的教友，亦應鼓勵他們按時按力捐獻，養成正確態度及習慣，積極參與教會。

八、主教會長方面(1)設法控制外來捐贈。

(2)定出計劃，按期相對減少對堂區補助，以促進自養早日實現。

(3)將堂區補助轉移用途，作更佳使用計劃。

九、分期訂定目標，限時達成。我們的目標很低，下列的為參考標準：以一百位的成年有收入的，經常參與主日彌撒的教友為標準：

A、1. 推動的第二年中，堂區的支出項目1至5項（見第二步）由教友負責。

2. 第三年傳教員及職工薪金亦加入。

3. 第四年修女及神父生活費用，視他們為教友服務時間多少而考慮補助。

B、或另一種目標：

1. 第二年七〇%堂區達到自養之百分之六十。

2. 第三年中九〇%有一百成年標準教友堂區達到完全自養。

3. 不滿一百教友之堂區亦能自養百分之六十。

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年）

十、本步驟當配合聖年的熱心活動，在一九七五年逐漸展開。

第四步 檢討成果，改正偏差，並計劃教區自養，修會自養，傳教事業擴充基金等等。

中國地方教會自養研究調查報告

一、觀念的建立

首先我們願意強調的是教會自養與教會的財源充足與否無關。我們推動提倡教會自養，並不是因為歐美教會傳教經費涸結，而是因為每一個教會成長茁壯以後必須自養。教友享受了福音與教會的益處，也就要負起保存教會，發展教會的責任。從心理上說，除非他能負起責任，他不會有真正地參與教會的感覺。任何一個社團都會有義務與權利。只講究享受權利的社團成員，不能是穩固的成員；而只讓人享受權利的社團，也不可能穩固的社團。一個人對任何企業或組織的態度也常和他投入的時間及金錢成正比。他在某一事上投資越多就越有興趣，越愛惜。相反，投資少就會對此事不關懷。天主教會今日在臺有

不少牧靈問題或許可從這一觀點上去明瞭。

世界各地的傳教區還有一種共同現象，即接受支援多的教會不一定是成長快的教會，而且往往反倒成長慢，依賴性強，甚至於浪費、無計劃地、無協調地使用金錢也常是伴隨而來的現象。

教友從天主手中領受的恩惠包括物質錢財，其中部份捐獻出來略表謝恩是理所當然的。新舊約中均有此教訓。再者當地的教會、教堂一切設備實在是地方教友所有，供他們使用，為他們服務，那麼他們負責維持供養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近二十年來，歐美教會對臺灣的傳教工作不能不說已盡了不少努力，現在我們必須接受挑戰與考驗，在外援斷絕後我們能不能活下去？假使我們不能活下去，即表示他們花費了那麼多金錢人力，沒有培植出一個活的教會，而只種了一個死東西；或者種壞了一個活東西。我們能接受這考驗嗎？

在自養這方面，天主教與在台的許多基督教會相比，尤其是與那些純由中國人主持的教會相比，不能不感羞愧。顯然我們在組織、思想及態度上都有問題。許多神父教友也都早已覺察，不乏討論的文字。以台灣的經濟，國民收入，生活水準來說，我們也早該自立了。這方面與印尼及印度教會相比，恐怕我

們又落後了。

所謂教會自養是有層次的。我們認為最先是牧靈的基本單位——堂區的自養。在堂區自養的範圍內也有層次可說（參看自養計劃草案）。在堂區自養以後，才能談到教區自養，修會自養等等。而且，各項的意義及方式也不全相同。

又教會自養與教會財務管理，開財源、建基金等不可混為一談。買房屋、養鵝、開幼稚園、托兒所、辦補習班都能是開財源，善理財的榜樣，但不是「堂區自養」的辦法。因為這樣沒有教育堂區教友，教友也沒有參與教會，負起責任。堂區自養應出於教友的捐獻。幼稚園、農場的利益等，能是建立教區基金，修會自養的路途，教會維持專門事業的辦法，或最多用來補助貧苦的堂區。

二、歷史上的剖視

從歷史探究，我們的傳教方法是這樣的：購買土地，建築教堂，派一位神父負責傳教，召請人來信教，再慢慢地訓練教友建立「教會」。買土地、租房舍、建教堂的金錢是從外國來的，生活費用、傳教經費也是從外國來的，無形中使天主教成為從外國塞進來的東西，可以不花許多代價去參加，得到很多好

處，甚至物質的好處。這種方式永遠使人覺得天主教是一種外國勢力等等。（注意我們不說這種辦法錯誤，我們只能說這是我們的傳教方式，及這種方式的缺點和後果。而且任何一種方式均有其缺點及後果）。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很矛盾。一方面我們知道天主教是一種生活的信仰，傳播福音是建立活在人心的教會，不是建立教堂或機構。可是二者很不容易分開，結果在許多情形中，這種辦法把教堂和機構建立起來了（靠外國的捐獻），而生活信仰的成長反倒變成次要的了。

緊跟著這種傳教方式的一串後果：（一）教友來教堂是為享受一些好處，精神的或物質的，而缺乏真正的參與感。（二）因為傳教士往往來自更富裕的國家，而教友很可能較窮困，傳教士要表示自己的好心，就多施給，而且很可能是物質的施給。雙方都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的心理狀態。（三）外國錢幣值高，造的聖堂、房舍、庭園可能太多、太大。許多傳教士的生活水準與教友生活水準也容易有太明顯的差距。（四）財源來自國外，同一教會因傳教組織不同，國籍不同，有富與不富的分別。甚至於有的上司對屬下財源無法控制，用途上無法協調計劃，濫用、浪費或用之不當的情形，不在少數。（五）若干外籍傳教士的錯誤態度，養成本籍傳教士的依賴心及更錯誤的觀念和作風。在教友方面，因之也形成教友

推脫責任，拒絕在自養方面努力的態度。

這些問題都早已有人提出並謀求改進。一般說來在台的神父都很願意在這方面努力，培養教友的意識，負起責任，只不過往往由於歷史背景的阻力太大，而且經濟壓力不大，所以效果不甚顯著而已。

除此以外，天主教會內神職主義太強，事事由神父包辦，教友在教會內似乎只是聽教的、服從的、被動的，更養成了教友對教會事業不聞不問的態度。又因為現在教會的制度，本堂由主教委派，既不受教友供養，也無需教友同意，養成若干神職人員的不良態度，不知就合適應，不通人情，不懂禮貌，與教友隔離，孤僻成性。雖說這是個人人品修養問題，但制度的縱容也不無關係。這些都是教會自養的歷史阻力。

請注意我們絕對無意抹殺這二十年來在台傳教士的成就。從許多方面來說，他們的成就值得我們讚揚欽佩。我們現在只討論教會自養這一件事，我們提出上述的分析，只因我們要瞭解當前的困難，必須先認識其歷史背景。

三、當前的癥結

已往不究，目前我天主教在台已建立起四百餘堂區，教友號稱卅萬人，有

著許多龐大的事業，多方面的建樹，教會確已建立。那麼目前教會的癥結究竟何在呢？我們想有下列幾點：

1. 略加分析，不難發現以目前教會的組織，恐怕難能達到全部堂區自養的目標。我們的堂區可能太多；許多堂區教友太少，許多堂區房舍太大，機構組織也大，僱用的人員太多，而且堂區之間組織不統一。堂區自養主要的要靠虔誠教友的捐獻，那麼未成年的，無經濟能力的，不計，已失去信仰或從不進堂的不計，每個堂口還有多少固定收入的，虔誠的或至少有時進堂的成年教友？恐怕有許多堂口不到五十人。這樣的堂口顯然沒有自養的能力。我們估計在台灣的堂區需要有八十或一百位以上的捐獻教友，才能自養。下文中我們還要討論此點。

2. 我們的教友中全家信教的比例不大，而且家庭主婦及未成年的教友比例很大，這自然影響捐獻的數量。

3. 我們的教友信仰生活水準恐怕不高，也缺乏自養自治的意識和習慣。

4. 若干傳教員及堂區僱用人員能基於自私的理由反對、推脫、阻撓自養計劃，或對此事不起勁、不努力。

5. 上文中所述的歷史因素，有的尚存在於某些堂區。

6. 許多神父、修女尚缺乏教會自養的正確觀念，不認識教會自養的教育意義。

四、現階段自養情況

在討論現階段情況以前，我們尚要提出幾件事實。任何服務機構都要花錢，一個堂區愈活躍，花的費用也愈多，但因之堂區內的人也會有更大的成就感、參與感，並願付出更大的代價。不過堂區不是一個營業機構，金錢不是堂區的目標，堂區活動也不能依據金錢或可見的成果計算。依明智的判斷，若干款額數字的保密，在任何機構都是不能避免的，在堂區內亦如此。牧靈者在運用款項上保持若干自由也是必要的。

教會自養已普遍受到重視，只有少數神父尚未想到此問題，或認為不可能做到。在大多數堂區也多少有過嘗試及努力。許多城市堂區已達到某一程度的自養。雖然很多堂區是利用幼稚園等事業來貼補，一般說來，我們已在開始努力。

但是，雖然近年來各教區會議，各傳教會會議，各種座談會，教友領袖訓練講習中都已討論這些問題，由於我們的財政組織錯綜複雜，毫無協調統一，

沒有具體辦法，也難有大成效。我們認為從上而下擬的辦法恐怕終歸無效，最要緊的是每個堂區要自行努力。我們的目標的鼓勵各堂區自行計劃解決問題，同時我們要設法提供參考資料幫助他們實行。

去年（一九七三）我們曾做若干抽樣調查，提出下列問題：

1. 貴處堂區在這方面做過多少努力？
2. 是否有若干堂區頗有成效，可資借鏡？
3. 平均每戶捐獻多少？（以進堂的教友計）此數目與他們每月或每年收入比較，您認為怎樣？
4. 是否有若干方法特別有效？
5. 堂區中有無教友組織？該組織有無財務責任與權力？
6. 迄今教友組織的功績如何？委員們對此事態度如何？
7. 堂區有無信封制度？
8. 特殊機會的特殊捐獻運動成果如何？
9. 堂區帳目與修會帳目是否分開？如何分開是否可公開？
10. 堂區有無幼稚園或其他有收益的工作？其收益是否歸堂區？
11. 台灣許多基督教會可以自養，您認為：

(甲) 他們能自養的理由為何？

(乙) 我們不能自養的理由為何？

回答的資料有的很詳盡，有的太簡略，綜合我們收集的資料，我們可多少得到一些概況，今分析略述如下：

外國神父大約自幼薰染，比較瞭解教會自養的教育意義，他們更努力鼓勵教友捐獻。而中國神父多由開闢財源著手，例如開幼稚園，養鷄等。我們不反對利用房舍開幼稚園，補習班，但我們認為這不是教會自養的正途，教友沒有參與及責任感，教會仍未建立在穩固基礎上。

根據我們所收集的資料，顯示我們的堂區分得太多，人數太少（進堂教友）。大多數堂區似乎沒有一百位主日進堂的有經濟收入的成年教友。最新教務統計（一九七二年六月）似亦證實此點：在臺灣有四〇四堂區，尚有七一二兼管區。許多兼管區由於地距關係，等於另一堂區。試問我們有多少進堂教友？每人估計不同，但絕不超過教友人口的半數，那再減去依賴別人生活的老人及未成年子女，所餘的人數再除以四百或一千堂區單位，顯然我們的堂區太小了。

但另一方面也顯然看出一般堂區未向教友充份要求，不是不能，是不為也。

。如再與基督教若干教會比較後，更清楚表示出我們的教育工作未做好。

城市堂區教友知識水準較高時，也較易瞭解教會自養的意義，也更慷慨解囊。

主日固定奉獻，各地成功的例子不多，但是教友們對特殊機會的特殊捐獻都相當踴躍，尤其如果捐獻的目的同他們有直接關係時，更為慷慨。為此，許多堂區主日捐獻的數目並不理想。但為興辦主日學、夏令營、聖誕濟貧、建托兒所、覓墓地等，每次成績都很可觀，能充分達到自立的地步。這種情況值得我們研究反省。

一般說來我們都很小心避免提捐錢自養問題，怕我們的教友因此不進堂了。我們的教友及一般外教人也常把天主教看成一個富裕的大施捨者，理所當然地要沾光，得一點物質好處。神父修女在錢財經理上稍微緊一點，就被大罵。

按理說中國神父應該較外國神父更注重自養，也更容易向教友伸手開口；事實上，似乎正相反。這是什麼理由，值得我們反省。

信封制度在多數堂區均不成功，認捐制度不易收全。除了少數堂區（方濟會）外，教友也沒有奉獻彌撒的習慣。在我們抽樣詢問的堂區中最有成績的，也不過每月收到奉獻五、六千元左右，折合下來每月不超過三十一四十元。絕

大多數堂區還不到此數。全台灣我們不知有幾個堂區能自養？

我們或許調查得不夠，尚無法得到目前台灣天主教自養的實況。上述的總數只是向約五分之一的堂區詢得來的資料，比較綜合所得。

五、若干較爲成功的例子

甲、主日捐獻

(一)南部的小城堂區約六百教友。每主日參與彌撒教友約二百餘人（包括小孩），在教友組織協助下，每主日彌撒前分給每位進堂教友，不論年紀，一個信封。他們把錢放入信封後，自己放在盤子上，在彌撒時與酒水聖爵同時奉獻。較富有的家庭另有特別捐獻信封，在教堂門口，可以自取。二次主日彌撒講解後（由教友代表及神父一同講），現在每月主日捐獻超過二千元，另有特別捐獻及彌撒獻儀，每月超出五千元捐款。已實施近兩年了。

(二)中南部城市堂區，由代表會、活力員、聖母軍領頭開始每月固定奉獻登記，每月固定奉獻三千元左右。希望每年增加登記戶數。該堂區為軍公教人員，有許多教友已不進堂，但每次特別活動，如復活節、聖誕節慰問看守所、監獄、安老院或給獎學金，或辦主日學，教友都大力支持，達自足程度。

(三)南部大城市堂區，教友為軍公教人員。用信封制度，每戶教友三個或六個，每月用一個，標明月份。每次也發一封信函報告本月大事等。開始時每月收入萬元或一萬五千元，但以後降至每月五千元。據說有三分之一教友停止捐獻。詳情待考。

(四)土庫堂區，教友四十九戶，實際人數二六七人，極少數小康之家，大多數靠勞力為生。教友認捐每月共計千餘元，常年經費，傳教基金也每年已達到萬餘元。

(五)南部一鄉間堂區，人數不詳，每主日接近五百元。此外尚有每月十餘台彌撒，約千餘元。每月共三千元左右。

(六)中部員林，本省籍教友。堂區教友簽定一年內認捐的數字，有三分之二教友簽認。大部份人每週奉獻一次。每戶有二個封套，一年內輪流使用。教友財務委員在取出錢後，在封套後蓋章記日期、數目。除此以外無主日奉獻，教堂後有箱子自由捐獻。每週公佈捐獻者號碼及數字（沒有名字），每戶有一人以上有薪水收入者，亦個別要求加入捐獻。此堂據說每月有五六千元捐獻。（二年前）

(七)台中草屯區，數年前開始另一種認捐制度：共在堂區中找十戶每月絕對

樂意認捐五十元的大戶後，找能認捐三十元者，以後再找能認捐二十元者，如此查遍堂區全體教友。發給每戶封套，每月十日交來堂區，到時未交的由傳教員提醒；事實上，每月十日以前都會交來。一年半後：捐五十元的有二十戶，三十元的有五戶，二十元的有五戶。在此一年中有五戶因經濟困難停止捐獻，有二戶由五十元減至三十元，有一戶由二十元提升至五十元，有五戶未被要求，自動捐獻。有五戶拒絕捐獻，又有一人在要求捐獻後不再來教堂。其他人無怨言，其他不認捐的教友仍每主日在彌撒中任意奉獻。（此乃二年前資料）

(八) 中南部小城，約五百教友，不少為農夫。以前每月主日捐獻只有數百元，但教友家庭，請他們簽名認捐一年款項，每月分二次交款。一九七二年目標為二萬元，簽定金額超過目標。

乙、特殊捐獻

(一) 台北縣一堂區利用房舍設立日間托兒所，為職業婦女服務。堂區教友利用各種活動及捐獻，募集了十萬元。(二) 鹽水堂區購買墓地，兩個月內就捐得六萬元（每主日經常捐款只有五百元）。

丙、若干基督教例子

(一) 景美浸信會有一百五十位左右成人教友，全部大陸人，軍公教人員，按一九七一年十月至十一月每週參加禮拜人數及捐款數字如下：

十月十日 一三四人參加禮拜 奉獻二千零九十元

十七日 一三一人 一千八百六十元

廿四日 一二五人 一千四百七十元

卅一日 一二一人 一千三百六十元

十一月七日 一〇九人 四千三百元

十四日 一五五人 一千五百六十元

廿一日 一二二人 二千一百七十五元

廿八日 一二四人 六千三百七十八元

此外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間，他們正大募捐蓋新堂，毫無外國支助或總會支助，一年內達五十萬元。

(二)長老會捐款方式。(以高雄六合路及三民路堂為例)(一九七三)

(1)禮拜獻金——主日禮拜自由奉獻(每月三千元左右)(元合堂有一八七二人，三民堂二百五十人)。

(2)經常會費——即固定奉獻，印備捐袋分發各戶。每月收集一次，凡滿二十歲為一成年單位，年老無力者免。(月平均可得八千至一萬元)

(3)感恩特別奉獻——個人自由。特別感恩表示或求恩奉獻，或遇結婚、喪事、生日、受洗等機會特別奉獻。(每年六、七萬至十餘萬元)提倡

收入十分之一奉獻為最理想。

(4) 再不夠時，姊妹會、青年會及長老們另外以活動、義賣、園遊會等籌劃。

(5) 建堂創業另行籌劃。有時有「對等贊助」辦法，即地方教會出一半，總會或中會資助一半。

(6) 各堂奉獻金十分之一給中會，中會收入十分之一給總會。

(7) 提倡傳道互援，姊妹堂支助鄉間窮困教會或未充份成立的教會。每堂支會至少要有三十會友，不求助方可成立堂會。

(又如台中各堂，市內教堂年總收入有達七十萬(忠孝)，四十五萬(柳原)者，鄉間堂會也各有七、八萬至三十餘萬不等)。

六、結 論

在上述的例子中，我們已列舉了若干方式，自然還能想像其他方式。我們希望在自養運動推動以後，牧靈委員會或研設小組能委派專人編定手冊，更詳盡研究辦法，分別臚列並分成步驟，講解實務，使各堂口能按步就班地去做，不必自行設計。

上述自養計劃草案只是研究小組建議的大綱，尚待討論、研究及更詳盡地

設計，提供給更豐富的資料，以期順利推行。

本調查報告亦可作為該草案的說明文件。

七月二十三日，香港李宏基主教去世。（中劃，一六二頁）

二十七日，中國天主教友傳教協進會正式成立。教友宋長治當選首任理事會主席。（台手冊，一九八六，九頁）

十二月二十七日，嘉義主教賈彥文改任花蓮教區主教。六十四年元月二十八日就職（前花蓮教區署理主教費聲遠已於六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辭職退休）。（台手冊，一九八六，九頁）

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

中共在濟南同樣利用「孤兒院嬰兒墳地」作為攻擊教會的藉口。

四月五日，蔣總統逝世。同日，胡振中被委為香港主教。（中劃，一六三頁）

七月二十二日，傳信部長羅西樞機來華，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祝聖狄剛為嘉義教區主教，王愈榮為台北總教區輔理主教。狄主教於八月十日就職。（台手冊，一九八六，十頁）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一月，中國主教團發表「建設中國地方教會草案」，全文如下：

建設中國地方教會草案

一、建設地方教會的理論基礎

基督信仰傳到每一個地方，通常都得經歷兩個階段：仿效和適應。由仿效走向適應是顯示着地方教會逐漸成熟的徵號。所謂適應，就是今日我們常談論到的教會本位化的問題，這在建設地方教會的工作上是最基本及重要的一環！

其實，建立起本位化教會的工作，從有教會以來就在教會達到的每個時空中展開，教會初期，當喜訊傳到希臘地區形成希臘化的教會；到羅馬帝國形成了羅馬教會。中世紀，教會在法蘭克和日耳曼民族中也形成了具有該地文化特色的教會，愛爾蘭教會的建立是該時期的傑作。近代不少傳教士也默默地從事這工作，如利瑪竇、德諾必利……等都是知名之士。但是在歷史過程裏，由於教會內人為的缺失，在一段時期內似乎在表面失落了這面目，直到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聖神的風方才吹散了這股陰霾，使教會本位化的工作，再度受到

重視。這工作在一九七四年世界主教會議的再度強調之下，如火如荼地在普世教會中展開，就在這普世潮流形成的階段裏，中國教會日益成長茁壯，由仿效的時期跳躍出來，存在性地感受到適應的需要，此時，天主教對中國文化的救恩時辰已到，與基督懷有同樣心情的中外傳教士深深感到建設中國地方教會成了刻不容緩的使命，於是，「建設中國地方教會草案」在天主教恩計劃的韻律裏，應運而生。

這工作通常包含兩大步驟：首先應當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其次是對建設工作的勇於負責及投身，其實在教會這富有生命力的團體裡，這兩步驟是無法截然分劃的，它是交互進行，相輔相成：因為人愈是意識到這工作的重要性，則愈能負責及投身；而在行動之時也就愈能意識到它的重要性。但是為了敘述上的方便，我們暫時分為兩部分來闡述，首先是意識化部分，其次則是具體地論及應向地方教會——即普世教會表現的負責態度及行動。

對於意識化的部分我們擬從啓示、神學、和牧靈三方面來討論：

1. 由啓示看建設地方教會的意義

在建設中國地方教會之始，明瞭其意義是不可或缺的，基於我們信仰的特質，我們要以啓示的概念和事實為出發點。故此，在這裡的討論是以教會為開

始，以啓示來說明教會的出發點，再以聖經及神學來報導及解釋啓示，最終以教會訓導權在此事上的角色作終結。

初期教會的結構本來是以地方教會為主，在歷史過程裡受到羅馬文化的影響，產生了以普世教會為出發點的傳統教會學，直到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時方才返本歸源，使教會學返回啓示根源的狀態。從此，地方教會是普世教會在地方的降生，當它在行動時：信友團聚，擘餅，聽聖言……使教會在世界中成為可見的，形成教會對世界宣講、作證的核心；但是它並非個別獨立地存在，在他與各教會的共融中使普世教會的面貌更形清晰，讓世界看出教會的特色：在統一中有多元的富饒；在多元中有統一。教會本身也意識到自己在啓示中的服務角色是：在旅途中象徵着人類未來大團圓的現實，它只是徽號和聖事，卻不是現實本身。這意識使得教會體認其暫時性而不至於使其制度絕對化，僵化，阻礙現實的出現。

教會的產生是基於啓示的發生，啓示不只是一些為了使人得救而教導人的永遠不變的真理，他是在歷史事件中天人的交談。在舊約的記載中顯出天主藉多少人，經過多少適應的步驟方使以色列得到淨化過的純正天主啓示。就在這些被選的人解釋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啓示漸漸由晦暗到明朗，並深入人間。它

一方面是天主在歷史事件中主動地走近人，在人的內心揭示祂的內在奧秘，另一方面人也是在歷史事件中聽到答覆。由於雙方是在歷史事件中相逢，這啓示的過程能稱為救恩史，這一連串救恩事件都顯示天主的許諾在歷史中滿全、完成。構成啓示的因素：從天主一方面觀之是祂的聖言，它對歷史的解釋將世界史提昇為救恩史，昭示蘊涵在歷史中的救恩計劃，使因罪而中斷的救恩，由於祂的忠信與許諾再受連接，跳躍，走向完成，讓世界充滿希望、信心和救恩。從人一方面觀之是信仰，但這信仰卻是來自天主在人心中的首先臨在。由於天主是如此地超越，除非它光臨在人的生命中教導人如何去聆聽，人若只憑己力常會以人的眼光來認識天主，甚至歪曲天主的真面目。於是，人在天主的聖神內去聆聽在歷史事件中經過見證人傳達的天主言語，這是天人相逢的刹那，此時天主將其無垠的奧蹟展露在人的心靈前，等待人的答覆，人在聖神內的接納、宣信使得啓示完成。這啓示的中心內容是天主對人類整個的救恩計劃及在歷史中的實現。

聖經是報導這啓示行動的成文文件，它本身不是天主生活的言語，只是啓示現實的敘述。文字本身能受時空及生活背景的限制而成為死的文字，使人無法進到它的內容，碰觸到它所象徵的啓示現實。為此，應該在每個時代，每種

文化裡，在聖神的光照下，按各時空的不同生活實況加以註解，使聖經的文字無論在那一種時空及文化背景中，都成為今日天主生活的言語，並且在與各民族文化的比較下顯出它團體性及歷史性的特色，使人在聆聽之時更經驗到這救恩的超越性。

神學的責任在天主的啓示裡，面對目前變化中的社會現實，以及現代人的生命，給予一個信仰上的答覆。這答覆是基於具體的人在今日的經驗，包容三個幅度：人自身，人與世界，人與歷史。這情況下本地神學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一方面它嘗試在自己的社會文化背景中，無損地表達啓示中天主的真面目，以答覆在當地生活實況中人對自己得救問題產生的焦慮，並在此答覆中批判、淨化現存或是早存於該文化中的得救觀。這是一件浩大的工程，需長時間及多人的不斷摸索、嘗試、表達、方能萌芽，開始實現，使啓示信仰在該地文化中血肉化，現實化，具體化。

在這過程裡，羅馬教會依然保持其重要的角色，它站在輔導的地位上成為一個收發的中心，它不斷聆聽來自各地方教會本位化後的多元表達方式，鑑定其中啓示的真面目，並把這多元的表達當做一個富源，通傳各地方教會，使普世教會「唯一而大公」的面目日益彰現。由於各地的文化及社會是如此地多元

、豐富及具有深遠的來源，教會訓導權在鑑定時亦應在對象上有所變通，它只能限於宣信的語言格式，以及在信任的心情下，讓當地的神學表達，並且保存這共同的宣信。其實在今日，教會訓導權的首務應是積極地鼓勵及促進各地本地化的工作，使抽象客觀的啓示日益降生，具體地答覆世界各地對救恩的關懷已形成的先入之見。最後，信仰和宣信固然需要言語的表達，但是這言語的本身只是一個象徵，指向一個觀點。故此可以在許多不同言語的表達方式中有一個共同的觀點，也可以在不同的禮儀和聖事中顯示出這觀點。所以這「一」也不是只限於概念，同時在實踐中亦可獲得。多元神學藉着共同的實踐促進這合一，保證這合一。

由上文的剖視可以結論：建立地方教會是天主啓示的內在要求，它本身並不破壞啓示的真面目。因為天主的啓示是藉歷史事件中天人的交談完成的，在交談裡每個民族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去聆聽和答覆。教會訓導權在這建立的工作上，不只是消極地鑑定宣信內容的正確性，更是積極地去促進，鼓勵及分享。

2. 由梵二看建設地方教會的神學

前文中論及使建設地方教會的意識起死回生的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為此我們就以梵二文件為基礎來討論建設地方教會的神學，它對本地化的工作

有着積極的教導。

在理論上，梵二把教會的兩個特性提出，以肯定本地化的理論基礎，這兩個特性是教會的超越性和內在性。

教會的超越性指的是教會的使命，梵二稱教會是在基督內的一件聖事，因為在世界上它是實現天人親密結合和團結人類的標記和工具。既然它的來源是天主拯救全人類計劃中的一環，所以它肖似於其創始者：能發生於時空中，卻超越時空，為了完成它宣講的使命，它可以進入任何時空中而不衝突。其實教會的超越性是它大公性的另一面。

教會雖然不屬於此世，但是卻發生在這世界中，於是觸及了教會內在性的一面。所謂的教會內在性是指教會雖然超越時空，但是由於它的特質能適應各地文化，成為各時各地的教會。在本位化的過程中，教會一方面吸收各地文化，在各地文化中成長，成為本地教會。另一方面也對本地文化施行淨化、堅強、提高的使命，使當地文化經過基督文化的洗禮後更形精萃及圓滿。

基於梵二的基督學思想，使教會更肯定其自身能吸收任何時代和地區的文化而表達在她自己的生活中，因為復活的基督是宇宙的主，擁有宇宙的一切美善，為此教會應將基督的產業聚合其內，使一切美善在聖神內屬於基督元首。

所謂教會是團結天主及全人類的聖事，它的對象絕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體地生活在文化中的人。因此教會也是團結人類文化的聖事，在聖神內，各地文化互通、共融，在基督福音的影響下，革新聖化，結出更純淨的美果。

雖然梵二大公會議對教會本位化的理論提得不多，但是基於教會內在性及超越性兩種特質的反省，對於建設地方教會已有足夠的神學基礎。

3. 由牧靈看建設地方教會的實踐

牧靈事業是教會存在性的使命，它肩負在整個教會身上，而以聖化世界為其鵠的，若由牧靈職責觀之，建設地方教會是其內在的需要，這需要可由下文的討論中更形顯出。

首先，今日神學家喜用「團體」一字來稱呼教會，這稱呼使它顯出向世界開放的趨勢，它要求基督徒各按其神恩服務教會。在這教會學中，牧職的大公趨勢是當然的，它欲使福音成為現世的酵母，於是牧靈工作的特色是藉福音精神使各地文化中的美善達於極致。其次，若教會是基督在人間臨在的記號，它的使命是在歷史中向每一個時空的人揭示這奧蹟，為完成這使命，最重要的是每一個時代的教會生活昭示基督如何生活在我們當中。換句話說，教會的牧職是屬於現時的救恩事件，為使周圍的人看出這事件的施行，本地化的工作是內

在的需要。最後，要建立地方教會實在有賴於牧靈功能的發揮，因為除非新教會的信友團體有活潑的信仰生活，無法存在性地產生這需要，若是無這需要，則建設的工作是無法展開的，這一切端賴於牧靈功能的發揮。

如果牧靈事業與建設地方教會的工作是如此地不可分，我們就進一步討論這工作的具體實踐。按梵二文件分四點來討論：

首先論及本地教友，建立本地教會當有本地教友，這是明顯的事實。但是這裡所謂的本地教友不只是一羣本地人，而是一羣與其國家、民族、文化結合在一起的本地人。他們讓自己的同胞看出，他們的教會生活不但與自己的文化習俗相協調，而且實實在在地緊密生活於自己的文化思想及國家民族的命運中；更有進者，在福音的光照下，他們積極地淨化、提昇自己的文化和習俗，使其日臻完善。

本地教會的建立和成長，梵二大公會議希望是在本地神職的領導下進行的。所謂的本地神職不只是一羣會說本地語言的本地人，他們還應當對本地社會、經濟、文化和宗教有深刻的了解，這全端賴修院教育的本地化。在教會本地化的過程裡，客籍神職也有着不可取代的角色，他們的合作和本地化教會的奠定和成長速率休戚相關。為此，客籍神職不只是對該地文化、言語、風俗應具

有初步知識上的陶成，也應對當地的國粹、語言、風俗……等常懷有尊重和聆聽的態度。如此在各地神職領導教會生活之際，方能無損無阻地反映出本地的文化環境，成為道地的本地教會。

有了上述的本地教友和神職，本地神學的產生是指日可望的事，本地神學為建立本地教會是絕對需要的，這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論及，此處不再贅述。本地教友和神職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經驗到信仰對現實生活的挑戰，於是在自己的文化風俗中尋找表達天主啓示的方式，並鑑定早已存在於該文化、習俗、修養方式中的啓示痕迹，如此建立本地神學和神修來具體地答覆本地人在存在上對救恩的追求。

禮儀是教會生活表現的主要部分，禮儀常是超越時空去經驗救恩的密集時辰。人一方面在禮儀象徵中與救恩的天主相逢，紀念過去的救恩事件，經驗到這事件今日在他身上的實踐，帶他走向未來；另一方面在禮儀中，教會不斷地向周圍的世界宣佈復活主的臨在人間。為此禮儀的象徵記號需要被當地的人所認識，方能進到象徵的內容，和救恩的天主相遇，於是禮儀本地化包括運用本地語言、禮儀表達、音樂、藝術，及風土人情中的一切。

在經過了啓示、神學，和牧靈三方面的討論之後，我們可以進入到「建設

中國地方教會草案」的第二部分。

二、在建設地方教會上現階段應努力的方向

1. 亞洲主教會議協會第一屆會議對建設地方教會的具體指示

首先會議宣言強調建立地方教會的需要：「今日在亞洲宣講福音，必須使基督的生活和信息真實地進入亞洲人民的心中和生活。此刻，宣講福音的首要任務乃在於建立起真正的地方教會，因為地方教會就是基督與體在某特定民族和時空中的具體表現。」

地方教會的建立不但不消滅，而且會加強它與普世教會，與其他地方教會之間信仰的合一及共融：「地方教會並不與至一至公聖教會的其他團體分離而孤立，相反地，它不斷地尋求與各團體共融，與它們宣揚同一的信仰，共沾同樣的聖神和聖事生活。它亦因在特殊方式下，與以愛心治理普世教會的聖座，取得親密的共融而喜樂。」

然後宣言談到地方教會的特徵：「所謂地方教會，即指深入某民族及其文化中的本地團體……教會應在亞洲民族的各種生活現實中生根植基，並樂於把這民族的生活和歷史變成自己的所有物，分享真正屬於這民族的一切。」

在建設地方教會的過程中，宣言特別強調與亞洲各大傳統宗教交談的重要：「與東方民族的各大宗教交談是在亞洲傳揚福音異常重要的任務……唯有在交談中，我們才會發現到它們身上有「天主聖言的種子」。這種交談，使我們接觸到它們最深的自我表達，也使我們找到正確的生活方式和表達基督信仰的途徑。」

最後宣信強調與人民交談的重要，尤其是與窮人交談：「所謂窮人，並不是指在人性價值和潛能上的貧窮，而是指為度一個真正合乎人性的生活，在所需要的物質和資源上，被剝削的窮人。我們說被剝削，那是因為他們被壓抑而生活在不正義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結構下。」又說：「藉着向窮人宣講福音，基督的新生和復活奧蹟的能力，將滲入亞洲人民的追求人性發展、正義、友愛與和平的努力中。」

2. 地方教會意識的加強

所謂加強意識，不只是對地方教會的特質及重要有所了解，而且也包括深刻地去體驗我們與地方教會之間的密切關係，我對地方教會應盡的責任。我們認為在現階段利用文字宣傳及堂區性的、教區性的、全國性的講習、退省種種活動，加強上述認知和體驗是很重要的。

為加強地方教會的意識，首先必須加強團體意識。生活的信仰不只是個人的，也是團體性的。藉聖洗與堅振我們重生、成長，成為教會的一份子。

在參與聖祭禮儀時，我們應意識到，我們的團體是天主聖神領導的團體，共同傳報主的聖死，歌頌主的復活，期待主的來臨。同時藉祭品的分享，加深團隊精神，深切地體驗愛德的連繫。

我們是否意識到自己是教區有活力的成員？是中國教會有活力的成員？是普世教會有活力的成員？當我們得知教區、中國教會、普世教會的重大活動或事件時，是否有所警覺，感到與我們息息相關？

在天主子民的各種團體——堂區、修會、教區、中國教會、普世教會中，目前中國教會的形象，應該是最生動的，它似乎愈來愈能團結分散在各處的教區，並加強我們與全球天主子民的連繫，與基督在世代表教宗的連繫，當每一個成員都能認真地意識並體驗到上述情況時，中國教會將會變成一個更有活力，對普世教會更有貢獻的地方教會。

當我們勾畫中國教會的形象時，遼瀾的中國大陸必然會出現在我們眼前。中國教會的一大部分是在沉默中受苦受迫害的教會，而在臺灣的中國教會，不只應透過祈禱與大陸緊密結合，更應深切體驗自己光復大陸教會的責任，因而

重視自己的神聖使命及潛力。凡在這裏我們所研究、計劃和實驗的傳教及牧靈方法，生活的革新和體制的建立，不只是為了臺灣和海外的中國教徒，而是為了整個中國教徒。這是我們的天職，沒有人能剝奪我們完成這天職的權利。

3. 本籍傳教人員在建設地方教會上應有的努力

建設中國地方教會是當地全體天主子民的工作與使命，但是傳教人員負有特別重要的責任，這是顯而易見的。中外傳教士都應深切體認這種責任，把握住共同的方向及目標，在教會本位化的過程中，努力適應各種客觀的需要。

本地的傳教人員，對於傳揚福音的工作，必須負起更大的責任，這不只由於他們本身更適合在自己的本土推動建設教會的工作，也由於他們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負有應盡的義務。中外傳教士必須繼續合作，但是合作的方式得視地方教會成長的需要和利益而調整。例如在修會團體中，使更多的中國神父、修女負起領導的責任；在創辦傳教或牧靈活動時，多與中國人協商合作，以解決適應方面的種種問題。

我們必須了解這一點：教會本位化是表示忠於整個教會及教宗的最好方式，也是感念外籍教士傳揚福音之苦心的最好方式，因為他們努力培育的基督徒，終於能夠走上自立自足的途徑了。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第三章指出地方教會的一些特性：一個基督徒團體已經相當深入當地社會及文化；擁有一批相當多的本籍司鐸、會士和教友；享有必須的職務與機構，在主教的領導下，足以發揮天主子民的生活，有相當的經濟基礎；在信仰、禮儀及愛德方面，逐漸成為成熟的團體；成熟的表現在於能夠創新，能夠本地化，推動福音與當地文化的結合；並對其他地方教會及普遍教會有所貢獻。

其中有幾點在建設地方教會上很重要，本地人必須負起更大的責任，而不能過份求諸於外籍傳教士。例如自養或經濟自足，這不只是說一個地方教會應有相當多的錢去建築聖堂、醫院等等，也是說一分向外的依賴，便是一分原動力的抵消，也就是在推動本地化上缺少一分決心！

又例如本地教會的日漸成熟，表現在自傳的努力上，即有創作性，推動福音與本地文化的結合，而透過這種結合使福音成為聖化中國社會及文化的力量。下面幾句話是簡潔而有力的說明：「只有本地人才能使他的教會本地化，只有藉一個頭腦將啓示與本地文化有創造性地融合為一，才是一個有機的，生活的本地化。傳教士應做的是集中力量，製造各種力量，讓本地人去從事這種有創造性的綜合。傳教士應與本地人一同工作，而不是為本地人，或代替本地人

工作。」（「從申命記的寫作過程談到教會的本地化」，房志榮，「神學論集」，廿一）。

4. 外籍傳教人員在建設地方教會上應有的努力

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中有這樣的話：「今日在亞洲仍有大部分地方需要其他教會不斷地派遣傳教士來服務，我們歡迎他們，我們只希望他們能夠真正的與我們的教會和民族打成一片。」這說明外籍傳教士目前在亞洲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提供專門性服務方面。但是為了打成一片，必須重新檢討適應問題。為達到上述目標，下列幾點值得重視：

(1) 既然本位化指天主教信仰在當地人民的文化及生活內降生或生根，以便信仰透過當地的語言、文字、固有的觀念、反省，透過固有的精神和宗教傳統，得到真正的表達、生活、發展和傳授；那麼本位化在宗徒事業中，應該是積極的，自然的，必要的和全面的。

(2) 生活方式及態度的適應：包括起居衣著、飲食、人民的習俗等方面的適應；了解現階段教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一般中國人生活的條件，而盡力去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更重要的往往是待人和處理事務的態度上的適應，由於觀念的不同，在實

際生活態度上，中外也有許多不同。既然獻身為中國人服務，又長時期與中國人相處，必須盡力學習中國人的態度，否則很難真正打成一片。例如在別人面前，尤其在屬下面前指責一個人，中國人認為有損個人的尊嚴，很難產生好效果。又例如在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具體環境因素的影響之下，中國人對自由民主有其特殊的看法，外籍人士一定要推行歐美式的自由民主，是行不通的。

(3) 語言及思想的適應：為建立中國教會，這不只是了解中國語言和思想的問題，還必須更進一步吸收當地民族的精神，使自己滲透到當地社會及文化的意識裏去。這樣才能關懷中國人的歷史，共同分享中國人的命運。否則所謂與人民打成一片只是外在的，不完全的。在臺灣方言固然重要，可是在政府全面推行國語之際，如果一個傳教士只學方言，不學國語，也不學漢字，當然也無法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精神和道德精神，根本不可能認識一個中國人的心靈，還談什麼本位化呢？

(4) 外籍傳教士，尤其是神學家和神修學家，可以協助中國人建立中國教會的神學、倫理、神修方式、傳教及牧靈方法等，因為這些在建設地方教會的過程中，是非常基本而艱巨的工作。

(5) 在外籍傳教士所主持的許多活動中，有許多都能適應當前的需要，有

卓著的成效。但是必須考慮到訓練接棒的人選，一方面由於教會本位化的需要，另一方面由於聖召缺乏的普遍現象，可能接棒人選以中國人更為合適。同時各種傳教及牧靈活動，在辦理時，以建設中國地方教會為共同理想及目標，將更能發揮持久的作用。

(6) 在中國的傳教士，其首要任務是宣揚基督的福音，因為我們確信，福音能淨化、聖化中國文化及人民的生活，是中國人最迫切需要的東西。因為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活動，只是在為福音服務的情況下，才有其特殊意義和重要性，但是不能本末倒置，否則會使宣揚福音的工作受到損害。當然上述原則並不妨礙我們，鼓勵傳教人員，尤其是教友，把福音精神和教會有關正義及愛德的原則，帶到人民生活的每一個現實裏去，以促進社會的發展、革新與進步。

5. 男女修會在建設地方教會上應有的努力

修會生活多彩多姿的神恩和精神力量，在地方教會的建設上能有其特殊的貢獻，而他們多元化的宗徒事業，在教會宣揚福音的努力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因此修會團體與教區合作，目前變成了大家非常關懷的問題。梵二大公會議文獻多次強調修會與主教及教區的密切關係。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所有司鐸，無論其為教區的或會士的，都和主教分享並執行基督的獨一鐸品，所以是主教品位的當然助手。」（主教牧職法令，二十八）

「其他會士，無論男女，他們亦特別屬於教區的大家庭，亦能對神職界有極大的貢獻，並因日益增加的宗徒事業的需要，他們能夠也應當作更大的貢獻。」（主教牧職法令，三十四）

修會必須保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活動如果忽略了建設中國地方教會的共同目標，對宣揚福音將不會有甚麼美好和持久的效果。

目前在教區內，雙方在許多方面的合作似乎須要加強，例如界限不必劃分的太嚴，傳教事業之興辦，應注意到全教區的利益；會士們應多參與教區性工作或活動；教區方面作計劃時，亦應鼓勵會士參與。有共同的計劃，才能有合作與共同負責的精神。

在經濟方面的合作也是一樣，如果教區拿不出明朗的、持久的工作計劃來，而只報怨修會不支持，是不合理的。

在建設中國教會的過程中，對神學、神修、哲學、社會、心理、牧靈，甚至政經等方面的專門人才，需求越來越多，而且目前，修會在人力物力方面都遠超過教區。因此在為建設中國教會培植人才方面，修會也應該更努力，更有

計劃。如果教區與男女修會能夠通力合作，定會獲得普遍的支持及敬佩，台灣牧靈研習中心就是很好的例子。

6. 傳教及牧靈工作的全面合作和機動化

我們是天主的子民，也是基督奧體內的活肢體，自當情同手足，在實際生活及工作上，做到守望相助的地步。

我們的教會既然是一個聖神領導下的，共融的，愛德的團體，則必須共同負起建設與發展這個團體的任務，對於我們共同信仰的保存、紮根及面臨的挑戰，必須有全面性和深遠的計劃。

例如以地區論，除台北人才較多外，其他地區都感缺乏。為此教區與教區，教區與修會，修會與修會之間，實有盡可能打破界限，通力合作之必要。例如國內神學、禮儀、牧靈等方面專家，若能加強連繫與合作，對全國性及教區性活動，有計劃地、機動地提供服務，對建設地方教會及訓練人手，必大有助益。

牧靈研習中心，男、女修會會長聯合會，主教團似乎在這方面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

7. 培養成熟的基督徒團體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聖神把教會導向全部真理，團結在共融和服務的精神內；以各種聖統制的神恩和奇恩異寵督導教會，又用自己的成果裝飾教會。聖神以福音的功能使教會保持青春的活力，不斷地使她革新……」（教會憲章，四）

「各種基督徒團體日益自覺地變成信德、禮儀及愛德的活潑團體；教友們以其公民及宗徒身份的活動，努力在社會上建設愛德及正義的秩序；適當而明智地運用大眾傳播工具；家庭藉著真正基督化生活，變成教友傳教及司鐸和修會聖召的發源地。最後，以配合得當的要理課本，講授信仰；在適合民族天性的禮儀中，表達信仰；並以適度的法律規範，把信仰灌輸到當地的優良制度及風俗中……；新生教會要和整個教會保持密切的共融，把整個教會傳統的要素和自己的文化連接起來，藉著活力的交流，來增強奧體的生活。」（教會傳教工作法令，十九）。

這些都是地方教會應該努力實現的目標，傳教人員更是義不容詞，運用各種適當的方法，使教會內各種基督徒團體，日漸成長，順利地走向成熟的境地。

我們還可以描繪一下成熟的基督徒團體的形象：

它對祈禱、禮儀生活、神修生活的渴望越來越強烈。

團體意識及團隊精神越來越深。

它對社會的責任感也越來越重。

它是一個有創造性，充滿動力的團體。

它必然會重視地方教會的獨立性或自主，但這種自主的要求，不只是為使傳揚福音的工作，在本國更能順利發展，實在地滲透到當地文化裏去，也是為給鄰近的兄弟教會及普世教會，提供更大的服務。因此合理的自主不但不破壞普遍的合一，而且有助於建立一個在信仰上合一而又充滿活力的教會。

8. 中國教會對社會和文化應有的貢獻及影響

(1) 透過天主的啓示加強中國文化中的天道信仰。

天道思想在中國文化中是最寶貴的一端。孔孟以前，先民對天的超越性非常重視，如果說古代的經書根本基礎是神學的，亦不為過。孔孟依天道為人道之大本的原則，使人道上接天道，奠定了傳統的人文精神，而幾千年來一直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及生活。

然而上述思想的光大及圓滿實現，藉天主的啓示才能完成。教內的神學家 and 思想家可以致力於這個工作，把中國的天道思想，從本性接引到超性界，使傳統的自然宗教與天主的啓示結合起來。這不只是理論上的探討，牧靈及教理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講授專家亦應研究如何向中國人講解，才能使之更容易地超越自然的天道思想，去體驗、認識並接受啓示的道理。

近年來于樞機主教倡導祭祖祭天的禮儀，在民間引起了普遍而深遠的影響，這正是一個聖化傳統信仰及禮儀的一個實例。

(2) 以福音精神充實及聖化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精神。

中國文化的道德精神充滿人文的色彩，而人文精神也離不開道德的深厚影響。這種特殊的氣質，使它在現代世界文化中，獨樹一幟。然而任何民族的文化精神，不管它多麼偉大，仍然是有限度的，有缺欠的，甚至會衰落下去，而只有基督的福音是萬古常新的，是圓滿無缺的。如何以福音精神去充實、淨化、聖化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精神，使中國特有的文化浸潤在基督的精神內，與之完全結合，於是成為建設中國教會重要的一環，換句話說，只有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日益基督化或福音化的過程中，我們才會看到一個堅固的中國教會出現。

(3) 融合西方傳統思想及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為世界思想開闢新機運。

西方傳統思想的精神是有神論，但是它並不排斥人，而西方近代的人文主義却排斥神。

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是道德的人文主義或人文的道德精神，它不排斥神。東西傳統精神的結合，似乎可建立一個富有人文精神及道德精神的有神論，以對抗現代世界上流行的、偏激的、無神的、反道德的人文主義，而這種有神論或許更容易為青年一代所接受。

(4) 在社會快速工業化過程中，協助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例如孝道，適應新的環境，並繼續發揚。

我們發現，快速工業化的社會，家庭結構，工作形態，生活方式等等都有了很大的波動和變化。例如許多青年由農人變成了工人，離開了家庭、父母，流入城市，建立小家庭，而往往家庭婦女也加入社會工作……於是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夫婦之間的關係等等，起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的孝道觀念或精神，如何在今天的具體環境中，繼續存在與發揚，便形成了嚴重的問題。

孝道必須保留，因而不得不適應新環境，為了適應，必須修正。這種工作當然不是教會的專有工作，需要許多專家共同去完成。但是如果教內的神學家、思想家、社會學家等等，努力去從事這種工作，在使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現代化的過程中，同時也使之福音化、基督化，將使教會本位化的工作又向前邁進一大步。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5)發揮福音精神，徹底向共產主義鬥爭，完成反共復國的基本國策。

共產主義及共產政權對自由中國，對教會都是禍害，與我們的信仰和國家基本政策都是勢不兩立的。中國教會和每一個教友反共，不僅是維護基本國策，對國家盡忠，也是為維護信仰，宣揚基督福音必須採取的行動。中國地方教會目前對共產主義加以深入的、理論上的批判，對國策的態度予以明確的說明，是很重要的課題。

西方人，甚至一些基督徒，走姑息路線，妄想與共匪交談，是無知與輕率，中國教會不但不應灰心，反而更須不動搖，更加堅定，誓死反抗並努力摧毀本質邪惡的共產無神主義。而且這將成為中國教會在普世教會中，不畏強權，不懼惡勢力的英勇標記。

(6)依正義及愛德的原則，抑止極端資本主義的發展，為勞動階層謀福利。

正義與愛德是我們服務社會，推動人類的發展，自種種自私及罪惡中解放人類的基本原則及精神。無神的，極權的共產主義和極端自私的資本主義，都是違反正義及愛德的，都是邪惡的。

在此社會急速工業化的時代，中國教會應特別關懷勞動階層的福利，為弱

小的、貧困的、受欺侮的人主持正義，使愛德的精神，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精神滲透到社會各階層裏面去。目前教內蓬勃發展的各種社會服務活動，值得大家以祈禱，以行動來支持。

(7) 盡力去做一般人所忽略的社會服務。例如為老人、遷徙工人、犯人的服務，勞工家庭、婚姻、心理等方面的顧問工作。

目前教會能夠用在社會服務方面的人力、物力，實在很微弱，且往往有力不從心之感。因此在許多良好的社會工作上，與政府或民間或其他宗教的活動配合及合作，是很實際和有益處的事。

另外當我們努力去做那些別人忽略的或不願做的工作，不但對社會是一種特殊的貢獻，而且更有利於使福音精神在社會上散播。

(8) 在上面所談到的種種工作，不只是我們對社會和人類應提供的貢獻，也是教會本位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活動。為完成上述種種工作，顯然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中國教會的神學、哲學、倫理學、社會學。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專門人才，來共同從事這些艱巨的研討與著述的工作。

9. 中國教會對普世教會應有的貢獻及影響

(1) 加強對貧苦教會的幫助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目前在自由中國豐衣足食，物質生活日益豐裕，正是推動教會自養的好時機。自養不只應以經濟自足為目標，還應盡力幫助比我們貧寒的教會，尤其是亞洲的兄弟教會。因為地方教會的建設和它與普世教會共融，共同形成生活的團體，這兩件事是分不開的。初期的許多地方教會在互相協助上爭相努力，這也是教會成熟的標記之一。

(2) 研究、計劃具體可行的方式，推動海外華僑的傳教工作。

(3) 積極訓練人才，由主教團推荐在國際性教會機構內服務。

人才的培養與訓練為建設地方教會是基本的一環，教會團體如能利用國內外的學府機構，訓練專長人才，尤其是教友方面的人才，也盡力推荐他們去參與教內國際性組織的服務，一方面可以使世界人士進一步了解中國教會的看法、立場和需要，另一方面也透過這種參與影響普世教會，加強對全人類的服務，也更密切地與普世教會共融在一起。

(4) 建立本地化神學，尤其注意福音與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融合，能夠對整個教會的神學發展有所貢獻。

神學反省對建設本地教會的重要性是眾所皆知的。本位神學的建立不只在領導地方教會的生活及行動上，在解決地方教會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及問題上，

能給予很大的幫助，而且可以對整個教會，尤其亞洲教會的神學發展有所助益及影響，全身推動肢體，肢體影響全身。整體與部分的密切合作，互相尊重，共同負起宣揚福音的使命，天主的國才能更迅速，更順利的發展。

(5) 亞洲主教團建議在中國成立精神生活中心，培植專門人才，研究以儒家精神為本的遠東各民族的精神生活及其特性，並如何使之在現代生活中發展，與基督的福音精神相結合。

10. 加強推動教會自養

主教團提出自養計劃，發起自養年，多少有些作用。許多教區或堂區也擬訂了推行計劃，失敗與成功的經驗，也必日益增加。如能按期予以檢討，繼續提出改革方案，自養的目標方能逐步達成。

11. 重視教育工作的意義：確定教會幼稚園、小、中、大專學校的教育目標，發揮宣揚福音的功能，使學校在建設地方教會的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

三、教友與地方教會

1. 重視教友的地位及神恩

教友以其特有的方式，分享基督的司祭職，先知職和君王職（教會憲章10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13節），由此可見，其地位及使命是非常崇高的。「再者，同一聖神不僅用聖事及職務聖化、領導天主的子民，並以聖德裝飾它，而且把自己的恩寵「隨其心願，分配給每一個人」（格前，十二，11）。在各階層的教友中，也分施特別的聖寵，使他們能夠爽快地去進行各種事業或職務，以利教會的革新與擴展，即所謂「聖神在每人身上的表現，全是為了公益」（格前，十二，7）。這些奇恩，或是很明顯的，或是很簡樸而較普遍的，都非常適合而有益於教會的需要，應該以感激欣慰的心情去接受。」（教會憲章12節）

(1) 傳教人員必須依大公會議的精神，尊重天主子民的地位，並協助他們了解、重視自己的地位。

(2) 重視教友地位及使命的聖事的意義，即來自洗禮和堅振的責任，自己成為基督奧體的活肢體，使教會日益擴展，使天主援救人類的計劃，在人類歷史過程的現階段，在自己的民族和社會中，得以實現。

(3) 重視教友地位及使命的時代意義，在當代社會中，如沒有教友主動參加傳教工作，神父、修女實不足應付各種需要。

(4) 傳教人員必須重視教友的神恩，使之能順利施展，造福傳教及牧靈工作。

2. 加強教友對堂區、教區、全國及普世教會的意識，以及交談與共同負責的精神。

今天的傳教及牧靈工作，是一個整體工作，傳教人員與教友必須在交談及共融的精神內，分工合作，互相協調，共同負責，才能順利達成任務。例如在堂區內，必須經濟公開，傳教人員與教友代表共同研究，訂定自養計劃，共同負起推動及管理的職責，堂區的自養才能順利推展。

3. 訓練教友領袖，加強教友組織，使之自動地參與傳教及牧靈工作。

近年來此一工作已普遍受到重視，並看到實效。仍須繼續加強，在量與質方面培養教友人才。充實教友傳教組織，以適應在急速工業化的社會中，傳播福音的需要。

主教團及教區的各種傳教及牧靈組織中，重視教友的參與。當專門人才日漸增加時，教會應予以適當的運用，使其所學能發揮。

4. 教友應在社會中為基督作證

「普通信友在整個教會生活中，既負有積極任務，故他們不獨應以基督信徒精神薰陶世界，而且其特殊使命，便是在一切事上，尤其在社會生活中，替基督作證。」（教會牧職憲章，四十三節）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教友必須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及角落中，為基督作證。利用自己參與社會各種工作及活動的方便，例如利用文化、經濟、政治、教育、大眾傳播等工作及活動，傳播福音，為信仰作證，不只是自己特有的機會，也是教友生活日益成熟的表現。

5. 婦女參與使徒工作的重要

上述幾點為培養成熟的基督徒團體，都是很重要的。有了日漸成熟的教友，建立地方教會的工作才能順利進行。在建設中國教會的過程中，教友的任務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對於婦女在中國教會工作中的重要性，必須予以強調。

「由於今日婦女在全面生活中，日漸表現積極，所以在使徒工作的各種場合裏，婦女日益普遍地參加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教友使徒工作法令，九節）

「我們也強調，在社會團體內，同樣在教會團體內，婦女必須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及工作。」（一九七一年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我們願意進一步推動和滿全修女參與使徒工作的願望，她們熱切希望，也有很好的條件，參與牧靈職務的工作。」（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教宗保祿在

羅馬對修女們的訓話

在堂區，婦女（包括修女和女性教友）在許多使徒工作上，可以發揮特殊的作用和優異的表現，就連在解決教會自養的問題上，婦女的重要性也不能忽略。教區及堂區應該鼓勵婦女參加教友傳教協進會及牧靈委員會等代表性組織，發揮領導性功能。同樣在教內人才缺少的今天，必須積極邀請修女及男女教友參與主教團各種組織及工作，而這種參與不應是象徵性的，偶然的，而應是實在的，有計劃的。

四、主教團與地方教會

1. 如何加強主教團的組織

- (1) 主教團正副秘書長及各委員會秘書形成機動性服務小組，加強協調，除計劃、推動各委員會本有工作外，共同合作，為主教團或全國性活動服務。
- (2) 目前修會神父多過教區神父，人才亦眾，如果修會團體的領導份子能直接參與主教團工作，與主教們更密切地合作，將會使主教團的實力及影響大為增加。

- (3) 建議主教團設立「神學問題諮詢小組」及「法律問題諮詢小組」，以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提供神學和法律方面的意見，供主教團參考。

(4) 透過新聞組、資料組、社會發展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等機構，加強公共關係。在促進社會正義及愛德的工作上，與政府及民間團體合作。

(5) 為充實秘書處及各委員會的陣容，應廣泛地從各教區、男女修會和教友中物色人才，參與研究、計劃和推動各項工作的任務。

(6) 推動主教團秘書處的自養

在全國教會自養的呼聲愈來愈高的時候，主教團秘書處的自養也越來越受人重視。中國主教團是為整個中國教會服務的，而這次改選，主要的目標即為加強服務，工作人員因之也必須增加，因此主教團於一九七五年五月的年會中，通過由教廷傳信部補助台灣之全部經費中，提出百分之五，作為主教團的常年經費。

秘書處可設立經濟小組，研討適當辦法，發動教友捐獻，支援主教團的經費。

2. 主教團與教區主教的關係

(1) 教區主教應盡力參與主教團的工作，並密切合作，共同負起領導全國教務的責任。

(2) 主教會議所作之決策，各教區主教務必坦誠推行，為教區司鐸及修會團體樹立合作的楷模。

(3) 教區主教出缺時，主教團應向教宗推荐候選人，當然須重視當事教區神職人員及教友的意見和期望。

3. 如何溝通主教團與傳教人員的關係

(1) 主教團研究有關全國教務的問題時，應把問題事先公開，讓傳教人員自由提供意見。

(2) 主教團應尋求有效途徑，關懷、鼓勵、支持傳教人員的工作。

(3) 主教團應視傳教人員為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得力的幹部，應注意加強主教團與傳教人員之間的交談與共融。

(4) 主教團與教區協調之下，提供人力，在教區內為傳教人員舉辦短期的講習或進修。

五、加強主教團與聖座的連繫

第四屆全球主教會議提出了一項很重要的建議，而此項建議與梵二大公會議的願望完全相符，即呼籲教廷尊重地方教會應有的獨立主權，以及為了使地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方教會順利達成使命，因而要求教廷實踐「共同負責」和「權力分化」兩項原則。該項建議並指出，這兩個原則不但不會損害普世教會的領導中心，而會使教宗的職務愈見明顯。以下幾項建議可以使上述普遍要求更具體化。

1. 主教團應積極運用宗座已授與的權力，為本國教會服務。

2. 針對本國教會的特殊需要，主教團得自動地向教宗或教廷申請某些特殊權力。

3. 與教宗或教廷無關的某些地方性問題，主教團應以本身享有的權限，當機立斷，自行決定、策劃和實施。

4. 與我國教會有關的重要問題，如駐華使節，選派教區主教等問題，必須促使羅馬方面聽取主教團的意見，以維護當地教會及教友的益處。

5. 主教牧職憲章第八節指示：「主教以宗徒繼承人之身份，在委託給自己的教區內，有一切正常的、本有的、直接的、為盡牧職所需要的權力。」由此可見主教在完成其牧職方面，權力很大；但是在行政方面，主教或主教團似乎受限制太多，例如在禮儀本地化、行政組織等方面，教廷的許多規定，似乎毫無必要，應給予地方教會更大的自由。

四月十三日，澎湖署理甘霖主教辭職。（台手冊，一九八六，八頁）

六月二日，中國天主教與台灣聖公會，經慎重研究考慮後，假台北中央大樓牧靈中心，舉行隆重的聖洗協議簽約典禮。（台手冊，一九八六，十頁）

六月二十一日，教宗保祿六世在就職紀念日發表談話說：「我們每次重申教會的使命時，內心便有一種苦悶的感覺，真想向大眾傾吐。世界上正有偌大的地方，被馬克思主義政權所管制；這些地方不單不肯簽訂協定，甚至繼續與宗座斷絕聯繫。幸而教會建基於希望、上主的許諾、和對人的愛上，而不是依賴人的力量、智慧、以及人的說服力。盼望我們的感受能獲得回應，並在適當時候打開聚談的新途徑。」（「牧我中華」一四〇頁）

七月二十一日，主教團常務委員會議，決定接受亞洲主教團協會建議，在台北設立東亞精神生活研習所，由羅光總主教任主任，周若漁神父任研究組長，該所設在聖多瑪斯總修院內，十月十三日正式開學。（台手冊，一九八六，十頁）

八月七日，于斌樞機在四十一屆國際聖體大會中發表聲明，全文如下：「共產主義是天主與人類的精神仇敵。其本質是無神的、邪惡的。它徹底的否認天主教會向來所維護的正義、人權、宗教自由、個人自由以及合法政府。共產主義口口聲聲宣稱爲促進「無產階級社會」而奮鬥；實際上，它對勞苦群眾的暴虐統治較之有史以來任何一個獨裁統治都殘酷。從共產黨絕對壓制性的黨綱看來，共產主義企圖永無休止，毫不放鬆的改造受害者的思想。共產主義

一直在世界各地發動和領導各種迫害人類的戰爭。單單在中國，共產主義就殘殺了六千萬無辜的人命。隨著毛澤東的死亡，還會有無數的中國人被整肅消滅。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發現在共產黨國家裏，基督徒殉道者的數字比起共產黨興起前的全部歷史都要多。

教會對共產主義，不應該再緘默不語。由於我們的疏忽，未盡責任，使得成千上萬的人淪於共黨的奴役中，而看不到一線希望。

一個人不可能是基督徒，同時又是共產黨。你總不能與魔鬼打交道。身為基督徒更不能做恐怖主義的幫凶。

目前，我們正處於人類歷史的轉捩點。人類命運尚在未決之數。我們應該立刻停止對共產主義的妥協，停止以金錢和精神力量，支持共產主義的擴展，我們必須再次明白地重申基督信仰，反抗無神共產主義的觀點。

打著領帶的西方共產黨徒，只是看起來瀟灑一點，其實他們的危險性不比穿著毛裝的共產黨徒來的少。

最後我願指出，教會應確實瞭解，對各地方的教友，都負有責任，包括遭受共產極權壓迫的人在內。在這費城舉行的聖體大會中，我們為全世界受苦的人祈禱，特別應為淪於共黨統治的受苦人民祈禱。我們這些來自自由中國的朝聖者，無時無刻不在惦記著我們中國大陸的兄

弟姊妹。

歷經中共二十五年的壓迫統治，十萬中國民衆今年四月六日在北平天安門公開反抗中共政府，敲響了自由的鐘聲，這也是其他千萬中國大陸人民反抗中共極權統治的前兆。我們要把我們的關懷與鼓勵，傳送給中國大陸上受迫害的教友，我們天天爲復興中國大陸教會祈禱。」（「天主教與共產主義」一三二—一三四頁）

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

二十日，白正龍神父擔任澎湖署理。（中劃，一六四頁）

十月十二日，四人幫被捕下獄。

十七日，紀念首批國籍主教祝聖五十周年，中國聖統成立三十周年及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樞機百年誕辰，中華民國天主教各界代表，假輔大中美堂舉行全國聖體大會。

十一月十二日，當中國國民黨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台北市召開之際，中國主教上建言書一份，蒙大會重視，其中請准教會學校可向學生介紹天主教案已獲通過。

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年）

六月十五日，前教廷駐華公使高理耀出任教廷副國務卿。（中劃一六四頁）

二十五日，天主教各界與全國各界代表在台北市實踐堂舉行雷鳴遠神父百歲誕辰紀念大會。

（台手冊，一九八六，十頁）

二十七日，中國主教團發表聲明，紀念「論無神共產主義通諭」四十週年。聲明中說：「教宗的分析及批判，用之於今天，仍然是精闢而正確的。可悲的是並未受到重視，共黨的宣傳與統戰比以前更爲囂張，而歐美大部分人士已失掉對抗邪惡共產主義及共產黨極權政治的勇氣。四十年前非天主教報章姑息共黨的罪行，助桀爲虐。今天教內的許多傳播工具，也受到共黨及其同路人的迷惑，排斥不利於共黨的報導，故意予以控制。」

在西方竟然出現了崇拜馬克斯和毛澤東的基督徒，企圖把基督信仰與馬克斯主義連結起來，認爲這是打倒邪惡資本主義和改造人類社會的唯一途徑，許多自命社會正義及和平的維護者，當他們對智利、菲律賓、南韓政權慷慨陳詞，大肆抨擊時，對中國大陸、越南、高棉等地共產政權的屠殺行爲卻視若無睹，甚至把鬥爭、屠殺等暴力行爲解說成爲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秩序的必要手段而加以諒解。如果說這是福音的正義及和平精神，那真是自欺欺人之談了

中國主教團在「建設中國地方教會草案」中曾指出：「正義與愛德是我們服務社會，推動人類發展，由種種自私及罪惡中解救人類的基本原則及精神。無疑的，極權的共產主義和極端自私的資本主義，都是違反正義及愛德的，都是邪惡的。」任何違反基督福音精神的邪惡思想與行爲，任何違反正義與愛德的原則與政權，特別是萬惡的共產主義，都是我們指責與反抗的對象。今天在世界上，緘默的教會不是我們，而是西方的許多基督徒。由於幾十年的慘痛經驗我們已深刻了解，主張敬天愛人的中華文化與無神共產主義是勢不兩立的。在共產政權的統治下，生存的自由都沒有，更不用談信仰和傳揚福音的自由了。

在西方，一些基督徒甚至有一種荒謬的想法，認爲在中國大陸上，在共產主義的統治之下，出現了一個新的人民、新的中國，並認爲這個新中國是由具有革新精神的人建立起來的，使人民步上充滿希望的階段。新中國是向西方開放的，也是向天主聖神開放的，可以給天主聖神提供良好的時機，使基督的救恩在廣大的中國人民中間出現。爲此儘管中共今天仍不把天主教放在眼裏，儘管中共仍繼續迫害宗教，而西方的基督徒卻應更積極地、更主動地打開與中共交談之門。

我們認爲把救恩實現的希望放在中共身上，是幼稚病，且能阻礙福音的傳揚，因爲上述論調會助長反神反信仰的力量，也能給自由的中國人造成一種印象，誤以爲許多基督徒跟奴役人

者，跟迫害人者站在一邊，而不是跟爭自由的、受迫害的人站在一起。上述錯覺的發生是由於他們把中國人民與一小撮迫害人民的極權分子混為一談。那種被西方人稱道的所謂「革命的服務精神」，不是為服務人民，而是把人民變成為滿足特權階層的工具。毛澤東主張矛盾定律控制一切，根本沒有真理，更沒有超越的真理。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宗教迫害，因為人民有信仰的自由。在他們極權的統治下，個人人格的發展是不可思議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怎麼會產生合乎福音精神的團體？人民被解救的結果是把整個國家都變成了集中營、奴工營。

向天主聖神開放的是中國傳統的仁道精神，幾千年來深入人民的心靈與生活的精神，這不是中共三十年來的暴政可以推翻的。向天主聖神開放的是廣大的中國人民，這個人民在人性的光照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即已向基督的信仰開放；基於長久的道德精神，它的歷史與救恩史銜接是順理成章的。

中國人民一個多世紀以來遭遇的痛苦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這使它更接近基督的形象，也更有利於天主救恩的出現。表演二十世紀「出谷記」的不是毛澤東的長征，而是廣大的中國人民在無邊的迫害、屈辱及痛苦中，像選民在埃及一樣，向上主呼求自由；是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冒著生命的危險，繼續不斷地逃離暴政，追尋真正的自由。

全球教會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廣大的中國人民身上，而不是放在共黨用暴力造成的事實上。二

十世紀是中國人追求真正自由，追求完全救援的時代。我們的同胞在尋找福音，如果我們能把基督的福音，帶給人真正自由的福音，適時地傳報給我們的同胞，中國人的歷史終將步入救恩的時代！」（「天主教與共產主義」一三九—一四三頁）

九月三日，軍人節，雷鳴遠神父牌位入祠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

十月十六日，紀念法蒂瑪聖母顯現六十周年，中國主教團與全國天主教各界在新竹市舉行法蒂瑪聖母像大遊行與大禮彌撒，特請法蒂瑪主教參禮。（台手冊，一九八六，十頁）

十二月，周書楷繼陳之邁爲我駐教廷大使。（同上）

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年）

二月，中共在昆明召開「全國宗教學研究會議」，與會者百餘人，來自二十多個省代表，討論有關宗教問題，並成立「中國宗教學學會」。

華國鋒在第五屆人大中報告稱：「應積極展開宗教學的研究……」。（驛一九七九，十一月，七頁）

三月十六日，中共聲明，各部門中所有從前因宗教緣故而戴的帽子拿掉，也特別指出宗教對國家的貢獻。（同上）

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年）

四月，北京世界宗教研究院副院長趙復三牧師率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團訪美。（驛一九八〇，四，七頁）

人民日報謂：「宗教是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驛一九八二、四，八頁）

上海市重修徐光啓墓園。（中天，十期，三十二頁）

五月十六日，瀋陽皮漱石總主教在北京去世。（中劃，一六四頁）

七月十二日，教廷新任駐華代辦吉立友蒙席抵華履新。（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一頁）

八月二日，輔大校長于斌樞機辭職，由羅光總主教接任。（同上）

五日，羅光總主教辭台北總主教職。

六日，教宗保祿六世去世。

九日，于樞機赴羅馬參加教宗保祿六世的葬禮及教宗選舉會。

十六日，于樞機於羅馬下午一時蒙主恩召。

二十五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于樞機追思大典，政府首長參禮，一二〇位神父與主教團共祭，總統及副總統親自獻花致祭。

二十六日，于樞機靈柩返台，二十八日在主教座堂舉行殯葬彌撒，覆蓋國旗，並迎靈安厝輔大校園。（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一頁）

教宗若望保祿一世當選教宗。（中劃，一六五頁）

九月二十九日，教宗若望保祿一世逝世。（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一頁）

十月十六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當選。（同上）

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三日，第五屆全國教務座談會在輔仁大學神學院舉行。（同上）

十八日，花蓮主教賈彥文改任台北教區總主教。（中劃，一六五頁）

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二屆全會在印度加爾各答舉行。由羅光總主教、成世光主教、王愈榮主教代表參加。

本年中共允許「北京之春」的民主運動興起，迄一九七九年又大舉壓制，一九八一年再復甦。（「文革後」五二頁）

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年）

一月一日，上海徐家匯聖堂側之小聖堂開始舉行彌撒。（中天，一期，六十頁）

九日，大批宗教人士應邀聚集在上海，揭發四人幫反革命罪行：殘害宗教界，並保證將獲得平反，宗教活動開始。（「文革後」二十五頁）

三月十九日，北平南堂為中國教友開放。（驛，一九八〇，五，十三頁）

中共決定重修利瑪竇、湯若望與南懷仁之墓。（鼎，一九八二，十二月，八頁）

二十日，中國主教團致全世界主教書，促請重視在台之人民和宗教自由。（台手冊，一九八

六，十一頁）

四月十九日，中國主教團全體會議，選出賈彥文總主教爲主教團主席，成世光主教爲副主席，五名常務委員爲：賈彥文總主教、郭若石總主教、羅光總主教、成世光主教、鄭天祥主教；並選出王愈榮主教爲秘書長，聘林吉男神父爲副秘書長。（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二頁）二十五日，北京成立「宗教學科研究會」。（驛，十一月，七頁）二十七日，中共統戰部發出「關於宗教政策的宣傳提綱」文件。要點如下：

（一）強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中共一貫的政策，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一貫的實行這一政策，政協「共同綱領」和「憲法」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信仰宗教和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二）要「正確地全面地理解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我們國家裏，宗教信仰是個人的事情，信教和不信教是個人的自由」，但是「信教群眾的宗教活動」，「必須遵守國家和政府的法令和政策」，「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不能信仰宗教」，並要「警惕和善於識別有人利用宗教信仰自由進行的破壞活動」。

（三）認識「爲甚麼要採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但是「宗教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只有社

會上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認識能力大大提高了以後，宗教才可能消亡」，「因此，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正確處理信仰問題的重要政策和方法」。

四、渲染「黨的宗教政策的巨大成績」，「由於黨所制定的宗教政策」，使信教群眾和全國人民一道，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全國解放後」，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當家作主」、「翻身解放」、「反帝愛國運動」、「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國際友好活動」等，一系列的勝利和成績，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

五、誣罪「林彪、四人幫對宗教政策的干擾破壞及其造成的後果」，「在宗教工作戰線上，他們肆意踐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宗教問題的理論，瘋狂破壞黨的有關方針政策，取消黨的宗教工作」，鼓吹「黑線專政」，鼓吹「全面專攻」，使「黨對宗教界人士的統一戰線政策」，遭到嚴重破壞，造成極大的危害。

六、必須「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的幾個政策界限問題」，強調必須嚴格區分「宗教信仰問題」同「政治問題」；必須正確認識「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同最終解決宗教問題的關鍵；必須很好地區別「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

，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解決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要堅定不移地全面貫徹這一政策」。

(七)重視「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問題」，強調「在當前貫徹落實黨的宗教政策，還必須警惕來自外部的干擾破壞和克服我們同志思想上的顧慮和障礙」，必須「統一政策思想，加強領導」，克服在貫徹宗教政策中：「一是怕別人說右傾，搞不好又會挨批挨鬥；二是怕宗教泛濫」的思想顧慮和錯誤認識。

(八)指出「為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而奮鬥的方針，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宗教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團結廣大信教群眾和宗教界愛國人士，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中來。這是當前擺在宗教工作方面的重大任務」，「全面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使宗教逐漸削弱、消亡。(「中共問題資料週報」七十年、八、十)

三十日，前駐華大使高理耀擢升樞機。(中劃，一六五頁)

六月三日，聖神降臨節，上海修女院成立，把各會老修女九十多位集中起來，為教會服務。(驛，一九八五，九月，二十二頁)

七月十八日，天津市中共爲宗教界平反昭雪，發還西開主教座堂。（中天，一期，三十四頁）二十五日，北平市天主教愛國會召開第三屆全體委員擴大會議，推選傅鐵山神父爲北平教區「主教」。（大公報，八、二十）

八月二日，新華社載中共之所以容忍宗教，因爲它擁有可觀的信友，中國文化深受宗教的影響，在國際事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鼎三期，十頁）實行宗教自由政策，將能更大地調動廣大的信衆，同心同德投入四化建設的事業，對反霸、維護世界和平是非常有益的。宗教不但是是一種意識型態，它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信仰宗教的人，約佔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一，但不維護封建迷信，如巫婆、邪術等，要求信徒能自律，不可對官方思想進行反宣傳等。（「文革後」六十五頁）

五日，前臺灣監牧陳若瑟蒙席蒙主恩召。

十一日，梵蒂岡發言人謂中共自選主教爲不合法。（驛，一九八二、四月，八頁）

十五日，傅鐵山主持聖母升天彌撒，四百餘位教友參與。

十九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指責教廷干涉內務。（驛，一九八二、四，九頁）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公開談話中，第一次提及中國大陸：「我們不斷地爲這個偉大的中華民族祈求天主。它是全球人口最衆多的民族。在過去僅有極有限的部分子民接受了基督的訓導。至一九四九年，中國信友超過三百萬之衆而中國聖統也有上百位主教，其中約四十爲國籍

主教。司鐸有五千八百位，其中二千七百爲國籍。它曾是一個活躍的教會，並與宗座保持著密切的共融。三十年後，有關我們這些弟兄的消息簡而不詳，但我們繼續從未停止，期望能與他們取得直接聯繫，雖然精神上彼此從未中斷過這種聯繫。事實上，從外表看，因爲缺少了直接的交往，他們似乎是被遺忘了，但我們從未忘記特別爲他們祈禱。

我們願意盡己所能，務使今天的整個教會團體對他們所懷的思念和關切能促成一種接觸，終致達成交談。有關這個問題，目前不能多說；但新近的一些事件顯示對宗教問題已有新的態度，也使我們充滿一種新的信心。我衷心祝禱能有此積極的進展，給我們中國大陸的兄弟姐妹們保證享有圓滿的宗教自由。」（「牧我中華」一四四頁）

二十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表示歡迎梵蒂岡重建關係的建議，但須承認中國教會的獨立及愛國性質，以及修正一九五七年梵蒂岡敵視共產主義政府的法令。

二十三日，傅鐵山歡迎中國與梵蒂岡的關係正常化，但中國與教廷的修好，端賴於教宗對中國天主教會的獨立性質的承認。

十月十五日，廣州石室天主堂重新開放。（驛，一九八〇、一月，一頁）

十七日，人民日報登載郭駒所撰之文：「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二十一日，廣州石室天主堂舉行十三年來首次彌撒。

十一月一日，徐家匯天主堂重開。但尚未修妥，故在臨時聖堂中舉行彌撒。（中天，十二期

，二十三頁）

五日，西德主教團團長賀夫奈樞機訪華，接受輔仁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十五日，教廷發表耶穌會單國璽神父爲花蓮主教。（中劃，一六五頁）

十二月一日至七日，賈彥文總主教、羅光總主教、狄剛主教及王愈榮主教赴馬尼拉參加國際傳教會會議，慶祝菲國開教四百週年。

八日，傳信部長羅西樞機訪華，主持輔仁大學創立五十周年慶典。（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二頁）

二十一日，傅鐵山在北平南堂祝聖，由湖南常德「主教」楊高堅主禮，上海張家樹「主教」與歸綏「主教」王學明襄禮。

二十二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二十五位主教、神父、教友舉行座談會，決定恢復活動，並以楊高堅等八人爲籌備組，籌備召開第三屆代表會議，建立全國性教務機構與神哲學院，並出版全國性刊物等。（中天，一期，十六頁）

二十四日，四川重慶若瑟堂與雲南昭通天主堂重新開放。（中天，四期，十三頁）

三十日，教廷傳信部長強烈暗示大陸沒有宗教自由，天主教徒不接受中共製造的教會。（中央社羅馬二十八日電）

本月北平出版「經文簡集」，包括早晚課、彌撒聖祭、玫瑰經、苦路善功、臨終經等四十餘

篇經文。(驛，一九八〇、十一月，二十頁)

上海出版「要經彙集」，包括普通經文、每日禱文、教理問答簡要。

今年上海神父朱洪聲、陳雲棠、沈百順與傅鶴洲神父等，在獄中或勞改營已度過二十年以上，因服刑期滿獲釋。(鼎，七期，七頁)

居住在國外的中國神父、修女可以回大陸探親。

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年）

一月十五日，法國「國際天主教新聞」報導：「聖誕節前數日，在七百觀禮者和許多記者前，傅鐵山神父（去年七月通過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媒介而被選為北京主教）在三位中國主教手中領受了主教祝聖禮。

在羅馬，梵蒂岡的一位發言人羅密歐、本契洛里神父已確言這位未得教宗同意而任命的主教的祝聖應被視為非法。他還說，這次祝聖使『若望·保祿二世深為痛心』。(法國「國際天主教新聞」一月十五日)

二月十四日，單國璽在花蓮市海星中學大禮堂由賈彥文總主教祝聖為主教。(教友生活二月

二十五日至三月一日，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召集二十四位各省與自治區常務委員和十三位教會領袖於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教會動向，決議出版聖經及書刊，培養傳教人員，加強各地信徒聯繫，增設教務機構並與政府合作，以使宗教政策落實。也準備夏季召開第三屆基督教全國會議。會後發表「告全國主內兄弟姊妹書」。（驛，五月，八頁）

二十七日至三月十四日，法國馬賽總主教、主教團團長文里奇樞機，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之邀，到達北平訪問十七天，分別與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烏蘭夫及宗教事務局局長蕭賢法晤談。（驛，三月，八頁）

三月十日至二十日，維也納總主教柯尼希樞機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訪問大陸，與傅鐵山、楊高堅以及宗教事務局局長蕭賢法晤談。（驛，四月，八頁）

十五日、十七日兩日，據傳聖母在佘山上顯現發光，引起所謂『上海佘山事件』。自廣東、廣西、河南、河北、福建、湖南等約二萬多教友，自動上佘山聖母聖殿朝聖，在山上逗留三天，下山時高唱聖歌讚美聖母，轟動國內外。（公教報，五月三十日）

十八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在北平南堂追思獻縣教區趙振聲主教，神長教友七百多人參加。（中天，三期，六十六頁）

本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世界宗教資料」季刊。（驛，十月，十八頁）
二十日，中國主教團發表對「墮胎應否合法化」的聲明和建議。

四月六日，湖北省漢口市上海路天主堂對外開放。

山西太原聖堂重開。

八日，新華社北京電：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蕭賢法在中國伊斯蘭教第四次代表會議上說，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們黨和人民政府一項長期的基本政策。從我國目前的形勢來說，實行這一政策，有利於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團結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同德搞四化。

蕭賢法說，我國有多種宗教存在。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在我國有多年的歷史，有相當多的群眾信仰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傳入我國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是十個兄弟民族中不少群眾共同信仰的宗教，同民族問題緊密相聯，在國際上影響也很廣泛。我們黨和政府歷來十分重視宗教問題，並在憲法中作了明文規定。這一政策的全面理解是信教有自由，不信教有自由，信不信教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得歧視和排斥。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使部份宗教界人士和信徒群眾對我們黨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這一政策一度產生了懷疑，把「四人幫」的那一套誤認為是我們黨

和政府的政策，這是一個誤會，必須澄清。同時他又指出，要警惕和防止少數壞人挑撥宗教人士、信教群眾與黨和政府的關係。

蕭賢法說，為什麼共產黨人，無神論者還讓人民群眾有信教的自由：第一、唯物主義者是尊重客觀事實，從實際出發決定政策的。宗教是歷史的產物，還有相當的一部分人信仰宗教，我們要尊重這個事實，並在可能的條件下，幫助群眾像解決日常生活中其他問題一樣，解決精神生活方面的問題。第二、宗教信仰是思想領域的問題，不能用強制的辦法和手段對待信仰問題。第三、人民群眾信仰上有差別，但建設繁榮富強的祖國，實現四化的目標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採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有利增強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之間的團結。第四、當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信仰宗教，伊斯蘭教在西亞、北非等廣大地區和第三世界國家中有廣泛影響。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對加強各國人民的團結，增進彼此間的了解，有著積極的意義。

蕭賢法強調指出，為了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必須妥善處理好信教與國家、民族以及四個現代化的關係。不論那個民族，不論信什麼教，都必須服從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中心任務，並且圍繞四化貢獻自己的力量，這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信教和不信教的，都要互相尊重，互相團

結，互相照顧。宗教信仰自由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路線，維護共黨的領導，維護無產階級專政。

蕭賢法說，在落實宗教政策的同時，要加強宗教活動的管理。管理是按照政府的政策法令來維護人們享受信教或不信教的權利。強制人信教或不信教都是不對的，沒有必要的管理，是不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決不意味著可以讓少數壞分子借用宗教信仰進行不法的活動。對此必須嚴肅處理。對宗教職業者之間，以及宗教職業者與信教群眾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團結的、密切的；對教派和教派之間，也應該互相尊重，互相團結，有問題應通過協商，用民主討論的辦法妥善處理。（人民日報，四月九日，四版）

五月四日，呼和浩特（歸綏）聖堂開放。

五日，在勞改營渡過二十多年的上海沈百順神父於一九七八年獲釋（年七十八歲），再度送回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據說與佘山事件有關，罪名是「妨礙生產和四個現代化」。（公教報五月）

十九日，福州總主教趙炳文追思大典。（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二頁）

二十二日至三十日，愛國會於北平召開第三屆代表大會，由二十六省市及自治區選出的代表一九八位出席，選舉新的正副主席；宗懷德當選主席，副主席為張家樹等八人，秘書長為湯

履道。(中天，一期，四十六頁)

二〇七位主教、神父與教友代表召開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決定成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及出版「中國天主教」全國性的刊物等。結果張家樹當選爲主教團團長，副團長爲楊高堅(兼秘書長)，也發表教務委員與常務委員等名單。(中天，一期，五十四頁)

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主席團名單：孔令忠、方志剛、王其威、王學明、王維民、王瑞寶、石玉琨、鄧及洲、葉蔭芸、劉柏年、田寵仁、李聖學、李樹仁、李熙亭、李德培、何春明、汪皓、汪博仁(女)、湯履道、宗懷德、張家樹、張鳴謙、張熙蘭(女)、陳天佑、陳獨清、周益齋、周健鍾、連秋航、林泉、陸薇讀、楊高堅、范導江、郁成才、趙經農、趙耀民、段蔭明、胡少甫、錢余榮、徐振江、涂世華、康應年、常守彝、郭忠、傅鐵山、韓廷弼、董光清、潘少卿。

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名單：主任：張家樹。副主任：楊高堅、王學明、宗懷德、李德培、傅鐵山、常守彝、段蔭明、涂世華、林泉、徐振江、郭忠、陸薇讀。秘書長：楊高堅(兼)。委員：丁鹿樵、孔令忠、方志剛、王子澄、王達、王充一、王秀英(女)、王其威、王學明、王繼先、王基志、王維民、王俊德、王瑞寶、馬學聖、平子慎、石玉琨、鄧及洲、皮中藩、葉有實、葉蔭芸、劉亞敬、劉柏年、劉景和、劉宗漁、田寵仁、巨景昌、馮聖保、馮孝

欽、任志平、孫尚恩、孫知賓、朱峰青、李邦柄、李青蕾、李樹仁、李思德、李聖學、李斯德、李磐石、李熙亭、李嘉俊（女）、李德培、何春明、汪皓、汪博仁（女）、湯履道、宗懷德、張文彬、張明堂、張家樹、張建正、張實之、張鳴謙、張濬哲、張徽敬、陳天佑、陳比堯、陳遠夫、陳獨清、陳慕舜、周益齋、周健鍾、連國邦、連秋航、蘇梧、林泉、武慕安、陸薇讀、吳國煥、孟榮華、金益灿、楊高堅、范文興、范導江、姜金鰲、姜建文、郁成才、岳樹德、趙經農、趙牖民、段蔭明、胡少甫、錢余榮、徐振江、涂世華、姬懷讓、梁利安、康應年、常守彝、崔崎、郭印官、郭忠、郭慕天、舒孜漢、舒其淮、傅鐵山、閻文彩（女）、韓廷弼、雒雋、董光清、廖守漁、潘少卿、樊智、蔡體遠。常務委員：王學明、王其威、王維民、王瑞寰、鄧及洲、孔令忠、方志剛、石玉琨、葉有實、葉蔭芸、田寵仁、劉柏年、孫知賓、陳天佑、陳獨清、李聖學、李樹仁、李熙亭、李德培、吳國煥、何春明、連秋航、汪皓、湯履道、陸薇讀、范導江、郁成才、宗懷德、岳樹德、林泉、楊高堅、周益齋、周健鍾、胡少甫、趙經農、趙牖民、張鳴謙、張家樹、段蔭明、郭印官、郭忠、涂世華、錢余榮、徐振江、常守彝、康應年、姬懷讓、董光清、韓廷弼、舒其誰、傅鐵山、潘少卿。

中國天主教團名單：團長：張家樹、副團長：王學明、楊高堅、宗懷德、董光清、涂世華、傅鐵山、錢余榮。秘書長：楊高堅（兼）。成員：鄧及洲、孔令忠、方志剛、王學明、王其威、王維民、王瑞寰、葉蔭芸、林泉、李聖學、李樹仁、李熙亭、李德培、吳國煥、何

春明、陳獨清、郁成才、宗懷德、張鳴謙、張家樹、楊高堅、周益齋、范導江、段蔭明、趙
煥民、涂世華、錢余榮、常守彝、韓廷弼、舒其誰、傅鐵山、潘少卿、董光清。

二十三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蕭賢法局長，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五屆代表會議上講話謂：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代表會議是一次不平凡的會議，它的召開是來之不易的。這次代
表會議是在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在粉碎了『四人幫』之後我們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
義四個現代化建設，各項政策正逐步落實的情況下召開的。這對中國天主教繼續堅持獨立自
主、自辦教會，協助政府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團結廣大神長、教友維護安定團結，
爲實現『四化』出力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都是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根據大
會的安排，在愛國會第三屆代表會議之後，還要召開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成立全國性的教
務機構，設立主教團，這些安排，是符合廣大神長、教友願望的，是符合中國天主教獨立自
主、自辦教會原則的，充分顯現了黨和政府的宗教政策。」

應該指出：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任務還未結束，今後工作還很多，
很艱巨。現在有一種情況，就是外國勢力還在對我國進行不法活動，他們千方百計地想恢復
失去的利益。經常派人來搜集情報，拉關係，散佈謠言，製造事端。我想對這些情況是會引
起你們高度警惕的。現在梵蒂岡表示要和我們改善關係，要『對話』，也要同中國天主教『
對話』，但它言行不一。其目的是妄圖重新控制中國天主教，我們絕對不能上當。中國天主

教同羅馬教廷的關係之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我認爲責任不在中國，不在中國的神長、教友，而在於羅馬教廷。這一點，絕大多數朋友、教友都是清楚的。作爲中國公民，不論信什麼的團結、進步出力。大家清楚，國家不富強，就沒有地位，我們任何人都不能有出路，只有國家民族富強繁榮了，個人家庭的幸福才能有充分的保障。我希望廣大神長、教友團結起來，抵制外國勢力對我國建設事業的破壞，抵制他們對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事業的干涉。」（中天，一期，四—五頁）

二十五日，武漢市若瑟堂開放。

六月二日，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撰「告全國天主教神長教友書」中指出：「兩個會議（按指自辦教會的方針。解放以後，中國神長教友爲了維護祖國的獨立尊嚴，保衛中國天主教的自主權利，開展了反帝愛國運動，清除了教會內的反動勢力，純潔了教會，同時本著耶穌基督創立教會和宗徒傳教的傳統精神，爲了神長教友靈魂上的福利，全國五十多個教區先後自選自聖了主教，貫徹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實踐證明，這是中國天主教唯一正確的道路。但是由於長期處於殖民地狀態的教會所遺留下來的殘餘影響，還或多或少地存在；林彪『四人幫』製造的十年動亂，帶給我們的困難，也相當地嚴重；加上國

外某些教會反動勢力，妄圖爲了控制中國教會所進行的破壞活動，還會在有些人中間引起思想混亂等等。因此，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任務，還是長期的、艱巨的。我們必須繼續對神長教友進行深入、細緻的愛國主義教育，廣泛地宣傳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正義性和必要性，不斷清除錯誤的思想和影響，使大家進一步提高認識，堅定立場，以鞏固、發展我們已經取得的成果。」

並在「告台灣天主教神長教友書」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偉大祖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生活普遍改善，道德風尚也煥然一新。我們神長教友，不僅在社會地位、政治地位和全國人民一律平等，而且還充分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過著美好的宗教生活。但是，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我們神長教友和全國人民一樣，遭受了一場大浩劫，我們的宗教生活，也曾一度受到干擾和破壞。粉碎『四人幫』以後，經過撥亂反正，我們又重新獲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各地聖堂有的已經開放，有的正在修葺，準備開放。我們莫不歡欣鼓舞，同聲感謝天主的宏恩。目前祖國大陸，安定團結，形勢大好，各族人民意氣風發，正在爲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共同努力。我們殷切期望台灣早日歸回祖國，共同發展建國大業。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和政策。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

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我們認為，這個方針政策，也是完全適用於台灣教會和神長教友的。」（中天，一期，五十八—五十九頁）

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章程：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

第二條：本會為中國天主教全國性教務機構。其宗旨為：以聖經為依據，繼承發揚耶穌基督創立教會和宗徒傳教的傳統精神，宣傳耶穌福音，推進榮主教靈事業，引導神長教友，恪守天主誠命，堅持獨立自主和民主管理的原則，商討並決定重大教務問題，辦好中國天主教會。

第三條：本會最高機構為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其職權為：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聽取和審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選舉產生本會委員會，建立中國天主教主教團。

第四條：本會委員會在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閉會期間，負責執行代表會議的決議。

第五條：本會委員會由委員中選舉若干人組成常務委員會，在委員會閉會期間，負責執行委員會的決議，處理會務。

第六條：本會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若干人，負責領導工作，並設秘書長一人，協助正、副主任委員處理日常工作。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秘書長均由委員會選舉產生之。

第七條：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由各教區正權主教組成，其任務為：研究、闡明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交流傳教經驗，開展對外交好活動。主教團設團長一人，副團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

由主教團全體成員選舉產生之。

第八條：本會委員會得視工作需要設立有關機構。

第九條：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每四年召開一次，委員會每二年召開一次，常務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均可提前或延期召開。

第十條：本會經費由常務委員會負責籌措。

第十一條：本會會址設於北京。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由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通過施行。

通過關於籌辦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的決議。

重修利瑪竇、湯若望與南懷仁三位傳教士之墓。（中天，二期，二十七頁；驛，八月，七頁）

三日，關於重申神職人員行使聖事權的決定：（一）凡神職人員行使聖事權，須經當地正權主教或教區長的准許。（二）凡從國外來我國訪問的神職人員行使聖事權或進行傳教活動，須經當地正權主教或教區長准許。

五日，廣州署理主教鄧以明，經二十二年又四個月囚禁被釋放。（中天，三期，一頁）

七日，內蒙（綏遠）玫瑰營大堂開放。（中天，三期，六十六頁）

八月九日，上海張家樹「主教」對記者稱，愛教愛國是一致的。（驛，十月，三頁）

十五日，天津市西開主教座堂正式開放。（驛，八月，十二頁）

三十日至九月十一日，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代表中有「中國主教團」團長張家樹、佛教領袖趙樸初與基督教主教丁光訓等參加。（驛，十月，二頁）

九月七日，教宗致候廣州鄧以明主教：「今天我以極大的愛情，紀念主教職務內的兄弟——中國大陸耶穌會士廣州鄧以明宗座代牧。明天（九月八日），聖母聖誕瞻禮，是他進修會五十年金慶。」

這位勞苦功高的主教，一如他自己申明的，因為服從教宗，被監禁了二十二年之久。新近他被釋放的消息使我深受感動，充滿喜樂。我感激他；對他深表欽佩，這是理所當然的。也以同樣的感動和重視，我記得的所有兄弟姊妹們。他們以天主教教友的身份，提供了信仰、祈禱和神工的見證；他們對宗座和伯多祿的繼承人，表示忠貞不渝。他是眾僕之僕，同時由於基督的意願，也是教會有形的至一性的標記。」（「牧我中華」一四七頁）

九日至十五日，吉林省舉行第三屆天主教愛國會代表會議，出席代表五十多人，要求神職與教友合作，促成社會主義現代化、保衛教會獨立自主，教育神職與教民愛國守法，追隨黨路線，發展與我國的友好關係等。

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西安市愛國會召開擴大會議，出席代表四十二人，傳達全國兩會的會議精神。（中天，二期，二十一頁）

二十二日，羅光總主教代表主教團出席世界主教會議，討論家庭問題。

二十三日，北平慶祝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成立三十周年。（驛，十月，十一頁）

十月六日，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於南京召開，計有一七六位代表出席，籌備建立「中國基督教協會」。（驛，十月，二頁）

九日，廣州神職與教友一致通過恢復鄧以明廣州主教之職。（驛，十一月，二頁）

上海張家樹「主教」代表中國主教團致電申賀鄧主教之復職。（「文革後」八十四頁）

十日至十七日，河北省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代表大會在石家莊召開，出席代表一四一人，通過今後五項任務方針。一、團結全省神長教友，為四化建設貢獻力量。二、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三、協助政府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四、加強與國外天主教人士的友好交往。五、為台灣早日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做出貢獻。（中天，三期，六十四頁）

十七日，上述大會決定重新劃分教區及有關問題，並發布「告全省神長教友書」。（中天，三期，六十四頁）

二十日，基督教三自愛國會與基督教協會停刊十四年的「天風」雜誌復刊，它曾刊載有關三自愛國會議等文獻。（鼎，二期，十七頁）

二十六日，傅鐵山祝聖山西籍蘇溱為神父。（驛，十一月，二十頁）

二十八日，貴州省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代表會議在貴陽召開，出席代表六十七人。會中傳達

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代表會議的精神與文件。(中天，一期，六十四頁)
本月教宗首次接見達賴喇嘛。

十一月，朱樹德、蔡忠賢神父遭中共當局拘捕，押回原來的勞改營。(大公報，「朱樹德神父小傳」一〇七頁)

五日，廣州鄧以明主教抵港醫病。(驛，十一月，一頁)

中共四人幫接受由三十五位法官組成的法庭受審。

七、八、十日，中國主教團分別晉見教宗述職。(教友生活十一月二十日)

八日，中國主教團在教廷傳信部與部長等舉行會議。

十日，「中國天主教」創刊號在北平出刊。(中天，一期，封底)

十一日，中國主教團拜訪國務卿卡沙羅里樞機。並隨即與中國神父、修女共同晉見教宗。二時正，教宗邀中國主教團與之共進午餐，暢談良久。

二十日，中共出版一套歷史人物郵票，內有明代科學家徐光啓。(驛，一九八一，七月，四頁)

二十二日，教廷發表劉猷堂神父爲新竹助理主教。(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三頁)

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安徽省愛國會在合肥召開第二屆代表會議，傳達第三屆全國會議的精神。(中天，二期，二十頁)

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北平市天主教愛國會舉行第四屆代表會議，與會者一三〇人，會中提出工作報告、修訂章程並選舉第四屆委員與教務委員。（驛，一九八一，一月，二十三頁）十二月，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在「向全國神長教友祝賀聖誕的信」中說：「當前全國人民，正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新的長征，舉國上下，熱氣騰騰，形勢一片大好。與此同時，黨和政府大力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天主教界的許多冤假錯案，逐步得到了平反昭雪；各地聖堂陸續開放，有的正在加緊修葺，準備及時開放；神長教友自由愉快地過占禮、行聖事，舉行彌撒聖祭，贊美天主的經聲和歌聲，在聖堂的空際繚繞。

最近，各地愛國會和教區，正在傳達貫徹我們兩個代表的決議，決心進一步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神聖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所有這一切美好現實，都是天主上智的安排，我們熱切的感謝並祈求上主的恩佑，使我們的事業不斷取得順利的發展。

我們知道，在前進的道路上，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一些阻力：國外某些教會內的反動勢力，會對我們進行干擾和破壞，它們製造謠言，擅發指令，誣蔑我國有什麼「教難」，煽動神長教友不滿情緒，挑撥我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國內教會中極少數壞人，也會利用行聖事、做彌撒等名義，在教友群眾間製造混亂和分裂，甚至進行非法違法活動，這是一種極其反常的

現象。」（中天，二期，一頁）

九日，馬尼拉辛海綿樞機訪華，並接受輔大頒贈之榮譽博士學位。（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三頁）

二十日，歷史學者方豪蒙席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歲。（教友生活，十二月二十五日）

二十一日，西安市主教座堂開放。（鼎，三期，二十三頁）

二十四日，徐州主教座堂重開。（驛，一九八一、十月，八頁）

北平若瑟堂（東堂），獻縣張家莊天主堂、南京無染原罪堂、上海徐家匯大教堂及其它十座聖堂、南昌聖母善導堂、開封理事廳主教座堂。（「文革後」七十二頁）瀋陽天主堂、撫順市、蚌埠市、銀川市等天主堂、無錫大聖若瑟堂、吉林市天主堂、黑龍江哈爾濱天主堂、寧波聖心堂、濟南無染原罪堂、長春市天主堂、河北省唐山喬屯天主堂、太原市郊七座聖堂、撫順等地聖堂，重新開放，慶祝聖誕節。（驛，一九八一—一九八二）

另外上海市、石家莊市、張家口市、天津市、內蒙古自治區、吉林、遼寧、江蘇、福建、湖南、太原市、南京市、南昌市、濟南市、青島市、武漢市、重慶市、成都市、安慶市、蕪湖市、漢中市等於本年下半年中，先後召開第三屆代表大會及貫徹全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會議的精神並研習其文件等。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年）

一月一日，劉獻堂在新竹市祝聖爲主教，杜主教寶晉主禮。（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三頁）
五日至八日，在彰化靜山舉行全國堂區教務座談會。

十八日，廈門教區嶺東聖若瑟堂與漳州市聖堂開放。（鼎，三期，二十三頁）

二月，基督教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復課。（驛，八月，八頁）

十二日，中共爲趙振聲主教平反。（中天，三期，七十二頁）

十四日，中國主教多人赴菲律賓歡迎教宗到亞洲訪問。

十八日，教宗訪問菲律賓，在馬尼拉對從亞洲各地而來的華人代表談話，並向中國人民與教友致意，引起各方反應。（驛，一九八二、四月，十頁）

針對教宗的談話，北平石玉琨在「從羅馬教廷的破壞活動來看若望·保祿二世的講話」一文
中攻擊教宗說：「若望·保祿二世的講話與行動是不一致的。隨著我國對外關係的發展，羅馬教廷趁機施展了各式各樣的滲透手段，以破壞獨立自主自辦的我國教會。他們派人來我國，以參觀、訪問或探親、訪友爲名，進行種種破壞活動。例如，有的在暗中散發若望·保祿二世的相片，企圖製造影響，有的私下散發反動小冊子，傳遞羅馬教廷的秘密指令，有的搞

秘密聯絡點，搞拉攏收買，只要你爲羅馬教廷效勞，要錢給錢，要物給物。有人專門收買少數刑滿釋放、堅持反動立場的『神職人員』和『教友』，組織反動勢力，與愛國愛教的神長教友對抗。這說明羅馬教廷依靠的就是一小撮已被廣大群眾所唾棄的天主教內的敗類，他們妄圖在我國天主教內和我國人民中間製造分裂，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破壞我們的獨立自主的聖教會。

在羅馬教廷的煽動下，一些刑滿釋放分子製造謠言，捏造『聖迹』，宣傳什麼『聖母要在佘山發光顯聖』啦，『內蒙顯了聖迹』，如今出來一個天主第四位』，等等。並編造和傳抄一些反動經文，胡說什麼『唸十六年，可以死前一月得知死的日期，四代可得救，具有致命功勞』等，致使一些教友上當受騙。

近一年多來，有些外國修會妄想通過各種方法，破壞我們獨立自主的中國天主教會。如有的秘密搞了中國各教區主教的黑名單，妄想有朝一日，重新回來，統治中國教會；也有的修會企圖把我們的修女拉到國外去；有的被我國依法驅逐出境的外國『主教』，至今仍保留著原教區主教頭銜。他們這樣做，就是妄想從根本上否定我們獨立自主自辦的教會和自選自聖的主教，依然把我國教會置於殖民地地位，這難道能夠容忍嗎？！

聖經上說：『凡是好樹都結好果子，而壞樹都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也不能結好果子』。（瑪，七，17-18）又說：『不是凡向我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

；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瑪，七，21）若望·保祿二世的講話，有些言詞是動聽的，而羅馬教廷的行動卻是破壞行動，是壞果子，是不符合在天之父的旨意的。由此可見，若望·保祿二世的講話是虛偽的，別有用心，因為好樹是不會結出壞果子來的。」（中天，三期，三十五頁）

二十六日，中共宣佈任何非法組織刊物，依法將予以取締，決不允許利用宗教插手政策。（文匯報，二、二十六）

二十八日，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偕鄧以明主教向記者發表聲明。教廷有意與北平商談復交問題，但中共當局不睬。（驛，一九八二、四月，十三頁，「文革後」一〇八頁）

三月五日，北平政府警告絕對禁止中國大陸宗教組織利用政府容忍宗教的新政策，接受外國的津貼。（東方日報，三、五）

十五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追悼趙振聲主教。

二十二日，中國基督教八人，由丁光訓主教率領蒞港訪問。（中天，四期，一頁）

二十六、二十七日，中國主教團特別會議討論批准禮儀書及天主教信仰問答。

本月張家樹「主教」決定整理佘山大殿工程。（中天，三期，五十八頁）

四月一日，山西省汾陽天主堂與四川廣元堂開放。

七日，丁光訓主教稱：他所知的大半共黨都已不信宗教是「鴉片」，而認為試圖摧毀宗教是

「愚蠢」之舉。中國需要一個和諧的氣氛來建設國家，政府需謀求人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宗教。（南華早報四、七，「文革後」七十一頁）

十一日，青島市聖彌厄爾主教座堂復堂。（中天，四期，二十六頁）

二十一日，鄧以明主教應馬尼拉總主教辛海綿樞機之請，訪問馬尼拉四天，二十五日返港。

二十八日，鄧主教赴教廷述職，晉見教宗。

五月一日，上海佘山聖母大殿開放。

十三日，教宗在羅馬聖伯鐸廣場遇刺，中華民國主教團致電慰問。（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三頁）

二十四日，上海主教兼中國主教團團長張家樹在佘山舉行彌撒，衆多教友參加。（中天，三期，六十頁）

三十日，鄧以明主教蒙教宗接見，隨後赴法謁瑪朝聖。（驛，六月，十頁）

六月一日至八日，山東省愛國會第三屆會議召開，與會神長教友一二〇人，傳達全國愛國會第三屆代表會議的精神和決議。（中天，三期，六十五頁）

六日，教宗正式任命鄧以明主教爲廣州教區的總主教。

七日，廣東省江門市若瑟堂開放。

九日，中共官方「環球」月刊說，天主教會擔任間諜工作比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更能勝任。（東方日報，北平路透社九日電）

十一日，「中國主教團」副團長兼秘書楊高堅「主教」代表「中國主教團」、天主教教務委員會與愛國會，發表聲明堅決反對教宗委任鄧以明爲總主教之行爲。聲明全文如下：「羅馬教廷一貫敵視中國人民，解放以後對新中國採取種種顛覆破壞活動，我國神長教友，爲了維護祖國的獨立尊嚴，保衛教會純潔，堅決擺脫了羅馬教廷的控制，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這是完全符合吾主耶穌創立教會和宗徒傳教的傳統精神的。這次羅馬教廷任命鄧以明爲廣東省大主教是非法的，我們表示堅決反對。」

羅馬教廷這種行爲，是對我國教會主權的粗暴干涉，這是不能容忍的。

鄧以明因有悔罪表現，於去年六月五日得到了政府的寬大釋放。廣州神長教友恢復了他的廣州教區主教的牧職，也得到了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的同意。以後，我國政府同意他的申請去香港治病、探親，但是他不知自重，卻前去羅馬教廷接受所謂大主教職務，並到其他地方從事種種活動，有失中國天主教神職人員和中國人民的尊嚴，也違背了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他的這種行爲，中國天主教廣大神長教友是不能容忍的。

在此，我們重申：羅馬教廷控制中國天主教會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中國天主教廣大神職人員和教友，一定會在天主聖神的光照下，沿著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把我國的教會事業辦得更好。」（中天，三期，一頁）

愛國會主席宗懷德在其報告「堅決反對羅馬教廷控制保衛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神聖權利」中指出：「新中國成立後，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我們國家以一個獨立自主的嶄新面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也給我國教會擺脫外來勢力控制，實現獨立自主自辦，創造了有利條件。各地神長教友也紛紛起來，掀起了反帝愛國運動，要求徹底改變教會的殖民地狀態，維護教會的純潔，真正按照耶穌基督的精神把教會辦好，引導神長教友做一個愛國守法的好公民。」

但是，這一正義行爲，卻遭到了羅馬教廷和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百般阻撓和破壞，他們假借宗教名義，一再發佈『通諭』、『命令』和『指示』，以『停領聖事』和『開除教籍』等手段相威脅，竭力叫嚷『有神無神，勢不兩立』，『愛國愛教有矛盾』，禁止神長教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他們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稱揚那些罪行昭彰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爲『耶穌的勇兵』、『最稱職的主教』，而把愛國愛教的神長教友卻污蔑爲『叛徒』、『茹達斯』，把教會搞得混亂不堪，重又成爲帝國主義顛覆新中國、復辟反動統治的工具。

經過全國各地神長教友堅持了長期的鬥爭，終於擊退了這股妖風邪氣，粉碎了這個陰謀詭計。我們先後成立了全國和地方性的天主教愛國會和教務委員會的組織，從而使我們的愛國愛教事業，不斷向前發展，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

近幾年來，羅馬教廷採取了一些新的方法，它一面宣稱『關心大陸教會』，表示要和我國教會『聯繫』、『接觸』、『希望我們很快就可以並肩攜手』等，並說『教會鼓勵信徒作良好的基督徒和模範的公民』等等，但它另一面，卻不斷派遣身份不明之輩，前來我國各地，秘密串連，散佈謠言、製造分裂，進行非法違法活動；並且無中生有地污蔑我國有『教難』，要求什麼『自由公開地表達信仰』，『按照良心生活』。它仍像過去那樣，爲教會內極少數立場反動的人撐腰打氣，稱他們是『爲信德而表現的英勇行爲』的人，向他們『表示深切敬意』。

前不久，羅馬教廷又通過非法手段，在我們教會裏散發『授與中國大陸神職人員和教友以特權』的小冊子，大肆製造『教難』氣氛，策動極少數壞人脫離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教區領導，背地裏舉行什麼『教難彌撒』、『教難聖事』，甚至煽動教友群衆，滋生事端。這就清楚表明，羅馬教廷是言行不一的，極端虛偽的，它繼續企圖控制我國教會爲其反動政策服務的性質，並沒有絲毫的改變。」（中天，三期，六、七頁）

十二日，廣東省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葉蔭芸「主教」抗議教宗任命鄧以明總主教，廣州市愛國會也提出抗議。（驛六月，十頁）

十五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首次發表官方態度，支持楊高堅主教的抗議聲明。（驛六月，十頁）

十七日，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會也提出抗議。

二十二日，廣州市與廣州愛國會決定撤消鄧以明廣州主教職及廣州市愛國會副主席職。（香港文匯報，六、二十三）

二十三日，鄧以明總主教抵港會見記者。（驛七月，十七日）

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共六中全會在北平召開，招認中共與人民自建黨以來，以「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壞力，毛澤東是這運動的發起者與領導。（「文革後」五十三頁）

二十八日至七月三日，河南天主教愛國會、基督教三自運動與回教協會在鄭州集會。結論為全省宗教界應高舉愛國旗、愛教愛國、獨立自主、自養自傳等。（「文革後」二十九頁）

三十日至七月四日，江蘇省愛國會常委聯席擴大會議，選出錢惠民神父出任南京主教，馬龍麟神父出任蘇州主教，並支持楊高堅「主教」的聲明，抗議鄧以明總主教任命事件。（驛七月，十二頁，中天，三期，一、四十四頁）

七月七日，王愈榮主教率領五十六人朝聖團，經聖地赴法國露德參加第四十二屆國際聖體大會。（台手冊，一九八六，十四頁）

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常務委員會、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及主教團在北平舉行聯席會議，會中發表「告全國神長教友書」和「聯席會議決議」，嚴厲譴責教廷任命鄧以明為廣州總主教。並謂教宗的所作所為，所表示的善意與在馬尼拉對中國會衆的發言等，只

不過是偽善而已。(中天，三期，十二—十七頁，「文革後」八十九頁)

二十二日，江西武州三位神父與三位教友遭到逮捕。(亞洲天主教新聞社，八月十二日)

二十三日，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常委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發表「關於神職人員行使聖事權的規定」：「爲了維護中國聖教會的利益和廣大神長教友靈魂神益，確保聖事、聖祭的神聖性、有效性，防止不良分子假借教會名義，進行非法活動，任意褻瀆聖事，欺騙善良教友。中國天主教主教委員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要求各省(市、區)教務委員會，各教區除嚴格執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關於重申神職人員行使聖事權的決定』外，特作如下規定：一、神職人員必須是在本省(市、區)教務委員會和本教區正權主教或教區長所指定的地區內施行聖事，舉行聖祭，『牧放天主托付給你的羊群，盡監督之職』(伯前五：2)。二、凡神職人員因違犯國法受到制裁或被剝奪政治權利者，立即喪失行使聖事權。其行使聖事權之恢復須經本省(市、區)與當地教務委員會和本教區正權主教或教區長批准。三、選聖主教和授予神品，必須經本省(市、區)和當地教務委員會批准。並報中國天主教主教委員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備案。四、神職人員必須遵守聖教會傳統禮儀規定，施行七件聖事和舉行彌撒聖祭。不經中國天主教主教委員會或「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改變或簡化。五、神職人員到聖堂以外的地方舉行聖祭，聖事，事先須與當地有關部門聯繫，取得支持。

凡是違犯上述規定或不稱職的神職人員，經教育堅持不改者，省（市、區）教務委員會或正權主教或教區長應停止其行使聖事權，並報當地有關部門和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備案。以上規定，希各地教務委員會、各教區及全體神職人員嚴格遵守執行。（中天、三期，十七—十八頁）

二十四日，南京當選「主教」錢惠民、瀋陽「主教」徐振江、蘇州「主教」馬龍麟、天水「主教」趙經農、陝西省大荔「主教」張文彬等在北平南堂接受祝聖，由濟南「主教」宗懷德主禮，常德「主教」楊高堅與呼和浩特「主教」王學明、北平「主教」傅鐵山與漢口「主教」董光清襄禮，一千多名教友參加。（鼎，三期，二十七頁）

八月六日，中共官方報章刊登，東北哈爾濱市的年輕人興起戴十字架的狂熱，並認為此種作為對年輕人的思想極為有害。（香港時報，北平路透社六日電）

十一日，大公報載，最近上海市正在整修徐光啓墓，並將墓園擴建為南丹公園。（鼎十月，三頁）

十五日，廣元教堂重開。

夏，山西榆次教堂發還。（中天，五期，八頁）

十八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蕭賢法去世。（驛九月，二十四頁）

九月五日，北平神哲學院開辦，共招收六名學員接受課程訓練。（澳門華僑報，六日）

八日至十四日，遼寧省天主教愛國會在瀋陽召開第二屆代表會議。

十五日，錢惠民就職南京主教，馬龍麟就職蘇州主教。（中天，四期，十九頁）

二十七日，愛國會所選出的汕頭「主教」蔡體遠與江門「主教」李磐石在廣州石室天主堂，

由宗懷德祝聖爲主教，王學明「主教」與葉蔭芸「主教」襄禮。（中天，四期，十八頁）

二十八日至十月二日，香港華南聖神修院慶祝成立五十周年紀念。（驛十一月，十九頁）

二十八日，中共反對海外信徒，攜帶偷運聖經入口。（星島日報）

十月二日至九日，北平「主教」傅鐵山、教務委員會副主任陸薇讀與漢陽「主教」、北平神哲學院院長涂世華、岳陽副主教王子澄、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副院長陳澤民、全國基督教協會助理秘書韓文藻、江蘇基督教協會會長蔣佩芬、全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江文漢、全國基督教協會常務委員沈以藩、全國基督教協會會長丁光訓主教，北平世界宗教研究所主任趙復三共同參加在蒙特婁市召開的由「加中友誼」主辦的「中國與教會」會議。計有來自二十七個國家的代表一六〇位參加。（驛十一月）

涂世華「主教」在會議上講「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是我們的神聖權利」。他說：「從教義上講，各個地方教會的主教們作爲一個主教集體，是宗徒集體的繼承人。既是宗徒集體的繼位人，那麼宗徒們從天主得來的訓誨萬民施行聖事和管理教會的神職，就自然地由天主直接授與他們這些繼位人了。」

每位主教經過有關教會神長教友們的選舉後，通過主教祝聖禮就直接由天主得到管理該地方教會的神職。地方教會的主教的這一種神權是與其主教職務聯在一起的正常權力，是來自天主的直接權力，是各地主教本有的權力。他既不由教皇的任命或批准而得權，更不是作為教皇的代表行使權力，因而主教的神權本身就具有獨立性。以主教為首的地方教會的神長教友們有權根據集體領導民主管理的宗徒傳統獨立自主地自辦教會。對這一來自天主的正常的、本有的神聖的權力，其他主教不得加以干涉、限制，更不能予以剝奪，而應充分尊重。」（中天，四期，二十八頁）

傅鐵山「主教」講「在新中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他說：「新中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誕生和建設起來的。衆所周知，中國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但是人民政府尊重人民的民主權利。尊重基督徒的宗教信仰，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這是長期的、穩定的政策。這一政策受到了基督徒和國內各階層人民的擁護。」

我們天主教界和別的宗教界人士一樣成了國家的主人，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我們有三位天主教主教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其中之一還兼任人大代表，全國還有不少主教、神父、教友分別擔任省、市、縣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人民代表大會就是中國的國會，其代表由人民中選舉產生。在座的丁光訓主教是全國人大常委，陸徵讀教友是上海市人大常委。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國政府的諮詢機構，它的成員包括各黨派、工商界、文教界、少數民族、宗教、華僑

、港澳同胞的代表等。

中國天主教的代表和委員同各族各界代表和委員一道共同商討國家的大政方針、財政預決算等，並就宗教方面的問題提出意見和要求。他們的意見一向是受到重視的。我本人同基督教牧師、伊斯蘭教阿訇、佛教的法師、喇嘛和居士以及各界委員一道經常參加北平市政協的活動。」（中天，四期，三十二頁）

王子澄副主教講「從盲目服從到獨立自主的新認識」，他說：「從五十年代起，中國教會所發生的事情，是中國教會幾百年歷史的邏輯結果。中國教會是走獨立自主的道路，被某些人指責爲違反了教會法典。我們認爲福音事業不應受條文主義的束縛。吾主耶穌是一貫反對條文主義的。」（中天，四期，三十四頁）

陸薇讀在書面發言中說：「一九六〇年三月龔品梅就在法院對他的公開依法審判會上，在大量的罪證事實面前，當衆承認了他的罪行。我也參加了這次審判會，這裏僅舉一、二點龔品梅自己供認的話，他說：『我就任申牧五年以來，未曾有過一樁愛護祖國的行動，相反，我無一時一事，不在反抗和破壞政府的一切法令和運動，大至國家土地大法，小至清潔運動，參加勞動和里弄工作，無一時一事沒有我破壞的言行』，如今回憶起這個情況，令人深感痛心。」

『人民的聲音，就是天主的聲音』。一九六〇年，我們上海教區根據教會的傳統，爲著教會

的利益，選出了張家樹「主教」爲教區正權主教。張主教也是從世代奉教的教友家庭出身，年輕時出國深造，在國外聖了神父，由於他德高望衆，得到全國神長教友的愛戴。於去年六月被推選爲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主任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團長，擔負起領導全國天主教教務的重任。我曾經是他的學生，從小受到他的教導，對他非常崇敬。現在他正在堅定地領導我們走愛國愛教的正義道路，並爲此作出了很好的榜樣。他常引用聖經上的耶穌的教誨，對我們說：「愛天主必須愛人，我們生於中國，怎麼不愛祖國的人民，不以人民的利益爲重。所以愛教必須愛國，教友只有愛國，才能盡好愛教的責任。」可是，梵蒂岡在事實上一貫不許我們愛國和自己辦好教會。它還用了種種辦法來破壞中國教會應有的團結，造成教徒們思想的混亂，甚至使一些人走上了背叛祖國、危害教會的道路，眞使人感到遺憾和痛心。」（中天，四期，三十五、三十六頁）

十日，葉蔭芸眞除廣州教區「主教」。

十五日，江蘇武進東青伯多祿天主堂開放。

自今年八月至十月間，中共中央接連三次下達「指示」，限制各種宗教活動。其具體措施如下：

- (一)自今年十一月起，所有宗教不能對外宣傳教義，不能以任何形式勸人入教。
- (二)天主教、基督教不能和教廷及外國的教會發生任何形式上的關係和接觸。

(三)所有「國家幹部」不得參加任何宗教活動。

(四)所有共產黨員不得參加任何宗教活動，否則要自動退黨。

(五)自今年十一月起重新禁止修築廟宇。所有進入廟宇進行參拜活動者，均需購買門票，其收入撥充「國家」財政經費。

(六)自今年十一月起，限制供應牛肉、粉絲等宗教活動的肉食和貢品，並須動員教友使用代用品。

(七)禁止伊斯蘭教徒與佛教徒通婚。

(八)提高迷信的徵稅率自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九)對「文革」時被掃地出門的各種宗教主要人物繼續進行批判教育。

(十)嚴密查緝外國走私入陸的中文聖經，並將今年六月「開門」(Open door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七日，福建宗教活動復興，甚至滲入黨員之中，福建日報對此大表震驚。(東方日報，八日)

十九日，上海三位耶穌會神父朱洪聲(六十五歲)、陳雲棠(七十三歲)及沈百順(七十九歲)與教區神父傅鶴洲(七十歲)二次被捕。罪名是順從教廷的指示，從事分裂中國教會的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年)

陰謀，公開地反對中國教會的獨立。（鼎一九八二，七期，七頁）

十二月，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宗教詞典』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

中共河南省黨委「統戰部」頒佈「十不准」禁令，以防止當地宗教活動的擴大。（一）不准私自成立教會。（二）未經「國家」和「黨」批准的神職人員，不准施洗。（三）不准和外國教會聯繫及購買書籍。（四）不准私印聖經和書刊。（五）不准在「生產隊」或「公社」宣傳宗教。（六）不准每天禱告，只准星期天禱告。（七）不准對十八歲的少年灌輸宗教思想。（八）不准對青少年唱聖歌。（九）不准募捐辦報及發展宗教。（十）不准加重信徒負擔。

二日至四日，開封天主教愛國會召開第六屆代表會議。傳達全國及本省代表會議的精神；何春明「主教」當選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天祐神父與劉鴻禮神父當選副主任委員；陳天祐神父且當選開封市愛國會主席。（中天，四期，三十九頁）

三日，中國主教團發表第一封聯合牧函，紀念利瑪竇神父來華四百週年，邀請全體教友向中華民族傳報福音。（台手冊，一九八六，十四頁）

五日，廣東市天主教愛國會表示，鄧以明如認錯，可以返回大陸。（快報，法新社北平五日電）

中共督促黨員，須宣傳無神論，抨擊黨員參加宗教活動，並重申馬克思主義與宗教水火不相容。（快報）

十八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宗懷德在北平南堂爲來自西安的姬懷讓和太原教區的張信，舉行主教祝聖典禮。（中天，四期，二十三頁）

十九日，劉宗漁神父被四川愛國會選爲重慶主教，陳恕忠爲副主教。

二十日，新選唐山「主教」劉景和與衡山「主教」在唐山祝聖，由河北省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主任常守彝主教主禮，副主任王其威與潘少卿兩位「主教」襄禮。（中天，四期，十八頁）

二十四日，鼓浪嶼天主堂、四川南充、南寧、寧波江北、徐州、昆明、安慶、穎上、銀川市、開封主教座堂、漢中、城固古路壩、福州灣邊、上海市新場鎮等聖堂皆開放。（中天，四期，十八頁）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

一月六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致函全球主教，呼籲為中國教會祈禱：

「我們很清楚我們在中國的弟兄姊妹，在這三十年裏，經歷了困苦和長久的考驗。在那嚴酷的痛苦中，他們為了忠於基督和祂的教會而作了見證；這種勇敢的見證，可以與初期教會的基督徒的見證相媲美。當我們獲悉在中國的天主教徒，如此忠於他們祖先的信仰，以及對伯多祿宗座如此的忠誠，為我們是何等的安慰。當我們在深切的敬佩之餘，更要獻出我們對他們的深情支持，和熱誠祈禱的支援。

不久前，在那偉大的國家裏，宗教自由的要求曾獲得較大的了解。因此，我們要懇求全能的天主、萬國之主，在應用這種自由的原則時，我們在中國的弟兄姊妹，能夠沒有阻碍地度信仰的生活，保持與大公教會的合一。

宗座不放棄機會，尋求使在中國的教會知道，他們深刻地存留在天主教的中心，天主教會特別敬仰並愛護，那組成偉大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祖業的美妙傳

統和文化、崇高的人性和富饒的靈修，猶如我於去年二月十八日在馬尼拉所說的。因着「對衆教會的掛慮」（格後·十一·28）使我們結合在一起，「我懇切要求你們各位主教弟兄，邀請你們所屬的信友一齊為在中國的弟兄姊妹們祈禱。」

我們同聲祈禱，為使他們在信仰上保持堅強，在愛德的工作上恒心。我們祈求天主，賞賜他們熱切而高興地期待有一天他們的教會的重生，能有一個新的聖神降臨，在那可愛的土地上讓耶穌的福音重開花朵。我們祈求天主，感動那些為懷疑和恐懼所困的人，以及那些在嚴酷的考驗中讓步的人的心，為使他們所接受的信仰寶庫能不受損傷。最後，我們為整個的高貴的中國向天主獻上我們的新禱，使它常能走在公義和真正的進步的途徑上。」（「牧我中華」，一六二—一六三頁）

九日，英國坎特伯里總主教倫思訪問大陸愛國教會。（公教報，一月十五日）

二十三日，教宗為大陸受難教徒，發出呼籲舉行世界性祈禱。（快報二十四日）

二月三日，據新華社波恩報導：「西德『斯圖加特日報』今天刊登了伯恩哈德·許爾澤布施

發自羅馬的一篇報導，摘要如下：『……一些宗教團體希望很快返回在遠東的這個傳教區。耶穌會總會長佩魯德·阿魯佩在一九七九年就已經相信，耶穌會以前在上海創建的震旦大學會重新開辦起來。阿魯佩說，耶穌會士很高興像他們數百年之久所做過的那樣在中國工作和服務。但是北平宣佈這是謠傳，這對這個最重要的天主教團體來說是潑了一盆冷水。』

十日，在台中國主教團響應教宗為大陸天主教徒祈禱的呼籲，並致函教宗，感謝他的德意。

（教友生活，二月十七日）

三月初，教宗宣佈三月二十一日為中國祈禱日。

十九日，中共愛國會秘書長楊高堅「主教」聲明教宗此舉為無意義。（驛，四月，二十五頁）

楊高堅在「關於羅馬教皇若望保祿二世」為中國教難祈禱」的聲明」中說：「但是，令人憤慨的是若望保祿二世却違背吾主耶穌」是就說是，非就說非」（瑪：五，37）的聖訓，竟有意抹煞事實，妄稱中國存在什麼「教難」，甚至誣稱「中國天主教友正在經歷著基督徒早期的遭遇」，這顯然是妄證，是惡意誹謗。這種「祈禱」，對全能至善的天主是褻瀆，我們中國廣大善良的神長教友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了解真相，主持正義的各國神長教友是不會被若望保祿二世這一套所迷惑的。

不久前，我國政府依法逮捕了極少數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他們是因政治問題而被法辦的，我們認爲把這些法利賽人繩之以法是純潔教會的大好事。我國廣大神長教友擁護政府這一措施。如果若望保祿二世以此來誣之爲『教難』，這就暴露了他以往所作的對中國『友好』和『關心』中國天主教會的表示，完全是欺騙。

我們相信，若望保祿二世『爲中國教難祈禱』的用心，是一定會被普世基督弟兄姊妹識破的，也是一定不能得逞的，因爲『搬弄是非和一口兩舌的人是可咒罵的。』（德：廿八，15）（中天，五期，四十二、四十三頁）

湯履道在『揭露謊言共斥妄證』一文中說：「當然，前進的道路，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羅馬教廷至今仍然敵視我國和我國教會，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保持所謂的『外交關係』；若望保祿二世上任後不久，羅馬教廷宣道部就通過非法手段，向我國教會散發『將以下權力及特權頒給居留中國大陸的神長及教友』的小冊子，策動教會內極少數壞人，脫離教區領導，背地裡舉行什麼『教難彌撒』、『教難聖事』，製造教會的分裂與混亂，他又無視我國教會主權，擅自委任鄧以明爲廣東省大主教，企圖實現重新控制我國教會的目的；他還不斷派遭一些身份不明之輩，前來我國各地，秘密串聯，傳佈謠言，破壞我國教會獨立自主的正義事業；他在這次信中，又公然稱揚那些利用宗教從事反革命活動的教會敗類，把他們說成是『爲了基督和他的教會而作了勇毅的見證』，並對他們表示『欽佩』和『支持』

上述情況清楚表明，若望保祿二世和他的前任一樣，執行著敵視新中國，力圖重新控制中國教會的反動政策。他以往所謂的願與中國『友好』、『關心』中國教會等表示，只不過是欺人的花招而已。

若望保祿二世誣蔑中國有教難的行徑，再一次從反面教育了中國神長教友，從而更堅定了我們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信心和決心。我們正告若望保祿二世，中國天主教會願在平等基礎上與國外教會開展友好往來，但堅決反對任何外來勢力的干涉，企圖假借『宗座』名義和教權主義統治，來重新控制我國教會，搞分裂陰謀，是永遠不能得逞的。」（中天，五期，四十六頁）

二十日，廣州愛國會、教委會和教區堅決支持楊高堅的聲明，一致指責教宗此舉之不當。（驛，四月，二十五頁）

二十一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爲中國信徒舉行彌撒。教宗在講道中說：

「在感恩祭的共融內，我們願意以特別的方式聯結、體諒我們所特別鍾愛的兄弟姐妹。

我們知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內，也奉獻同樣的餅酒，使之變成基督的祭獻，即成為基督的體血，以賜給世界救恩。

在這個祭獻內，他們與我們聯合一起，表達出自己的信仰，即基督徒世代留傳且經得起苦難考驗的信仰。此外，他們也表達出自己祖國的傳統文化、日常生活，以及為爭取更美好和更合乎正義的生活所付出的努力。

他們呈上禮品，作為心靈的奉獻。當他們把代表雙手勞動成果的餅酒置放祭台上時，他們願意透過這些禮品給天主獻上心靈，而這些禮品亦在感恩祭中，變成基督所賜給他們的禮品，即基督的體血。

在遙遠的中國內的兄弟姊妹，請你們在這救贖祭獻中，與我們合而為一，猶如我們與你們合而為一。

願同一的基督福音，同一的聖神光照和能力，同一種對永恆之父、天地的創造者的朝拜，常存留在你們當中。

「只有一個信德，一個洗禮，一個天主和我們主耶穌基督之父。」（弗·四·5、6，一·3）

瑪利亞、教會之母、中華之后，我們將中國內的兄弟姊妹托付給妳；求妳為她們轉求妳的兒子、我們的教主耶穌，使他們實踐信仰，保持在聖教會共融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

合一之中。亞孟。」（『牧我中華』，一六七—一六八頁）

二十二日，中共當局及張家樹「主教」在上海愛國會聯席會議上，指責教宗「妄證」，謂中國並無教難。（驛，四月，二十八日）

三十日，廣州市天主教愛國會舉行第三屆七次全體委員會，通過「廣州市天主教愛國公約」，全文共七條。

（一）擁護「中國共產黨」，接受人民政府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積極為「四化」建設貢獻力量。

（二）發揚愛國愛教精神，堅持中國天主教會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正確方針，做好對外交往工作，自覺遵守有關外事紀律，維護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尊嚴，反對任何國外宗教勢力對我教會的干涉和控制。

（三）要愛國守法，遵守黨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不搞違法非法活動，宗教活動不干涉政治、教育和婚姻，不妨礙生產、工作和社會秩序，維護安定團結。

（四）堅決執行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一九八一年七月制訂「關於神職人員行使聖事權的規定」。

(五)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高警惕，嚴防壞人利用宗教進行破壞活動，揭露×××披著宗教外衣的違法犯罪分子。

(六)教會事務，實行民主管理。重大事情，需經教務管理小組集體討論，民主決定。

(七)增強愛國團結，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加社會各項活動，努力學習，不斷提高政治思想認識。

三十一日，中共發出第十九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全文如下：

一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一定階段的歷史現象，有它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這種信仰和感情相適應的宗教儀式和宗教組織，都是社會的歷史的產物。宗教觀念的最初產生，反映了在生產力水平極低的情況下，原始人對自然現象的神秘感。進到階級社會以後，宗教得以存在和發

展的最深刻的社會根源，就在於人們受這種社會的盲目的異己力量的支配而無法擺脫，在於勞動者對於剝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難的恐懼和絕望，在於剝削階級需要利用宗教作為麻醉和控制群眾的重要精神手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隨著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消滅，宗教存在的階級根源已經基本消失。但是，由於人們意識的發展總是落後於社會存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消除；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提高，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建立，以及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還需要長久的奮鬥過程；由於某些嚴重的天災人禍所帶來的種種困苦，還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擺脫；由於還存在著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和複雜的國際環境，因而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一部分人中的影響，也就不可避免地還會長期存在。在人類歷史上，宗教終究是要消亡的，但是只有經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長期發展，在一切客觀條件具備的時候，才會自然消亡。對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問題的長期性，全黨同志務必要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那種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經濟文化的一定程度的發展，宗教就會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現實的。那種認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強制手段，可以一舉消滅宗教的想法和做法

種宗教都曾經被統治階級控制和利用，起過重大的消極作用。國內封建地主階級、領主階級以及反動軍閥和官僚資產階級，主要是控制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的領導權；後來的外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勢力，則主要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會。解放以後，經過社會經濟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國宗教的狀況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宗教問題上的矛盾已經主要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但是宗教問題仍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有一定的群眾性，在許多地方同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還受到某些階級鬥爭和國際複雜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宗教問題上能否處理得當，對於國家安定和民族團結，對於發展國際交往和抵制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對於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這就要求我們各級黨委，對宗教問題，一定要採取如列寧所指出的『特別慎重』、『十分嚴謹』和『周密考慮』的態度。誇大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張惶失措，是不對的；忽視實際問題的存

在和複雜性，掉以輕心，聽之任之，也是不對的。

三

建國以來，我們黨對宗教的工作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新中國成立以後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這十七年中，雖然也有一些重要失誤，但是總的說來，在黨中央正確方針政策指引下，黨對宗教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們清除了教會中的帝國主義勢力，推行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三自』（自傳、自治、自養）的正確方針，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變為中國教徒獨立自主自辦的宗教事業。我們廢除了宗教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揭露和打擊了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使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也擺脫了反動階級的控制和利用。我們宣布和實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廣大信教群眾不僅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獲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翻身解放，而且開始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我們對宗教界人士實行了爭取、團結、教育的方針，團結了宗教界的廣大愛國人士。我們還支持和幫助宗教界開展國際友好活動，也起了積極的良好作用。但是，自一九五七年以後，我們在對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錯誤逐漸滋長，六十年代中期更進一步地發展起來。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別有用心地利用這種『左』的錯誤，肆意踐踏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宗教問題的科學理論，全盤否定建國以來黨對宗教問題的正確方針，根本取消了黨對宗教的工作。他們強

行禁止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愛國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眾當作『專政對象』，在宗教界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他們還把某些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也視為宗教迷信，強行禁止，個別地方甚至鎮壓信教群眾，破壞民族團結。他們在宗教問題上使用暴力，結果却使宗教活動在秘密和分散的狀態下得到某些發展，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則利用這種條件，在宗教活動掩蓋下大搞違法犯罪活動和反革命破壞活動。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對宗教問題的正確方針和政策逐步得到恢復。我們在貫徹落實宗教政策，開放寺觀教堂或宗教活動點，恢復愛國宗教組織活動，爭取、團結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加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平反冤假錯案，以及開展宗教界的國際友好活動和抵制外國宗教敵對勢力的滲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新的歷史時期中，黨和政府對宗教的工作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堅定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鞏固和擴大各民族宗教界的愛國政治聯盟，加強對他們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為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而共同奮鬥。為了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當前主要應當反對『

左』的錯誤傾向，同時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錯誤傾向。全黨同志，各級黨委，特別是各級主管宗教工作的部門，應當認真地總結和吸取建國以來黨對宗教的工作的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進一步認識和掌握宗教發生、發展和消亡的客觀規律，克服一切困難和阻力，堅定不移地把黨的宗教政策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上來。

四

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黨對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這是一項長期政策，是一直要貫徹執行到將來宗教自然消亡的時候為止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說：每個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這種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種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裡面，有信仰這個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個教派的自由；有過去不信教而現在信教的自由，也有過去信教而現在不信教的自由。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應當堅持不懈地宣傳無神論，但是我們同時應當懂得，對待人們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包括對待宗教信仰的問題，用簡單的強迫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還應當懂得，在現階段，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在思想信仰上的

這種差異，是比較次要的差異，如果片面強調這種差異，甚至把它提到首要地位，歧視和打擊信教群眾，而忽視和抹殺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黨的基本任務是團結全體人民（包括廣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為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共同奮鬥，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之間的隔閡，並且刺激和加劇宗教狂熱，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嚴重的惡果。因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我們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所制定的、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唯一正確的宗教政策。

當然，在貫徹執行這項政策的過程中，在強調保障人們信教自由的同時，也應當強調保障人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這是同一問題的兩個不可缺少的方面。任何強迫不信教的人信教的行為，如同強迫信教的人不信教一樣，都是侵犯別人的信仰自由，因而都是極端錯誤和絕對不能容許的。保障信教自由，但不應妨碍而且應當加強普及科學教育的努力，加強反迷信的宣傳。還應當強調指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實質，就是要使宗教信仰問題成為公民個人自由選擇的問題，成為公民個人的私事。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當然絕不能被用來推行某種宗教，也絕不能被用來禁止某種宗教，只要它是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同時，絕不允許宗教干預國家行政、干預司法、干預學校教育和社會

公共教育，絕不允許強迫任何人特別是十八歲以下少年兒童入教、出家和到寺廟學經，絕不允許恢復已被廢除的宗教封建特權和宗教壓迫剝削制度，絕不允許利用宗教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國家統一和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團結。

總之，使全體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聯合起來，把他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共同目標上來，這是我們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處理一切宗教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任何背離這個基點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都應當受到黨和人民的堅決抵制和反對。

五

爭取、團結和教育宗教界人士首先是各種宗教職業人員，是黨對宗教的工作的重要內容，也是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的極其重要的前提條件。全國各種宗教職業人員，現在總共約有五萬九千多人。其中佛教的僧、尼、喇嘛，約有二萬七千多人；道教的道士、道姑，約有二千六百多人；伊斯蘭教的宗教職業人員，約有二萬多人；天主教的宗教職業人員，約有三千四百多人；基督教的教牧人員，約有五千九百多人。由於多年的自然淘汰，現有的宗教職業人員已

經比解放初期減少很多。他們的出身、經歷、信仰和思想政治情況各不相同，但是總的說來，其中絕大多數是愛國的、守法的和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對憲法、反對社會主義甚至裏通外國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只是極少數。宗教職業人員中的許多人，不但同信教群眾在精神上有密切的聯繫，對群眾的精神生活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而且還在履行宗教職務的形式下，進行著許多服務性勞動和社會公益方面的工作，例如維護寺觀教堂和宗教文物，從事農業耕作和造林護林，以及進行宗教學術研究等等。因此，對於一切宗教界人士，首先是各種宗教職業人員，一定要予以應有的重視，團結他們，關心他們，幫助他們進步。必須堅持不懈地和耐心地對他們進行愛國守法、擁護社會主義、擁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教育，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中還要加強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教育。必須妥善地安置宗教職業人員的生活，認真落實有關政策，特別是對於其中的知名人士和知識分子，更應當盡快落實政策，給以適當的待遇。必須對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中的尚未平反的冤假錯案，抓緊複查，實事求是地予以平反，特別是那些後果嚴重的重大冤假錯案，更要抓緊，限期解決。必須在各種宗教中培養一大批熱愛祖國，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又有宗教學識，並能聯系信教群眾的代表人

物。還必須根據宗教界人士的不同情況和特長，分別組織他們參加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社會服務、宗教學術研究、愛國的社會政治活動和國際友好往來，以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

此外，對於刑滿釋放或勞改期滿就業的原宗教職業者，以及未經宗教團體認可的從事宗教職業活動的人，則應當根據現實表現，區別對待。其中政治上確實表現好，愛國守法，並且確有宗教學識的，經愛國宗教組織審查同意，可以履行宗教職務；其餘的人，另給生活出路。

在世界觀上，馬克思主義同任何有神論都是對立的；但是在政治行動上，馬克思主義者和愛國的宗教信仰徒却完全可以而且必須結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共同奮鬥的統一戰線。這種統一戰線，應當成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所領導的規模廣大的愛國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六

合理安排宗教活動的場所，是落實黨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動正常化的重要物質條件。全國各種宗教的活動場所，解放初總共約有十萬多所，現在連同寺觀教堂、簡易活動點和教徒自行建立的活動場所合計在內，約有三萬多所。當前的問題是，必須根據不同情況，採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合理地安排宗教活

動的場所。在部分大、中城市，在歷史上有名的宗教活動勝地，在教徒聚居的地方，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一些寺觀教堂。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和有重大文物價值的著名寺觀教堂，應當根據條件，盡可能地逐步恢復。在教徒較少，影響不大，而寺觀教堂又已拆毀的地方，則應按照因教制宜、因陋就簡、便利群眾生產和生活的原則，經過同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協商，在教徒自願的基礎上，指定若干簡易宗教活動點。在恢復宗教活動場所的過程中，除政府批准撥款的以外，不得動用國家和集體的財物修建寺觀教堂，尤其要注意防止在農村濫修廟宇。信教群眾自發籌款修建，也要加以疏導，盡可能少建，更不要大興土木，以免大量耗費人力物力財力，妨礙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當然，已經建成的，也不要拆毀，遺留問題應同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充分協商，根據實際情況妥善解決。

在宗教活動場所內以及按宗教習慣在教徒自己家裏進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動，如拜佛、誦經、燒香、禮拜、祈禱、講經、講道、彌撒、受洗、受戒、封齋、過宗教節日、終傳、追思等等，都由宗教組織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經政府主管部門批准，寺觀教堂還可以經售一定數量的宗教書刊、宗教用品和宗教藝術品。關於基督教徒在家裏聚會舉行宗教

活動，原則上不應允許，但也不要硬性制止，而應經過愛國宗教人員進行工作，說服信教群眾，另作適當安排。

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在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行政領導之下，由宗教組織和宗教職業人員負責管理。對於宗教活動的時間、規模和次數，宗教組織應當加以安排，避免妨礙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任何人都應當到宗教場所進行無神論的宣傳，或者在信教群眾中發動有神還是無神的辯論；但是任何宗教組織和教徒也不應當在宗教活動場所以外佈道、傳教，宣傳有神論，或者散發宗教傳單和其他未經政府主管部門批准出版發行的宗教書刊。為了保證宗教活動的進一步正常化，國家今後還將按照法律程序，經過同宗教界代表人士充分協商，制訂切實可行的宗教法規。

名山勝地的重要寺觀教堂，不僅是宗教活動場所，而且是具有重大歷史文物價值的文化設施。對這類寺觀教堂，一定要責成有關的宗教組織和宗教職業人員，精心加以維護，使文物得到良好保管，建築得到妥善維修，環境得到充分保護，使之成為清潔幽靜、環境優美的遊覽勝地。寺觀教堂所得的布施收入，在政府主管部門和宗教組織的指導下，應當主要用於這些方面，並可提取一部分，用以獎勵在這些方面作出較好成績的宗教職業人員。

七

充分發揮愛國宗教組織的作用，是落實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動正常化的重要組織保證。全國性愛國宗教組織共有八個，即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此外還有若干宗教性社會團體和地方組織。各級愛國宗教組織的基本任務，是協助黨和政府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幫助廣大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不斷提高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覺悟，代表宗教界的合法權益，組織正常的宗教活動，辦好教務。一切愛國宗教組織都應當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黨和政府的幹部也應當善於支持和幫助宗教組織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不要包辦代替。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愛國宗教組織的積極性和應有的作用，使它們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主動地開展有益的工作，真正成為有積極影響的宗教團體，成為黨和政府爭取、團結和教育宗教界人士的橋樑。

此外，為了妥善解決各種宗教實行自辦自養的所需經費，還必須認真落實有關各種宗教的房產和房租收入的政策規定。至於教徒的捐獻和布施，凡屬自

願少量捐助的，不必加以干涉；但是應當說服宗教職業人員不得私人占有寺觀教堂的宗教收入，並且禁止任何攤派勒捐的行為。

八

有計劃地培養和教育年輕一代的愛國宗教職業人員，對我國宗教組織的將來面貌具有決定的意義。我們不僅應當繼續爭取、團結和教育一切現有的宗教界人士，而且應當幫助各種宗教組織辦好宗教院校，培養好新的宗教職業人員。宗教院校的任務，是造就一支政治上熱愛祖國，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又有相當宗教學識的年輕宗教職業人員隊伍。宗教院校應當從那些正直的、愛國的、願意安心從事宗教職業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當中，招考學員，而不要勉強招收那些不願從事此項職業且又缺少必要的文化基礎的人們。原有的年輕宗教職業人員，不適合從事宗教職業的，可以調出。

一切年輕的宗教職業人員，都要不斷提高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覺悟，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和宗教學識，忠實地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他們應當尊重一切正直的愛國的年老宗教職業人員，認真學習這些老年宗教職業人員的長處；而一切正直的愛國的年老宗教職業人員，也應當愛護年輕的宗教職業人員。這樣，

年輕的愛國宗教職業人員，同原有的宗教界愛國進步分子相結合，將成為在我們黨領導下，保證我國宗教組織按照正確方向活動的骨幹力量。

九

我們黨宣布和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這當然不是說共產黨員可以自由信奉宗教。黨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對我國公民來說的，並不適用於共產黨員。一個共產黨員，不同於一般公民，而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成員，毫無疑問地應當是無神論者，而不應當是有神論者。我們黨曾經多次作出明確規定：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參加宗教活動，長期堅持不改的要勸其退黨。這個規定是完全正確的，就全黨來說，今後仍然應當堅決貫徹執行。現在的問題是，在那些基本上是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當中，這項規定的執行，需要按照實際情況，採取適當步驟，不宜簡單從事。

必須看到，這類少數民族中的共產黨員，還有相當一部分人雖然忠實執行黨的路線，積極為黨工作，服從黨的紀律，但還不能完全擺脫宗教影響。對這一部分同志，各級黨組織不應當簡單地加以拋棄，而應當在充分發揮他們的政治積極性的同時，進行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幫助他們逐步樹立辯證唯物主

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逐步擺脫宗教思想的束縛。當然，在新發展黨員時，必須注意嚴格掌握，凡屬篤信宗教和有濃厚宗教感情的，不要勉強吸收。至於極少數表現極端惡劣的黨員，他們不但信奉宗教，而且參與煽動宗教狂熱，甚至參與利用宗教狂熱來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反對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破壞國家統一和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種人已經完全喪失了共產黨員的根本立場。經過批評教育，如果仍然堅持錯誤立場，或者陽奉陰違，那就應當堅決地把他們清除出黨；有違法犯罪行為的，還應當追究法律責任。

在基本上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當中，生活在基層的共產黨員，即使已經擺脫宗教信仰，但是如果拒絕參加任何含有某些宗教色彩和傳統的婚喪儀式和群眾性節日活動，則勢必脫離群眾，把自己孤立起來。因此，在這些民族中執行共產黨員不參加宗教活動的規定時，也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區別對待，以利於聯繫群眾。這些民族中的許多傳統婚喪儀式和群眾性節日活動，雖然含有某些宗教色彩和宗教傳統，但是實質上已經成為民族風俗習慣的組成部分。我們的同志，特別是生活在基層的共產黨員，既要在思想上同宗教信仰劃清界限，又要在生活中適當尊重和隨順民族的風俗習慣。這當然不是說，對於那些不利於群眾生產、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風俗習慣，也不應當依據本民族大多數人的意願

，進行適當的改革；但是不加分析地把民族風習同宗教活動混為一談，是不妥當的，是不利於民族團結和正確處理宗教問題的。

全黨同志應當深刻認識，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宗教同民族的關係問題上，各個民族和各種宗教有不同的情況。有些少數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某一種宗教，如伊斯蘭教和喇嘛教，那裏的宗教問題和民族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但在漢族中，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則同民族問題基本上沒有聯系。因此，我們一定要善於具體地分析各個民族和各種宗教的不同情況，善於體察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的區別和聯系，並且正確地加以處理。一定要警惕和反對任何利用宗教狂熱來分裂人民，破壞各民族之間團結的言論和行動。在領導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大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鬥爭中，我們黨如果不能清醒而又堅定地掌握這一方面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很好地團結各族人民共同前進。

十

堅決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動，同時就意味着要堅決打擊一切在宗教外衣掩蓋下的違法犯罪活動和反革命破壞活動，以及各種不屬於宗教範圍的、危害

國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財產的迷信活動。對於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必須依法給以嚴厲的制裁。對於那些刑滿釋放的原宗教職業者而又繼續從事破壞的，應當依法從重論處。已被取締的一切反動會道門和神漢、巫婆，一律不准恢復活動。凡妖言惑眾、騙錢害人者，一律嚴加取締，並且繩之以法。黨政機關幹部利用這類違法活動斂財牟利的，更必須嚴加處置。此外，對於一切以看相、算命、看風水等為業的人員，應當教育、規勸和幫助他們勞動謀生、自食其力，不要再從事這類利用迷信騙人的活動，如不遵守，也應當依法取締。

在依法處理混在宗教隊伍中的各種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時候，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有關部門一定要十分注意抓緊輿論工作。要用確鑿的事實，充分地揭露這些壞人是如何利用宗教進行破壞活動的；並且注意劃清正常宗教活動同違法犯罪活動的界限，明確指出打擊違法犯罪活動，決不是打擊而恰恰是保護正常宗教活動。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爭取、團結和教育廣大信教群眾，實現宗教活動的正常化。

十一

在我國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同時也是在國際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幾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在歐洲、北美、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佛教在日本和東南亞，伊斯蘭教在亞非幾十個國家中，都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其中有的還在一些國家中被奉為國教。當前，隨著我國國際交往的日益擴大，宗教界的對外聯繫也日益發展，對於擴大我國的政治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與此同時，國際宗教反動勢力，特別是帝國主義宗教勢力，包括羅馬教廷和基督教的『差會』，也力圖利用各種機會，進行滲透活動，『重返中國大陸』。我們的方針，就是既要積極開展宗教方面的國際友好往來，又要堅決抵制外國宗教中的一切敵對勢力的滲透。

按照黨的這個方針，我國宗教界可以而且應當同各國宗教界人士進行互相訪問，友好往來，開展宗教學術文化的交流；但是在所有這些交往當中，一定要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堅決抵制國際宗教反動勢力重新控制我國宗教的企圖，堅決拒絕任何外國教會和宗教界人士插手干預我國宗教事務，絕不允許任何外國宗教組織（包括它們所控制的機構）用任何方式來我國傳教，或者大量偷運和散發宗教宣傳材料。

要教育各宗教團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外國宗教團體和宗教人士索

要財物。外國宗教組織提供的津貼和辦教經費，我國一切宗教團體和宗教界人士個人以及其他團體和個人都不應當接受。至於按照宗教習慣，外國宗教徒和國外僑胞、港澳同胞在我境內對寺觀教堂給予布施或奉獻，寺觀教堂可以接受；但是如系大宗捐獻布施，即使可以肯定捐獻者純屬出於宗教熱忱而不附帶任何條件，仍須經過省、市、自治區人民政府或中央主管部門批准，方可由宗教團體出面接受。

應當提起高度的警覺，嚴密注視外國宗教敵對勢力在我國建立地下教會和其他非法組織，在宗教外衣掩蓋下進行間諜破壞活動的情況，並給以堅決的打擊。當然，這種打擊，必須是經過嚴密偵察，掌握確鑿證據，並且選擇有利時機，按照法律程序來進行，而不要魯莽從事。

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發展宗教方面的對外友好關係，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做好這一方面工作的根本基礎，就在於按照中央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切實地處理好國內的宗教問題，加強對於世界宗教的歷史和現狀的調查研究，努力培養能夠從事宗教方面的國際活動的人才。事實已經反復證明，國內的事情辦好了，一切外國宗教敵對勢力就沒有或很少有可乘之機，宗教方面的國際交往就可以更加健康和順暢地獲得進展，發揮它的應有的積極作用。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

十二

加強黨的領導，是處理好宗教問題的根本保證。黨對宗教的工作是黨的統戰工作和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這就要求我們各級黨委，一定要有力地指導和組織一切有關部門，包括統戰部門，宗教事務部門，民族事務部門，政法部門，宣傳、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部門，以及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政策，並且分工負責，密切配合，把這項重要工作切實地掌握起來，堅持不懈地認真做好。

必須健全和加強政府主管宗教事務的機構，並且使一切從事這一方面工作的幹部，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關於宗教的理論，深入地理解黨對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密切地聯系信教群眾，同宗教界人士平等協商、合作共事。

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對宗教問題進行科學研究，是黨的理論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唯心論（包括有神論），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進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科學世界觀（包括無神論）的教育，加強有關自然現象、社會進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禍福的科

學文化知識的宣傳，是黨在宣傳戰線上的重要任務之一。建設一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宗教理論研究工作隊伍，努力辦好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問題的科研机构和大學的有關專業，是黨的理論隊伍建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當然，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涉及宗教問題的文章，要採取慎重態度，不要違背現行宗教政策，傷害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學術界要尊重宗教界的思想信仰，宗教界也要尊重學術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的研究和宣傳活動。

中央再一次地強調指出，全黨同志一定要清醒地理解，黨的宗教政策，決不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而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基礎之上的，以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目標的戰略規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決宗教問題的唯一正確的根本途徑，只能是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通過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事業的逐步發展，通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發展，逐步地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這樣一個偉大事業，當然不是短時間內，也不是一代、兩代、三代人的時間內，所能成就的。這就是說，只有經過很長的歷史時期，經過若干代人，包括廣大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民群眾的共同奮鬥，才能成就。到那時候，中國人民將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徹底地擺脫任何貧困、愚昧和精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

神空虛的狀態，而造成一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站在人類前列的光明世界。到那時候，我們國家的絕大多數公民，都將能夠自覺地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世界，對待人生，而再也不需要向虛幻的神的世界去尋求精神的寄托。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全部社會生活都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擺脫一切異己力量支配的時代，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人們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代。只有進入這樣的時代，現實世界的各種宗教反映才會最後消失。我們全黨要一代接着一代地，為實現這個光輝前景而努力奮鬥。

四月，中國主教團秘書處出版英文「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天主教會概況」小冊。二日，中共發出內部材料「關於加強對基督教管理工作」。內容要點為：

(一) 強調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力主無神論，不贊成宗教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坦認對宗教總的方針政策是逐步削弱宗教影響，縮小宗教陣地，促其滅亡。但這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

(二) 申言黨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即為憲法規定的「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嚴禁教徒在教堂之外宣傳宗

教。

(三)指出所謂「不正當」的宗教活動包括：

1. 向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灌輸宗教思想，帶領少年兒童參加宗教活動。
2. 干涉行政、干涉教育、干涉婚姻。
3. 妨礙生產和社會秩序。
4. 以收奉獻為名搞經濟剝削、詐騙錢財和危害人身健康。
5. 動用集體財物進行宗教活動。
6. 恢復已廢除的宗教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
7. 接受國外饋贈和港澳的宣傳品。
8. 串連自由佈道。

(四)認為大陸神職人員甚少，即受過洗的教徒亦不多，絕大多數為最近二、三年信教的群眾，這些人打著「家庭聚會」招牌進行聚會活動，混亂至極，必須加強管理，予以勸阻，或積極引導，使其逐步減少和縮小。但不要隨便宣佈為「非法」，以免擴大與信教群眾之對立。

(五)表示對教徒要進行「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思想教育、科學文化教育，特別是無神論教育，積極疏導，結合說理教育和感化教育，使其從宗教束縛下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

解脫出來。

(六)禁止黨員信仰宗教，凡長期堅持不改者要勸其退黨、退團，以至清除出黨。並規定幹部、職工和教師不能參與支持宗教活動，對個別利用職權煽動宗教活動者要加以嚴肅處理。

(七)確定對宗教界人士繼續執行「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並經常教育他們「愛國守法」，堅持「三自」辦教方針。要求「三自會」等宗教組織，要充分發揮其作用。對「搞聚會處的小頭頭」，要定期開會，進行法制教育，交待政策，指明方向，正面引導；對少數不聽勸阻的人要展開批評教育，「個別做壞事造成惡果的人」，則必須查明真象，給予嚴肅處理。

(八)認為宗教政策之能否獲得全面貫徹落實，一方面端在團結廣大信徒群眾，另一方面則在削弱宗教勢力和影響。加強基層黨委對宗教工作的領導和管理，乃為作好基督教工作之關鍵，強調只要加強領導，做好工作，基督教就不易脫離掌握。（中共問題資料周刊，七十二年二月七日）

十一日，青島聖彌爾座堂及貴陽主教座堂開放，駐馬店教堂局部修妥，復活節開始使用。（中天，五期，十七頁）

二十四日，光明日報載「宗教、科學、哲學」論文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鼎，八期，二頁）

二十六日，第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公佈憲法修訂草案，第三十五條有關宗教自由的規定，取消一九七八年憲法中所規定，宣佈「無神論自由」。（驛，四月，四十八頁）

五月七日，世界宗教者和平會議和平使節團抵達北平訪問，有二十二位來自各教派之國際代表參加。（驛，一月，十六頁）

六月一日至二日，中華民國主教團常年大會決定明年三萬人歸主與全國性的宗教活動，以紀念利瑪竇蒞華百周年紀念。（教友生活，六月十日）

二十日，上海教區慶祝張家樹「主教」九秩壽辰。（中天，五期，三十二頁）

下旬，三省與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會決定籌備在佘山成立神哲學院，委金魯賢神父為院長。修生資格：年十八歲以上的青年，有志獻身於主的，高中畢業或有同等學歷，家長同意與有教區推薦等。（中天，八期，十七頁）

七月，「中國畫報」月刊介紹利瑪竇為東亞文化交流的先驅。

二十六日，中山縣石岐天主堂重開。（驛，八月，二十二頁）

八月十五日，內蒙陝渠天主堂開放。（中天，六期，六十五頁）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

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三屆傳教工作研討會在彰化靜山舉行。參加者有來自中華民國、香港、印度、印尼、日本、韓國、澳門、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國及地區的二十六位主教，以及三十三位專家及修會會長等。（台手冊，一九八六，十四頁）

九月十日，爲慶祝利瑪竇神父來華四百週年，教宗在致瑪薩拉達教區主教的函件中說：

「他與中國之交談，雖經歷了重重困難，仍能在很多共通點上取得發展；從他對周圍人士的特別吸引力，獲得朝廷的讚賞，以至他死後所得的殊榮，都證明他的成就。今天，利瑪竇依然活在中國人民的心坎裏；幾年前，你們的大學便舉行過紀念利神父的慶典。因此，利神父是教會和中國共同擁有的遺產，可視為一個鞏固的標記，為日後作有建設性的交談鋪路，正如我在馬尼拉曾說過：『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前景。』」（「牧我中華」，一七四頁）

十九日，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三屆第二次會議，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一屆第二次委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驛，十一月，二十四頁）

二十二日，上海市愛國會召開第二屆代表會議，有六百多名代表參加。

二十七日，中國基督教丁光訓等七人代表團應邀訪問歐洲五國：英國、愛爾蘭、西德、芬蘭

與瑞典。(驛，十月，十六頁)

二十八日，教宗在梵蒂岡宮接見西藏達賴喇嘛。(教友生活，十月十四日)

十月六日至九日，吉林省愛國會召開第三屆第二次委員會議，出席代表三十五人，對該會工作報告，確定會後的任務。

十日，吉林「主教」劉焜與滄州「主教」劉定漢在吉林由宗懷德「主教」祝聖，涂世華「主教」與唐山「主教」劉景和襄禮。(中天，六期，二頁)

十一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自辦的第一所修道院「上海佘山修院」，由院長金魯賢主持開學典禮，共錄取修生三十六名，張家樹「主教」指出修院不受外國支配。(中天，六期，三十一頁)

二十日，中國主教團對政府所提『優生保健法』草案表示反對，曾藉報刊，會議並在立法院聽證會中提出異議，受到各方之重視。(台手冊，一九八六，十四頁)

二十五日，教宗在羅馬呼籲梵蒂岡與中國有新的接觸。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羅馬額我略大學紀念利瑪竇學術討論會閉幕典禮上致詞說：

「利瑪竇身故後，遺體安葬在北京，葬地是皇帝所御賜。當時的宰相有感於這史無前例之舉說：『在中國歷史上，來華之西士中，從未有人如利公之才德

出衆。』

除了御賜葬地外，皇帝亦賜地予耶穌會士興建會院和教堂，藉此保護在華的天主教，俾能安心繼續工作。

希望耶穌會為這位卓越的成員的善表所鼓舞及啓發，在聖神不可思議的引領下，為中國人民的文化及傳福音工作，作出有效的貢獻。利瑪竇在北京的墳墓有如埋在地下深處的麥種，等待結出豐碩的果實。它向羅馬及北京發出扣人心弦的呼籲，邀請它們重新展開他在四百年前以無比愛心及成就所開始了的交談。」（「牧我中華」，一八一—一八二頁）

三十一日，烟台教堂開堂，福州「主教」林泉主持該省最大的教堂——泛船浦教堂開堂典禮。（中天，六期，三十七頁）

十一月六日，教宗在西班牙再度呼籲與中國接觸。（驛，十一月，二十四頁）
十一日，中共首次發行宗教郵票。

二十五日，中國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出版彌撒經書合訂本——『主日感恩祭典』為主祭用的大型本及信友用的小型本。（台手冊，一九八六，十四頁）

二十六日，沛縣教區由徐州教區「主教」錢余榮主持開堂典禮。（中天，六期，三十八

頁)

十二月四日，中共五屆人大通過新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三十六條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中天，七期，二十七頁）

八日，江蘇省河洲縣揚舍天主堂舉行開堂典禮。（中天，六期，三十八頁）

十二日，福建省福安縣城關教堂、廣州沙面露德聖母堂、徐州教區蚌縣天主堂開放。（中天，六期，三十六、三十八頁）

杭州「主教」吳國煥主持主教座堂聖母無染原罪堂開堂典禮。（中天，六期，三十五頁）

二十四日，蕪湖主教座堂復堂。五河縣教堂、四川廣元、雙河、瀘州、西昌、常德與廣西梧州等地教堂復堂。（中天，六期，二十四頁）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

一月一日，中共新憲法第三十六條，聲明信仰自由條款生效。

八日，北平各報發出消息，凡是內容涉及宗教、反共或反社會主義的所有進口錄音帶、唱片及錄影帶等，將一律沒收。（香港文匯報一月九日）

二十五日，天主教新法典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簽署頒佈。（『見證』一三三期，七頁）

二月五日，張家口「主教」潘少卿逝世。（中天，六期，六十五頁）

撫順市天主教愛國會，召開愛國愛教先進分子表彰大會，共表彰十六名教友。（中天，六期，五十一頁）

十四日，陝西鳳翔主教周維道（方濟會士）逝世。（公教報）

三月三日，羅光總主教獲行政院院長頒授文化獎，除得獎狀及獎章外，尚獲得獎金三十萬元。此為獎勵羅總主教多年來在文化及教育方面的貢獻。（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五頁）

東三省瀋陽聯合神哲學院開學，有來自東北與河北地區修生共計五十八人。（驛，十一月，四十六頁）

七日，中共長期囚禁教士，國際赦免組織再予抨擊，所謂信仰自由祇屬謊言。（大公報）

九日，中國宗教界代表一行十人，應「世界宗教者和平會議」日本委員會邀請赴日參加會議。（驛，三月，二十四頁）

十八日至三十日，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教材研討會在北平召開；神學以聖經為依據，倫理應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獨立自主，及拒絕梵蒂岡的控制等。（中天，九期，三十九頁）

二十二日，朱洪聲神父與陳雲棠神父在上海受審，分別被判十五年與十一年徒刑；陳才君神父被判兩年半，沈百順神父被判十年勞改。（鼎，四期，二頁、驛，五月，十頁）

四月一日，北平天文台開放，內有明清耶穌會上所製作的儀器。

六日至十七日，第六屆亞洲修女代表會議在彰化靜山舉行，由中國女修會會長聯合會發起並籌備。來自澳洲、香港、印度、日本、韓國、印尼、澳門、菲律賓、斯里蘭卡、泰國及中華民國的代表共四十二人參加。會議主題是對「亞洲婦女的生活品質」交換意見和經驗。（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五頁）

十三日，上午十時，在主教團秘書處舉行全體主教會議，舉行改選。由羅光總主教當選為主教團主席，賈彥文總主教為副主席，王愈榮主教為秘書長。（全上）

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三屆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和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一屆二次（擴大）會議，以及兩會委員（擴大）聯席會議，在北平舉行。

有來自全國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的兩會委員一二十三人，列席六十七人，共一九〇人，其中主教四十名，神父八十五名，修女五名，教友六十名。（中天，七期，三頁）

十六日，第一位自選自聖「主教」董光清在北平南堂主持大禮彌撒，慶祝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及自選主教二十五周年紀念。（大公報十七日）

二十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喬連升在中國天主教兩會委員會議上的講話中，為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出五點辦法：

（一）進一步合理安排宗教活動場所。這是落實黨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動正常化的重要物質條件。這些年來，人民政府協助教會相繼開放了一定數量的寺觀教堂；同時，政府撥發了一些維修費，解決了相當一部分宗教活動場所的問題。但問題還比較多，今後還應繼續努力解決。同時注意在合理安排上和如何管理好上面做工作，要不斷總結這方面的經驗。當然，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這樣一條基本經驗，就是：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應在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行政領導之下，由宗教組織和宗教職業人員負責管理。任何人都不要到宗教場所進行無神論的宣傳，或者在信教群衆中發動有神還是無神的辯論；但是，任何宗教組織和教徒也不應當在宗教活動場所以外佈道、傳教、宣傳有神論，或者

散發宗教傳單和其它未經政府主管部門批准出版發行的宗教書刊。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不妨礙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也是為了保證宗教活動的正常化。

(二)要協助各種宗教組織辦好宗教院校，培養愛國的又有宗教知識的新的宗教職業人員，解決後繼無人問題。

(三)進一步落實各項有關房產等經濟政策，力求在自養方面取得新的進展。

(四)要充分發揮愛國宗教組織的作用。這是落實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動正常化的重要組織保證。各級愛國宗教組織的基本任務是在各級人民政府的領導之下，協助黨和政府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幫助廣大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不斷提高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覺悟，代表宗教界的合法權益，組織正常的宗教活動，辦好教務。這些任務是很光榮的，又是很艱巨的。因此，在愛國組織內擔負工作的朋友們，信教群眾信賴你們，黨和政府信任你們，你們應當積極熱情地完成這些任務；政府的領導是方針、政策上的領導，不是什麼事都管，更不是包辦代替，要明確這個關係，大膽開展工作。

(五)我們要按照新憲法精神，在近一、二年內制定宗教法規，這也是全面地、正確地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制定宗教法規是件大事，需要多方面

努力工作，包括在座的朋友們，希望你們多多提出建議和意見，共同把宗教法搞好。（中天，七期，二十八頁）

二十一日，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江平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教務委員會委員會會議上說：「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並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宗教信仰自由作了明確的規定，我們必須認真履行憲法的規定。

我國的憲法，總的指導思想是四項基本原則，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各民族人民團結前進的共同的政治基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證。全國人民，不論是信教的還是不信教的，也不管是信哪一種宗教的，人人都肩負著維護憲法尊嚴和保證憲法實施的莊嚴職責。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都要明白，我們應該成為維護憲法和執行憲法的好公民，要自覺地維護憲法所規定的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維護四項基本原則，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民族團結，模範地履行公民的權利和各項義務，為實現憲法所規定的我國今後的根本任務而努力工作。

但是，羅馬教廷和國外教會中敵對勢力對中國天主教堅持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是極端仇視的，是不甘心失敗的。近幾年來，他們乘我對外開放之機，不斷派遣人員潛入國內，策動反革命分子披著宗教外衣進行破壞活動。目的不僅在於破壞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而且在於推翻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他們是為羅馬教廷和國外反動勢力重返大陸，重新控制中國教會，重新使中國淪為殖民地服務的。我們應該深刻記取的教訓是，自覺抵制來自外國敵對勢力的宗教滲透，堅守『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的規定，堅持我國各宗教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發揚『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的愛國主義精神。』（中天，七期，二十三—二十四頁）

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內蒙王學明「主教」視察教務，與四十位神長會談，給三千三百七十七名教友付堅振。（驛，十一月，四十六頁）

二十二日，南京博物館為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舉辦利民文物展。（鼎，六期，二頁）

二十三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教務委員會等一九〇餘位代表在北平舉行全國天主教會慶，慶祝自選自聖主教二十五週年，首位自選主教爲漢口董光清，迄今已有六十多位自選自聖主教。（驛，五期，十一頁）

宗懷德在致詞中說：

「過去的廿五年是我們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光輝的廿五年。在這廿五年中，廣大神長教友和全國人民一樣，在黨和政府的領導教育下，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覺悟不斷提高，教會內的反帝愛國運動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事業也在不斷深入發展。自一九五八年以來，繼漢口、武昌兩教區之後，在全國範圍內，自選自聖的主教已達六十多位。教友們有了自己的善牧，過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心情更加舒暢，為愛國愛教多做貢獻的積極性也隨之不斷增強，在四化建設中湧現出了不少的先進模範人物。八十年由於教務發展的需要，在中國天主教第一次代表會議上，又建立了中國天主教最高領導機構——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從而使獨立自主的中國天主教會組織日趨完善和健全，使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近三年來，全國和各地的愛國會和教務機構，在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開展與國外天主教友好人士的聯系和交往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些神長教友深有體會地說：『沒有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祖國的今天，就沒有我們教會的今天！我們要感謝天主，感謝黨！』」（中天，七期，四十二頁）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呂仲勛在講話中說：

「要繼續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在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上奮勇前進。」

二十五年來，天主教界的朋友和廣大信教群眾的愛國主義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擺脫羅馬教廷的控制，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鬥爭中，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但是，國外反動勢力，決不會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還將千方百計地進行滲透和破壞，妄想重返中國大陸，控制中國天主教會，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今後的鬥爭任務仍然是艱巨的。我們希望天主教界的朋友，珍惜已經取得的成果，總結歷史經驗，不斷地提高愛國主義的覺悟，堅持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

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是正義的。中國天主教的事情，必須由中

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年）

國神職人員和信教群眾在自己的國內作出決定，任何外國勢力都無權支配。如果天主教內有人甘願接受外國勢力的支配，這是與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民族尊嚴不相容的；如果觸犯了法律，就要依法處理，這是政治問題，與宗教信仰無關。今後天主教界朋友在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正義鬥爭中，都會得到憲法的保護，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

在這裏必須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代表中國天主教的合法組織是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我們應當支持它們的正義事業，任何破壞行為都應當看成是違法行為，觸犯刑律的，要依法懲處。」（中天，七期，四十四頁）

二十五日，兩委員會聯席會議在決議中指出：

「我國教會理當享有獨立自主的神聖主權。但是，長期以來，由於羅馬教廷的控制，這個主權一直被無理剝奪，經過我國神長教友多年來的堅決鬥爭，並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才實現了教會的獨立自主，我們必須十分珍惜這個經過長期鬥爭而得來的主權，並要竭盡全力來保衛它，當前羅馬教廷和國外教會中

的敵對勢力，並不甘心它們的失敗，它們一再策動和指揮一小撮披著天主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進行危害我國主權和安全的罪惡活動，竊取和刺探我國家的機密情報，造謠惑眾，煽動群眾製造事端，破壞社會秩序，以及猖狂破壞我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正義事業，妄圖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權。因此，我們神長教友，必須百倍警惕，更加緊密地與祖國和人民站在一起，為了維護祖國的尊嚴和教會的主權，決不作任何國外教會的附庸；決不屈服於任何國外教會的壓力；決不容許國外敵對勢力損害我國教會的主權。我國教會將始終不渝地以基督福音為準則，以宗徒傳統為榜樣，堅持走獨立自主的道路。最近，我國頒布的新憲法第三十六條明文規定：『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這充分體現了我國神長教友的共同願望。聖保祿宗徒在『致加拉達人書』中說：『基督解救了我，是為使我們獲得自由，所以你們要站穩，不可讓奴隸的軛束縛住你們』。（迦：五，1）我們將嚴格遵守憲法的規定，並切實遵循宗徒的訓誨。」（中天，七期，二十頁）

五月八日，徇大陸聽衆投函要求，梵蒂岡廣播電台加強向大陸傳道。（東方日報）
十五日，教宗在為兩位義大利籍傳教士列入真福品之際，再度呼籲和中國修好之願。（鼎，

六期，三頁）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兩位在華殉道慈幼會士列真福品典禮中講道時說：

「千多年的歷史證明，基督信仰至今未被任何文化所同化，却能與任何文化和諧相處。其實，恩寵與本性屬於兩個不同層面，沒有混淆和競爭的危險；由於兩者均源自上主，基督信仰自然在文化中找到很多有價值的共通點。

這令人高興的列真福品盛典，增強我們的期望，使我們切願建立溝通，推進交談，既負起自己對建設社會、愛護國家的責任，亦保持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這是基督福音的要求，也是各民族各文化深切的期望。各文化邁向基督，而基督也臨現各文化中。願中國亦如其他各國一樣，常能明瞭這種和諧。」（「牧我中華」，一八七頁）

六月四日，中共六屆人大及政協第一次會議在北平召開，張家樹、宗懷德等十一位「主教」、神父、教友代表參加，其中十人被選為委員。（驛，八月，十五頁）

全國政協設立十五個工作組，宗教為其中之一，組長為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副主席四人，愛國會宗懷德「主教」為負責人之一。（驛，九月，二十四頁）

五日，內蒙古烏盟四子王旗的庫倫圖大堂正式開放。

十日，耶穌會朱樹德神父在安徽巢縣受公審，被判十二年徒刑。

十四日，北平「主教」傅鐵山警告說外國「反動」勢力正利用宗教在中國大陸進行顛覆活動，教會必須向信徒灌輸愛國主義，並建議天主教徒與台灣教徒接觸，促成國家統一。（東方日報）

十九日，香港時報指出在中共控制改造下，大陸各宗教組織變成政治化宗教。（中央日報）

二十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天主教愛國會二屆會議在南寧舉行，來自全區的神長教友代表共三十五人參加。（中天，八期，五十一頁）

二十一日，貴州省天主教愛國會三屆二次委員會和貴州省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一屆二次委員會聯席擴大會議在貴陽舉行，出席代表共七十餘人。（中天，八期，五十頁）

二十四日，江西省天主教愛國會三屆三次委員會和江西省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一屆三次委員會聯席擴大會議在南昌市召開，與會代表共五十三人。（中天，八期，五十頁）

六月二十九日，在台中國主教團對內政部草擬之宗教保護法反對意見。（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五頁）

七月，聖母軍易名聖母慈愛祈禱會，但共黨仍迫害他們，要他們自首，承認是帝國主義的幫

兇。(中聯，十二期，七月，三頁)

十四日，台灣普愛會發表六年工作報告，六年中曾爲一六八三名越南難民服務，幫助他們安居，其中一六四一人去美國，三人去澳洲，九人去比利時，九人去加拿大，一人去法國，六人去挪威，一人去菲律賓，五十七人留居台灣。(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五頁)

八月六日，廣州市愛國會第四屆代表會議閉幕，選出第四屆委員，陳志雄被選爲主任。(鼎，十期，二頁)

八日至十二日，廣州教區召開教務會議，由「主教」葉蔭芸主持，會中提議成立修女院與小修道院，並決定教區會議每年召開一次等，共有二十位神職人員參加。(驛，九月，二十三頁)

十七日，吉林海龍縣中和鄉天主堂開堂。(驛，一九八四年，五月，六十六頁)

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廣東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委員會及第一屆教務委員會第二次聯席會議在廣州召開，四十一位代表出席，傳達全國兩會的文件與精神、檢討兩年的工作得失、葉「主教」稱羅馬教廷正加緊破壞、分裂中國教會，呼籲神父、教友加強警覺，維持獨立自辦精神。(中天，九期，七十四頁)

九月三日至十四日，中國主教團與台灣省立博物館合辦天主教文物展覽會，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

四日，北平神學院六名修生在北平南堂，首次領剪髮禮，由傅鐵山主持。（驛，九月，二十四頁）

十日至十六日，中華民國各界爲慶祝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在台北市舉行中西文化交流學術會議，參加者有國內外學者專家八十人，發表演文四十多篇。蔣總統發表書面賀詞，教宗來電致賀，嚴前總統在開幕禮中致詞。

二十八日，北平神哲學院開課，學生五十八名，學制六年，由涂世華「主教」爲院長。（驛，十一月，十五頁、鼎，十七期，三頁）

二十九日至十月二十九日，第七屆世界主教會議在羅馬召開，主題是「和好與懺悔」。（教友生活，一九八四，十二月十二日）

下旬，香港天主教青年會四位幹事與四位教友訪問南京、上海兩教會，並訪問基督教三自會。（驛，一九八四，一月，十一頁）

十月，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最近再版「新經全集」與禮儀書籍。（鼎，十期，十五頁）
八日，熙篤會來華百年紀念，香港大嶼山修道院舉行慶祝會，教宗頒專函祝賀。（教友生活，十月二十日）

十三日至十五日，吉林省長春市天主教愛國會舉行第七屆代表會議。參加的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共三十三人。（中天，八期，六十頁）

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天主教愛國會、教務委員會四屆三次委員聯席擴大會議，在集寧市召開，出席代表五十二人。（中天，八期，六十二頁）

十八日，武昌花園山神哲學院開課，來自五省的修生三十餘名，院長是董光清「主教」。（中天，八期，十五頁）

二十二日，安徽蚌埠「主教」周益齋病逝。（中天，八期，六十三頁）

武昌花園山聖家堂開放，並舉行彌撒。

二十四日，天主教著名作曲家江文也在北平患腦血栓逝世。（公教報，十二月二日）

二十六日，朱化宇為愛國會選為蚌埠主教，由宗懷德祝聖。（驛，五月，六十頁）

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浙江省愛國會和省教務委員會，在杭州聯合舉行委員擴大會議。（中天，八期，六十二頁）

本月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丁光訓主教與總幹事韓文藻應邀訪問東德、匈牙利與瑞士，並參加馬丁路德誕生五百週年紀念活動。（驛，十一月，四十七頁）

十一月二日，北平郊區西北旺所建骨灰堂落成，由南堂本堂石玉琨神父舉行祝聖典禮，有骨架格二千個。（中天，八期，六十三頁）

八日，上海天主教各界隆重慶祝徐光啓逝世三百五十週年，附近南丹公園改名光啓公園，園中並樹立徐氏半身花崗石雕像一座。（中天，十期，三十三頁）

上海博物館舉行「徐光啓文獻展覽會」。(鼎，十八期，三頁)

十三日，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慶祝大會在台北市中華體育館舉行，有一萬多名教友參加，大禮彌撒中有來自各教區的四十名望教者受洗。貴賓有教宗代表宣道部次長盧杜沙彌總主教，韓國金壽煥樞機，日本大阪總主教安田久雄，香港胡振中主教，澳門高秉常主教，西德主教團代表格伯主教，及菲律賓賓主教團主席馬步達總主教。(台手冊，一九八六，十六頁)

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四川省合川縣天主教代表會議，在合川縣政協禮堂召開，與會代表三十七人。(中天，九期，七十五頁)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遼寧省大連市天主教愛國會召開第二屆第三次委員擴大會議。(中天，九期，七十五頁)

十二月二日：天主教新頒法典本日起生效。

四日，英國坎特伯利總主教倫西率其它基督新教代表二十四人訪問大陸三週。(驛，一九八四，一月，三頁)

二十一日，江蘇太倉縣車濱天主堂舉行開堂典禮，由季福祥擔任本堂神父。(中天，九期，二十五頁)

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安徽省蕪湖市天主教愛國會召開委員擴大會議。(中天，九期，七十

四頁)

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桂林市天主教愛國會召開第四屆代表會議。(中天，九期，七十五頁)

二十四日，雲南大理天主堂復堂。(驛，一月，十二頁)

佘山神學院開課，修生計六十二人。課程包括：牧靈、倫理、教義、基礎神學、三位一體、創造萬物與人類、論聖寵、論七件聖事、聖母學、聖德學、人生四末、教會學、教理簡要、教會史、聖經、聖教禮儀等，尚包括政治課，即共黨的政策。(中天，八期，十八頁)

修生條件：(一)自願。(二)由本堂、主教保送。(三)高中畢業。(四)品行好。年齡十八歲至五十三歲。(驛，一九八四，二月，十二頁)

二十八日，上海耶穌會士朱樹德神父在安徽省合肥的一處勞改營中逝世，享年七十一歲。(見證，一三九期，九十四頁，教友生活報)

十二月份，勞達一神父發表「看中國大陸天主教會」一文，立論精闢，發人深省。他在談到「台灣問題」時說：

「八一年十二月，上海出版了一本宗教字典，有一千三百頁，收集了很多有用的資料，對基督教的解釋，比其他普通的字典更客觀。」

我的結論是：基督的教會在中國學術圈子內是相當知名的，在學者的文章裡，很明顯是不會脫離黨的路線，但在他們的著作中，他們可有較大的自由，表達兩種意見。

共產國家的學者對黨的政策的影响（如果有的話）不大。但如果上層人士要對世界基督教會有所認識的話，他們總有辦法獲得足夠的知識。也許，在黨內也對基督教會存在着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依書直說的反對到底，另一是比較技巧的反對基督教的影響。兩者的目標可能相同，但手法却不一樣。

槍口最初是指向台灣。北京當局對官方教會的成員和外賓說，如果羅馬不承認台灣，梵蒂岡——中國關係可能找出辦法加以解決。當然，每個人都知道，這只不過是統戰的心理戰術，志在打擊台灣的士氣。羅馬已從台灣調走駐華公使，只留下一名代辦，但羅馬這樣做，既不能討好北京，也使台灣不高興。

照我們所知，北京從來沒有說過，如果教廷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北京人民政府就會和教廷維持外交關係。在共產主義國家之中，只有古巴和南斯拉夫和羅馬保持外交關係。會不會有一天教廷公使也出現在各國駐北京的外交使節群中？這樣的一天會不會到來呢？問題是，如果有這樣的一天，教廷駐北京的外交使節，或其他形式的代表，能否有機會自由接近合法的國籍主教？北京能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三年）

否准許隸屬於官方教會的主教加入普世教會？

沒有一個共產主義政權不想完全控制它所有的公民，北京也不例外。

我們在前面說過，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在它之下的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准許官方教會以外的司鐸，在最近重開的教堂工作，這樣，漸漸地，官方教會的司鐸與其他司鐸之間的分別就模糊了。這是不是引誘教友進政府控制的教會的第一步？有些地區，在鄉下，司鐸受到很溫和的待遇；但政府對堅持不肯合作的司鐸，却一點也不放鬆，到處懸賞通緝，我們聽到越來越多的司鐸被捕入獄的消息。

有時不免會想，北京是否打算逐漸採用東歐國家的策略，與羅馬取得某種程度的妥協，同時加緊監視和控制教會的一切活動？

北京不用害怕一種類似波蘭的情況會出現在中國。在波蘭，做一個波蘭人就是做一個天主教教友；在中國，教友的人數，比波蘭實在少得太多了。但要中國教會有任何改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友會非常警覺。他們會加入官方教會嗎？會和這些監視他們，在群眾大會中鬭爭他們，毀滅他們的家庭，在五十年代背離主教和神父，現在又重施故技，使許多主教和神父被捕入獄，被判長期或終身監禁的人的行列嗎？那些「愛國的」司鐸和教友會不會誠心認罪呢

？那些被迫不得不加入官方教會的人，可能會因為這改變而歡欣，因為這一來，他們在教會裡的地位問題就解決了；但那些像楊高堅之流的人，從來不放過攻擊羅馬的任何機會的人，他們絕不會因此而高興的。要經過許多年，傷痕才會癒合，那時北京如果願意的話，才可以採用東歐國家的辦法統治教會。

二十年以後，現在舞台上大部份年邁的演員，都要謝幕了。

或者，到那時候，現在統治中國的人們，是否還安好無恙？鄧小平和所有受過提拔的人，也和他的許多對手一樣，一個個都是超齡的老人，當他們在歷史的舞台上消失後，一個新的領導階層就會出現，十年之後，中國的領導人是誰？這實在難以預料。

無論有什麼事發生，羅馬必須表明教會的立場。雖然無論羅馬說什麼，都不能改變共黨現在的做法，但羅馬的態度，將在中國教會這個困難時期，留下一個紀錄，基督的教會曾為基督徒所堅信的信仰，尤其是為那些為信仰而受苦的教友，挺身而出，仗義直言。

過去數年間，我們聽到不少忠於基督和教會的故事，在中國有許多教友，不但保衛而且傳播了他們的信仰。「在艱難、貧乏、困苦之中，在拷打、監禁、暴亂之中，在勞苦、不寢、不食之中……像是人所不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

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年）

，像是待死的，看！我們却活著……像是憂苦的，却常常喜樂；像是貧困的，却使許多人富足；像是一無所有的，却無所不有。」（格後6：4—5；9—10）中國的基督弟兄們，如何能忽視這個神聖的景象呢？

本年，大陸神父的數目不清楚。可估計有二百位神父在官方教會服務，三百到四百位神父在官方教會以外。八位老合法主教仍活著，其中內蒙古的王學明主教很早就參加了官方教會；上海龔品梅主教、保定范學淹主教在監獄中；鄭以明主教經歷了二十二年監獄生活，現在生活在香港；其餘四位主教還算自由」

另外，中共制訂「對外六條」及「對內八條」管制宗教規定，要求宗教界嚴格遵守。其內容為：

(一)「對外六條」：

1. 原則上可以在平等立場上與國外教會進行友好交往，但一定要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拒絕外來任何形式的控制。
2. 可以和各國宗教人士進行友好訪問，但必須堅持「自傳」原則，堅決拒

絕外國教牧人員來華傳教。

3. 可以同各國宗教界進行學術、文化交流往來，但必須注意帝國主義文化滲透活動，凡含有政治性內容的宗教宣傳材料要嚴加管制。

4. 對外國宗教團體和個人少量的捐輸可以靈活處理，但必須堅持「自養」原則，堅決拒絕外國教會的經濟協助。

5. 對友好的國際宗教組織可以參加活動，但堅決不與蘇修控制的國際組織發生關係，應區別不同情況對待臺灣參加國際宗教會議的代表，避免造成「兩個中國」的局面。

6. 宗教的國際鬭爭十分複雜，今後在開展對外友好往來的同時，對帝國主義反動派利用宗教派遣特務、收買拉攏、文化滲透等破壞活動，須保持高度警惕，並進行必要的鬭爭。

(二)「對內八條」：

1. 年滿十八歲的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也有不信宗教和反對宗教的自由。

2. 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兒童不准信仰宗教。

3. 宗教應遵守政府各項法令政策，不准騙詐錢財，危害人身健康。

民國七十二一年（一九八三年）

4. 不准動用集體財產辦理教會。
5. 已廢除的宗教特權不准恢復。
6. 黨、團員不准信教，已信教者要勸其退教，若長期信教不退者應令其退黨、退團。黨、團幹部不應參與宗教活動，違者嚴加處理。
7. 對宗教界人士採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要培養一批新的宗教職業人員，以適應今後宗教工作。
8. 對披著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階級敵人，應發動群眾予以堅決打擊，以提高信徒覺悟，使他們認識宗教的本質，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中共問題資料周刊」，七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

一月一日，狄剛主教率教友代表赴港參加亞洲教友代表會議。（台手冊，一九八六，十六頁）

六日，賈彥文總主教、王愈榮主教赴澳門參加亞洲主教團協會亞東區主教會議，討論亞洲東區天主教會教友的使徒工作。（全上）

十一日，河北保定教區主教范學淹及霍彬章神父二度下獄，兩人皆判十年徒刑。（鼎，十九期，三頁）

十五日，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喬連升在北平逝世。（鼎，二十期，三頁）

華盛頓詢問者週刊刊登柯林斯的一篇文章，譴責中共迫害基督徒，促請美國全面考慮中國大陸的人權情勢。（中央日報）

二十日，漢中教區李聖學「主教」逝世，享年八十歲。（驛，六月，六十六頁）

二月二日，主教團發表牧函，強調繼續利氏來華四百週年的熱誠，並準備七十六年之福音傳播工作籌劃會議。（台手冊，一九八六，十六頁）

五日至十一日，吉林聖家修女院舉行避靜，共有來自哈爾濱、長春、盤石、小八家、二八石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

的十八位修女參加。(中天，九期，七十六頁)

十四日，鄧以明主教赴舊金山作牧靈旅行，到處受到歡迎。(見證，一三六期，七十四頁)

十七日至二十日，教廷甘肅樞機及石好德主教訪問台北。

十九日，教宗在羅馬爲九十九名在法國大革命時殉道者舉行宣佈眞福大典，並譴責宗教迫害。(教友生活，三月八日)

二十四日，甘肅天水教區副主教雷亮夫(七十四歲)去世。(中天，九期，七十七頁)

二十六日，宗懷德「主教」在濟南爲六二八位教友付堅振聖事。(中天，九期，二十三頁)

中共對香港一九九七年後的宗教政策，承諾將不派人干預，在五十年內由香港宗教界自決。

(星島日報)

二十七日，山東省濟南聖神小修院正式開學，院長爲郭傳眞神父。(中天，九期，二十二頁、驛，五一七月，六十六頁)

二十八日，教宗接見七位自由中國主教團主教及旅羅中國神父、修女及教友百餘人，重申教會抱極大希望將福音帶往中國大陸，他視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七頁)

教宗呼籲在台和各地華僑教會成爲橋樑教會，全文如下：

可愛的主教弟兄們：

今天我實在很高興能歡迎你們，並且經由你們，我能把深情的問候帶給與你們一齊傳教的助手，在你們中間一起工作的修會、託付你們照顧的信友以及你們所有的同胞。

今天我們的聚會不是一樁偶然的事件，你們常在教宗的心內，在教宗的祈禱之中，就像你們常與教宗結合在一起一樣；我知道經由這種精神的連繫，使得與伯鐸繼承人的共融，成了歸屬於天主教會的準據，同時「按很古的風紀，全世界的主教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羅馬主教之間，經常在統一、愛德及和平的聯繫之下息息相通。」（教會憲章22），繼續成爲一種傳統。

在梵蒂岡城這邊，在此救贖聖年，你們在伯鐸和保祿宗徒的墓旁，汲取新的力量，他們曾在此殉道作證，爲的是向對他們敵視的世界，宣報他們對人類救主耶穌的信仰。

保持信仰，傳佈信仰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

一、你們的來臨，也是去年你們在台灣慶祝利瑪竇神父來華四百週年結論的一部分，同時你們也正在籌備福音傳佈台灣的一二五週年的慶祝。這是提醒大家的一次機會，使教會所有的人知道，信仰的生活，常要求人根絕、放棄個人的利益，而要有個人的見證。你們和你們的信友都知道這點，因為你們曾面臨過很多的磨難，為了保持你們信仰耶穌基督的完整寶藏，祂「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希·十三·8)。

你們並不願把這種信仰為自己保留，因為到你們那裏去的勇敢傳教士，曾教你們要將此信仰傳佈，並讓別人分享。因此我對你們的慶祝方向表示滿意，你們並沒有只懷念過去，而決心以更堅實的方式，將基督和祂的教會，宣報給今日的中國人民。

向偉大的中華民族宣佈基督福音

二、因為你們是中國人並以此為榮，你們屬於一個偉大的民族，代表著四分之一的人類。中華民族之偉大，不但是由於它的人口，尤其是因為它的文化和價值。你們也是一個勤勞的民族，你們對今日和明日的人類在和平與福祉方面的影響，是不能被忽視的。

教會對這樣一個民族，願意把有關天主和人的事與之分享。教會願意向此民族，宣報它自宗徒們所領受的真理，即：「天主只有一個，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只有一個，就是奉獻了自己，為衆人作贖價的耶穌基督。」（弟前·二·4—5）

你們在一九八一年的牧函中曾寫道：「許多傳教士，莫不以向中國同胞傳報基督福音為己志，他們冒險犯難來到我國宣講福音。我們應該深自反省，身為中國人，在向自己的同胞傳報福音方面做了些什麼？現在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也要細心的研究，在今日的中國，宣傳福音的主要障礙是什麼？還要研究如何適當地將福音的喜訊傳報給我們的同胞。」（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中國主教團牧函）。

福音與本地文化的交流

三、是的，親愛的弟兄們，你們清楚瞭解，你們所要宣報的基督真理的對象，是在時空中存在的人民。你們身為中國的親愛子民，你們的任務是將信仰的訊息，譯成你們遠近的同胞所能瞭解的語辭。

為教會來說，這不是個新的問題，教會自開始起，就必須知道如何把它的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

信仰和信仰的表達方式，與其週遭的文化相配合。這樣做，教會不但尊重其文化，而且從它汲取最好的因素。你們所慶祝的，在你們中間傳教的傳教士們，就是這樣做法。他們同化了你們的富藏，並將他們自己的給予你們，為將在今世所能擁有的唯一寶藏——耶穌基督，能為人所認識，為人所愛。

今天這根棒子已交在你們的手中，你們要深入組成一個民族文化的價值，一個民族辨認自己的那些價值，超越歷史的變遷和暫時的隔離。而教會——猶如我在一九八二年紀念利瑪竇的國際會議閉幕禮中所說——「既然敏於理解每個國家精神的恩賜，則不能不注視到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國人民是一個統一的實體，也是一個擁有崇高傳統及生命活力的融合體，同時它被視為偉大及富有前途的一種希望。」

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

四、在台灣生活的教會，特別對此事實開放，它並不固步自封，嘆息過去或是充滿恐懼，它祈禱、聖化自己並努力「使聖道流傳而得到光榮」（得後·三·1）。遠自唐朝（公元六一七至九一七年之間），公認為福音傳到中國大陸的開始，到現在一九八四年，基督的道、祂的訊息和祂的教會，並沒有失去

它的創造力、它的光明和嶄新。因為耶穌基督和我們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瑪·廿八·20），而祂和好的道形成了十字架，使非常不同的民族也連結起來。我們一直要學習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說話方法和他們的習慣，為能告訴他們有關天主的計劃，以及耶穌經由祂的犧牲，把祂的愛告訴了我們，並顯示給了我們。

你們在台灣和在海外的天主教教友，你們的美妙任務是做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在大陸許多基督的兄弟姊妹們遭遇困難，暫時像埋藏在田裏的種子。可是這一切努力和犧牲，不會毫無結果，日子快到，那時將以更有形的方式，經由教會所敬愛的整個中國的文化、期望和期待，來宣報並慶祝耶穌。

天主的計劃在歷史中實現

五、可敬的弟兄們，我願意鼓勵你們各位和你們的教民，要持之以恆、祈禱並忍受痛苦，對天主的計劃更要開放，雖然有困難，可是天主的計劃是經由每一個民族的歷史而展露的，猶如天使向聖母所說的：「不要害怕……聖神要臨於你……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可能的事。」（路·一·30—38）。

既然教宗想到你們，他也願意與整個教會對你們說，教會不會忘記你們，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

教會知道你們的憂慮，如保祿宗徒對哥羅森教友所寫的：「我們在祈禱時，常為你們感謝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因為我們聽說你們在耶穌基督內的信德，和你們對眾聖徒所有的愛德」（哥·一·3—4）。

希望我們達到人，達到每一個人和整個人的熱誠，也能幫助我們去發現，基督的愛能在歷史的矛盾中獲得勝利，有時依人性看來似乎是阻礙或是不可能，但天主却經由這一些而使歷史前進。

「你們期待上主的人們，要堅強，並勇敢鼓起你們的心神！」（詠·卅一·24）你們的眼睛凝視將來，因先你們而去者的見證而受到安慰，因整個教會的祈禱而得到支持，讓福音之光，由於你們團體的熱心和聖德，而光芒四射。

今晨我也很高興能歡迎居住羅馬的中國人團體，你們願意在此有意義的訪問中，陪伴你們的主教。我鼓勵你們大家要投身於主耶穌，由於你們每天的正直的生活，希望你們在世界跟前成為福音的見證。

我以慈父的心和祝禱，將宗座的選福頒給你們大家。（台灣主教團秘書處譯）

二十九日，中國主教團會見教廷國務卿加薩羅里樞機。（教友生活，三月十四日）

三月二日，教宗在梵蒂岡保祿小教堂爲中國獻祭。（教友生活，三月十四日）

十二日，中國基督教十一人代表團赴澳洲訪問，由丁光訓「主教」領隊。（驛，四月，八頁）

十五日，四川天主教神哲學院開學。於四月五日舉行開學典禮。（「中國天主教指南」，一七三頁）

中旬，中國天主教神哲教材研討會首次在北平召開，計五種：神學（涂世華主編）、聖經（楊高堅）、倫理學（任志平）、天主造化天地萬物（湯孝昌）、教義探討（邱岑生），皆以聖經爲根據，改變舊中國殖民地教會的狀況。（驛，五月，六十五頁）

二十二日，在台中國主教團決議設立「中國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並決定設在輔仁大學。中華民國全體十四位主教及吉立友代辦於下午七時三十分在台北市主教座堂舉行彌撒，把世界與中國奉獻給聖母，並如教宗希望，推動在台中國教會爲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

二十四日，黑龍江省王瑞寰「主教」祝聖高廣成和劉炳文爲神父，是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第二次祝聖神父大典。（中天，十二期，二十六頁）

二十五日，美國議員尼爾提出二七二號決議案，認爲美國總統應對中共強調美國人民對於宗教自由的重視，強烈要求中共釋放至少五位據稱是因涉及宗教理由而被捕下獄的天主教神父。（東方日報）

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廈門市愛國會於鼓浪嶼主教樓召開第四屆代表會議，出席代表三十三人，傳達全國兩會的文件與精神，修訂愛國會章程並制定教務委員會章程。（中天，十期，五十五頁）

二十三日，一位美國傳教士在上海市被沒收福音冊子，要求雷根總統向鄧小平抗議，並將呼籲基督徒抵制中共。（香港時報）

五月，海門前主教朱開敏獲平反。

二日，羅光總主教、狄剛主教及單國璽主教赴韓參加韓國開教二百週年及韓國殉道列聖品大典。

二日至十二日，教宗訪問韓國、泰國與其他三個地方，並首次在羅馬以外地區——漢城，舉行列聖品大典。（善導報）

六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要求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重新加入世界羅馬天主教會組織，並謂：

「偉大明智的中華民族首先向外接受了信仰，盼望他們以真正中國人的身份，在與普世教會的圓滿共融中，設法活出這份信仰，使大家感到喜樂，獲得充實。」這是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在韓國漢城，對韓國全國牧

民議會所發表的講話。教宗在講話結束時，稱讚韓國教會既源於中國，又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同時亦與普世教會共融合一。（「牧我中華」，一九七頁）

九日，中共許然拒絕教宗合一呼籲。（教友生活報）

十二日，福建省天主教「兩會」主辦的第二期聖職培訓班和第一期教工培訓班開課，其中聖職班八人，教工班十五人。（中天，十期，五十七頁）

十三日，在台天主教紀念教會傳入本省一百二十五週年，在高雄隆重慶祝，羅西樞機奉派蒞台主持慶典。（善導報，五月二十日）

十五日，中共正式宣佈由北至南十四個沿海城市：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及海南島對外開放，與深圳、珠海、廈門與汕頭結合為特殊經濟區。（驛，五月，三十三頁）

台北教友代表二十一人，在信義路聯勤外事俱樂部歡宴來華訪問的羅西樞機。（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七頁）

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甘肅天主教第一屆代表會議在蘭州召開，出席代表八十一人，選蘭州趙經農「主教」為愛國會教務委員會主任，研究並支持中國愛國會教務會議的決案。（中天，十期，五十六頁）

六月二日至十日，上海書展在香港大會堂展出，內有天主教、基督教與佛教的有關書籍。（鼎，二十期，一頁）

六日至八日，中國主教團舉行常年大會，討論福傳大會，支援大陸教會，中華真福列品等事宜。（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七頁）

十三日至二十日，內蒙巴盟天主教愛國會召開第二屆委員會會議和教務委員會第一屆委員會會議，與會者五十餘人。（中天，十期，五十七頁）

二十二日，瀋陽「主教」兼遼寧兩會主任與神哲學院董事長徐振江「主教」去世（六十四歲）。（中天，十期，五十四頁）

二十五日，七十六歲的韓籍神父尹保祿在哈爾濱舉行晉鐸金慶，曾因反對「愛國會」而下獄二十餘年，並拒韓金樞機的邀請返回韓國。（教友生活，十一月十四日）

三十日，教友蔣復璁發起賀吉立友代辦六秩華誕，邀請訪教宗歸來之奉祀官孔德成先生及孟子曾子後嫡孟繁驥先生及曾憲偉等人作陪，教會方面有神長及教友二十餘人參與，席間對中國文化與天主教教義極相吻合，而互為稱讚。（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七頁）

七月三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位傳教士之墓修復。（中天，十期，六十頁）

二十三日，北平市府公佈第三批文物保護單位計一一一處，其中有西什庫天主教堂、利瑪竇等明清傳教士之墓。聖母會法文學校舊址、輔仁大學與基督教青年會舊址等。（同上，六十一頁）

墮胎應合法化嗎？

羅馬「觀察報」一九八四年七月廿三日十一版刊出了以羅光總主教為首席的中國主教團對「優生保健法」的聲明——

以「墮胎應合法化嗎？」標題

有兩個分標題

- 一、我們的聲明
- 二、我們的建議

因倫理道德，對天主、對社會國家、對良心的責任，我們中華民國主教團特別討論了「墮胎應合法化嗎？」的問題。以下是我們主教全體一致的立場並更進一層建議，希望我們具善意的政府和同胞，能在我們的社會中通力合作，來解決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一、我們的聲明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

我們絕對反對墮胎合法化，我們的立場基於良知和以下的主要理由：

1. 「尊重生命」，「毋殺人」，天命與人性律是絕對相連的。存在基本人權的受保護；從受孕之初，胎兒擁有人的生命；不是一塊血肉而是人生命的開始發展。為此墮胎是殘忍的屠殺無辜。

2. 中國文化基於「仁」；中國倫理道德以「義」為基本原則；中國哲學的承傳，以「生命」為中心。墮胎既不仁又不義，也不尊重生命。墮胎合法化是扼殺中國文化的根本，棄如廢物。

3. 我國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我國民法第七條「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權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所以我們的刑法，繼殺人罪和傷害罪以後有墮胎罪的條款。墮胎合法化是廢棄堅強的倫理道德以抵制殺人的良法和正義法律。

4. 支持墮胎合法化者的條件，基於功利主義；不理會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

5. 我們企圖復興中華文化，建設高標準的社會。準此，我們不可以墮胎合法化，跟從那些只圖改進物質生活而道德萎縮的國家。

6. 不合法的「暗中墮胎」不能變為「公開墮胎」合法化的理由。所謂「保護母體精神和身體健康的願望」，更沒有理由被視為「在母胎殘忍屠殺的合法

餘地」。

7. 墮胎合法化是鼓勵墮胎。它造成其他的傷害，如蔓延不道德的性行為，和施用藥物性交及不尊重人的地位。

8. 外科醫生的責任是「救」與「治」，不是「殺」和「害」。墮胎是直接並有意殺害，是嚴重地違反醫藥道德。

9. 墮胎合法化是為了功利主義摧毀「毋殺人」誠命的武器。

不難想像可以導致怎樣的結果。例如用同樣的原則，殺害老人，無助者，沒有用的人及其他沒有必要活着的人，只是為了使「限制」人口合法化？

10. 尊重人權的社會應該解決人的問題。不是以「除去」人命來解決問題，尤其是在母胎中的幼兒，無辜且沒有自衛的能力來保護自己和自己的權利。

根據上述主要理由，我們嚴正聲明，墮胎不應該合法化，我們反對墮胎合法化。

二、我們的建議

我們反對墮胎合法化。但我們也深深地警覺到許多面臨的實際問題：如人口壓力，經濟成長，家庭幸福，婦女健康，子女教育及日漸增加的暗中墮胎。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

我們經過審慎的考慮之後，切願提出一些無論在實際上或道德上可行的措施。我們呼籲政府及有善意的同胞促使在我們的社會中得以實現。天主教將盡可能予以支援。

1. 在學校方面教育輔導增強道德教育，尤其重要的是教導青年認識人生命的尊嚴，兩性之間的責任等。

2. 推廣家庭計畫的責任感，更進一層公布自然節育、控制人口。說明人工節育違反自然本性及導致許多嚴重後果。此外對女人來說，遭受到強暴或殘棄的嬰兒，對方都沒有盡好責任。

我們接受正當的家庭計畫，却堅決反對用人工節育。對於停止三個及三個以上孩子的社會支援，認為這種措施，只能殃及窮苦人家，富貴人並不會受什麼影響。我們不能支持這違反社會正義的事。

3. 為鼓勵社會福利的政策有：

甲、關懷如何適當的處理未婚媽媽，使她們能平靜和安全生育。

乙、建立更多的素嬰收容所。

丙、建立特殊機構，收容身體殘障及低能和廢棄兒童。

丁、支持窮苦人的生活必需。

如果教育輔導及社會福利雙管齊下實施有效，我們深信許多孕婦會免於企圖以那些殘忍的行為，來殺害自己的骨肉（胎兒）以及能傷害身體的交易，暗中墮胎也因此會減低。

天主教有「家庭幸福服務中心」，做這類輔導教育工作。再者，在台北、新竹、宜蘭、台南和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機構，收容棄嬰、殘障及低能兒童。這些以照顧不幸兒童來解決家庭問題外，別無其他解決的方法。

以中華民國的經濟情形及政府積極推動社會問題的政策，以及我們同胞間善意的仁慈和慷慨而言，為設立上述各種機構，應沒有什麼困難。如果政府和同胞，上下一心採取行動，我們不但能維護道德律，也能保持中華文化的純樸。有這一事實中華民國本身對世界就是一個說明，她是一個偉大並具有倫理道德的國家，尊重人權，信守道德原則。

天主降福我們祖國！

中國主教團主席 達尼·羅光總主教

團員 若瑟·郭若石 瑪竇·賈彥文 若瑟·鄭天祥 斐迪力克·

唐汝琪 保祿·成世光 伯鐸·杜寶晉 威廉·蔡文興

若瑟·狄剛 若瑟·王愈榮 保祿·單國璽 路加·劉獻堂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

愛德華·甘霖 安傑納·費濟時 若望·和民望 雅風肅·

范普厚(歿) 斐迪南·格壽平 多瑪斯·白正龍

(鐸聲，二十二卷八十期)

八月十一日至二十七日，香港天主教青年聯會二十二人舉辦「基督徒回國參觀學習團」，訪問廣州、石家莊、太原、大同、天津和北平等地。(驛，十二月，十二頁)

十五日，由于斌故樞機主教所創立的「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回教)，組團訪問泰國、印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約旦及新加坡五個佛、回教國家。(台手冊，一九八六，十八頁)

海南島海口市天主教聖心堂復堂，特請廣州「主教」葉蔭芸主持。(中天，十一期，六十六頁)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發表「有關香港一九九七前途聲明」。全文如下：

壹 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成立行政特區。面對此歷史性的轉變，本人身為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曾先後與我教區諮議會、司鐸議會、牧民議會、教友總會幹事會、國籍司鐸協會、男女修會會長聯會，就信仰角度，按福音精神，慎加討論，共同反省。謹發表下列聲明，希與我教內外人士共勉。

貳 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引以為榮。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文化博大精深。其高尚的倫理價值，人生理想，天主教會一再推崇，表示讚賞；對其他文化的積極因素，教會亦向來重視，採納發揚。

叁 身為香港市民，理應共苦同甘，守望相助；彼此團結合作，以服務社會，造福人群；特別愛顧老弱貧病孤苦人士，提昇精神生活質素，致力於均衡的全人發展；使香港發展成為更加美好，合乎人道的居住地方。

肆 身為天主教徒，信仰基督，敬天愛人。基督乃天人中保，人類教主。他傳教受難，死而復活；建立教會，往訓萬民，佈道四方。天主教徒繼承此一使命，宣揚基督，傳播福音，而力行仁愛，服務人群。

伍 身為天主教徒，深感宗教信仰自由，乃一天賦的基本人權；香港享有，絕非偶然。此基本人權及其自由運用，係基於人的尊嚴，屬於人的本性，曾經聯合國鄭重宣言；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基本法，應以明文詳加規定，確保尊重。此對人民的信心，當有加強的作用。

陸 香港享有的宗教自由，包括下列各項權利：

- 一、選擇自己信仰的宗教，並以崇拜、禮規、實行、教導表達之。
- 二、個別或集體，公開或私下崇拜。

三、宣傳自己信仰的宗教，並以語言、文字，教導有興趣者。

四、父母按其宗教傳統，為其子女提供宗教教育。

五、宗教團體和組織，舉行聚會，促進教會、出版、文化、慈善及社交活動。

六、宗教團體和組織，委任、調派、培育其工作人員，及選派他們前往海外接受訓練及研究工作；需要時，得邀請及借重海外教會人士，加強服務。

七、宗教團體和組織，為宗教目的，得建設、購置、承受、使用、管理及保留物業。

八、得與港內外信仰團體及組織，或個別信徒，保持聯繫。

九、尤其天主教徒，與教宗、主教及世界各地天主教團體，特別保持其現有聯繫；與普世教會，保持共融合一。這是天主教徒信仰的基本要求。

崇
天主教在香港，已有一百四十多年歷史；這些年來，感念天父救世愛人的聖意，負起宣傳福音的使命，師法基督服務的芳表，非以役人，而為人役；在教育、醫療及社會工作上，一向群策群力，作出貢獻；不分性別、種族和信仰，皆一視同仁。計接受天主教機構服務的人士，非天主教徒佔百

分之九十五。今後仍將秉承過去精神，積極主動，在能力及資源範圍內，繼續努力，建設香港，使發展成為更加進步，充滿活力，合乎正義，令人自豪的社會。相信真誠的天主教徒，也是真正的好市民。

二十二日，香港天主教青年聯歡會拜會北平愛國會與教務委員會，和宗懷德、涂世華等「主教」交談。

二十四日，香港天主教青年等推十一位代表會晤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后歷三小時，並宣讀「香港社會及教會前途問題意見書」，建議在港儘快推行民主，有助於一九九七年實現港人治港的許諾。（中天，十一期，六十二頁）

九月六日至七日，河北秦皇島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代表會議召開，為期兩天，與會代表五十餘人。（中天，十一期，六十三頁）

十四日，吉林天主教愛國會第四屆代表大會在長春市召開，出席代表六十人，報告兩會工作，修改兩會章程，並通過吉林省「天主教界愛國公約」。（中天，十一期，六十三頁）

二十四日，為中國真福申請列聖委員會舉行會議。正式成立「中華殉道真福列聖委員會」。主任委員為鄭天祥總主教，副主任委員為王克祿蒙席，並兼任駐羅馬代表。（台手冊，一九八六，十八頁）

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亞洲區五位主教訪問中國大陸，他們是亞洲主教團協會秘書長印度籍蘇沙總主教、吉隆坡總主教費南德、菲律賓主教黎巴仁、泰國主教曼薩與斯里蘭卡主教費南道，隨行的尚有印度籍蘇沙神父、香港湯漢神父、謝秀嫻修女與瑪利諾爾尚義神父。（驛，十月，六頁）

二十八日，中國主教團發表聯合牧函，論中國教會一枚一棧。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主教團牧函

——論中國教會一枚一棧

在主內的親愛的兄弟姊妹：

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你們同在！

（一）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連繫

『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這是我們的信仰，也是我們每主日在彌撒大典中大家共同地聲明的信仰。

基督降生成人，取了人性，成了「一個」人，以完成聖父遣祂救世的使命。基督受難被釘死，祂復活了、升天，由聖父遣派聖神，來到祂所創立的教會內，給予生命、光明、熱愛。教會是基督以十二宗徒為基石所建立的在人間的神聖團體，以繼續祂的救人工作，宣傳福音，聖化人靈。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說：『唯一的中保耶穌基督在人間建立的教會，並時刻支持她。使她成為一個信望愛三德的團體，也是一個有形可見的組織，並藉著她向眾人傳播真理與聖寵。這一個含有聖統組織的社團，亦即基督的玄奧身體是可見而又是精神的團體，是人間的教會，而又是富有天上神恩的教會。』（論教會憲章第八節）

基督的教會為基督的妙體，『基督的生命在這身體內分施給有信仰的人，他們藉著聖事，以玄奧而實在的方式，與受難而光榮勝利的基督結合。』（同上，第七節）基督的妙體是唯一的，聖保祿宗徒說：『因為我們眾人都因同一聖神受了洗，而成為一個身體。』（格前十二，13）身體是一個，不能分裂，分裂了的肢體就沒有生命，也就不是身體了。『整個身體因關節和脈絡得以滋養而連結，在天主內生活成長。』（哥二，19）

唯一的教會傳播福音，因著宗徒的工作在各地建立了地方教會，宗教們的繼承人又宣傳福音予以增設，使基督的唯一教會在世界各地都建立起來，召集

天主的子女，向天父奉獻純潔的祭祀和馨香的讚頌。

從宗徒的時代，散佈在各地的教會就彼此連繫，聖保祿兩次上耶路撒冷，會見聖伯鐸，以各教會的捐獻，救濟耶城的教友，耶城的教會也派代表往安弟約基教會，宣佈共同的教規。在第二世紀時，羅馬教宗格肋孟寫信與格林多教會，安弟約基的主教聖依納爵和史米能的主教聖波里加波都寫信問候附近的教會。在第三世紀時羅馬教會遭迫害時，北非的主教聖西彼廉主教致書羅馬教宗聖哥耐果。到了第四世紀羅馬皇帝公斯當定領洗入教以後，歐洲、北非和近東的主教，已經開始在羅馬教宗的指導下，集會研究教義和教規。雖因東羅馬帝國的政治關係，產生了東正教，與羅馬分離，然整個歐洲從羅馬帝國時代到中世紀，教會內所有的地方教會，不僅在信仰上屬於同一的教會，而且在事實上表現了這種傳統的信仰。後來福音傳到歐洲以外的地區，所有地方教會，常合而為一。不幸在文藝復興時期，因著教會內和歐洲政治上的各種惱人的原因，路德脫離了天主教會，建立了基督新教，以後的世紀，新教再逐漸分化為多數的基督教會，到了今天，凡是有基督信仰的人，不論是信天主教或信基督新教，都深深感到有重新合一的必要，不能再繼續讓基督的妙體分裂，而要實現基督在最後晚餐的祈禱：『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為叫世界知道是慈派遣了

我。』(若十七，22)

(二) 與教宗相連繫

基督所建立的教會為一個有形的團體，處在人世而行天上的聖事，有形的團體必定有組織，有組織便有統序。基督在世時便指定了聖伯鐸為祂的教會的首領，在瑪竇福音第十六章和若望福音第二十一章，基督明顯地表示了自己的意願，教會既是基督的妙體，妙體的頭當然是基督自己；教會又既是有形的團體，有形的首領便是聖伯鐸的繼承者，這種信仰從教會開始時直到今天，流傳不斷。對宗教使用統治權的方式，歷代可有不同的法規，但對教宗的教會首領乃是古今共同的信仰。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說：『耶穌基督永生的牧人，曾經建立了聖教會；如同祂由父派遣而來，祂也把使命交給了宗徒們；祂要宗徒們的繼承人，就是主教們，直到世界終窮作教會內的牧人。為使主教職保持統一分，基督定立了聖伯鐸為其他宗徒的首領，並在他身上建立了信仰統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見的中心與基礎。對於羅馬教宗首席權的設立、權限、性質、與永久性，以及其不能錯誤的訓導權，本屆神聖大會，再次向全體信友提示其為應該堅信的信條。』(論教會憲章第十八節)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

天主教會的主教乃宗徒們的繼承人，繼續宗徒們的使命和職務。宗徒們當時合成一個小團體，稱為「宗教團」，以聖伯鐸為首領，共同領導教會。「宗徒團（*Collegium Apostolorum*）的團體由宗徒們的繼承者繼續組織，全球天主教主教都為「宗徒團」的成員，和全球主教互相連繫，和「宗徒團」的首領羅馬教宗互相連繫。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規定：「由於主的規定，聖伯鐸及其他宗徒們組成一個宗徒團，基於同等的理由，繼承伯鐸的羅馬教宗和繼承宗徒們的主教們，彼此也聯結在一起。按照很古的一種風紀，設立在全球的主教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和羅馬主教之間，經常在統一、愛德及和平的聯繫之下，息息相通。……可是，如不以繼承伯鐸的羅馬教宗為主教團的首領，並使他對所有牧人與信友的首席權保持完整，則主教團毫無權力。」（論教會憲章第二十二節）

我們中國教會的主教有六十多位參加第二屆大公會議，和當時參加會議的全球兩千多位主教共同製定論教會的憲章，肯定了主教與主教的聯繫，主教與教宗的從屬關係，因為這是教會傳統的信仰。

很可惜自從成立天主教會以外的基督教會以後，這項信仰竟成了合一的絆腳石。現在具有基督信仰的善心人，都盡力在謀求突破這種困難。

(三) 中國教會與全球教會及與教宗的連繫

去年，我們中國教會紀念了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今年台灣教會紀念了台灣開放一百二十五週年。利瑪竇來華重新開始在明初中斷的宣傳福音工作，以建立中國教會。一百二十五年前，福音由道明會傳教士從福建傳入台灣，在一百多年前由廣州傳入香港。中國教會據一九四八年的統計，分成二十教省，有總主教二十位，主教八十三位，監牧三十六位，共有教區一百三十九區。香港屬於廣東教省。一九六一年，台灣成立中國的第廿一教省，分為七個教區。澳門教區係中國教會發祥地，在聖統制上雖不屬於中國教會，在教務工作上，則相當關連。

中國教會為一地方教會，地方教會由本地聖職人員在主教領導下治理教會，教務經費應由本地信友供給。然本地教會和普世教會互相連繫，猶如一體，互通有無。我們中國教會接受全球其他教會的人力和財力支援，我們中國教會也派有中國神父和修女在別的教會工作，為普世傳教事業每年我們也捐助經費，這是教會唯一和至公的特性，並不是受人或給人的侵略。

中國教會傳統地常與教宗連繫，保持從屬關係，這是我們教會的信仰，為

保全這種信仰，在大陸的主教、神父、信友，不惜犧牲一切，進勞改營，入監獄，被處死刑。因為若不能和教宗取得連繫，就是信仰不自由，我們必不屈不撓據理力爭。

在非常的時代，當事實上中國主教不能和教宗連繫時，主教們有許多自主之權，可以臨時自決，然不能公開否認教宗。破壞自己的信仰。

教會和教宗的關係為信仰的連繫，我們信教宗為首領是信他為教會的首領，不是從政治去看。在中世紀時教宗擁有自己的國家，在歐洲的政壇上常有政治活動。但在十九世紀末葉失去了國家，現有的梵蒂岡國，僅有一政權獨立的象徵，表示教宗不隸屬任何的國家政府，在國際政壇上絕無其他意義。教宗和各國政府的外交關係，純為謀該國教會的利益，而無任何政治、軍事、經濟、商業等現世利益的企圖。

大陸教會人士有人指責教宗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外交關係。這種關係不是教宗故意建立，而是原在南京的大使遭中共驅逐出境，故轉來台灣。當時轉來台灣的大使館很多。後來因著各種不同的利益，許多國家和中共交涉建立外交關係，乃撤去在台北的大使館，中共要求教宗撤去駐台北的大使館，却拒絕和教廷先行交涉，教廷按照慣例，不自動撤去使館。而且中共表示在教

廷撤去駐台北使館，即使與教廷交涉，也決不容許大陸天主教會與教宗聯繫，這樣中共自己斷絕了交涉之路，大陸教會人士應明瞭教宗的苦衷，不應抱怨教宗放棄了他們。在中華民國的教會人士也應了解教宗試圖與中共接觸，是為謀求大陸教會的利益；降低與中華民國的教會之關係，乃是減輕中共對大陸教會的壓力。

我們祇有求天主聖神，加強中國教會人士的信德；堅持純淨的信仰，避免政治的混淆，培養剛強的毅力，在目前教會艱苦而又為爭取教會生存的時代，大家團結一心，共同祈禱。用一九二四年中國教會全國主教會議所撰奉獻中國於聖母頌的經文說：『求爾憐視中國億兆人民，皆爾聖子聖血所贖，賴爾大功之轉求，賜之同歸耶穌聖心，以得生命聖德之源，而共成一牧一棧。』（教友生活報，九月二十七日）

十月一日，中共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週年，天主教愛國會「主教」宗懷德、楊高堅、傅鐵山與教友劉柏年、香港副主教林焯煒、澳門副主教林家駿等均應邀觀禮。（中天，十一期，六十頁）

六日，中共政協宗教組與北平市政協民族宗教組聯合舉行首都宗教界座談會。（全上）

二十一日，北平輔仁大學校友會在輔大舊址成立，由王光美擔任會長，參加校友一千二百人。

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王愈榮主教與趙一舟神父赴羅馬參加全球各國主教團禮儀委員會主任及秘書會議，紀念梵二禮儀憲章公佈二十週年。（台手冊，一九八六，十八頁）

二十六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聯合舉辦的部分省、市、區神職人員首期學習討論會議，在北平舉行開學典禮。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湯履道教友受『兩會』委托，作了講話，闡明了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幫助神職人員進一步認清當前國內外大好形勢，提高愛國主義覺悟，堅定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立場，明確今後任務，為做好愛國愛教、榮主教靈工作打下更好的基礎。這次學習討論的主要內容有：

- 一、國內外形勢；
- 二、黨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特別是憲法中有關這方面的部分；
- 三、回顧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的光輝歷程並加深對它的重要意義的認識；
- 四、共同商討如何進一步貫徹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傅克勇副處長，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

會副主任涂世華主教分別在會上講話，共同勉勵與會人員認真學習，提高愛國主義覺悟和遵紀守法觀念，為辦好教會創造良好條件。江蘇省南京教區劉元仁神父代表全體學員表示要跟上全國大好形勢，認真學習，做到思想上有所豐收。

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副主任郭忠神父主持了今天的會議，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秘書長連秋航、劉柏年教友，中國神哲學院副院長王子澄神父等出席了開學典禮。

（中天，十一期，三十六頁）

二十七日，馬相伯（一八四〇—一九三九）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在雲南諒山去世，享年九十九歲。一九五二年遷葬上海息焉公墓。文革時被毀。茲逢逝世四十五週年，上海市政協集各界一百餘人，下午遷葬於宋慶齡墓所在之萬國公墓，曾孫女馬百齡參與儀式。（中天，十一期，二十七頁）

馬尼拉辛海綿樞機應對外友好協會之請訪問大陸十二天。曾參觀北平愛國會、教務委員會及神哲學院，宗懷德謂：目前中國大陸有神哲學院六座，修生計三百二十名。（見證，一四四期，六十四頁）

十一月一日，江西省九江市聖堂開放。（中天，十二期，四十六頁）

一日至八日，亞洲主教團東北亞區主教「教友傳教研習會」在彰化靜山舉行研討會議。

三日，上海市天主教人士於徐滙大教堂會議廳，舉行紀念愛國老人馬相伯逝世四十五週年，會後赴墓園憑弔，張家樹「主教」並獻花圈。

四日，晨七時於徐滙大教堂舉行追思馬氏彌撒。（中天，十一期，二十六頁）

四日至十四日，在南通市為前海門教區主教朱開敏舉行追思彌撒。

七日，上海市政府在徐光啓故居——九間樓前立花岡石碑，上書「明徐光啓故居」字樣。（中天，十四期，三十八頁）

八日，徐氏墓側所建碑廊落成，內有徐氏書法多件。上海市有三條大馬路以光啓為名，以資紀念徐光啓逝世三五〇週年，並在上海博物館展覽徐氏文獻數十種，由上海博物館與圖書館聯合主辦。另外上海電視台有徐氏傳記影片放映。（中天，十四期，三十九頁）

十一日，四川大足縣石馬天主堂開放，由重慶劉宗漁「主教」主禮。（中天，十二期，四十六頁）

十二日至十九日，徐州愛國會召開第六屆代表大會，與會主教、神父、修女及教友一五〇人，表揚生產模範二十六人，其中神父一、修女二、修士一。（中天，十二期，三十五頁）

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七日，徐州愛國會派十四位老修女出外參觀學習，包括南京、揚州、蘇州、杭州、上海，並赴佘山朝聖。（中天，十二期，四十七頁）

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揚州愛國會舉行首次代表會議，通過愛國章程，推選第一屆委員，並為四化努力。（中天，十二期，四十六頁）

五日至八日，湖北兩會召開聯席會議，出席代表三十五人。傳達全國愛國會工作會議的精神，通過兩會常委聯席會議的決定，號召全省神長、修女繼續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子，為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貢獻力量。（全上）

六日，西安市姬懷讓「主教」為余希峰修士晉鐸。（中天，十二期，二十四頁）

七日，河北省神哲學院在石家莊天主堂本院正式開學，為本省八個教區而設，首批修生三十名，學制為四年，唐山教區「主教」劉景和擔任院長。（中天，十二期，二十六頁）

同日，上海「主教」張家樹在上海市愛國會全體委員會會議中，提名金魯賢與李思德為助理主教，立刻獲得通過。

九日，高雄教區屏東萬金聖母堂舉行聖母聖殿升格大典，中國主教團與天主教各界代表近萬人參加。（教友生活，十二月十三日）

十九日，廣東湛市天主堂復堂，由廣州「主教」葉蔭芸主持。（驛，一九八五，一月，十一頁）

中、英政府正式在北平簽署「聯合聲明」，香港有一〇一位代表參加，天主教方面有楊鳴章神父參加。（驛，一九八五，一月，九頁）

二十一日，北平七百多名教友慶祝傅鐵山「主教」晉牧五週年紀念，傅稱：北平目前有教友三萬人，每年約有三百人受洗。正籌備創立一座「民辦學校」。（中天，十二期，四十五頁）

「宗座年鑑」自今年刪除大陸客籍主教與總主教的名銜。

大陸自選自聖之主教就任時所用之誓詞：

中共為役使宗教，發揮其工具作用，凡天主教各地教區新主教就任時，規定以「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寧」，並斷絕與「帝國主義的一切聯繫和羅馬教宗的一切控制」，作為宣誓詞，藉以加強控制。其誓詞原文如次：

「我×××，聖名×××，仰藉天主上智的安排和聖神的默佑，按聖教會選舉主教的歷史傳統精神，於×年×月×日，當選為××教區主教，我自感德才菲薄，不堪勝任，但我既蒙主寵召，自當謙恭承受。謹在天主台前，手按聖經宣誓：

我願完全遵守天主的誠命，堅信聖經及各端信德道理，我保證遵循宗徒門關於『服從執政官長，聽從命令』的教導，積極帶動本教區全體神職人員和教友服從政府，愛國守法，我全心仰賴天主聖寵的助佑，在本教區全體神父、教

友的監督支持下，誓盡主教的職責，辛勤修德，行善避惡；遵從耶穌的聖訓，『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我願帶動本教區全體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寧，為祖國的繁榮富強積極貢獻力量。我保證遵照廣大神職人員和教友的共同心願，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以宗徒為榜樣，辦好××天主教會，為榮主教靈，貢獻我畢生的力量。特此宣誓。

宣誓人：

我宣誓斷絕和帝國主義的一切聯繫，和羅馬教宗的一切控制。」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

二八九

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

一月十四日，在大陸已坐監二十餘年的聖言會袁保祿神父，於獄中去世。（教友生活，十二月五日）

十五日，白正龍主教赴泰國參加亞洲主教團協會社工會議，籌備第七屆該協會主辦的社會工作會，主題爲：亞洲文化及宗教傳統與人性發展。（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九頁）

十七日至二十三日，福建天主教愛國會與教務委員會第三次擴大聯席會議在福州舉行，出席代表六十一人。會中選出代理主教黃子玉爲廈門正權主教，張實之代理主教爲福州正權主教。（中天，十三期，十五頁）

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一九七九年諾貝爾和平獎金獲獎者七十四歲的德蕾沙修女於訪問台灣後，應愛國會之請往大陸訪問三天。會赴北平南堂會見傅鐵山「主教」，並參觀一家雇用二百多名盲人的樹膠廠。二十一日上午拜會愛國會主席宗懷德，謂：中國現有教徒三百萬，四百位主教，一千二百位神父、二千五百位修女、七座神哲學院。四年來有六百多座聖堂開放，小聖堂一千多所。（驛，一月八頁）

德蕾沙修女要求設立會院，遭婉拒。（見證一四七期七十三頁）

二十七日，上海教區在徐匯教堂爲李思德、金魯賢兩位助理「主教」舉行祝聖典禮。（中央，十二期，四頁）

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重慶市天主教愛國會首次召開爲四化建設服務經驗交流會。（中央，十二期，三十四頁）

二十六日，美國北卡羅里納一個名叫「爭取釋放神父協會」的組織，發起寫信運動，要求中國政府當局釋放因宗教信仰而被囚禁的神父。（公教報，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八日，教宗接見自由中國七位主教，百位旅居羅馬中國籍神職、修女、教友，稱台灣爲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他每天爲中國大陸教會祈禱，中午與主教們共餐。（教友生活，三月七日）

二月十日，天津劉益民神父以八十三高齡去世。劉神父於大陸變色後，因反共護教罪名被捕，監禁近三十年。文革後被釋放，在仁慈莊繼續牧靈工作。中共多次脅迫他脫離教宗，劉神父至死不屈。

三月二日至二十七日，加拿大天主教友好訪問團，一行六人由朱梅芬修女領隊訪問上海、蘇州、徐州、南京、武漢、重慶、成都與北平。（驛，四月，五頁）

十五日，天主教法典中譯本問世。（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九頁）

十八日，四川樂山教區「主教」鄧及洲祝聖彭山縣新建教堂，定名爲「若瑟堂」。（中天，

十三期，二十五頁）

二十日，廣東省五華縣人民武裝部隊，歸還巨鐘給北斗寨天主堂。（中天，十三期，四十六頁）

二十五日至三十日，香港主教胡振中率楊鳴章神父、湯漢神父、陳佐舜先生與陳秀嫻女士應中共邀請訪問大陸一周，曾拜會全國宗教事務局、中央統戰部、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天主教愛國會、北平與佘山神哲學院、聖母大殿。（見證，一四八期，七十九頁，中天十二期，二十一頁）二十七日，姬鵬飛對胡振中主教稱，香港教友據中英聯合聲明，將維持現狀，享有信仰自由，並可以與國際和台灣保持以往的關係。（全上，見證八十三頁）

胡振中主教在訪問期間，先後發表了四篇講話。全文如下：

（一）向政府及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成員致詞

3月26日晚上，任務之局長設宴款待，胡主教在席中致詞答謝。

首先，讓我對這次的盛意邀請，表示衷心的謝意；並向各位拜個晚年謹祝

牛年進步！

記得牛年的第一日，『人民日報』的評論指出，「牛是人類的好朋友，為人類的生產、生活貢獻殊多」；該評論鼓勵國人，多學習「老老實實，鞠躬盡瘁「孺子牛」精神」，推動四化，貫徹全面經濟改革，尤其「為祖國富強，人民富裕，更加自覺地做利滿天下的「孺子牛」。」

天主教與社會進步，有一種互惠的關係；教會的首要任務，當然是宗教性的，要傳揚主耶穌基督愛與服務的福音，但也要切實履行愛人的基本責任，關心他人，為社會的進步提供更大的貢獻。而人類社會的進步，必須促進人類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全面與平衡發展，所以天主教與社會服務應相輔相成。

當今祖國的領導人，不斷提倡「對外開放」、「異中求同」；而天主教自大公會議後，二十年來，亦重視「交談」，真誠開放，以互相尊重的態度，與一切善心人士，交換意見，尋求真理。本人希望這次訪問，能多聆聽各方的寶貴意見，多瞭解祖國和祖國天主教的實況，促進友誼的交流，創造互惠的條件；相信香港及香港天主教當能發揮橋樑作用，發揚中華優美文化；攜手合作，建設社會，造福人群。

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

為達成這種愛與服務的使命，我們認為人類必須享有宗教自由。我們堅信，真正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動自由，基於人權；而人權乃上天所賦予，與生俱來，亦經聯合國鄭重聲明。本人希望在這問題上多交換意見，更深入了解，此對香港及全球人民的信心，當有加強的作用。

本人生於牛年，屬牛；解放後第一次回國，亦巧逢牛年。謹以牛任勞任怨，捨己為人的服務精神與各位共勉。

(二)向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及

愛國會領導人士致詞

27日中午，「兩會」領導人設宴招待，胡主教在席中致詞答謝。

北京是我國首都，文化古城，聞名中外，令人嚮往；而對天主教人士，更加一份宗教情感。因為遠在元朝，天主教方濟各會士已長途跋涉，抵達北京傳教；四百年前，利瑪竇神父及其同伴來華，亦在北京宣武門南堂駐守，散播福音種籽，介紹西方科技，促進文化交流，建立友誼關係，最後他死在北京，葬

身城內，激發後世天主教徒，信基督、愛國家，與普世教會共融，為人類社會服務，鞠躬盡瘁，死而不止。

承蒙全國宗教事務局任務之局長之邀，回國訪問，本人選定三月二十五日聖母領報節起程，願意步武先賢芳表，托賴聖母庇佑。按聖方濟各沙勿略在中國上川島臨終時，曾把他心愛的中華民族，托付聖母照顧；利瑪竇神父於一五八三年聖母聖誕日，獲得駐足中國的許可，特在住院小堂祭台上，供奉聖母抱耶穌像，表示孝愛。利瑪竇到北京給皇上的獻禮中，也有兩幅聖母像；徐光啓的傳記說：「往訪利公，不遇，入堂宇，睹聖母像一，心神若接，默感潛淨。」相信他是在敬禮聖母後，才決定信教受洗。本人謹將這次訪問旅程，獻給聖母，求她保佑，深盼此訪，對國家、對教會，能有一些貢獻。

(三)再向政府及「兩會」領導人士致詞

27日晚上，胡主教設宴回謝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及「兩會」

領導人致詞。

承蒙全國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先生邀請，能有這次機會，訪問北京，覺

得十分榮幸，衷心感激。

同人等乃天主教徒，來自香港——香港可說是中西橋樑，而天主教信仰要求信徒熱愛祖國，做好公民。故此，本人先就祖國、香港及世界三方面的關係，表達一點心願，向各位請教。

天主教傳入香港已有一百四十多年歷史。香港天主教會是一個地方教會，逐步由本地主教及神職人員治理，與本地教友共負責任，宣揚福音，服務人群，原則上亦由本地信友供給經費。

按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信仰統一，精神共融，猶如一體，互通有無；因此，香港天主教會，接受全球各地天主教會的人力和財力支持，也派有神職人員和教友在其他地區的天主教會，協助服務，亦為普世傳揚福音及服務事工，每年捐獻經費；這是天主教會的特性。

香港天主教遵照傳統，深信全球天主教主教們，繼承耶穌基督所立的「宗徒團」，與宗徒之長伯多祿的繼承人，在合一、愛德及和平的聯繫下，彼此相通；並在他的領導下，共同處理普世教務。

今日中國越來越開放的情況，普世教會至感欣慰，誠切願意展開交談，促進了解，加強聯繫，共同建設社會，造福人類。本人和香港天主教會亦願意竭

盡棉薄，貢獻力量，擔當橋樑的角色，促成這一願望的實現。我們中國人向來胸襟寬大，高瞻遠矚，透過誠意的交談及正確的渠道，相信必能清除一切障礙，使國內外天主教徒，和諧共融；這肯定會對祖國有益，加強其在國際上的信譽。

最後，本人願重申天主教徒的神聖使命，承擔中國人的時代任務，使祖國安和樂利，世界更加美好。

(四) 向上海天主教領導人士致詞

29日中午，余山修院院長金魯賢設宴款待，胡主教於席中答謝。

余山景色秀麗，俯視群峰，據說曾是個佛教的香火地，後變為教士的療養所，再成為全中國天主教首要朝聖聖地。它在中國天主教史上，曾掀起過多次敬愛聖母的熱潮，馳名中外。本人這次得以參觀朝拜，內心高興，感到榮幸。瑪利亞是天主的母親，教會的母親，我們的母親；由她的口述，瑪竇和路加寫出耶穌的誕生和祂童年的一切，世界每年才有如此多姿多采的聖誕佳節。

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

因瑪利亞的轉求，耶穌在加納婚筵中，行了第一個奇跡；在十字架上，耶穌要求自己的愛徒若望代替自己盡孝，也要求瑪利亞將母愛推及若望、伯多祿及教會全體。五旬節後，聖神透過教會元首伯多祿，領導教會，保持合一；同時也透過聖母瑪利亞，給予教會輔導和安慰，使她成為宗徒團體感情的重心。所以，對余山「進教之佑」聖母的孝愛，使我們更接近耶穌，擴展教會的愛心；亦有助發揮我國固有的孝道美德：「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余山聖母大殿鐘樓頂上豎立的十字架，據說原是聖母的渾身像，捧着聖嬰耶穌，而聖嬰耶穌則雙手作十字狀。本人偕同四位弟兄姊妹，前來朝聖，很高興目睹聖殿重開，得以瞻仰十字聖架，但願我們學習鐘樓頂上的十字架，向四方展開：向上，學習基督不斷邁向天父，求天人合一；向下，學習基督降生人世，使福音在祖國文化紮根；向左右伸展，則步武基督死而復活，不斷更新，忠於教會，熱愛祖國，造福人類，促進和平。（驛，五、六月，六、八頁）

四月三日，蕪湖市愛國會召開第四屆代表會議，出席代表五十一人，會中修訂和通過章程，並制定教友愛國公約。（中天，十四期，四十九頁）

四日，吉林教區「主教」劉殿墀病逝（七十三歲）。（中天，十二期，四十五頁）

七日，中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表示，五百多座天主教教堂均已開放，供教會使用。
（香港文匯報，四月七日）

八日，武漢修女院有十位修女矢發大願，六位初學穿會衣，由董光清「主教」主禮。（驛，九月，二十四頁）

十一日，羅光總主教赴美訪問。（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九頁）

十五日，教廷教育部次長哈維艾萊奧泰士總主教來台北訪問。（同上）

二十一日，郭若石總主教赴義大利島地內參加剛恒毅樞機生平研究會。（同上）

山西省天主教備修院在太原市圪壕溝村舉行開學典禮，太原「主教」張信、院長大同教區神父郭印宮、太原市統戰部郝部長及其他神職、修生、教友等近百人參加。（中天，十三期，九頁）

五月二日，上海教區修女院初試班開課，程度初中。課程除宗教課外，輔以文化課，如國文、英文、每週兩節，政治、書法每週各一節，刺繡六節。（中天，十四，五十七頁）

四日，義大利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研討剛恒毅樞機與中國，郭若石總主教，張振東神父與彭保祿神父應邀參加。（教友生活，五月，二十三頁）

四日至五日，河南駐馬店愛國會召開第三屆會議，代表三十人出席。由副主任王廷選報告第二屆委員會工作報告，修改章程，選舉第三屆委員及領導成員。（中天，十三期，四十五頁）

八日至十日，武漢市愛國會舉行第四屆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一五〇人。（中天，十三期，十七頁）

九日至十一日，中國主教團舉行常年大會，討論赴羅馬述職，福傳大會，加強道德教育，永久執事等事宜。（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九頁）

十一日，中華聖母慶日暨羅文藻晉牧三百週年紀念日，主教們在台北主教座堂舉行彌撒，爲中國主教祈禱，香港胡振中主教亦專程來此參加。（全上）

十二日，上海佘山神哲學院新校舍奠基，由張家樹「主教」主禮，計三棟，預計十二月竣工；目前有修士九十三人，教師八人。（教友生活，六月六日）

十四日，教廷發表嘉義主教狄剛爲台北總教區助理總主教。（教友生活，二十二日）

十五日，南非前開普敦總主教麥肯樞機訪華。（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九頁）

十五日至二十日，內蒙古自治區在呼和浩特舉行第三屆代表會議，與會者六十三名。會中堅持獨立自主，反對外國勢力干涉宗教事務。（中天，十三期，十六頁）

二十四日，甘肅王寬祿主教以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其弟王若望神父亦被捕。

二十五日，北平市愛國會在市東若瑟堂創辦「相伯補習學校」，爲業餘外語補習學校，校長是北平神哲學院教授張瑞廷修士，副校長馬百齡。目的爲訓練技術人員而不分信仰，以協助中國現代化。已設立的課目有拉丁、英、法、日等語文；將設立古典音樂、中醫、會計等。

學制一年半，畢業後享有大學二年級的水準。（驛，五月二十三頁）

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西安市愛國會召開第六屆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六十四人。姬懷讓「主教」當選為愛國會主任，堅持獨立自主的精神。（中天，十三期，四十四頁）

六月，呼和浩特修院正式開放。（「中國天主教指南」，一九七頁）

六月一日，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成立，愛國會主席宗懷德當選為九副會長之一。（中天，十三期，四十四頁）

二日，狄剛總主教及單國璽主教赴港參加主教團協會常務會議。（台手冊，一九八六，十九頁）

三日，上海沈百順神父死於獄中，享年八十五歲。（教友生活，十月十日）

三日至七日，亞洲主教團協會委員在香港集會，討論未來亞洲教會內的計劃與合作。（教友生活，二十日）

十二日至十三日，四川宜賓教區愛國會召開代表會議，推選陳適中神父為主教。（驛，十月二十四頁）

十四日，陳適中「主教」在宜賓市聖禮堂由萬縣段蔭明主教祝聖，南充教區「主教」范導江與四川神哲學院院長李熙亭「主教」襄禮。（全上）

宜賓教區為配合行政區域及主教巡視的方便已重新劃分。目前該教區神父與修女各有七位，

教友三萬，教堂開放四座。（中聯，十一月，十八頁）

十五日，梵蒂岡天文台和安徽省合肥大學、美國及義大利的大學簽訂一項協定，聯合研究天體物理學。（公教報，七月十二日）

十六日，北平「相伯補習學校」正式開課，受訓學員三十六人。（教友生活，六月十日）
十八日至十九日，上海金魯賢助理「主教」率十一人訪問團回拜馬尼拉辛海綿樞機。（驛，五月，二十四頁）

二十九日，廣州市愛國會在石室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全國政協與中央統戰部聯合召開的沿海城市 and 經濟特區的政令與統戰座談會之精神，爭取更多海外華僑為四化建設賣力。（中天，十四期，五十頁）

七月三日，中共假釋監禁三十年的上海主教龔品梅，交愛國會安置。（見證，一四七期，七十四頁）

四日，法新社電謂，假釋龔主教由最高當局決定。（星島日報，見證一四七期，七十五頁）
六日，湖北省與武漢市兩會對「龔品梅假釋案」召開座談會，出席者四十多人，由董光清「主教」主持。會中一致擁護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決定。（中天，十三期，四十九頁）

十四日，武漢市修女院舉行開院典禮，由董光清「主教」主禮，有六位準修女進入初學。條件為：出身老教友家庭、品行端正、身體健康、意志堅定、熱愛祖國、年齡在十八至三十五

歲之內未婚的女子等。(中天，十三期，二十九頁)

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上海愛國會助理「主教」金魯賢率七人代表團訪問港澳十天，團員爲副團長陸薇讀、副團長上海第二醫學院院長王振義，上海教區秘書長沈保智神父、佘山修院教授劉元仁神父及修士范富強、愛國會秘書長唐國治與副秘書長李文之女士。(中天，十四期，四十四頁，驛，八月二頁)

「中國天主教」第十四期「訪港回來話情誼」一文中說：

「從抵港第一天起，我們做了十天的新聞人物，許多報紙如香港文匯報、大公報、星島日報、明報、快報、民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新晚報、英文虎報、澳門日報、中文葡文大眾報等都作了大量報導。電台和電視部也如此。金主教答記者說：「有人以爲記者可怕，我倒覺得記者可愛可親，因為你們辛苦地爲祖國作宣傳。」這一席話贏得了一片掌聲。抵港第三天，特地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沈保智神父介紹了上海教區恢復開放了20所教堂、祝聖兩位助理主教、佘山朝聖和修院奠基等教務開展情況。唐國治教友介紹了愛國會的由來，宗旨和任務、澄清海外稱我「愛國教會」的誤解。王振義教友談到了梵蒂岡問題，他說，我們注意到近年來梵蒂岡講的許多好話；也注意到梵蒂岡仍在干涉我

國內政和我國教會事務的事實。改善中梵關係的前提是，梵蒂岡必須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必須尊重中國天主教會的獨立自辦。」

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武昌花園山天主教神哲學院第三次董事會議於廣州石室召開，有來自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五省的董事十八人出席。楊高堅「主教」主持，董光清院長作工作報告，並討論有關院務問題。（中天，十三期，四十六頁）

二十七日，四川瀘州市民族宗教事務處假愛國會址，對「龔主教假釋」案舉行座談會。（全上，五十頁）

二十八日，內蒙愛國會慶祝王學明「主教」晉鐸五十周年。（中天，十四期，二十四頁）
八月七日，太原市區對「龔品梅假釋」案舉行座談會，認為是黨改造政策的偉大勝利。（中天，十三期，四十九頁）

八日，新竹劉獻堂主教率團赴非洲肯亞參加國際聖體大會。（台手冊，一九八六，二十頁）
十五日，安徽埠陽新建天主堂正式開始使用，由霍牧聲擔任本堂神父。（中天，十三期，四十七頁）

二十二日，教廷駐華大使館新任參事畢基樂蒙席到任。（台手冊，一九八六，二十頁）
河北省衡水教區景縣天主堂復堂，由范文興「主教」主禮，河北多位愛國會主教觀禮。（中

天，十四期，五十四頁）

九月，西安神哲學院正式開始上課，有來自蘭州、寧夏、青海、新疆、山西的修士三十名。（中國天主教指南，一四六頁）

六日，非洲賴索托國王莫舒之二世赴廣州石室拜訪葉蔭芸「主教」，並在座堂公共祈禱。（中天，十四期，四十七頁）

十日，狄剛助理總主教在台北主教公署就職。（教友生活，九月，十二日）

四川神哲學院舉行茶話會，慶祝新中國第一屆教師節，由教務主任陳適中「主教」主持，全體師生與愛國會負責人應邀參加，院長李熙亭「主教」與愛國會主席王良佐神父都發表談話。（中天，十四期，五十一頁）

十二日至十五日，江蘇省愛國會、教委會與爲四化服務經驗交流會同時在南京召開。會中選出徐州「主教」錢余榮爲本省愛國會主任、南通「主教」郁成才爲教委會主任。（中天，十四期，十九頁）

十七日，太原教區慶祝白衣修女院（方濟瑪利傳教會）院長林洗達修女（久病在床）與魏義貞修女發大願金慶。太原「主教」張信、統戰部與市宗教處的領導人也來祝賀。（中天，十四期，五十七頁）

二十二日，吉林市江沿天主堂祝聖新選出的「主教」李雪松，由宗懷德主禮，萬縣「主教」

段蔭明與河北唐山「主教」兼石家莊神哲學院院長劉景和襄禮，觀禮神父、修女、教友五百餘人。（中天，十四期，十頁）

二十九日，宗懷德在北平南堂祝聖三位新鐸：山西曹世善（五十五歲）、福建許恩成（六十歲）與山東趙鳳昌（五十一歲）。（全上，十一頁）

九月份：上海光啓出版社自一九八四年上半年已開始在蒲西路一五八號恢復工作。據金魯賢「主教」稱，目前已排印的有教義、神學、教會史、人物傳、聖經類、禮儀、節日、教會制、教職、講道集、工具書等十五種；其中部分為重印；此外「光啓雜誌」也準備出版。（中天，十四期，三十九頁，驛，九月，二十一頁）

十月三日，浙江寧海縣教堂開放。（中天，十四期，五十五頁）

六日，旅台上海與蘇州教區神職與教友發起在台北市聖家堂，為龔品梅主教舉行祈禱彌撒，紀念晉牧三十六周年，由主教團團長羅光主祭並證道。（教友生活，十月十日）

六日至十二日，中國無神論學會在成都召開第四次年會。其中二項討論重點如下：

一、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的一些理論問題

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較之以往的宗教有很大變改，面對這一事實，到會同志提出以下的見解：①關於宗教的本質。有的同志認為宗教的本質有一般本質

和特殊本質之別，作為所有宗教的一般本質，是一種顛倒的世界觀，是對支配人類的外部力量的虛幻反映，這一點任何時候都不會變。但是各個時代的宗教又不相同，特別是政治屬性方面，也就是說，宗教的特殊本質會隨着社會變革而有所變化。②關於宗教的社會作用。有的同志指出，過去由於「左」的影響，只強調宗教的消極作用，忽視了宗教界所做出的積極努力，現在有必要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具有二重性，但也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只強調其積極的一面而否認其消極的一面。③關於宗教是「鴉片」的問題。有的同志提出，為了避免刺傷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以利于安定團結，可以不提或少提「鴉片」一詞，然而這并不等于說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有了質變，不具有麻醉作用了。與上述意見相反，也有的同志認為，宗教在社會主義時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對宗教徒產生一些好的影響，其積極作用不應忽視，當然這是指在一定意義上、一定範圍內的積極作用。

與會同志對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問題形成四種意見：①認為協調就是統一戰綫，不是新發明，而是黨的一貫政策，不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涉及的面更廣、內容更豐富了。②認為協調不是一致，而是求同存異，是雙方存在矛盾、有差異條件下的協調。③提出了為使討論深入一步，有必要明確一些概

念，弄清其含義，如宗教一詞有時指世界觀體系，有時則指宗教界；社會主義一詞有時指科學的世界觀思想體系，有時又意味着現實社會結構，因而需要明確究竟是在什麼意義上講協調，由此才可探討能否協調和怎樣協調。④認為在宗教問題上統一戰綫的對象是宗教界而不是宗教。討論中與會同志對於宗教界可以在政治上和社會主義協調起來的看法基本一致；爭議的焦點在於作為不同的世界觀體系，宗教和社會主義能否協調，有的同志認為兩者根本對立，不能協調，而有的同志則認為兩者可以部分地協調起來，如愛國思想，遵紀守法，樂于助人等。

與會同志對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存在的長期性沒有分歧意見，但對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根源持有四種見解：①認為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宗教存在的階級根源消失了，社會根源如突發的重病和死亡、造成精神上痛苦的種種社會因素等上升為主要源；②認為宗教存在的社會根源是多向度的，不僅有經濟生活的因素，還有心理層次的需要，精神生活中的諸多因素等；③認為認識論的根源已成為宗教賴以存在的主要原因；④國內階級鬥爭還部分存在，也會對宗教的產生和傳播有一定影響，對有些宗教現象仍需進行階級分析。

對社會主義時期宗教的理論探討，涉及到方法論問題，會上也有四種意見：

- ①認為在科學理論研究中，光靠舉例說明事物的本質是不得當的，我們既可以用舉出許多事例說明宗教是消極的，也可以舉出許多事例說明它積極，只有透過現象，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才能從整體上探入而全面地進行邏輯的歷史的分析。
- ②認為宗教學理論研究與宗教政策研究也是有區別的，但要加強互相對話和交流；憲法已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這方面不應有分歧，但宗教學研究開創新局面，開拓新學科、新領域，故專業分工有別，當然又必須加強橫向合作，才能真正形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
- ③認為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研究方法應展現出時代感，改變僅從政治角度研究評價的作法，要把綜合性與多角度的研究結合起來，要有新意，如宗教與現代化進程的關係就是一個應當着力研究的課題。
- ④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科學研究既有一定的獨立性，又要很好地為黨和國家的宗教政策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馬列主義的基本精神對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依然是適用的，但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特別是針對新情況新條件下的新問題，我們的理論應當有所發展和突破，把馬克思主義宗教學推進一步。

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

二、關於無神論宣傳的重要性及方式方法

與會同志認為，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無神論宣傳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落實宗教政策，不等於放棄無神論宣傳。有的地方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搞封建迷信活動，嚴重妨礙擴大再生產，不利於擺脫窮困面貌。由於忽視無神論宣傳，有些陣地被封建迷信占領。前一段時間某城市誤傳岩神顯靈，前去頂禮膜拜、求神保佑與看熱鬧的多達幾萬人。有的報刊（包括電視劇）單純為了追求銷售額和擴大讀者面，在內容上攙進了封建迷信，對群眾特別是青少年產生很壞的影響。所有這些，都應引起全黨的重視。

加強科學無神論的宣傳教育，要著重於普及科學文化和無神論基本知識。應重視適用現代科技手段和傳播媒介，要講究方式方法，靈活多樣，富於吸引力。同志們指出，無神論宣傳要講究科學。無神論是要破除有神論的，但開展無神論宣傳絕不能理解為要對宗教宣戰，而是重在教育廣大不信教的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這是無神論宣傳工作中的一條基本的政策界限。（「世界宗教研究」十二月，第四期）

七日，由國際天主教學生運動亞洲區秘書處和國際天主教職工青年會亞太區秘書處組成的「亞洲天主教青年中國訪問團」訪問廣州石室，與該地愛國會人士交談。（中天，十四期，四十七頁）

九日，雲南省正式成立天主教愛國會和教務委員會。（中天，十五期，六十七頁）

十二日，羅光總主教獲韓曉星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該大學並與輔大結為姊妹校。（教友生活，十月二十四日）

十七日，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合作委員會在青島西路女青年會舉辦「生活品質研討會」，李副總統登輝、羅光總主教等發表專題演講。（全上）

十九日，上海市基督教傳道人謝模善被捕，另外約有三十名傳道人被抄家和審查。（中央日報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十二日，秦皇島盧龍縣雷店子村新建教堂落成，典禮由唐山教區蘭岐山神父主持。（中天，十四期，五十四頁）

二十五日，龔品梅主教蒙准會見由香港赴大陸訪問的四位神父：瑪利諾會總會長包特烈神父、溫順天神父、美籍龔菲神父及聖神研究中心主任湯漢神父。（教友生活，十月三十一日）

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三日，澳門天主教訪問團由葡籍高秉常主教領隊，應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邀

請，訪問北平、南京、上海、廣州，與愛國會人士接觸。（中天，十四期，五十九頁）

二十七日，國際青年年慶祝大會在輔大隆重舉行，八百餘位社會、大專、中學青年參加。（教友生活十月三十一日）

十一月一日至十四日，中國天主教友好訪問團應比國魯汶大學校長邀請訪問十二天，傅鐵山擔任團長，團員有涂世華、王學明、劉柏年與高飛林計五人。（中天，十四期九頁）

三日，廣東省五華縣長布黎潭天主堂正式開放。（中天，十五期，七十七頁）

六日至十日，中國主教團九位中國主教赴羅馬述職。

八日，教宗向前來述職的九位中國主教致詞，強調中國人是歸化中國人的自然佈道者，信仰並不影響固有文化與忠於祖國。（教友生活，十一月十四日）

全文如下：

基督內親愛的弟兄們：

我今日在此以天主我們的父及主耶穌基督的恩寵及平安歡迎你們。與到羅

馬來憑弔伯鐸及保祿之墓，並向我訴說牧職中的憂心和期望的主教弟兄們相聚，是我身為伯鐸繼承人服務中最重要而又最令人高興的時刻。

我願意分享你們的喜樂和不安，你們的困難和純正的希望，使我能幫助你們，在信德中堅定你們。

我與你們的這次會晤——我很高興回憶事實——是在有意義的台灣開教一二五週年後，以及正在準備你們所計劃的一九八七年的全國福音傳播工作大會期間。這是件教會的大事，將在各個層面——教區、堂區、機構和家庭——產生對天主聖言和大公會議訓導的深切認識，使能更有效地向你們的同胞傳佈福音。

中國人向中國人傳福音

你們一定感到我所想到的是中國人的大家庭，它在人性和文化的價值，以及崇高的道德傳統上都很有出色。你們是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而你們也分擔它對真正的進步和繁榮的深切期望。

你們被召成為生命訊息的先驅，你們是以中國人身份擔任此職，而且你們發現接受信仰，絕對不意味要放棄你們的文化，更不是要你們減少對你們祖國的忠誠和服務。相反，信仰激發信徒做更合人性和更合格的貢獻。你們的團體

——我們也不能忘懷那海外的許多有生氣的團體——有責任，有如前任教宗保祿六世所說，「在全球共同為基督作證」（在新世界傳福音77）。我加一句：就因為你們是中國人，你們是中國人大家庭的天生的福音傳佈者。

福音傳播與認識現狀

人類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宣報，能從內部光照人的實體，因為「基督在揭示聖父及其聖愛的奧蹟時，亦完全將人展示給人自己」（教會在現代世界22）。

福音宣報不得以膽怯的對話或嚴厲而蠻橫的斷言來表達，而要以大公會議明智地所指出的方式：像基督一樣「同樣基督的弟子們，充盈基督的聖神，也要認識與他們共同相處的人，要和這些人互相往來，好能藉坦誠耐心的交談，使這些人知道寬宏的天主分施給萬民何等的財富；同時在福音的光照下努力闡揚這些財富，排除障礙而使他們歸於救主天主的統治下」（教會傳教法令11）。在台灣的天主教團體，為了島上所有弟兄的福利而決心從事的有意義的傳福音工作中，首先應該將此重要的宣報與人的救援連結一起，也就是要求真正促進提升人類生活的各方面。

我知道你們在這方面，正確地關切某些與你們的同胞所達成的經濟成長相關的含糊情況。因為這種成長帶來明顯的消費主義型態和實際的唯物主義，這一切顯著地削弱了道德的價值，尤其是那些屬於中國人民真精神的傳統和文化價值。

傳福音的方法應予革新

親愛的弟兄們，教會小心地審查這些情況，這些情況刺激她的服務使命，同時也要求教會給予能真正觸及人心深處的需求的答覆。教會一方面重視中國人的大家庭的高尚文化傳統，並且勇敢地分辨時代的訊號而信賴主基督，同時應該不斷地致力於促進每一個人的尊嚴並確保對人生命的尊重與維護。

你們都意識到，在現在社會和文化的背景下，福音傳播工作不能僅滿足於遵循過去的方法，無論這些方法是如何的好。教會也應該勇敢地想出新的方法，同時在某些情況下，仍保持願意回復到真正初期教會宗徒的宣報行動。

這種新的投身——你們適當地決定與你們親密的伙伴司鐸、會士和平信徒共同做的——成了非常迫切的事，並要求真正的傳教士的風格。

另外，必須忠於在教會內保存和傳授的生命之言。「聖傳是把主基督及聖

神托付給宗徒們的天主聖言，完全傳授給他們的繼承人，使人藉真理之神的光照，用自己的宣講，將天主的話忠實地保存、闡明並傳揚開來」(啓示憲章9)。

此外，我人應該進行強而有力地改進過的使徒工作，也就是有創意的、有勇氣的使徒工作。

教育機構的重要

這樣看來給予教育和陶成中心新的衝擊是好事。在這方面應該更要強調，唯有考慮到人的精神和宗教的幅度，才能避免對於人的片面的和不完整的定義。這類定義導向毀滅人靈和他最純正的抱負的發展計劃。

我知道輔仁大學所曾做的有價值的許多文化活動，輔仁大學先前曾體驗到于斌樞機主教的不屈不撓的熱火，而現在付託在現任校長羅光總主教的周到而費心的照顧之下。教會對此陶成現代人民的重要工具非常重視：陶成他們的良知向善、服務的精神、守紀律，以及在每一個行為領域中的道德正直。這細緻的道德感受的各節，已為傳統的中國人文主義確認為是價值。

此高等學業中心，將成為以各種不同方式所表達的教恩訊息，與崇高的中

國文化之間相會晤的特殊而高層次的機構，提供學者和專家。這一使命是來自福音的崇高本質，以及屬於中國文化的傳統和人性價值的尊嚴和高尚。

教友傳福音的重要任務

福音傳播重要使命中平信徒有其特殊的角色，他們由於洗禮和堅振，在教會的使命中要完全的參與。我們應該不斷地提醒自己和教友，主基督向其門徒所說的：「你們是世界的光……你們的光應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五·14—16）。我們也要記起大公會議因福音的啓示而討論平信徒使徒工作的啓發性的話，以及有關他們分享教會生活和服務社會的使命的文字（參閱教友使徒工作令6）。

假如還需要的話，提到平信徒使徒工作的範圍是：「政治、社會及經濟的廣闊而複雜的世界，但是也是文化、科學、藝術、國際生活和大眾傳播媒體的世界。其中還包括其他對福音傳播開放的事實，如人性的愛、家庭、兒童及少年的教育，職業工作及痛苦等」。教宗結論說：「受福音啓示的平信徒越投身於這些事實，清楚地置身其間，有能力去推進之，並且知道應該完全施出往往被抹殺和窒息的基督徒的力量，那麼這些事實越能有助於天主的國和在耶穌基

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

督內的得救」(70)。

無法忘懷大陸的兄弟姐妹

親愛的弟兄們，與你們——中國(地區)主教團主教——相聚，無法不使我們想起在廣闊的中國大陸上的許多兄弟，他們在同一信仰中團結一起，被召為生命的聖言作見證。

這個我所愛的教會，一直在我心中，我每天懇求聖神，希望在排除各種不同的障礙之後，能使所期待的完全生活出來、表達出來和享有的共融的時刻早日來臨。

目前，我們有效的任務是為這些團體祈禱，使他們對人類教主的信仰，能在與至一、至聖、至公及宗徒傳下來的教會的共融中深切而活潑地體認出來，此教會在伯鐸及其繼承人身上有「主教們和整個信友團體的永久而可見的統一中心和基礎」(教會憲章23)。

是的，你們知道這是每一個地方教會與教宗以及其他所有國家的天主教團體相連的結合問題，這是天主教信仰的根本。

這並不削弱每一個地方教會的實體，而是使它更顯著更有意義，同時鼓勵

並推動每一個國家的主教、司鐸和平信徒能成熟地負起責任，它使地方教會在普世教會的生活中，能有共同負責的時機和喜樂。

同時，我們要求完美恩惠的賜予者（天主），使我們的兄弟和姊妹們的愛的能力，因考驗和痛苦而更淨化之後，能推展到為他們的國家的福利和進步而努力，使他們也能在才能、投身、愛國和正直方面，有慷慨而適當的貢獻。

為在世界各地居留的中國同胞們，你們一定也祈求天主使他們繁榮和幸福，你們希望他們更能合作，向與他們有共同出生和文化遺產的人傳播福音。

結 語

去年我與你們會晤後，我託付給你們——在台灣的教會的牧人——壹個使命，即在台灣的教會應成為大陸中國弟兄們的信仰的生活見證。我知道這個邀請在你們身為主教的心中，以及你們所照顧的團體中，有了深切的迴響。讓我們感謝主耶穌，把我們更完整託付在他的領導下，以發現並完成祂莫測高深的計劃。

你們被召在建立一個真正的中國教會上做信仰的見證，教會完全致力於為人，為每一個人服務，根據天主聖言的光照，與普世教會共融，「與伯鐸並在

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

伯鐸的領導下」為人服務。

願瑪利亞，聖母和中國之后接納這些願望和你們的決心，而從天父求得完全的实践。

（台灣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自羅馬〔觀察報〕十一月九日第四版。文中小標題為譯者所加）（「牧我中華」一九九〇二〇四頁）

九日，九位主教和十五位中國神父與教宗在其私人聖堂共祭，十多位修女與留學生唱中文聖歌。（教友生活，十一月十四日）

十日，浙江省東陽縣天主堂復堂。（中天，十五期，七十七頁）

十二日至十四日，內蒙古烏盟天主教愛國會第五屆、烏盟天主教第二屆代表會議，在集寧市舉行，出席代表共六十六人，會議中選出艾世鈞副主教為愛國會主任，胡儒漢、鄭博施、張熙蘭、王寬為副主任，龐俊山為秘書長。（中天，十五期，七十頁）

十七日，上海一八四七年建之董家渡原主教座堂復堂。（驛，一九八六，一月二十三頁）
四川成都教區，由李熙亭「主教」祝聖銀富勛、倪宗文二位修士為神父。（中天，十五期，二十四頁）

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河北省石家莊市天主教愛國會召開第六屆代表會議，共有來自市、區、

縣代表一百一十人與會，會中修改了愛國會章程，並選舉產生第六屆委員會委員三十三人，常務委員會委員十七人，和新的領導機構。其中馮退菴擔任愛國會主席；王躍世、劉玉琛、郭克昌、裴國民爲副主席，任昔孟被聘爲顧問。（中天，十五期，六十九頁）

二十一日，佘山修院首批七位修士領受司鐸神品。（中天，十五期，二十一頁）

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八日，舉行第八屆世界主教會議，以紀念梵二大會閉幕二十周年。參與爲期兩周第八屆世界主教第二次特別會議的約有一六〇位樞機、主教、神父與教宗舉行了會議閉幕彌撒，大會並撰「致信友書」。我國由羅光總主教代表出席。（教友生活，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湖南省天主教愛國會在長沙舉行第二屆代表會議。會中選出楊高堅「主教」爲省愛國會和省教務委員會名譽主任，李樹仁「主教」爲愛國會主任，蕭鴻才、羅社、鄭化民、陳饒人爲副主任，屈天錫爲省教務委員會主任、張昶、蕭鴻才、羅濟、羅晉鑫爲副主任。蕭鴻才兼任「兩會」秘書長。（中天，十五期，六十八頁）

十一月份，海內外教友共捐一萬三千六百人民幣，以便整修北平西堂—聖母聖衣堂。（中聯十一月十八頁）

十二月三日，河北省神學院首批畢業生陳煥章六品晉鐸。（中天，十五期，二十一頁）

六日至八日，英國主辦第三屆「中國研討會」，主題是「人民中國的教會」。五位主講人包

括三位大陸牧師、一位香港博士及劉賽眉修女。(橋一九八六，一月，十二頁)
八日，河北天津望海樓聖堂復堂。(驛，一九八六，一月二十三日)

楊州市耶穌聖心堂修復開放。(中天，十五期，七十五頁)

河北省衡水教區范炳義舉行祝聖鐸品典禮。(中天，十五期，二十三頁)

九日至二十一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天主教愛國會於哈爾濱市天主教堂舉行第五屆代表會議，與會代表共七十六人。(中天，十五期，七十三頁)

十日至十三日，吉林省長春市天主教在長春市舉行第八屆代表會議和長春市天主教友為四化服務經驗交流會。(中天，十五期，六十九頁)

十四日，教宗任命高雄教區林天助神父為嘉義教區主教，定於明年一月十二日祝聖。(台手冊，一九八六，二十一頁)

十八日，江蘇省豐縣天主堂開放，由錢余榮「主教」主持。(中天，十四期，五十四頁)

二十日，國際特赦組織發表的一九八五年年報說，該組織關注中國境內獄中多位年邁的公教司鐸和信仰犯的命運，這些人「忠於梵蒂岡，拒與官方的愛國會合作。」(公教報，十二月二十日)

二十五日，北平北堂——救世主座堂修葺尚未竣工，但已舉行了彌撒，預定明年大聖若瑟節正式開堂使用。目前福建教友計有二十萬，八十座教堂與傳教站開放，福州市與郊區已有教友

十一萬。(橋，一九八六，一月十四頁)

三十一日，中共取消與羅馬教廷於六月份所簽署的一項科學合作計劃。(星島晚報，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份，上海天主教光啓社編輯的「天主教研究資料匯編」第一輯出版。(中天，十五，八十三頁)

愛國會曾辦過三期義工訓練，合計四十人，兩期在福州，一次在莆田，每期六個月。準備明年春設立備修院一座，院址可能在莆田原修道院舊址，準修生人數十五位至二十位。

泉州天主教聖家堂，於一九八三年達成協議，一九八五年底應歸還教會，但迄今聖堂仍爲建築機械修理廠佔用。(橋一九八六，一月十三頁)

江蘇省計有四個教區，愛國會神父計三十一位，修女(包括舊有與新培育的)計四十五位；其中南京蘇州合辦的修女院二十三人，海門(南通市)八人，徐州十四人。(鐸一九八六，一月，十六頁)

杭州總教區計有三位神父，三十五位修女、九座堂口，多由修女負責，培育中的修生有十位，九位在余山，一位在北平。年齡最大的二十二歲，最年青的十八歲；杭州老修女六位，培育中的五位。(鐸，一九八六，一月，二十一頁)

根據義大利「耶穌月刊」估計，目前大陸有教友六百萬，重新開放的教堂六百座，神父一千位，文革後祝聖新鐸二十六位、修女五百位，大修院七座，小修院五座。(一九八六，四月)

中國主教團向國際聲明

對「愛國會」天主教的態度

(譯自香港亞洲主教團協會季刊一九八五年四至六月53號五頁)

我們應堅持的原則及憂慮的所在

中國大陸「愛國會」天主教公然摒棄天主教的信條之一的「唯一性」並申稱羅馬教宗的首席地位僅為政治發展的產物，是教宗的政治野心所造成。常使我們憂心忡忡和思想困擾的是他們公開否認與羅馬教宗的合一。

可是大陸廣大中國天主教神父及教友，仍忠誠於羅馬教宗，忍受苦難，甚至在監獄中。雖然有部分教友不拒絕進「愛國會」教堂並在他們手中領受聖事，但他們不願跟隨「愛國會」天主教的主教及神父們。

「愛國會」主教及領導人物們很高興接待其他國家天主教徒往訪，也不拒絕其他國家天主教邀請他們去各該國及地區訪問，以為他們自己在中國人及世界

各地教會前爭些「面子」。

1. 我們願意他們承認或至少暗示天主教的唯一性。
2. 我們自己的作法不應該贊成分裂的趨勢支持他們，這樣有暗示遺棄那些為信仰而受苦的中國教會於不顧。
3. 在我們一方面如果有與「愛國會」接觸時，必須清楚表示與羅馬教宗合一的信仰，決不允許那些對這一信仰，有任何含糊不清的表示。

中國主教團 羅光總主教

(鐸聲，二十三卷八—十期)

為龔品梅主教祈福彌撒證道詞

羅光總主教

——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六日下午三時，在台北聖家堂舉行彌撒為上海龔品梅主教祈福，彼已假釋出獄，今年十月七日為梅公晉牧卅四週年。——

耶穌曾問十二門徒中的戴伯德兩子若望和雅各伯：『你們能飲我飲的爵嗎』

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

三二五

？或者，你們能受我受的洗嗎？他們兩者答說：『我們能。』（谷10：38）耶穌後來向每一位受祝聖為主教的人也問這兩句話。耶穌飲的爵和受的洗，即是受迫害、被牢禁、被釘死；爵是血爵，洗是血洗。每一位受祝聖為主教的人，都要答應基督的詢問說：『我能。』基督所創立的教會在實質上有四種特徵：至一、至公、至聖，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在這四種特徵外，還有一種特徵，就是受迫害，基督自己向宗徒們說過：『沒有僕人大過主人的；如果人們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們。』（若15：20）『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路9：23）假使基督的教會，在一個時期，在全球各地，不受一點迫害，這個教會有危險要變成不是基督的教會。因此在中國四百年的傳教歷史上，常常有遭迫害的事實。所以近三十幾年的中國教難史，並不令人奇怪，反而使人相信這是天主教會該經過的路途，因為它是被釘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創立的教會。

有了教難，天主聖神就會降臨，因為基督自己說過：『當人把你們交出時，你們不要思慮；怎麼說，或說什麼，因為在那時刻，自會賜給你們該說什麼；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而是你們父的聖神在你們內說話。』（瑪10：19）

有了聖神的指導和支持，便有殉道的烈士。我們中國教會已經有一百一十

九位榮登真福品的殉道烈士，他們中間有五位真福主教。我們相信在目前的风波平定以後，一定將有許多位殉道烈士榮登真福品和聖品，世世受中國人的敬禮。

在目前中國教會受迫害的烈士中，有上海蘇州的龔品梅主教。龔品梅主教從民國四十四年，即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夜間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定終身監禁，今年七月三日，被假釋出獄，整整坐了三十年的牢獄。

明年，是他晉陞主教的三十四週年，當他晉陞主教時，他是蘇州主教，次年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調任上海主教兼蘇州主教。今天的祈禱彌撒祭典，就是留台的上海和蘇州的神父和教友所發起。

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為基督的教會，忠於自己的信仰，和教宗和普世教會結為一枚一樣。反對教會的無神主義，企圖分離大陸的天主教會，脫離教會領袖的羅馬教宗，自成一個獨立教會，這種教會和英國皇帝亨利第八，又和法國大革命時所造成的教會，趨勢相同，英國當時和法國當時都出了一輩忠勇的教士，為信仰而殉道，於今已被諱封為聖人。我國大陸的教會為保全教會一枚一樣的信仰，也有了許多忠貞為信仰而犧牲自己的烈士，龔品梅主教就是他們的代表，也是中國天主教忠於信仰的象徵，三十年在牢獄裏不屈不撓，以他的精

神支持全國的忠貞教友。現在他老了、病了，被假釋出來，能有家人的服侍，是不幸中之幸。別有用心的人却給他製造一些談話，要把他忠貞殉道的形象打碎，用紙給他貼上一個荒渺的形象，可是龔主教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即是假釋的前八天，有一篇談話，說明聽見有消息要放他出來，可能要他家裏親人去申請，龔主教指示千萬不要申請放他出獄。他說：「請求你們就說三個「不」字，否則你們是害我。你們知道我有嚴重冠心病，受不住任何震動、激動、刺激、煩惱。我隨時隨地要倒就倒。我在這裏很安寧（太平）清靜，沒有政治壓力，沒有緊張空氣，沒有傷腦筋的事。我能一門心思祈禱念經，還想做點補贖。這對我自己靈魂肉身一定有好處，對你們和其他教友，甚至為聖教會，肯定也有一定的好處。這個道理，只有信德的人才能懂得，其他的人不會信的。」

古經瑪加伯書有一位九十高壽的厄肋阿匝爾，拒絕勸他作偽以救命的人說：「像我這樣年齡的人，決不宜作偽，免得許多青年想年九十的厄肋阿匝爾也接受了外教禮俗，違反誠命，因我的作偽和貪戀殘生，使他們走入歧途。這樣，不免在我的高齡白髮上塗上了一層污點和恥辱。」（加下 6：24）這一段話一定也是龔主教要說的話。有人給他製造的虛假聲明，不能動搖大家對他的信心。

他在上面所說的話裏開端就說：『我已活了八十九年了（實際只八十四歲，老人家記錯了），其中三十年在牢獄裏度過，這為了那一位？為了啥人？為了什麼事情？天主曉得，我也知道；其他人也許知道這一點，我並不怨天尤人，我認為還算好，對我靈魂肉身也有好處。我要終於一，忠于天主，奉行天主的聖意，除此之外，我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需要。』這些話非常簡單明瞭，別有用心的人想用一些假妥協的話往他身上貼，都黏不上。

我們今天在他晉牧三十四週年的前夕，為他向天主祈福，賞賜他身心健康，得人服侍，安渡餘年。我們又用彌撒祭典的一段經文為中國教會祈禱：

『主耶穌基督，祢曾對宗徒們說：我將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求祢不要不要看我們的罪過，但看祢教會的信德，並按照祢的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祢是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天主教教務簡報

主教團

(民國六十九年至七十四年)

前言

中國主教團於此五年內曾先後發佈多次牧函，並向教廷報告。這些牧函是表達我們對基督的國來臨台灣的使徒性構想。牧函中強調了我們工作的優先——希望我們年輕的中國教會在福音傳佈的路上有所遵循。

在此地區的七個教區和二個署理區內擔任牧職而管理信友，我們曾願應用教會的歷史上的大事，例如一九八一年利瑪竇神父來華四百週年紀念，使我們的教民動員起來，加強每一個教友真正度福音的生活，並且熱烈地將福音傳給別人。同樣我們也運用了台灣開教一二五週年。今年我們紀念第一位中國主教羅文藻公晉牧三百年，以推行司鐸和會士的聖召。我們也正在準備一九八七年的福音傳播工作策劃會議。

中國教會的這一切計劃都獲得羅馬教會的支持，教宗派遣盧杜沙米總主教

及羅西樞機為其代表來主持大典，以增加我們教友對教會普世性的信念。教宗也特別重視南台灣最古老的聖堂——萬金村聖母堂——提升為聖殿，因而成為敬禮無原罪聖母的全國朝聖地。

自從教宗託付我們成為橋樑教會，為能幫助中國大陸的教友，在台灣的所
有教友都對此項任務作努力。用我們的祈禱、犧牲及其他我們能有的方法，思
考並計劃使我們能在基督內成為活的橋樑，使我們成為一牧一棧。對於這一點
，我們也曾發佈了一封牧函廣為傳佈。同時也為此作了一系列的演講。一九八
〇年，禮儀委員會曾出版了袖珍型的中文彌撒經書和聖事禮典，以便寄送大陸
。自一九七九年起，光啓社與中央廣播電台合作，每月向大陸播放一台中文彌撒
並歌唱中文聖歌。同時每週四次向大陸教友廣播福音。

五年來，教宗所發佈的重要文告和通諭，主教團秘書處非常重視，盡快譯
成中文，或在教會刊物公佈，或出版小冊子。天主教法典在幾位神父以兩年予
以譯成中文，於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出版。同年四月司鐸進修班特別研究新
法典。

今年為聯合國宣佈為國際青年年，中國主教們在今年二月的聯合牧函中特
別以青年作為我們牧靈工作的對象。聖週四教宗致全球司鐸函中，肯定了這一

方向，指示我們作法。我們祈求也希望藉天主聖寵今年能為青年們的生活帶來豐富的果實。教宗致全球青年書已由慈幼會翻譯並出版，希望青年們能閱讀並研究，而且依照它去生活。

一、福音傳播

由於主教團的各個委員會：教義、傳教、聖職、禮儀、教育與文化、教友及社會發展等，許多活動由聖職人員及教友去完成。在許多教區都舉辦過大型的聚會、宗教展覽、利瑪竇年的學術會議、教區性的進修及信仰入門，天主教學校的宗教課。到處在推行團體讀經，以加深福音價值，使教友加深合作和共同負責的理念，促成基本的基督徒團體。教義函授已有二十年歷史；今年光啓社將李哲修神父的信仰講座作成十五卷錄影帶（和錄音帶）。社會發展委員會最近又發起教友計程車司機的傳福音運動，以對乘客有禮貌、遵守交通規則、分發天主教傳單和小冊子等作見證，並為乘客播放音樂帶及福音帶。

二、司鐸與男女修會會士

由於政府強調家庭計劃，影響我們司鐸聖召的增多，我們在聖多瑪斯總修

院有五位修士（另有十人在服兵役），在碧岳修院有神哲學修士卅人。男修會有廿三位修士；主徒會五人，方濟會八人，道明會五人，靈醫會五人。四個耶穌會修士今年晉陞執事和司鐸。近五年的晉鐸證明司鐸的新生代已在我們中誕生。

修女的人數無論是年輕的、中年的和老年的都為數不少，尤其近年來修女的素質提高，質比量更有進步。

這裡的教會對國際聖召節非常重視，每年舉辦輔祭員營和牧童營以推行聖召。尚有很多為青年們舉辦的聖召選省，以加強青年的靈修生活並明瞭聖召的意義。

三、平信徒

感謝天主在我們這個年輕的教會內，平信徒中的較年長的人已逐漸成為成熟的教友。一九八一年全國教友傳教協進會慶祝成立十週年。此平信徒機構有如一把傘，它包含五十個教友組織，它們開始了很多計劃，這一切給予教會真正的希望，也給年輕的教友們非常好的榜樣。其中可以提出下列幾件：如「與主同行」，「信仰入門」，這些活動往往動員數百人。教友也印發許多有關傳

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年）

福音的小冊子。他們撰寫文章向教會和非教會的報刊投稿，表達教會對墮胎、離婚、美滿家庭的看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活力運動，因為活力員有活潑的基督徒精神；同樣聖母軍及神恩復興運動等也是如此。有幾個俗世會是我們一千八百萬人民的酵母，他們是「普世博愛運動」、「鳴遠女子服務團」、「德蘭文教團」、「生命之母會」及「主顯姊妹團」。

四、教育

天主教學校近年來數目沒有增加，因為政府至今限制私人興學（今年已開放職業技術學校的創設），可是教會學校對教師的素質以及對學生的服務有相當的進步。

我們在台北有牧靈研習所培養男女教友擔任牧靈工作，在新竹有教義研究中心，培育女教友擔任教理講授工作。最近又展開教友使徒訓練班，以幫助堂區的工作。

至於大眾傳播方面，光啓社為政府譽為台灣的第四個電視台，由於它以基督的愛改善生活。另外在台中及基隆有廣播電台，在台南及花蓮有教會廣播節目。台南教區持有華燈藝術視聽中心，藉着討論天主教倫理和其他有關宗教的

問題引入信仰之門。每一個教區都有出版物，有週刊、月刊、雙月刊或雜誌，均為教育信友的。尚有天主教出版社，閱覽室、諮詢中心，以幫助教友與非教友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宗教知識。

五、社會行動

中國主教團對維護生命採取了重要行動。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日曾公佈「對墮胎應否合法化的聲明和建議」。此聲明曾分發給政府官員及中央民意代表。我們的教友與聖職人員曾與其他宗教人士，共同出席立法聽證會，表達教會對墮胎合法化的立場。主教團社團發展委員會研究組曾廣泛研究有關生命及墮胎、安樂死、家庭生活、混合婚姻等問題。天主教醫院、診所、美滿家庭、家扶中心等組織設法推行自然調節生育。好幾對教友夫婦藉夫婦懇談及其他管道，作這方面的崇高工作。

每一個教區為病人、老人、殘障者及其他社會中受苦的人都設有機構。教會對慈善工作的熱誠，的確啓發了很多的社團和地方政府也做此類的工作。真正可以說基督徒在愛德方面的工作，改變了國人社會的態度。

學校的輔導工作，心理輔導中心、家扶及夫婦互談中心、生命線等的輔導

，都對社會有極大的貢獻。

儲蓄合作社，不但幫助工人，也幫助學生們在修學中的費用。

對大都市裡工廠內的工人，我們也盡了很大的力。這些工人往往來自鄉村，他們失落在工業化的廣大中心裡。職工青年會在這方面有相當的成就，因為他們深入工人本身的環境裡，往往是傳教士無法踏入的地方。

整體來說，在臺灣的生活水準所顯示的是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窮困。我們的社會嚴重地為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所沾染。在許多愈來愈高的大廈之外，尚有不少窮苦的工人零落地居住在大廈的隔縫處。

傳教士，像德雷莎修女等，以及我們獻身為窮人工作的教會人士，感到這些貧困的人，實在是不幸的家庭，現代的暴力、未婚媽媽等的犧牲品，更不要提那些病人、孤獨無依者以及其他因疾病和歧視所造成的貧困的人。

結 論

我們五年的報告的結論是正面的，是樂觀的。

天主教會在中華民國受到各方的尊敬。這是因為教會經由像國際性的利瑪竇學術會議，在公開場合教會的文物展覽、在全國的慈善工作以及我們教友依

福音及愛的生活所得的成果。

當今年初仁愛修女會德雷莎姆姆來華訪問時，她的來臨以及她的福音訊息，使我國社會各階層對天主教會表露極大好感。

面對重視物質進步並忘却我國固有的傳統及文化價值的社會，中國主教們特別強調福音的價值，基督徒的生活，推行道德教育，以改變經由大眾傳播所流傳的世界性暴力、經濟犯罪等的不道德行為。

我們的社會需要耶穌基督福音的個人的與社會性的價值。我們生活在大多數人民是青年的國家。未來在青年手中，未來要靠耶穌的宗教。這兩者都在我們手中。

我們抱樂觀希望。我們接受挑戰為了中華民國台灣社會的基督化而廣傳福音。

（此文為主教團向教宗述職時所作簡單報告）

（恒毅月刊，三十五卷，五期）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一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在接見全國宗教局、處長會議代表時指出，要繼續貫徹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謂：處理一切宗教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要使全體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聯合起來，把他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共同目標上來。一切宗教活動都必須在憲法和政策允許的範圍內進行，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宗教組織干預宗教內部事務。歷時十天的全國宗教局（處

）長會議於七日閉幕。（大公報，一月七日）

十日至十二日，山東省濟南市天主教代表六人出席在濟南賓館召開的「各界人士為四化服務經驗交流會」。（中天，十五期七十二頁）

十二日，山東省濟南洪家樓聖堂修復開放。（中天十五期，六十六頁）

十三日，四川省武隆縣黃草鄉天主教堂，由李海若神父主持復堂彌撒。（中天，十五頁，七十六頁）

十四日至十五日，山東省天主教愛國會和教務委員會，在濟南東郊飯店舉行常委擴大會議。

（中天，十五期，七十二頁）

二十一日，香港教區胡振中主教率領七人代表團訪問廣州及粵東。（公教報，三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廣東省揭陽縣天主教愛國會在榕江旅社舉行第一屆代表會議。（中天，十五期，七十四頁）

二月二十日，北平市崇文區人民政府歸還佔用了二十八年的小德肋撒教堂給北平市天主教愛國會。（大公報，二月二十一日）

三月四至六日，根據羅馬「耶穌月刊」報導，教廷傳信部長董克於三月四日至六日在傳信公學召集會議，研討中國大陸教會問題，與會的中國問題專家約十五位，其中包括羅馬的朱勵德、彭保祿、梁作祿，來自台灣的房志榮、韓德力，來自香港的勞達一、湯漢、畢納清，華澄濤，來自菲律賓的蘇樂康等人。會議的宗旨在於集思廣義，交換意見，以求對大陸天主教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作一較客觀的衡量。

四月份以「耶穌月刊」推測大陸天主教徒中，可能有一派中間人士，不投向愛國會，也不反對它。這些人似乎可以協助羅馬與北京掛鉤，其最具代表性人物就是上海的「輔理主教」金魯賢。

十七日至十八日，福建省平潭縣召開第一次天主教工作會議，會中並成立平潭縣天主教愛國會籌備會。（中天，十五期，七十三頁）十九日，汕頭市主教座堂舉行復堂典禮。

三十日，北平北壇天主堂復堂。（公教報，四月十一日）

四月一日至十日，中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處長劉以德及副處長段啓明、帥峯一行四人，應香港六大宗教團體的邀請到香港訪問，這是中共統治大陸以來首次宗教事務局的局長訪港。（人民日報，四月二日。香港文匯報，三月二十九日）

五日，教廷發表「有關基督徒自由及解放的指示」文件。（公教報，五月二日）

十日，中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一行結束在港的訪問，香港宗教界領袖代表表示，對任氏此行未能就九七年後北平對港宗教事務政策作出具體保證，感到遺憾。（星島日報，四月十一日）

十一日傳鐵山指責教廷秘密委派主教，干涉中共內政：

（北京十一日美聯社電）中國「愛國」天主教會的領導人星期五指責梵蒂

岡秘密委任台灣主教，干涉中國的內政。

北京主教傅鐵山說，梵蒂岡派任主教以及和台灣的其他關係，漠視了中國天主教會的自治權。

五十五歲的傅主教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之際，新華社報導了他的評擊。「政協」是中共建立的高級諮詢機構。

中國「愛國」天主教會在一九五七年和羅馬分裂。它所委任的傅主教說，中國教會願意在友好平等的基礎上，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交流。

但他指責梵蒂岡秘密委任主教，和台灣天主教徒維持另一種關係，「干涉中國的內政」。

梵蒂岡去年十二月委任林約瑟做駐台灣的第八個天主教主教。北京認為台灣是分裂省份，總有一天要和大陸統一。台灣另有五個由梵蒂岡委任的主教。

由國家支持的「愛國」教會的領導人曾表示，在梵蒂岡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前，不能恢復和羅馬的關係——這是間接要求結束和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

在五十年代，耶穌會訓練的天主教教士，曾拒絕支持中共的統治，引致中國和梵蒂岡決裂，以及中國天主教徒不肯承認教宗的權力。

被囚在獄的親梵蒂岡教士多達二千人。他們的罪名是反革命，像勸告教區居民不要參加一九五零年到五三年的韓戰。

人數不明的天主教徒，仍秘密在「愛國」教會外勸忠教宗。「愛國」教會說，在這個有十億零五千萬人口的國家，有三百萬天主教徒。

新華社的報導說，傅主教說，梵蒂岡的干涉阻撓中國天主教徒和羅馬的交流，並且在他們間引起混亂。

傅主教說，他被選到這個政治諮詢機構，顯示了宗教自由在中國的重要地位。自「文革」結束以來，有六百多間教堂和其他一千個聖地重開。

他並說，天主教信徒且須接受愛國主義的教育，更為努力地完成他們對祖國的「社會責任」。(明報，四月十二日)

十三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親臨羅馬一座猶太教的會堂，在堂內祈禱，做首次歷史性的訪問。教宗指出，希望此行能治愈歷史遺留的傷痕，結束猶太人歷來所受的歧視和壓迫。羅馬猶太區的領袖薩班並請求梵蒂岡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教宗此行在猶太領袖中引起了很好的反應。(公教報，五月二日。星島日報四月十四日)

十二日，上海金魯賢「主教」經港赴西德，作為期一個月的參觀訪問。同行的有沈保智神父及佘山修院修生傅建榮。

他在香港向記者否認有關他領導中國第三類天主教教徒的報導。

他表示，目前中國只有一個教會，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並無三個教會的存在。

海外最近有報紙報導，中國天主教教徒有三類：一類屬於愛國會，一類忠

於教廷但反對愛國會，另一類是不隸屬愛國會而與愛國會合作；有些報導指稱，這位擔任佘山修院院長的金主教隸屬或領導上述第三類教徒。

他表示，任何對中國教會的臆測而沒有事實的根據，將危害中國教會的存。他說，中國教會必須與共產黨合作，教會不能反對共產黨。

他指出，教徒在中國「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在佘山修院裏，神父的講授內容並無受到限制。」

他又說，目前他們成立了一所研究中心，專門出版書籍和期刊，今年將印製三十萬冊四福音、十六種有關耶穌和聖母的書籍以及一部教理彙編。（公教報，四月廿五日）

五月十四日訪問結束抵港，於十七日回上海：

金主教在港期間曾接見記者。他說這次在西德柏林、科隆和慕尼黑見到三位當地樞機，彼此相談長久，非常愉快。在德國曾作六次公開演講，每講一小時半，講後解答也有一小時三十分。

當記者問他在德演講時是否說過「中國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他答：「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我從沒說過中國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談到宗教自由，是一次在東柏林，我邀請那裡的副主教到上海觀光。他說「不可能，因為東德政府不准我們自由行動。」於是我就說：那比較起來我們的自由超過東德，也超過蘇聯。自四人幫被打跨後，我們便開始漸漸自由了；但並未說我們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

記者問他這次去德有何收穫？他滿意地說：「很好，除了認識三位樞機外，還結識了不少朋友。最後，金主教說：希望今年十月再去美國訪問。」

（公教報，五月廿三日）

金魯賢在西德訪問時，曾發表演說，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發表於「聖奧斯定」雜誌上。他在第一節「中國傳教簡史」中，激烈批評教廷，把教廷與西方列強完全混為一談：

在一八四二年中國的門戶為傳教士又開放了，這是鴉片戰爭以後，皇帝被英國勢力簽署「不平等條約」的開始。在條約中有：「從現在起外國商人可以在中國各地銷售鴉片烟……，傳教士們可以在中國各地傳播福音」（譯者意譯無原文可據）。基督信仰要以不齒的武力侵犯一般的用暴力推行，對基督教義而言是一極大的不幸。自由傳播福音與自由販賣鴉片搞在一起是教會的不光榮

。西方的侵略利用基督教義來擴張它的影響力。羅馬教廷與列強勾結一起並將中國教會和列強分贓。

在第二節「論世界教會與地方教會」時，藉聖體奧蹟和聖三奧蹟說明普世教會和每個地方教會都是全部教會，其論點草率而薄弱，其為大陸中共和愛國教會「教會獨立自主自辦」政策辯解之用心，昭然若揭：

我現在願意討論第二個題目，從中國人看世界教會與地方教會。

什麼是地方教會？什麼是世界教會？只有澄清了這些名字之後，才能繼續討論。地方教會是一個有伸縮性又適應性的觀念。每個基督徒團體是一個基本的，在某種意義之下的地方教會。一個教區是一個完全意義的地方教會。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一個洲也相似一個地方教會。科倫就像上海一樣是一個地方教會。羅馬教區也是一個地方教會一如義大利教會，歐洲教會，斯拉夫教會一般。

世界教會或普世教會寧可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由於沒有一個地方存在這樣的教會；存在的只有地方教會。也許以「完全的教會」(vollständige

Kirche) 或「全部的教會」(Gesamtkirche) 取代「普世教會」更好。「全部教會」以整體而言存在於每個地方教會。為此每個地方教會存在着完全的教會。「只有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只有一個天主和衆人之父，他超越衆人，貫通衆人，且在衆人之內」(弗4：5-6)。

教會是一件聖事，就是說為許多人同天主的親密結合也是全人類同天主結合一體的記號並工具。教會通過自己的外形，顯示給我們深奧的，神秘的天主的本身和行為。在許多事理中，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二種：

一、在聖多瑪斯阿奎那的聖體詠「熙雍讚頌」內我們這樣祈禱：(我們有許多教廷文獻，專家們喜逐字逐句中譯，無費苦心。結果許多人念起來不得要領！下面的詩篇就顯出逐字譯不成。只有意譯，差強人意。譯者題外話。祈恕。)

10. 我們遵從祂的命令，

Docti sacris institutis

祝聖酒餅

Panem, vinum in salutis

作為贖罪的犧牲。

Consecramus hostiam.

19. 不可懷疑，

Fracto denum sacramento

應當牢記

Ne vacilles, sed memento

祭品可以剖分，

Tantum esse sub fragmento

每分都是耶穌全身

Quantum toto tegitur.

20餅形酒形隨意分，

Nulla rei fit scissura;

分的只是餅酒外形，

Signi tantum fit fractura:

基督聖體，

Quà nec status nec statura

毫無增損。

Signati minuitur.

教會也是這樣：每個地方教會是完全的教會，它不缺少什麼。所有的教會一起是完全的教會。

二、在聖三節的頌謝詞裡我們歌唱：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祢和祢的獨生子及聖神的光榮，毫無差別。

因此在承認真實永恆的天主時，我們頌揚三位分明、性體唯一、尊威均等。

正是很美的頌謝詞！

在全部教會與地方教會的關係上豈不是同樣的嗎？世界上教會的分別，唯一，均等，反映出天上三位一體的奧蹟。

這是為什麼在各地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上我們必須注意，我們看到極為重要的事情是彼此相愛，相通，參與，團體精神——不是權力與法律。從愛做出發

點，傳教士出去宣講福音。在一個地方教會已經建立，則他們就應該退出去，不是抓住領導地位數百年不放。要把聖若翰洗者的話據為己有：「祂必須增進，我必須減退」。（鐸聲，廿四卷十一期）

五月一日，紅旗雜誌刊出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江平的一篇文章：「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和黨的宗教政策」。重申中共有關「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論斷，引起了海內外宗教人士的關注。

「早於去年十一月，『群言』雜誌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趙復三的一篇文章：「對宗教需要有更科學全面的認識」。該文章指出：「把宗教看作鴉片煙，顯然不足以說明宗教的全部，很難認為它是令人滿意的對宗教的科學界說。」由此觀之，江平的說話似是有感而發。

江平的文章另一引起人關注的地方，是對宗教人士的評價。一九八二年「十九號文件」公佈以後，國內一般「輿論」對宗教人士有褒多於貶的趨勢。江文亦不例外，開始時稱「宗教界人士和各種宗教職業人員絕大多數是愛國的、守法的和擁護社會主義的。」但文章接著却指出：

它（宗教）的信徒、組織的政治思想和面貌發生了變化。而它作為意識形態和世界觀的本質並沒有變化，由它的本質所決定的社會作用也並沒有因為受到客觀環境的制約而改變，宗教仍然是「顛倒了的世界觀」，即披上了宗教外衣的唯心主義。這種世界觀同唯物主義世界觀，同無神論自然是根本對立的，因此，宗教在思想意識上所起的麻醉作用是不能否認的。」（「群言」一九八五年十月七日第七期十一—十三頁「紅旗」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第九期，二十五—三十頁，「鼎」：八月三十四期三十二頁）

附錄原文如下：

宗教·精神文明·民族團結

趙復三

去年八月，隨全國政協參觀團訪問新疆，受到很多教育和啓發。訪問結束前，向自治區領導匯報時，以「宗教、精神文明、民族團結」為題，作了一個簡短發言。半年多來，繼續想這問題，現提出下面幾點不成熟的想法。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宗教是滲透各民族歷史、文化難以分割的一部分

大概可以說，任何民族的文學、詩歌、美術、音樂、舞蹈、雕塑、建築，以至哲學、道德、社會風俗、生活方式發展的歷史，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的影響。基督教對歐洲、美洲各國，伊斯蘭教對於西亞、北非各國，印度教對於印度，佛教對於東北亞、東南亞各國歷史、文化、社會的影響，是衆所周知的。我國歷史上，在漢民族中，宗教從未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即便如此，佛教、道教在中國文學、藝術、哲學、道德、群眾思想語言生活中的影響尚且到處可以察覺，在我國各兄弟民族和世界其它各民族歷史、文化中，宗教的影響更大得多。

各民族在宗教形式下的文化是應當分析繼承的精神文明遺產

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遺產是這個民族創造新的精神文明時需要繼承的遺產。如果認為，在宗教思想、感情推動下產生的宗教形式的文化屬於民族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應當摒棄，那麼，在我國，是否就應把敦煌藝術寶庫中的絕大部分，把大同、龍門、麥積山、大足的石刻，把唐朝俗文學的變文，把西藏的

布達拉宮、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扎什倫布寺，青海的塔爾寺，新疆的喀什大清真寺、蘇公塔和《格薩爾王傳》、包含各科知識的西藏佛教經書等等都予以否定？在我們對待印度文化時，是否就應當否定《巴格伐·吉他》、《五十奧義書》和阿旃陀石窟、印度詩歌、舞蹈等許多藝術精品？在對待歐洲文化時，是否就應當否定但丁的《神曲》、達·芬奇的《最後晚餐》、拉斐爾的《聖母像》、米凱朗琪羅在梵蒂岡西斯廷教堂中的全部壁畫、米爾頓的詩篇《失樂園》、《復樂園》、托爾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瑪卓夫兄弟們》、巴哈、韓德爾、莫扎特、貝多芬的許多聲樂作品、歐洲中世紀的全部哲學思想？顯然，如這樣做，那是十足的愚蠢；而如果認為宗教全然是剝削階級統治毒害勞動人民的鴉片，同時又主張整修佛寺、維護、宗教文物，刊印《中華大藏經》，這豈不是自相矛盾，而且在矛盾中放棄了歷來認為是天經地義的理論原則！？給外人的印象則顯得似乎整修佛寺、維護宗教文物、刊印《中華大藏經》等都只是給外國人看的，甚至由此引起對我國理論、政策真實性的懷疑。是不是可以從這種自相矛盾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呢？我們的理論和實踐兩者怎麼統一呢？

對宗教需要有更科學全面的知識

問題來自對宗教的根本認識。事物的意義是由它的內在邏輯來說明的。我們講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事物的本質是通過它的全部歷史而展現出來的。宗教是民族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對它如何評價是一回事，歷史事實終究是客觀存在。在階級社會裡，它的確被剝削階級利用為政治工具，但這只是宗教的社會作用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共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為推翻反動統治進行革命時，需要集中一切力量於主要之點，在這時候宗教的看法，突出強調它是剝削階級利用的工具，是毒害人民的鴉片烟，妨碍人民的政治覺醒，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宗教看作鴉片烟，顯然不足以說明宗教的全部，因此，很難認為它是令人滿意的、對宗教的科學界說。我們評價一個人時，主張對人作全面的、歷史的評價，因為只有這樣才是科學的認識；我們反對「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因為那樣做是片面的，違反了歷史的真實的全貌。對一個人尚且如此，對一個涉及世界幾十億人，有悠久歷史的、優良的、發展變化的社會現象，前人用一句簡單的具有價值判斷性質的比喻來加以概括，有它的時代歷史背景，而後人就故此故步自封，認定它是先哲遺留千古不易之真理，不承認一切事物都因時

間、地點、條件而變化，在認識上不求科學的發展，似乎很難認為這是辨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所要求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誠然，作為世界觀，宗教世界觀是屬於唯心主義陣營，但宗教與哲學有聯繫又有區別，宗教還不能等同於哲學，為認識宗教，就要從矛盾的特殊性入手。即使是唯心主義哲學，在思想史上也不能不給與應有的地位，看到它對推動哲學發展的作用。在現實社會中唯心主義多得很，人們的認識不符合實際或落後於實際的發展是常有的，它也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對客觀事物的歪曲反映，也會妨礙人們從事革命和建設，難道也能不加分析，統統稱為鴉片，就算是科學研究，認為這樣就解決了問題嗎？

只講宗教是「人們主觀意識裡荒誕、虛幻、歪曲的反映」，或是「反動階級的政治工具」，或是「鴉片烟」，因為不科學，所以有害。它不利於我們尊重國內各兄弟民族的歷史文化思想感情，因此不利於民族團結。今天，我們面向世界，需要大大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其中就包括了解世界各國的歷史文化，而由於過去對宗教的簡單否定，使我們研究外國歷史、文化、社會時往往忽略宗教，從文化上說，難免被認為無知，從政治上說，是不懂得尊重別國人民的歷史文化、思想感情，它只能招致國外人士對我們的輕視，甚至反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感。

因此，我認為，應當重視宗教作為各民族歷史文化的一部分。在階級社會裡，宗教被剝削階級利用為統治的工具，具有麻痹勞動人民革命意識的消極作用這一面。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消滅以後，這一方面的作用已經大大削弱，我們就更應當看到宗教是各民族歷史文化的一部分，這樣才有利於國內的安定團結搞四化，有利於發展與各國人民和平友好的關係，為我國四化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應當並且能夠團結我國宗教徒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三十五年的經驗證明：有必要、也有可能團結我國各族人民中的宗教徒，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而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兩個文明一起抓，那末，能不能團結我國各族人民中的宗教徒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呢？這是從前面所述各點再前進一步，必然要提出的問題。它包含對我國各民族精神文明遺產的分析繼承，也包含我國各民族人民今天的新創造。對前一部分，我的認識已如上述，對我國各族人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宗教界的關係，又應如何看待呢？如果宗教徒只能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

設中却處於被置一旁或被批判的地位，那末，宗教信徒走社會主義道路只能是半條心。在兄弟民族地區，這是關係民族團結的大問題，這個問題處理不好，首先在我國西藏、新疆、寧夏、青海、內蒙、四川、雲南等西半部廣大地區就將難以實現真正的安定團結，各項建設也難以順利進行。因此，這不是一個書齋式、無足輕重的問題，而是一個有重要政治意義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包括什麼內容？按我理解，就是鄧小平主任最近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這些內容是我國各宗教信徒都能夠接受的。各種宗教都有自己的道德規範，其中社會倫理道德規範雖然是絕對的，形而上學的，但它們的內容如不可偷盜、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貪財、要誠實正直、要捨己為人等，有不少是吸收了歷史上世俗社會的道德規範，與社會主義道德並沒有矛盾，完全可以從宗教徒重視道德這個特點來引導宗教徒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有一種看法認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要批判宗教道德，我以為，對宗教道德籠統地加以反對，是毫無必要甚至是有害的，具體指出在情況變化時，道德實踐在形式也要相應變化（例如支持反侵略戰爭是正義的；對惡人應當依法懲辦，以保護廣大人民，對犯罪作惡的人本身，也是教育挽救），從大是大非講清這些道理，宗教徒是能夠接受的，三十五年來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憲法既承認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說，我國各宗教信徒也是國家的主人公，在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中，所有人民，不分宗教信仰，都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這是憲法給予的保障。持不同世界觀的人們，誰都不必在世界觀問題上調和妥協，但我國的愛國統一戰綫，是要團結全體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兩個文明；文化上的統一戰綫，求同存異，在社會主義時期也同樣需要。

我們重視宗教在各民族歷史文化中的影響，肯定我國各族人民在宗教形式下的文化遺產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所應分析繼承的，我們又確認宗教徒可以全心全意地參加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樣，就可以更有助於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解和貫徹，有利於團結廣大宗教徒建設社會主義。

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

和黨的宗教政策

江平

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如何正確地認識和對待宗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一九八二年，黨中央總結了建國以來在對待宗教問題上正反兩方面的

經驗，提出了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在處理宗教問題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開創了宗教工作的新局面。當前，對宗教政策的學習得到全黨的重視；對宗教理論的研究，在學術界、宗教界和宗教工作者中間表現出廣泛的興趣，思想空前活躍。大家對黨中央所提出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一方面表示擁護，同時也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對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這裡我就自己的體會，談點看法。

(一)

宗教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歷史現象，有它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宗教發展史表明，不是有了人類就有宗教，而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人的思維能力和意識有了相應的發展之後產生的。宗教的最初產生，反映了在生產力水平極低的情況下，原始人對自然現象的神秘感。恩格斯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時代從人們關於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圍的外部自然的錯誤的、最原始的觀念中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0頁）人類進到階級社會後，宗教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深刻的社會根源，就在於人們受到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壓迫而不能理解又無法擺脫，錯誤地認為這種壓迫來自某種外部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的盲目的異己力量；在於被剝削階級對於階級壓迫所造成的巨大苦難的恐懼和絕望，企圖從某種超人間的力量找到擺脫苦難的出路；在於剝削階級需要利用宗教作為麻醉和控制群眾的精神手段，借以維護他們的統治。在階級社會裡，正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利用，才使宗教大大地發展了。

宗教一經產生，就對人類社會發生着影響。那末，應該怎樣認識它的本質和作用呢？恩格斯說：「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着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54頁）馬克思說：「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但人並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國家、社會產生了宗教即顛倒了的世界觀，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裡深刻地揭示了宗教所產生的認識根源和社會根源，並從宗教的特點和它同社會的關係上，揭示了宗教的本質，即「幻想的反映」和「顛倒了的世界觀」，也就是「顛倒了的世界」的「總的理論」和「包羅萬象的綱領」。對於宗教的社會作用，馬克思曾指出：「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

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頁）列寧高度評價了馬克思的這一句名言，說它「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列寧選集》第2卷第375頁）。

近年來，有些同志提出，說宗教是鴉片，本來就不是馬克思的首創和發明，因此要予以否定，誠然，馬克思之前的歐洲許多資產階級學者在用唯物主義觀點研究宗教時，曾指出宗教對人民的麻醉作用，海涅就說過「鴉片與宗教的關係比大多數人所設想的要密切得多」（同亞多爾夫·斯塔爾和芬尼·利沃爾特的談話）。在批判宗教這一點上，馬克思同許多用唯物主義研究宗教的資產階級學者是有共同之處的。但是，不能因宗教是鴉片不是馬克思首先提出來的，就否定宗教對人民具有的麻醉作用，否定「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馬克思、恩格斯與資產階級學者不同，他們沒有停留在僅僅用唯物主義去認識和解釋宗教的水平上，而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全面地研究了宗教，闡明和制定了工人階級政黨對待宗教問題的正確態度和政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在對待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即科學的完整的關於宗教的學說。它包括對宗教發生、發展和消亡的客觀規律，宗教的社會屬性、本質和作用，宗

教同文化的關係等方面的基本觀點，以及馬克思主義政黨對待宗教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因此，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偏歸結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句話。但是，這句話却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石」。對此，是絕對不能動搖的。否定「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也就沒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完整的宗教觀。

應該指出，現在確有一些人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存在着簡單、片面的理解。他們不了解宗教產生的認識根源和社會根源，不了解宗教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優良社會性，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偏指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只有麻醉劑的作用。這當然是應該加以克服的。應該對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學說進行深入地研究、全面地正確地宣傳。在歷史上，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階級就曾利用過宗教。這時宗教的作用就要作具體分析。例如，西歐資產階級起來反對封建制度的三次大起義，兩次都是披着宗教外衣，并首先把矛頭指向封建制度的巨大國際中心——羅馬天主教會。第一次是馬丁·路德的所謂宗教改革（1523、1525年），第二次是英國革命，它在加爾文教中給自己找到了現成的理論。恩格斯說：「當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并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使荷

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國的統治，並為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序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在這裡，加爾文教是當時資產階級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2頁）在中國的太平天國、義和團和回民起義中，宗教都充當了起義的旗幟和紐帶。這是因為，「對於完全受宗教影響的群眾的感情說來，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請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1頁）這種情況，說明了宗教還具有優良的社會性和在特殊條件下的特殊作用。革命人民和革命的階級利用過宗教，並不能否定「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即使革命人民和革命的階級在利用宗教時，也不能擺脫宗教的消極作用。這已為歐洲和中國的歷史所證明。

對於剝削階級利用宗教的問題，我們還應該從它成為統治階級以後對宗教的態度變化來分析，才能加深對其麻醉作用的理解。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是反映經濟基礎的，不能不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恩格斯說：「非常明顯，隨着每一次社會制度的巨大歷史變革，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會發生變革，這就是說，人們的宗教觀念也要發生變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0頁）例如基督教，恩

格斯說，它最初是奴隸的宗教，然後成為封建制度的堡壘。英國的資產階級在利用宗教取得革命勝利後，又用宗教來統治廣大人民群眾。「他的宗教曾經是他用來戰勝國王和貴族的旗幟；不久他就發現這同一個宗教可以用來操縱他的天然下屬的靈魂，使他們服從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們頭上的主人的命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93—394頁）這裡問題已經很清楚了，宗教之所以「可以用來操縱他的天然下屬的靈魂」，可以使下層階級就範，主要的是因為它是「精神鴉片」，有麻醉作用。正因為宗教具有這種作用，所以不同的剝削階級或集團都利用它自己認為適合的宗教或教派，至於它們自己相信不相信各自的宗教，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就中國來說，從漢代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它就長期被封建地主階級所控制和利用。元、明、清各代的統治者在利用佛教的同時，還利用它的支派喇嘛教以及利用伊斯蘭教作為對有關的少數民族進行統治的精神支柱。在近代，天主教、基督教是受帝國主義控制和利用來為侵略、壓迫中國服務的。所以說，宗教作為「人民的鴉片」，它的社會作用主要是麻醉劑。

社會主義時期，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宗教存在的階級根源基本消失，社會主義社會不需要利用宗教，也不需要去發展宗教。那末，在這種情況下，「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結論是否已經過時了呢？回答應該是否定的。因為，宗教還存在。由於人們意識的發展總是落後於社會存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和長期形成的宗教觀念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消除；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提高，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建立，以及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還需要長久的奮鬥過程；由於某些嚴重的天災人禍所帶來的種種困苦，還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擺脫；由於還存在着一定範圍內的階級鬥爭和複雜的國際環境；還由於宗教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和世界觀具有相當的適應性和保守性，因而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一部分人中的影響還將不可避免地長期存在下去。既然如此，宗教的麻醉作用就仍然存在。

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的麻醉作用與階級社會剝削階級用它來統治人民所起的作用不同。因為宗教不能不受社會制度的制約，不能不隨着社會制度的變化而發生變化。解放以後，經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國宗教的狀況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宗教中的封建特權和剝削壓迫制度已經廢除；宗教同政治、法律和教育的相分離，群眾的宗教信仰只

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認識問題，是公民個人的私事；宗教界人士和各種宗教職業人員的絕大多數是愛國的、守法的和擁護社會主義的，反對憲法、反對社會主義甚至裡通外國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只是極少數；宗教已成為信教群眾自辦的事業，宗教的消極作用受到限制，宗教中的好的傳統得到發揚，並正在朝着同社會主義相適應、相協調的方向變化；廣大信教群眾，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成員，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有不少教徒作出了較大的貢獻。這些變化概括起來，表明宗教同社會的其他事物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它的信徒、組織的政治思想和面貌發生了變化。而它作為意識形態和世界觀的本質並沒有變化，由它的本質所決定的社會作用也並沒有因為受到客觀環境的制約而改變，宗教仍然是「顛倒了的世界觀」，即披上了宗教外衣的唯心主義。這種世界觀同唯物主義世界觀，同無神論仍然是根本對立的。因此，宗教在思想意識上所起的麻醉作用是不能否認的。當然，由於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占着統治地位，宗教的麻醉作用就不能不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和範圍之內。

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他們不信仰宗教，並且堅信宗教終究是要消亡的。他們懂得，在社會主義社會還不具備宗教消亡的條件，只有經過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的長期發展，在人類消滅了階級并大大地發展了控制自然力量的能力時，也就是當宗教存在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消失時，宗教才能消亡。正如馬克思所說：「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係，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係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97頁）因此，共產黨人不能把促使宗教消亡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任務，更不能用行政命令或其他任何簡單急躁的錯誤做法去干涉和禁止一部分群眾信仰宗教。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們不得進行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中，不應當強求宗教界和信教群眾接受「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觀點，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對宗教的本質和作用，宗教界和信教群眾完全可以進行自身的研究和解釋。但是，我們不贊成那種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已經過時的觀點，也不贊成一方面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一方面却硬要用馬克思主義去適應、滿足宗教信徒的信仰，用宗教的觀點去解釋馬克思主義。學術界要尊重宗教界的思想信仰，宗教界也要尊重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的研究和宣傳活動。當然，這不是主張不分場合地到處去宣傳「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並且反對在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宗教場所和信教群眾中去講它，特別是在基本上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地區。但是，對於宗教中那些嚴重妨礙生產和人民生活的，甚至嚴重危害人民生命的東西，逐步加以適當改革却是必要的。這種改革應當由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自己去進行。

(三)

中國共產黨正確地適用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學說於中國宗教問題的實際，制定了黨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對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務。對之正確地進行理解和認真貫徹執行，是做好宗教工作，團結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建設四化的重要保證。

在社會主義時期，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們黨對宗教的一項長期的基本政策，是一直要貫徹執行到將來宗教自然消亡的時候為止的政策。只要還有人信仰宗教，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這個政策的內容是完整的，它在強調保障人們信教自由的同時，也強調保障人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保障信教自由，不但不應妨礙而且應當加強普及科學的教育，包括無神論的宣傳。正是為了保障信仰宗教的自由，要把它同封建迷信嚴格區別開

來，因為封建迷信是國家和法律所禁止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憲法規定的一種公民權利，它一方面受法律的保護，另一方面又受法律制約。這種制約主要有兩方面的含義。作為公民權利，受公民義務的制約；作為法律規定的權利，它就理所當然地只能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享受這種權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實質，就是要使宗教信仰真正成為公民個人自由選擇的問題，成為個人的私事。宗教作為一種信仰，公民個人完全可以自由選擇。信或者不信，任何組織和個人包括宗教界人士都不得強制干預，也不應採用變相的方法施加壓力。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絕不能被用來推行某種宗教，也絕不能被用來禁止某種宗教。同樣，宗教也不得干預行政、司法、教育等國家事務，當然更不允許利用宗教來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不以信教人數多少為轉移的。信教人數多，要貫徹執行，信教人數少，也同樣要貫徹執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強迫人們不信教從而減少信教的人數。當然，也絕不能把這一政策解釋為可以利用強迫的方法去強迫人們信教從而成為發展宗教的藉口。

基於上述關於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本精神，黨和政府作出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的許多規定的同時，也作出了限制不正常的宗教

活動的若干必要的規定。這些規定的基本點就是：一切宗教活動，只能在宗教活動場所進行，不得超出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允許的範圍；宗教職業人員，要愛國守法；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絕不允許任何外國教會和宗教界人士插手干預我國宗教事務，等等。這就是說，對正常的宗教活動要保護，對不正常的宗教活動必須限制。限制不正常的宗教活動，正是為了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促進宗教活動的正常化。因此，宗教界要從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進行自我約束，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抵制不正常的宗教活動。

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目的，是為了團結廣大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並且促使全體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聯合起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為實現三大任務而奮鬥。因此，在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時候，對宗教活動的方向要進行引導。概括起來講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去掉不利於社會主義制度、不利於四化建設、不利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東西；另一方面要發揚宗教活動中的好傳統，為社會主義多做好事。例如舉辦各種社會公益、服務事業，佛教的重視學術研究，喇嘛教的醫學，佛、道教的武功和健身術等等，均應提倡和發揚，使之適應和有益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堅決地正確地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包括自由地宣傳科學知識、宣傳無神論，向廣大群眾尤其是青少年進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科學世界觀的教育，提高他們對自然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和自身的認識，逐步樹立科學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和人生觀，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正確認識、對待各種社會矛盾和個人在現實社會中遇到的一些困難和挫折，為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務。認為宣傳無神論就是堅持「左」的思想，就是刺激宗教感情，從而不許提無神論的口號，不要宣傳無神論，這恰恰是對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種錯誤理解。其實，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宣傳科學、宣傳無神論並不矛盾。宣傳無神論同反對宗教，完全是兩件根本不同的事情。馬克思主義認為向宗教宣戰是一種愚蠢的舉動，「宣布工人政黨的政治任務是同宗教作戰，那不過是無政府主義的空談而已」（《列寧選集》第2卷第376頁）。我們黨從來不贊成用粗暴的和行政命令的方法去干涉信教群眾的信仰，用抽象的、口號式的宣傳去直接攻擊宗教，更不贊成用不鄭重的語言去刺激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認為這些做法並不是宣傳無神論，而恰恰是在幫助宗教，助長宗教狂熱。因此，在進行無神論和有關宗教問題的宣傳時，要遵守黨的現行政策，劃清政策界限。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還必須把正常的宗教活動同封建迷信活動區別開來。對前者要保護，對後者要區分不同情況，分別處理。已被取締的一切反動會道門和神漢、巫婆，一律不准恢復活動。凡一切以算命、看相、測字、看風水等為職業的人員，應當教育、規勸和幫助他們勞動謀生、自食其力，不要再從事這類利用迷信騙人的活動，如不遵守，也應當依法取締。由於從事這類活動造成嚴重後果者，要依法懲處。修宗族祠堂，修族譜，以及進行聯宗等活動，是封建社會宗法殘餘勢力的違法活動，必須明令禁止和取締。

當前，宣傳唯物主義（包括無神論）、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消除群眾中的封建迷信思想，仍然是我們工作中比較薄弱的一環。因此，必須大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否則，就會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建設兩個文明帶來有害的影響。從事宗教工作的同志在這方面，要注意防止右的東西；而對待從事正常宗教活動的神職人員和信教群眾，則要認真落實宗教政策，請他們有進行正常宗教活動的場所，在這方面，又要繼續清除「左」的東西。兩者不可偏廢。今後要有計劃地做好幾件事情。一是大力向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進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教育，進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教育，組織力量撰寫說明宗教發生、發展和消亡的客觀規律和黨的宗教政策的文章，出版宣傳無神論的書

籍，使廣大群眾對宗教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二是大力開展科學知識的普及宣傳，破除封建迷信。三是認真貫徹全國文明村（鎮）建設座談會紀要的精神，開展文明村（鎮）活動。特別是在宗教影響比較大的地方，更應該努力抓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把基層工作做好。

五月初，中國問題專家勞達一神父，自一九五三至一九八二年指導在香港發行的著名刊物「中國新聞分析」，歷年來所發表之分析大陸天主教會的文字，精闢入微，頗受教內外人士的重視。勞神父於三月初曾參加教廷傳信部召集的專家聚談，討論大陸天主教問題。他在五月號的意大利刊物「三十日月刊」上發表「坦論中國」一文，指出在鄧小平的宗教自由政策之下，大陸天主教雖然仍受共黨控制，並一再聲明是不受羅馬管制的獨立組織。但教內樂觀主義氣氛日增，不少外籍觀察家認為只要與此近似分裂的教會維持友好關係，情勢就可望改變。勞神父指出參加聚談的四位外籍人士，比國的韓德力、法國的沙百里、意國的梁作祿、美國的墨斐，曾多次訪問大陸，但他們只能接觸到愛國會人士。外籍人士對大陸天主教會所能描繪的形象是片面的。參加羅馬聚談的人士皆認為在大陸上大多數教徒忠於教宗，拒絕附從愛國會。數年前，殘餘的四到五位合法的主教祝聖了別的主教和司鐸，其中許多已經被捕。事實告訴我們，在大陸上有一批合法主教，構成不公開的教會，這是極重要的一個現象。這些合

法主教比愛國會的主教年輕，充滿活力，生活在極度貧困中，隨時冒被捕的危險。論到愛國會有沒有可能與普教會合一的問題，聚談中有一位人士建議教廷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但此一建議得不到一致的贊同，因為大家都認為中共雖一再強調此點，但從未提出任何許諾，例如一旦教廷與台灣斷交，就解散獨立的愛國教會。談到金魯賢「主教」時，勞達一神父指出，金魯賢能言善道，在國外訪問時，他竟然說服了一些耶穌會會友，相信他頗具善意，能夠成為愛國教會與羅馬之間的橋樑。顯然中共在玩弄手法，他們想如果金魯賢在歐洲受到歡迎，大陸上從不附從愛國教會的教友將大為困惑。一九八五年春，金魯賢率友好訪問團訪問菲律賓，回到上海後向記者聲明，中國教會與羅馬教會的關係就像天主三位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實在是很粗率的一種論調，令人惋惜。金魯賢一九八五年訪問香港時指出，龔品梅主教之長期坐牢，其他上海的神父再次被捕判刑，因為他們有犯法的行動。他甚至肯定「在共產主義和天主教精神之間沒有矛盾，指控梵蒂岡支持一些神父的地下活動。」

天津王來義神父於五月被中共逮捕，據說王神父因從事未經中共許可之傳教、牧靈工作而遭監禁。王神父年已在八十之上。

十二日，加拿大總理穆朗尼在北平會見中共總理趙紫陽時，呼籲中共政府釋放在獄中的天主教人士。（公教報五月三十日）

十六日，施惠淳神父在公教報上指稱，目前在大陸上的教友並未得到真正的宗教自由，其中

獲准重新開放的一小部分聖堂，均由政府控制的愛國會掌管，通常只在星期天早上的幾小時開放。並謂，至今還有一些主教及神父被囚禁在監獄或勞改營中，又公教教育及社會服務機構，如醫院、孤兒院等，沒有一間准予重新開放。（公教報，五月十六日）

二十三日，香港公教報發表前任教廷駐華代辦吉立友蒙席在港一席話，發人深省：

前任教廷駐台北大使館代辦吉立友蒙席表示，教宗要求台灣教會擔負橋樑角色，是合乎現實需要的。

他說，台灣主教團覲見教宗時，曾欣然接受這份使命，並表示盡力達到教宗的意願。

現年五十九歲的吉立友蒙席上月四日獲委為教廷駐尼加拉瓜大使，在往中美履新之前，曾返回羅馬述職。

他在途經香港時對本社記者說，台灣主教已開始為大陸教友舉行祈禱、聖時和彌撒，並開始嘗試與大陸教會接觸，說服他們承認在教友生活中與教宗合一以及在教宗指導下與普世教會共融的重要性。

他指出，普世教會的共融以及教宗的地位，關乎天主教教義。

關於梵蒂岡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問題，吉立友蒙席說，教宗和教廷心存善意

，誠切盼望一如其他國家那樣，能和中國大陸建立關係。

他說：「在現階段，我們只能祈禱。教廷仍未作出實際行動，我認為目前少談論這方面的事，多為中國教會祈禱，對教會更為有利。」

據大陸方面宣稱，北京當局與梵蒂岡建交的障礙，在於教廷承認台北政府。

當吉立友蒙席被問及梵蒂岡是否有撤走駐台北的使節的可能時，他表示，這些情況亦在考慮及研究之列，但教廷現時未有任何決定。

他認為，此事將來若然發生，台灣教友將可諒解教廷的決定。

他說：台灣教會及信眾非常清楚，無論教廷有否在台灣設立外交代表，教宗是永遠不會放棄台灣教會的；教宗深切認識和關懷當地教會的狀況，即使有所行動，完全是為了改善中國大陸教民的處境而已。

吉立友蒙席又說，自他在一九七八年到台灣上任以來，教廷對華政策始終未變。教廷經常注視及研究中國教會領袖的言論。

他認為海外華人在羅馬及北京的關係上，應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可為雙方的交談祈禱，並以行動作證，使世人相信，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是良好的公民。

吉立友蒙席在台灣任內感到最受鼓舞的事，是今年一月教宗第一次委任台灣本籍主教。

他謂，教宗委任林天助主教牧守嘉義教區，可說是台灣教會歷史性的大事，他對教宗這次委任甚感快慰。

他表示，台灣主教團成員除澎湖署理白正龍蒙席外，大部份主教均不是台灣本土的主教，他希望將來出現更多的台灣籍主教。他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

（天亞社特稿）

二十八日，河北省石家莊未經中共許可之修院被封閉，兩位神父、四十位修士被捕，修士被迫解散回家，神父被判勞改。（ASIA FOCUS 九月二十六日）

三十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第五封通諭，論死亡徵象及預示，譴責馬克思唯物主義觀點：

（梵蒂岡訊）教宗若望保祿五月卅日頒佈通諭，論述「死亡的徵象及預示」，包括軍備競賽、飢荒、國際恐怖主義及戰爭問題。他強烈譴責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孕育了無神論，及以宗教為一種「意識上的幻象」。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教宗在該封題為「主，生命的賜予者」的通諭中說，人的罪惡及對物慾的追求已經代替了靈性上的關注；進而建構著這幅「死亡的圖畫」。他還說，這些不但是經濟的問題，也是一個道德問題。

對馬克思主義的譴責，教宗說某些國家抗拒天主聖神的力量，明顯地表現於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唯物歷史辯證法中。

他說這種唯物主義把宗教看作「一種意識上的幻象」；這個幻象要在一定的時間和地方，以適當的方法和工具，從社會上及每個人心中鏟除。

他還說這種無神論的意識形態，企圖把宗教連根拔起；宣佈天主已死，「在概念上和表達上，都是一種荒謬的思想」。

面對著這個危機——亦即是人類靈性的衰退，個人及團體正在找尋力量去提升自己，及拯救自己。

在這個情況下，教宗說天主教信徒應從現在起準備自己，反省聖神的力量，迎接教會在二〇〇〇年盛大慶祝基督降生的「大慶典」。

比利時籍哈麥（J. Hamer）樞機在向記者發表這封通諭時說，教宗關於馬克思主義中的唯物辯證法的論述並沒有否定教會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對話。他說，對話可以幫助「克服誤解和成見」，使唯物主義者了解；他們的觀點是不

能成立的。

這封通諭是當今教宗登基以來頒佈的第五封通諭，集中討論聖神的工作及祂對抗罪惡的角色。通諭是教宗向全體天主教信眾頒發的一封信函。（公教報，六月十三日）

六月九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前往英國、西德、法國和義大利訪問兩週，這是中共的總書記首次訪問西歐國家。（「瞭望」六月九日）胡訪問義大利時暗示，中共與教廷關係正常化的障礙是台灣問題。（中國時報，六月廿七日）

十日，斯拉夫傳教團在斯德哥爾摩發表聲明，指控三位中國基督教領袖最近以「派發在中國禁止的聖經和外國書籍」罪名被判刑，這三位基督徒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被捕，他們在廣東省法庭分別被判入獄十二年、九年和五年。（明報，六月十一日）

二十五日，世界宗教和平會議第一屆國際理事會會議在北平人民大會堂召開，共邀請三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二十名各宗教著名人士共同研討。「世宗和」前任主席、印度新德里的費南迪斯總主教，美國加州的昆恩主教及加拿大籍的賴德魯主教均應邀赴會。費南迪斯總主教表示，此次是中國宗教界首次主辦「世宗和」會議，意義重大。透過由中國宗教界主辦促進世界和平的活動，可讓中國政府了解到宗教在建設社會方面的貢獻。大會於六月三十日結束

，並得出四項總結及議決：(一)促進及組織研究工作，以探討透過宗教達致和平的途徑；(二)在有宗教衝突的地方，推行「寓修和於服務」的工作；(三)協助未加入「世宗和」的國家編寫各自的會章；(四)訂定第五屆「世宗和」全體大會於一九八九年二月在澳洲墨爾本舉行。(《人民日報》六月二十六日，「鼎」三十四期三十六頁)

七月二日，香港明愛為協助廣州市民辦教育弱智兒童的至靈學校籌募常年經費，在富麗華酒店舉行「至靈書畫義賣展覽」，由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方心讓，及香港明愛管理委員會主席劉勝義神父主持開幕剪綵。(《大公報》，七月三日)

七月十一日，世界聖經聯會投入巨資，在南京設印刷廠向大陸推廣聖經。(《公教報》，七月十一日)

二十五日，中共「紅旗」雜誌，最近發表文章顯示，共產黨仍然維持「宗教是人民鴉片」的宗教政策，並聲稱此論點並未過時。(《公教報》，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十八日，廣東省官員指出：自一九八五年開始，即有「香港的教會」，「澳門的教會」和「上帝的兒女」三個國際性邪教組織，滲入廣州、中山等地，目前他們已肅清了這批「海外邪教組織」，並使大多數受其影響的青年同這些組織脫離關係。(《大公報》，八月十八日)

二十二日，福咸大學耶穌會院長奧基夫神父，訪問大陸後稱，與羅馬斷絕關係的中國天主教領袖相信需要與天主教首牧重新建立一種新的關係。(《公教報》，八月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廣州市天主教愛國會和香港天主教青年聯會，在廣州市郊聯合舉辦「農村生活體驗夏令營」，共有天主教青年六十四人參加。（大公報，八月二十四日）

九月五日，上海附近佘山修院投資兩百萬元的新院舍正式啓用。（上海文匯報，九月五日）三十日至十月十七日，十位大陸天主教人士訪問美國，其中包括傅鐵山、金魯賢等四位主教和一位神父。他們是應美國天主教高等教育協會的邀請而到訪的。據安排這次訪問的瑪利諾會會士墨菲神父說：「訪問團並不代表中國天主教會，也不以天主教愛國會的名義來訪，而是以個人身份來訪。」他又說：「美國主辦單位希望透過這次探訪，更能瞭解天主教在現代中國發展的地位。」（公教報，十月三日）

十月四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自法國里昂向全球發出呼籲，請全球各地於十月二十七日，全天停止戰爭及一切暴力行動，因為是日教宗邀請各宗教代表在聖方濟故鄉亞細細城，為全人類的和平舉行祈禱。教宗希望這項行動成爲一種動力，促使全球人民所深切希望的和平，逐漸在各地實現。

十月份聖保祿會主辦的「三十日月刊」刊出勞達一、湯漢和韓德力三位大陸中國天主教問題專家的文章，討論大陸中國教會的現況與未來：

勞達一神父分析，自一九七〇年代，中共與美國建交，美國年輕的中國問

題專家，對大陸開始持樂觀主義。天主教與路德派在魯汶舉辦的研討大陸教會的會議，甚至把中國大陸吹捧成基督徒道德之模範。此種樂觀主義因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冷却，文革後因鄧小平的宗教自由政策及統戰政策，樂觀主義又開始高升，目前雖然在大陸年輕一代的中國人不再相信馬克斯主義，但是共產黨的勢力並未衰減。目前的樂觀主義把希望寄託在一個反對一切宗教的政權上，這是一種很危險的作法。幸好大陸上大多數教友不與愛國教會接觸，一百三十個教區中愛國會的主教不足五十之數。前不久香港教區主教訪問廣東時，中共不許他公開主持彌撒，原因是胡主教曾與忠於羅馬的神父接觸，這對天真的樂觀主義應該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答覆。勞神父結論說：基督徒的樂觀主義不應被表面功夫所欺騙。歷史告訴我們，政治勢力都將消逝，而教會仍然屹立不搖。

香港聖神研究中心主任湯漢神父表示，他以神學家及基督徒的立場，對大陸中國教會充滿希望。湯神父提出三點理由支持他以樂觀看法：一、根據許多資料可知，目前在大陸天主教徒的數字比中共統治大陸前要多，目前受洗者和慕道者人數，在許多地方皆比以前增加。二、大陸各地陸續成立了大小修院，聖召不在少數。雖然有人對修院成立的目的和所授課程加以懷疑，但就多次接

觸所知，不少修生確實持守嚴肅的動機，為了繼續教會的服務工作而修道。三、在愛國會主教准印的一些祈禱手冊中，仍含有為教宗祈禱的經文，可見在愛國會份子的心中，仍然保存了對教宗首席權的敬意。

天主教魯汶大學中歐協會主任韓德力神父表示，今天在大陸上，每到主日各地都有成千上萬的教友參加彌撒，領聖事。他們雖然在文革時期受過很多苦，至今仍忠於教宗。另外許多教友至今拒絕到愛國會份子主持的聖堂去。大陸的天主教會是活的，努力在內部尋找合一，也透露與普世教會合一的願望。這不是一個分裂的教會。目前在大陸開辦了九座神學院，大修士六百位。這些學院皆維持獨身制，這說明大陸中國教會持守普世教會的法令。一些教區已經開設了培植修女的初學院。但這並不是說沒有問題，大陸中共政權奉行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反對宗教。這一事實沒有變。問題是在大陸有沒有宗教自由？個人能否表達藉教宗與普世教會的合一。我個人認為在信仰內的合一的確有，但無從表達。我不相信有分裂的趨勢，但也不能肯定沒有合一的阻礙。在愛國會人士與忠貞人士之間有衝突，最近甚至傳說有些忠貞人士被逮捕。最後韓神父強調要瞭解中共的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政策，必須回顧天主教傳入中國的全部歷史，禮儀之爭使中國人把天主教當作外來的宗教，難以與中國文化相互適應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鴉片戰爭之後，透過不平等條約，西方也獲得了在中國傳教的權利，更加强了中國人視天主教為洋教的印象，甚且將天主教與帝國主義混為一談。幾個世紀造成的歷史背景不是一夕之間可以改變的。

十七日，香港公教報報導：教廷無信仰者秘書處處長波柏樞機稱，雖然天主教與馬克斯主義之間，仍然存有難以協調的歧見，但雙方對話可以使這兩股強大力量攜手合作。

廿八日，在台中國主教團發表牧函，紀念中國首批國籍主教祝聖六十週年、中國教會建立聖統制四十週年。牧函全文如下：

親愛的神父、修女、教友

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你們同在。

「我們不能夠把充滿整個心靈的愉快，靜默不言；我們整個心靈充滿快樂，因為今天第一次從中國聖職員中所選擇幾位代牧區首長由羅馬教宗祝聖為國籍主教，使他們在自己的同胞中擴展基督的神國，傳揚教會的大公名義。我們決定邀請你們到教會中心的聖城，在最莊嚴又最神聖的聖伯鐸殿內受祝聖，你們穿着主教禮服，衣錦返鄉成為中國主教的鮮花和新的種子。你們來到使徒工

作的泉源地拜候『伯鐸』，又從他接受了為傳教牧民的權杖。」(A. A. S. 1926. P. 432)

上面的一段話，是教宗碧岳十一世，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廿八日在伯鐸大殿祝聖中國第一任六位國籍主教彌撒中的講詞。教宗在講詞中且特別指出選定十月廿八日為祝聖中國主教日期，因為這一天是他自己受祝聖為主教的第七週年日，使這祝聖典禮更愉快，更可紀念。

今年為這禧典禮的六十週年，我們回憶這禧大典，覺到大典的意義非常深厚。中國教會由利瑪竇開教後三百多年，常是傳教士繼續擔任主教職務，指導傳教工作，碧岳十一世祝聖了第一任國籍主教，開啓了中國教會的新歷史階段，使中國教會進入正常的傳統，教會由本地聖職員負責管理。二十二年後碧岳十二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頒佈憲章，建立中國教會聖統制，取消了傳教時期代牧區的非常制度，正式成立中國教會，在教會的通常統序中，本地聖職員成為地方教會的主人，自治、自傳、自養。

碧岳十二世說：

「因着最令人想望的傳教事業最近發展，依照宣道信仰部樞機們的意見，又欣然接受田耕羊樞機的請求，我們認定時機已經成熟，使在廣大無垠的中國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內之傳教工作，有更確定的形式和秩序，以照顧處理；乃依照在全球天主教國家的慣例，我們建立中國教會聖統制。」（A. A. S. 1946. p. 302）

從第一任國籍主教受祝聖到今天的六十年中，中國國籍主教的人數逐漸增多，今年台中教區美籍蔡主教辭職，教宗任命了王愈榮主教接任，中國天主教會完全由國籍主教負責，我們對於以往在華的外籍傳教士主教，衷心感激他們的辛勞，欽佩他們熱心傳道的芳表。對於大陸的國籍主教，我們心中充滿憂慮，他們有的被監禁數十年，有的病死獄中。目前雖可執行職務，然而被迫斷絕和教宗的聯繫。

我們教會的基本信仰，是「我信唯一，至聖，至公，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第二世紀的聖依納爵殉道主教曾比喻教友有如麥粒，經過磨碎和發酵，結成一個麵餅，各地方教會也如同麥粒，結成一個麵餅——教會。然而麵餅要成為耶穌的聖體，否則沒有意義，成了耶穌的聖體，耶穌便是頭，別的都是肢體。在最後晚餐耶穌求聖父使宗徒們以及後代信衆，團結一致，如同祂和聖父一樣。各地的地方教會也要團結一致如同天主聖三的團結。然而地方教會的團結要和基督相結合，透過基督才能與天主聖三結合；既透過基督當然以基督為頭

。教會是無形的神秘團體，又是有形的人間組織，教會由基督為首領，由聖神為心靈，藉着聖事以施行救恩，增加天主子民的數目，擴大基督的神國，穩固基督的教會。基督在教會內建立了聖統制，使聖事的施行能有一定的次序，使天主的子民，能有牧人的照顧。主教負有照顧教區的责任，教宗負有照顧全教會的職務，基督復活以後，曾三次吩咐聖伯鐸宗徒牧養祂的羊群。在聖伯鐸的牧養下，互相團結，教會的聖統制，乃成全球一統。

在第一任中國國籍主教的祝聖典禮中，這種信仰的精神充份表現出來。碧岳十一世在彌撒中講詞結束時說：「你們去，宣講，教誨，授洗，祝福！我選擇你們，要你們去產生果實，而你們的果實常久存在。」教宗用基督的話向中國主教說明中國主教的使命。在祝聖主教的典禮中，主禮者公開詢問接受祝聖者說：「你願意建立教會即基督的妙體，且留在教會合一的精神內，與主教品職者相結合，處在聖伯鐸繼承者的權下嗎？」接受祝聖者公開答說「願意」。然後主禮者又問說：「你願意服從伯鐸的繼承者嗎？」接受祝聖者又答說：「願意。」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在「教會憲章」很明白地說：「因而神聖大公會議正式確認，在祝聖主教時授與聖秩聖事（聖品聖事）的圓滿性，這在教會的禮儀習慣中並按教父們的說法，稱為最高司祭職，神聖職務的頂點。祝聖

主教時，連同聖化的職務，也授與訓導及管理的職務。不過，這些職務，按其本質，只有與主教團體的首領及成員有系統的共融下，才能運用。……由於耶穌的規定，聖伯鐸和其他宗徒們組成一個宗徒團，基於同等的理由，繼承聖伯鐸的羅馬教宗和繼承宗徒們的主教們，彼此也聯結在一起，按照很古的遺傳，……經常在統一，愛德及和平的聯繫之下，息息相通。……可是如不以繼承伯鐸的羅馬教宗為主教團的首領，並使他對所有牧人及信友的首席權保持完整，則主教團毫無權力。」（第廿一節第二十二節）

中國國籍主教素來保持這種信仰，常常從屬於基督的代權。在目前大陸的艱難環境中，主教們努力使用從權的方式，以保持教會的生命。他們心中的信仰，必定是完整的。即使有三四人公開發言反抗教宗，這三四人的言論決定不代表中國教會的心聲。大陸的主教暫時雖不能和教宗聯繫，我們相信他們的心和我們的心，同心同德，信仰一致，常常舉首仰望羅馬教宗。他們和我們必定切實體驗到今天責任的重大，在中國教會存亡之秋，我們不能愧對四百年來中國教會千千萬萬為信仰而殉道的烈士！我們一定有「頭可斷，志不可奪」的氣概，以保持中國教會信仰的完整。

可愛的神父，修女，教友們，在中國第一任國籍主教祝聖六十週年，中國

教會聖統制建立的四十週年，在這兩件歷史事蹟的紀念日，環顧目前中國教會的環境，你們知道主教們的責任若何的艱難，你們也知道主教們的軟弱。請你們一起來手牽手結成一顆心，和主教們結成一體，支持主教，協助主教，在本年十二月十四日，大家一齊來到輔仁大學中美堂，參加兩件史事的紀念大典。彌撒聖祭，虔誠祈求上主援助我們，祈禱中華聖母助佑我們，並求中國主保聖若瑟和中國殉道真福們支援我們，在這兩樁史事的紀念中，我們在自由中國的主教深自反省。聖伯鐸曾經訓誡有牧人職務的聖職員說：「你們務必要牧放天主托付給你們的羊群，盡監督之責，……做羊群的模範。」（伯鐸一書第五章第二—三節）又說：「不是做托給你們照管者的主宰，而是做群羊的模範」（同上）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在教會憲章也說明主教員有訓導的職責，又在傳教法令第三章特別伸述傳教地區的新興本地教會員有宣傳福音的重任。四十年來，台灣教務由發芽而茂盛，由茂盛而衰弱，我們主教們應負重大的責任。目前，台灣社會經濟繁榮，道德衰落，物慾盛行，我們天主教會宜及時奮起，肩負振興民族道德的使命，教友，修女，神父團結一致，和我們主教相連，共同執行這種使命，特別同心辦好明年的福傳大會以求良好的福傳途徑。我們謹以基督之名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

降福你們

祝

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中華民國主教團全體主教

民七五年十月廿八日

十一月七日，香港公教報報導，國際特赦協會一九八六年年報指出中共拘捕和審判基督教領袖，乃違反人權事件。該會聲稱曾向中共當局申請探望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遭到拒絕。

十二月八日，輔仁大學慶祝在台復校二十五週年。輔大目前有六個學院，即文學院、藝術學院、理工學院、外語學院、法學院、管理學院，共計三十九個系組，十六個研究所。夜間部共設十五個系。日間部學生共計一萬零五百二十五名，其中僑生七百二十八名；夜間部學生五千三百六十六名。輔大另外附設有神學院及國語中心。

輔仁大學為隆重紀念復校二十五週年，於當日特贈名譽哲學博士學位給日本產經新聞社董事長鹿內隆信。該社數年前因發行「蔣總統秘錄」而受到國人重視。

十四日，為紀念首批中國主教祝聖六十週年、中國教會聖統制建立四十週年，中國主教團決定於十二月十四日在輔仁大學中美堂舉行慶祝大典，將有教內人士四千餘人參加，籌備工作由台北教區負責推動。鄧以明總主教、胡振中主教應邀來台參加盛典。

附錄一：大陸天主教神學院近況

一：北平神學院

一九八一年成立，六年制，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六名修生行剪髮禮。
院長：王基志神父。副院長：孫尚恩神父。

二：上海神哲學院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開學，六年制，首屆學生三十六人，由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福建、江西、上海六省一市合辦。

院長：金魯賢「助理主教」。副院長：蔣衛琳神父。

預習班：余山 × 神父

蘇州 張振華神父

徐州 鄒于帆神父

南通 徐福佑神父

附錄一：大陸天主教神學院近況

三：瀋陽天主教神學院

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開學，四年制，學生五十八人，由東北三省合辦。

院長：杜世才神父。

四：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八日開學，六年制，學生五十八名，來自全國各教區。

院長：涂世華「主教」。副院長：常守彝「主教」、王子澄副主教。

五：武昌神哲學院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開學，五年制，首批學生四十位，由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

五省合辦。

院長：董光清「主教」。副院長：周行愚神父。總務：彭澤生神父。董事長：楊高堅「主教」。

六：四川神哲學院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舉行開學典禮，四年制，首批學生三十四名，來自貴州、雲南及四川三省。

院長：李熙亭「主教」。副院長：胡大國神父。教務主任：陳適中「主教」。

七：河北石家莊神哲學院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開學，四年制，首批學生三十名，來自全省八個教區。
院長：劉景和「主教」。

八：呼和浩特神哲學院

一九八五年六月正式開放。

九：西安神哲學院

一九八三年籌設，一九八五年九月開學，四年制，共有來自蘭州、寧夏、青海、新疆、山西的學生三十人。

附錄二：有關橋樑教會系列專論

1. 橋樑教會的後勤工作 / 成世光 三九三
2. 橋樑教會 四〇二
3. 喜懼交併話「橋樑」 / 施森道 四〇五
4. 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說橋樑教會的反省 / 房志榮 四一一
5. 由聖經看地方教會及傳教 / 韓承良 四二二
6. 從信仰角度反省大陸教會 / 張春申 四二九
7. 由信仰角度看教廷與中共的接觸 / 吳雁 四三六
8. 香港教會的活力 / 劉鴻愷 四四四
9. 建立橋樑教會，信仰之橋、心靈之橋 / 韓德力 四五六
10. 喜懼交併話「造橋」 / 施森道 四七三
11. 橋樑教會的意義 / 羅光 四八一
12. 如此橋樑 / 施森道 四九〇
13. 對「橋樑教會」進一鄙言 / 施森道 四九四

1. 橋樑教會的後勤工作

成世光

——七十四年教師節為台中修女講

這一年來，看了一些有關橋樑教會的文字，聽了一些有關橋樑教會的談話。好像大家偏重在修建有形的橋樑，即如何與大陸教會接觸，如何與大陸教會建立關係。這自然是要緊的工作，但不是人人都能作到的。我願意談一點每個基督徒為橋樑教會可以作的事：即祈禱，刻苦和修養。這是橋樑教會的後勤工作。後勤工作，不像前綫衝鋒陷陣的那樣轟轟烈烈，然而前綫衝鋒陷陣的後盾和基礎。沒有後勤的默默工作，就沒有前綫的轟轟烈烈。同樣的，如果台澎及海外的中華基督徒不多作祈禱，刻苦和修養，修建橋樑教會的同道們，會覺得後方空虛，沒有天主的支援。聖詠上說：「若非天主興工造屋，建造的人就徒勞無益。」人不過是天主的工具，主要的建造者是天主，我們必須以祈禱，刻苦和修養，求得天主的福祐。

一、祈禱

橋樑教會的目的，是要大陸教會經我們而合一於普世教會，經我們而歸屬於教宗。這是艱鉅

而神聖的工作。我們必須多祈禱，個人多祈禱，團體多祈禱，整個自由地區的教會多祈禱。橋樑教會是天主的事業。我們作天主的事，不能不投靠天主。我們應該工作，也應該擬訂計劃，長程的短程的計劃都該有，但是不能盡靠我們人的智慧和力量，一定得有天上的助佑。因為耶穌說：「離開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十五·5）我們既然需要天主，就非祈禱不可。而且耶穌也命令我們祈禱，鼓勵我們祈禱：「你們求吧！求則得。」（瑪七·7-11）。

可惜今日教會人士，祈禱不夠多。我敢大膽的說，目前教會中的一些不景氣，都怪人作事忘記了天主，不多向天主求助佑，只在遭遇困難時，才想起天主來。人常說：今日教會有着信德的危機。其實這句話，不如改成：今日教會有着望德危機，人不再寄望於天主，不再將自己的工作 and 未來托付給天主。人要憑自己打天下，憑自己謀求未來的事。教友群中有這樣的現象，聖職界中也有這樣的現象。一般教友焦慮生老病死問題，聖職人也焦慮生老病死問題。好像天主不管他似的。這實在是不信賴天主的表現。耶穌說的很清楚：天空中的飛鳥，野地裏的花，天主都照管，「何況你們呢？所以你們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你們先該求天國及其美德，這一切（吃喝穿戴的事）自會加給你們。」（瑪六·25-34）我們應該聽從耶穌的這些話，信賴耶穌的這些話。假如我們自己都不信從耶穌所講的道理，又如何能教別人相信我們講的話呢？因此我們身為基督徒的，只有遵從耶穌基督的話，全力以赴的「追求天國及其美德」，其餘的托給天主好了。我們每人回想一下，誰沒有經過波折和困難呢？但我們現在不是都活得好

的嗎？如有人認為遭遇折磨或困難，是天主不照管的現象，那是大錯特錯的。天主沒有免去基督的十字架，自然不免除我們基督徒的痛苦。天主喜歡把祂最心愛的人，安置在十字架的最近處。這是確實的道理。

耶穌基督不僅命令我們祈禱，而且也需要我們的祈禱。耶穌受難的前夕，帶了祂的三個愛徒：伯鐸，雅格和若望，去到革責瑪尼山園，要他們陪祂祈禱，耶穌說：「我的靈魂憂悶得要死，你們留在這裏，同我一齊醒着」。意即不要睡覺，陪着我祈禱吧。可是這三位門徒不爭氣，都昏昏的睡着了。當耶穌發覺他們睡着時，「便對伯鐸說：你們竟不能同我醒着一個時辰嗎？」（瑪二十六·36-46）從耶穌給伯鐸說話的口氣上，我們可以發覺出來：耶穌是多麼渴望祂的三個愛徒能陪祂一齊醒着祈禱。耶穌基督雖然是天主，但也是人。面對着即將到來的殘酷死亡，免不了有人性的恐懼，而感到孤單。因此要三個愛徒留在祂身邊，陪祂醒着祈禱。

耶穌今天還在教會遭迫害的地方受苦難，因為基督徒遭受拷打，監禁，殺害，就是耶穌基督自己遭受拷打，監禁和殺害。這是聖保祿宗徒悟出來的道理。保祿當初曾迫害過教會，而且還很積極，「向主的門徒口吐恐嚇和兇殺之氣。」並且領了迫害教會的公文，前往大馬士革，繼續他迫害教會的行動。「快要到大馬士革的時候，忽然從天上有一道光，環射到他身上，他便跌倒在地。聽見有聲音說：掃祿！掃祿！你為什麼迫害我？」掃祿是保祿原來的名字。他回答：「主！你是誰？」耶穌說：「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掃祿當時所迫害的是耶穌的門徒，怎麼耶穌說是

迫害祂自己？掃祿對耶穌的這句話，不甚了了，只覺得事非尋常，所以懸崖勒馬，立時回了頭，並在阿納尼雅手中領了洗。（宗九·1-18）

按照宗徒大事錄的記載：掃祿領洗後，只在大馬士革的教友家裡住了幾天，就開始在各會堂講道，宣稱耶穌是天主子。（宗九·19-20）但保祿宗徒自己給迦拉大教友寫信時說：他蒙耶穌選拔召叫之後，「沒有與任何人商量，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先我而作宗徒的人，我立即去了阿拉伯，然後又回到大馬士革。」（迦一·15-17）

宗徒大事錄所載的，與保祿宗徒自己所說的，都是正史，毫無錯誤。掃祿回頭領洗後，是在大馬士革傳了耶穌的聖道。但是傳了一段時間的聖道後，就去阿拉伯了。掃祿去阿拉伯幹什麼？一則為避開僑居大馬士革的猶大人之陰謀（宗九·22-25），二則為藉機參悟耶穌給他說的那句話：「你為什麼迫害我？」因為耶穌的這句話一直在困惑着他。他明明迫害的是信從耶穌的人，為何耶穌說是迫害祂自己呢？獨居阿拉伯的一段空檔時間，掃祿終於悟得了基督妙身的道理：教會是基督的妙身，基督是此妙身的頭，基督徒是此妙身的肢體，基督徒的生命與基督的生命是息息相連的，因此凡迫害基督徒或基督教會，就是迫害耶穌基督，基督徒遭受拷打，禁監或殺害，也就是基督自己遭受拷打，禁監或殺害。掃祿悟出了這個道理後，才算解開了他心中的結，完全明了耶穌的那句話：「你為什麼迫害我？」

保祿宗徒的這個「悟得」，為他自己，為教會，都極其重要。這是「天人合一」的關鍵所在

：天主投胎降世，是天主昭示了人所希冀的「天人合一」；基督妙身的形成，是人能享有希冀已久的「天人合一」。因為天主降世，取了人性而成為人，是天主與人合一；人領聖洗，成為基督妙身的肢體，分享基督的生命，是人與天主合一。成為基督妙身肢體而合一於天主的人，如今在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遭受苦難，基督自然也與他們一齊受苦。因此，如同在革責瑪尼山園裡一樣，耶穌基督要我們陪祂祈禱，求天主父隨其聖意之安排，減免教會目前的災難，有志於橋樑教會的同道們，千萬不要像伯鐸，雅格和若望的不爭氣，只顧昏昏沈睡，不理會耶穌的呼喚，不陪耶穌祈禱。

二、刻苦

刻苦與祈禱是分不開的，刻苦加強祈禱的虔誠，祈禱增進刻苦的意識。聖母當年在法蒂瑪的勤告，以及如今正在南斯拉夫向人類提出的警告，都是要人多祈禱多刻苦。而且在南斯拉夫的警告中，還明白指示，要人多領懺悔聖事，每週守大齋。

現在我們要作橋樑教會，從事它的後勤工作，除了陪耶穌祈禱外，也要陪耶穌受難，那就是刻苦。

刻苦的方式很多，比如少吸幾枝香烟，少看兩場電影，少說別人的閒話，不打牌，不放肆，不奢靡，守齋吃素等等，都是極好刻苦。今日台灣寶島的生活水準逐漸提高，人不再是將就的活

，而是講究的活。這是好現象。不過人在講究生活的同時，不要忘記大陸上僅得溫飽的苦難同胞，如果有家人活在大陸，更要惦念他們的遭遇，節制自己的享受。三年前我曾提倡星期五吃素守齋，希望以大衆的守齋刻苦，求得天主的垂憐，賞賜多人接受基督的福音，解救大陸的苦難教會。惜因種種原故，未被普遍採納。僅嘉義，澎湖，台南三地推行吃素守齋而已。如今我重申此吃素守齋的心願，一方面作為我們建設橋樑教會的後勤補給；另一方面也為適應中國的宗教禮俗。因為中國人的守齋，即是吃素。如果教外的親朋見我們守齋而吃海鮮，會笑我們真是一群信奉洋教的。

三、修養

為建設橋樑教會而有的修養，也就是我們日常該有的修養，只須加強而已。

修養分兩層：一是德行的修養，一是學識的修養。這是孔子教育門生的途徑，也是教會的傳統道理。孔子「遵德性，道問學」，顯然是德行重於學問。這與教會的道理相合。不過如果能夠德學兼顧，品學皆優，我想孔子會贊成，教會也會贊成。

德行的修養，重在實踐。把自己所學習的道理，付諸實行，不使自己的道理知識，與實際生活脫了節。

知而不行，是我們人的通病，我們知道愛德是最重要的德行，是基督給我們的新命令，然而

我們所缺少的就是愛德。我們可以在言語行動上冒犯別人，却不接受別人在言語行動上給我們難堪。若望宗徒說的好：「假使有人說我愛天主，他却惱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謊；因為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者，就不能愛他所看不見的天主。」（若書壹·四、20）。

所以知道愛德的道理，不是修養；實行愛德的道理才是修養。王陽明倡導「知行合一」，就是要人即知即行。知道某事該作，立刻就作；知道某事不該作，立刻就停止。為強調即知即行的修養論，陽明先生又說知行是一體，不可分割為二。

知行為一體，看起來有點玄。因為知是內在的，行是外在的。內在的知如何能與外在的行是一體呢？這個問題連陽明當日的門徒，也不明了。經過再三的請益，陽明先生才說：「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做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文成公傳習錄）

細讀陽明先生的這段話，我們懂得了陽明先生講「知行合一」，「知行一體」的用意，是教人「防於未萌之先，克於方萌之際」（王文成公傳習錄）。人在起心動意之間，順從善念，便是行善；順從惡念，便是行惡。以是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是指內心思念與內心好惡的合一，而非內在知與外在行的合一。惟內心思念與內心好惡的合一，是內在知與外在行合一的基礎。這是「誠正修齊」的道理。教會講修養，最重視這一點。因為修養如同祈禱，應當出於真誠的內心

。有口無心的祈禱，是走形式；有行無心的修養，是擺姿態，都不會中悅天主的。人看的是外面，天主看的是心。因此孔子教人修身，要先誠意正心。王陽明說的更具體：人修養應從「一念發動處」着手。我們基督徒，特別是修道人，應牢牢記住這些話，並賴天主的助佑切實奉行。平時該當如此作，今日從事橋樑教會的後勤工作，更該當如此作。

說過德行的修養，再談學識的修養。

德行的修養，是誠心實踐德行；學識的修養，是用心鑽求學識。

學識不是德行，但能幫助人修練德行。教會的聖經，靈修，神學等知識，是教人修養的；而中國的經學，理學，以至於古典文學等，也是教人修養的。「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是中國讀書人常以自勉的話。我們身為中國基督徒，特別是修道人，除勤讀教會書籍外，也該鑽研中國的書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每次給我們中國團體講話，都強調中國文化在傳播福音方面的重要性。在馬尼拉的講話中，提到了中國「仁義禮智信」五常是多麼崇高的德行，去年（七十三年）二月在羅馬，又給中國主教們說：「你們身為中國親愛的子民，你們的任務是將信仰的訊息，譯成你們遠近同胞所能瞭解的辭彙」。意思是說：你們中國人應當用中國觀念，用中國辭彙，給中國同胞講解基督的道理，使中國同胞聽起來，或讀起來，不會感到陌生。

為達到這個目標，非有高深的學識修養不可。我們一定要多讀書，多讀教會的書，以充實自己的教會知識；多讀中國的書，以貫通自己的中國知識。教會知識充實，中國知識貫通，自然就

能融合教會道理於中國文化中，並能在中國文化中傳揚基督的福音。這樣學識的修養，雖然是默默的耕耘，但在橋樑教會的後勤方面，是不可缺少的。有了如此的學識修養，不僅使橋樑教會的內涵更實在，而且也可以溝通中西教會的思想，在建設大陸教會的橋樑之外，兼作中西教會的橋樑，一舉兩得。願與同道共勉之。（鐸聲三十三卷十一期）

2. 橋樑教會

二月二十八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梵蒂岡特別接見了中國主教團七位主教和旅居羅馬的神父、修女和教友，並即席發表訓詞，以台灣教會應作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諄諄昭告。當時國人正因感於羅馬時報謠傳什麼「梵蒂岡正着手準備中止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以期與中共建立官方關係」的爛言。忽又聽到教宗要求台灣教會應作「橋樑教會」的指示，若干敏感人士十分疑慮教宗是否也中了中共「三通四流」的統戰計謀，為了方便在大陸傳教，要台灣教會做中共的橋樑與之呼應？這完全是不必要的揣測和自擾，只要一讀教宗的訓詞全文，以及羅光總主教所發表的那篇「教廷與我國的外交關係」（見本報三月八日、十五日，中央日報九日、十日）即可完全澄清。

但教宗的這篇訓詞為我們是極端的重要；每位中國教友都應人手一份，一讀再讀。

一、我們十分敬佩教宗的洞識卓見和所給予的深遠指示。教宗要我們把天主教教義和中華文化融會貫通，以向遠近各地同胞，尤其向大陸同胞傳佈福音。這是教宗對中華文化的肯定，肯定中華固有文化必然會戰勝不屬於中國的共產主義，必然會把整個中國統一起來。這種洞識不但足以改正許多國際人士的短視謬論，更足以加強海內外國人的信心和自豪，不要因一時的挫折而灰

心氣餒，因為我們所憑藉的是中華文化，它不特將勝利地統一中國，更將重整我民族，並對人類的和平與福祉，作出重大的貢獻。為此中華文化能早一天復興，中華民族的統一也便能早一天實現。身為中國人的教友，便不能對復興文化的偉業置身事外，以旁觀者的身分拱手讓他人去從事。

二、教宗昭示我們做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並囑咐我們對天主「在歷史中的這項計劃」要「更開放」，要我們的「眼睛凝視將來」。所以，在台灣的每一位教會成員，自教友、修士、修女到神父、主教，不應再把視線局限於此時此地，局限於我個人，我的家庭，我的會院，我的堂區，我的事業，我的教區，我們的台灣一省；我們必須衝破這種狹隘的地盤地域主義，抬起頭來向大處遠處看去；我們今天的祈禱、工作、奉獻、犧牲固然是為了此時此地的地方教會，但更是為了向大陸同胞傳佈福音作準備。

三、教宗深信天主教教義和中華文化可以融會貫通，且可相輔相成；而所謂中華文化，教宗更指出：「你們當深入組成一個民族文化價值的內心，是在這些價值中，一個民族能超越了歷史上的盛衰變遷，地域上的暫時分離，而仍能辨認出他自己來」。文化包含着許多因素：好的壞的，主要的次要的……教宗要我們深入中華文化的內心精髓處；所以如只在枝枝節節，表面的一些名詞和禮節上下工夫，是不足以達成文化傳教目標的。

四、教宗又說：「身為中華民族的子女，你們的任務是把福音信仰，譯成能被瞭解的辭句，

向遠近的同胞傳佈」。所以不能只把福音譯成中國字，而不問它是不是中國話。此外，中華民族的特性又是重實踐、講知行合一，對純理論的研討是較少興趣的；那麼我們傳道應更注意於豐富聽衆的生活，抑或聽衆的知識？傳授教義應着重信理的論證，抑兼重倫理實踐的闡發？研習討論在介紹西方的新知，抑多關切身邊的問題？但願在我們這塊園地上，雖應不斷移入新事物，也要致力改良舊品種，使它茁壯長大，綻開奇葩，庶能與國外的花卉爭妍鬥艷，一較短長，以增益普世教會的富藏，一如教宗期望能從中華文化中所「汲取」者。

五、教宗說：「這把火炬已傳遞到你們的手中」。「你們的非常任務是做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並引路一30—33的話說：「不要怕……天主聖神會臨於你……在天主前沒有不可能的事」。如此艱鉅的任務，如此單薄的人力物力，我們只有以信望愛的精神，在教宗的囑咐和祝福下，惶恐地謹敬接受，全力以赴。教宗最後說：「我鼓勵你們大家要更投身於基督，願你們每天用正直的生活，在世界面前做福音的見證！」這該是橋樑教會最主要、最先應達成的任務了。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四、四、十二，社論）

3. 喜懼交併話「橋樑」

施森道

近來翻閱吾國教內報章雜誌，聆聽同道晤談對話，「橋樑教會」一詞躍然紙上或騰諸口舌，好像抑鬱經年的一股怨氣宣洩無遺，趾高氣揚，眉飛色舞，的是大快人心。既而想及「橋樑教會」的任務與貴職，倒也模模糊糊，莫名其妙，大有束手無策之感，於是愛心忡忡，莫知適從。所謂憂喜參半，亦憂亦喜，心境複雜，難解難分，覺得很不是味道。個人以為今日我中華民國天主教會，面對如此美妙任務，興奮鼓舞，值得驕傲；我國教會的崇高尊嚴地位受到教會最高當局認定，為時或許嫌晚，不失為可慶可喜之舉；至於「橋樑」任務的艱鉅，雖也令人頓生憂慮，但我人發揚大勇至剛正氣，化憂慮為戒慎，臨深履薄，毅然擔負重寄，上副教宗雅囑，下孚教民期望。是則「喜中有憂轉生懼，懼中足慰猶可喜」，也就是說：在欣喜的成分中已蘊藏着可懼的因素，在戒懼的內涵裡也暗寓着可喜的契機。萬不可妄自菲薄，為消極而灰色的憂慮所嚇阻。喜中有懼，懼中有喜，姑名之喜懼交併。

橋樑功用有其特色

現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任伊始，大聲疾呼，要求世人敞開門戶，讓基督福音來臨，共沐教恩

。棄嫌修好，開誠佈公為其親政一貫達道：試看他宣佈贖世特別聖年，以「給救主開啓門戶」為教書開端警句；而結束聖年的禱詞，更一再呼籲各界人士放開心門。為了完成神人共融，世界大同的偉業，他就如天地覆載無分善惡，對全人類發揮一視同仁，有教無類的超越精神。但「門戶」特性在於面對面的直接溝通，教宗盱衡大局，乃知宣揚福音，發展教會，往往非一蹴可幾，間有溝通無由情事，遂不得不乞重於搭「橋」式的間接聯繫。本來雙方隔閡，有賴第三者為之疏通，為之調解，這「魯仲連」既與當事人有別，却又與主友好，不偏不倚，排難解紛，斡旋折衝，是為「搭橋」功用。然而教宗喜用「橋樑」字樣，却由於橋樑之另一特色：它啣接兩端而為整體的一部分：就如鐵、公路的橋樑啣接鐵、公路，但其本身亦屬鐵、公路。他如隧道等，亦具類似功用，終不及「橋樑」之淺顯與普遍。教宗利用橋樑字樣，是在兩種不同的場合中：（一）促使虔誠教徒，如公教青少年，工人及職業團體等在其生活或工作的地點作中流砥柱；在舉世滔滔，信仰式微的社會各階層裡挽狂瀾於「既倒」。（二）另一場合就是蒙難教會。猶憶去年十二月教宗赴義大利南部巴利省，約晤少數民族，阿爾巴尼亞裔民，教請他們負起重建被阿共摧毀殆盡的教會即促他們負「橋樑」任務；阿裔與其祖國絕緣已久，但仍保持原有的傳統文化與信仰，他日阿爾巴尼亞恢復自由，阿裔義大利人民責無旁貸，理合返鄉重整家園與教會。教宗對我國大陸教會飽受折磨，關注最切，亟思有以撫慰，唯格於情勢，投鼠忌器，頗感躊躇。往者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稱利氏為教會與大陸間之「橋樑」，辭意懇摯，言外有莫可奈何之情。及本年二月二十八日

接見我國主教團代表，剴切訓示，鼓勵我國及海外華僑天主教徒急起直追，負起向大陸同胞宣揚福音的「橋樑教會」的美妙使命，意義深長。

我作橋樑天經地義

平心而論，我國天主教會為大陸蒙難教會的橋樑教會，原是天經地義的事，將來大陸光復，重建教會的神聖職務，我人都有一「捨我其誰」的感覺。教宗此語之所以震懾世界輿論，所以使我們受寵若驚，實在是因為我國教會多年來遭受「莫須有」的歧視與屈辱。不應該再有人看我們為教會的累贅，也不應該視我們為大陸教會重光的阻礙。我們深信，大陸教會的前途繫於我們教會的命運；我自由祖國的教會壯大強盛，大陸教會就多得一活力；我自由祖國的教會脆弱衰退，大陸教會就少了一線希望。海峽兩岸的教會原是息息相關，互為表裡的。我們的信心和執着決非狂妄怪戾，夜郎自大，實在基於血緣民族的同胞感，何況今日自由地區的天主教徒或由大陸移植而來，或經避秦的教士培植輔導，誠可謂一脈相承，同出一源，豈可忘本？我們亦瞭解台灣小島較比泱泱神州，就疆域人口而言，微不足道，但就法統義理而言，理直氣壯；自由與奴役對比，仁政與霸道相較，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拭目待之可也。但也由於上述認識，我們面對橋樑艱鉅任務，兢兢業業，戒懼審慎，夙夜匪懈，不敢掉以輕心。

我國教會以擔負向大陸同胞宣揚福音的橋樑為己任，却不排除他人的參與；因為橋樑並不限於「一座」，我人更無意壟斷此一神聖工作。同心協力，攜手合作最為理想；殊途同歸，各自為政已屬其次；排擠傾軋，猜忌鬥爭則等而下之，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自失立場而不辨對象，急於送懷投抱，以致賠了夫人又折兵，猶沾沾自喜以為搭上了「橋」，殊不知自投陷阱，愚不可及。「君子可欺之以方」，其奈自欺欺人何？試舉例以明之：有人對我國主教團大聲討伐，斥為僭越，以宗座年鑑標明「區域性」字樣，振振有辭，欲置我主教團於死地而後甘，然而談及大陸教會，儼然尊「非法主教」為主教，拜晤謁見以致敬，捨其牙慧為至理；上海主教，在他們心目中，不是為基督作證而受囹圄酷刑之龔品梅主教，而是沐猴而冠的張家樹「主教」，宗座年鑑於此他們就不屑一顧，恬不知恥有如此者。尤可惜者，彼等對自己的乖張行事，初不覺其非，猶洋洋得意，躊躇滿志，自絕於晤正義明大道之路。此非危言聳聽，我人必須時時警惕謹慎！

橋樑任務四點意見

關於「橋樑教會」具體而實際工作，六月五日至八日我國主教團會議已作成若干決議，以發動國內外加強為大陸教會祈禱為首當，而以進行中華殉道真福列聖品案為輔佐，足證對信仰寄以最堅定之評價，對忠貞予以最崇高的敬仰，切實中肯，理合全力執行，徹底實踐。愚見以為下列

諸點或能有助「橋樑」任務之推行，謹以獻曝之忱，就正高明。(一)我國教會上下一致奮發，做好「基督徒」分內職務；今日我人生活在自由環境，但未能十足發揮「基督之光」，「基督之力」，甚或玩忽失職；而對大陸教胞，忠貞不拔，受盡磨難，深感汗顏，宜秉承基督奧體之旨，與大陸教胞共甘苦。策勵自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待聞雞起舞之曙光。(二)從速進行我國文化與基督福音融合之各項具體工作：我聖教救世救人，就教義、倫理、敬禮、律法各方面之表現，迄未洗盡「洋氣」，致遭中共政權可乘之機，誣我教會仍處「殖民地」境界，受人擺佈，揭自傳、自養、自治的三自運動，形成分裂之責。基督教義與我國固有文化之結合屬當務之急，進而建立健全的本位化教會，海峽兩岸之天主教會同蒙其利。(三)認真研究大陸教會的真面目：鼓勵慰藉忠貞教民，不屈不撓，為天下表率；其依附所謂「愛國會」傀儡組織者，促其迷途知返；又目前各地紛紛成立研究大陸問題的機構，設法與之連絡，互通相息，以扶植正義，糾正偏頗為要務；此外應系統地蒐集、分析並整理大陸上宗教情況，公諸全世界支持正義並人權之機構或團體。(四)培植下一代聖職人員及青年教友：我國籍聖職人員漸趨老邁凋零，培植新人，不容稍緩，固不僅應自由地區之需要，且亦為他日重建大陸教會儲備人才。三十餘年前，台灣天主教會由於大陸教友的湧入而急驟成長，他日赤氣掃除，此間及海外的炎黃子孫紛紛返鄉，我教教友在興教復國大業上必將盡其教民及國民天職，所以我們不僅要有適量的聖職人員，也需要熱誠的教友群眾，在大公會議確定天主子民提昇教友地位之後，深信重光翹後大陸教會，台灣及海外的我國教友，與大陸偉

存的教友，將共同擔任決定性的角色。

僅陳芻見，以欣喜歡樂的心情，審慎戒懼的態度，供我教內有心人士參詳，藉以促成「橋樑教會」自信心及責任感的實踐與推行，不禁馨香祝禱。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四、八、二）

4. 對教宗苦望保祿二世所說

橋樑教會的反省

房志榮

一、引言

據在場的七位主教之一透露，教宗的這篇講話得來不易。我們的七位主教在羅馬開了很多小時的會，給教宗提供了多項意見，終於聽到這樣一篇合乎我們國情及我們教會需要的講話，是值得慶幸的。這一講話是指向所有的中國同胞和傳教士，把他們分成五個層次：①在場的主教和信友；②他們的傳教助手；③與他們一同工作的修會；④主教們所照顧的信友；及⑤所有的中國同胞。

指明講話的對象以後，教宗即刻指出，這次的會晤不是「一樁偶然事件」，轉眼即過，而有一定的常存價值和意義，理由有三，因為①「你們」（所有的中國人）常在教宗的心中祈禱中；②正像我所知道的（教宗說），你們和教宗連合在一起。藉着這一精神的連繫，你們實現着屬於

天主教教會的一個準則，就是與伯鐸繼承人的共融；③這無非是一個極古老傳統的延續，一如教會憲章（22號）所說的；全世界的主教彼此間，並與羅馬的主教之間經常在合一、愛德及和平的連繫之下互通聲息。與教宗互通共融的重要不限於中國主教，而涉及全世界的主教。這一「互通聲息」的特點不是今天的新要求，而是自古迄今，一直如此，是天主教會的一個極古老的傳統，說出了天主教大公性的特質。

二、信仰、傳福音，與文化（講話 1、2、3 號）

天主教信仰在中國是經過很多磨難而保存下來的，我們必須把這寶貴的信仰傳給整個中華民族。中華民族有三大特徵：人口衆多，文化優秀，人民勤勞，因此對今日及未來的世界和人類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天主教會深信能向中華民族說些有關天主及人的事，並想把教會由宗徒們所接受的真理傳達給中華民族：「天主只有一個，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只有有一個，就是奉獻了自己，為衆人作贖價的耶穌基督」（弟前二 4 / 5）。

教會知道中華人民有他們的時空背景，因此信仰的訊息必須用中國人所能懂的詞句說出來並傳達過來。這一方面教會並不是一個新手，因為從教會建立之初，它一直就這樣做：由希伯來而希臘，而羅馬，而亞非，而歐美，而現代各國各文化。來中國的傳教士也曾這樣努力；他們消化

吸收中國文化的寶藏，帶來他們自己出生地的文化寶藏，為使大家都認識、愛慕人在現世所能擁有的唯一寶藏——耶穌基督。

現在外來傳教士退到次要和輔助的地位，中華兒女（包括教友和聖統）要自己負起傳福音的任務。中國人當然應該看重自己的文化，在這文化中自我認同，不可因歷史中的變遷或暫時的隔離而有所疑懼。教會一方面的確把中國人民看做一個整體，承認他們有很多高尚的傳統，充滿着生命的活力，因此教會對中國人民懷着很大的希望，知道他們會有前途。

三、教會的開放與做橋樑（講話 4、5 號）

在教宗講話的最後兩段（4、5 號）他提出「橋樑教會」這一說法。這兩段的結構像一座橋：前後兩頭說開放，中間說橋樑。前段：在台灣的天主教會對中華民族這一事實特別開放；中段：在台灣及海外的天主教信友有一崇高的任務：做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後段：為達此任務，須對天主的計劃越來越開放。今試分述如后：

1 在台天主教會對中華民族的開放

這可由它的態度及作為看出。在台天主教會的態度是不顧影自憐（面對現在），不惋惜過去

，不充滿恐懼（面對未來）。它的作為是祈禱，聖化自己，勤勉地傳播福音。這種態度和作為從基督信仰傳到中國的一千多年歷史看來並不足奇，因為①基督的話，祂的訊息和祂的教會從未失去祂原有的創造力，光熱和新穎；②生活的基督常同我們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③耶穌基督修好的話採取了十字架的形式，能把一個非常分歧的民族（目前的中華民族）連結起來。

當然，耶穌基督的創造力、光和新，祂的臨在及祂的十字形修好，除了祂無所不在、無所不入的聖神以外，是經由我們做祂門徒的人來實現。我們基督徒又如何去實現、去完成這一修好的任務呢？教宗說，我們常該學習這民族（包括大陸在內）的語言，學習這民族的說話方式，學習這民族的風俗習慣。先學習，然後才能給他們說出天主父的計劃，說出耶穌用祂的自我犧牲給人類所顯示的天父的大愛。

2 做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

在大陸上有其他信仰基督的兄弟姊妹，他們認天主為大父，認基督為救主。他們跟台灣及海外的基督徒不同的是：他們是埋在地裡的信仰種籽。這裡教宗說出了一段十分重要的預言：這許多犧牲和努力的一種籽不會浪費，有一天一定會開花結果。那個日子一到，將會更公開地宣講耶穌，並且會透過整個中國的文化及中華人民的期待和渴望、一傳十、十傳百地傳揚耶穌，大家共同慶祝耶穌。

3 對天主的計劃越來越開放

大陸的基督徒是如此地在儲備實力（take up the relay），台灣及海外的基督徒該怎樣呢？教宗說：「你們須持之以恆，須祈禱，須吃苦，好能對天主的計劃越來越開放。不管時局怎樣，天主的計劃總是在每一個民族的歷史中開展着。『不用怕……聖神會降臨於你……因為在天主方面沒有不可能的事』（路一30、38）」。

最後教宗選用他喜好的人學觀點——人是教會的路——來與中國教會共勉。「希望我們對人的熱誠——這裡教宗不再說『你們』，而說『我們』，包括他在內——對每個人、對整個人——因此包括大陸的每一位同胞——能幫助我們去發現，基督的愛能在歷史的矛盾中獲得勝利。有時依人看來好像是阻礙或不可能的事，天主反而經由這些事使歷史前進」。

四、一些具體的橋樑教會工作

教宗的講話從第三號始指出了一些具體的橋樑工作，三號兩個，四號三個，五號兩個，一共七種或七類具體可行的事或應具備的態度。本演講前三段是我對教宗講話的領悟，本段及下一段才是我對「橋樑教會」的反省，把教宗的指示在我們具體的情況，並站在一個中國基督徒的立場

，作一反省，並希望能夠影響到生活。

1. 「你們的任務是將信仰的訊息，譯成你們遠近的同胞所能了解的言詞」（三號首段）。這無非是「中國基督化，基督中國化」的工作。我們的教會，特別是一九七六年「建設中國地方教會草案」公佈以來，正積極朝這個方向走。草案所指出的許多課業還須大家繼續反省、努力、實行。

2. 「你們必須臨在於你們文化價值的核心，因為一個民族是靠這些價值辨認自己，這些文化價值超越歷史中的變遷和暫時的隔離」（三號末段）。若望保祿二世一向看重中國文化，他要我們接受到傳揚基督的聖火的人也以自己的文化為重，無畏於中國歷史中的一些逆流和短暫的隔離。中國文化是什麼？不外乎儒釋道墨，以及民國成立以來所強調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

3. 「在臺灣生活的教會……不顧影自憐，它既不惋惜過去，也不充滿恐懼」（四號始）。這是信者的團體該有的正確態度，教宗這樣說出，為我們一方面是肯定、認可，另一方面也是鼓勵和勸勉。把握現在，作些積極和有益的事，至於過去和未來不在我們手中，也不在任何人手中，不必惋惜，不用恐懼，更好是信賴歷史的主宰——天主的安排。

4. 「它祈禱，聖化自己，『為使主的訊息快快傳開並得到光榮』而工作」（四號始）。這些是合乎信仰的作為。我們對造物主及救世主天主的信仰催迫着我們一方面努力不懈，另一方面依賴、祈求聖化者——天主聖神的助佑和支持。自力不可少，但仍不夠，還須他力，即由上而來的能

力——聖神的德能。

5. 「我們常該學習這民族的語言，他們的說話方式及他們的風俗習慣」（四號中端）。實在不假，中華民族的語言，說話方式及風俗習慣像是十字架末端的分歧，南北東西地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懸在十字架中心的耶穌基督能把這樣一個分歧的民族連結起來使之和好。參與基督修好的工夫是最基本的橋樑教會任務。為達成這一任務，我們該常學習我們自己民族的語言，說話方式及風俗習慣。

6. 「你們須持之以恆，須祈禱，須吃苦，好能對天主的計劃越來越開放」（五號始）。吃苦與開放是這一段話的特色。開放並不容易，開放、持久的開放、不斷的開放要求吃苦；自我批評，悔改，革新，修正自己的觀點，超越成敗的憂慮……都是一些苦事，但沒有這一切就無法向天主的計劃開放，更談不上越來越開放，因為天主一定不會按照人的狹窄的心胸來作祂的計劃。

7. 「希望我們對人的熱誠——對每個人、對整個人——也能幫助我們去發現，基督的愛能在歷史的矛盾中獲得勝利」（五號中段）。這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一大特徵：對人的熱誠。他在第一道通牒「人的教主」中就多次說過：人是教會的路。對每個人，沒有一個例外；對整個人，因此不僅人的靈魂，也包括人的肉體；不僅是本性人，也是超性人。因了這一特徵教宗自己在世界各地——這幾天正在加拿大作着橋樑的工作。基督之來也是為了人，祂的大愛能克服人類歷史中的一切矛盾，能化干戈為玉帛，能使虎豹與牛羊一起吃草，這是我們對中國歷史該有的信心。

五、聖經根據、橋樑人物、橋樑教會（了解同情中國大陸）

教宗的講話在內容及詞句上很巧妙地能在厄弗所書信二13-17. 得到一個很好的摘要。此外今天不無橋樑性的人物值得我們加以揣摩，最後中國大陸教會的實況很需要台灣及海外的天主教會擔負起這橋樑教會的任務，這是本段要略予發揮的三個子題。

1 橋樑教會的聖經根據：弗二13-17

這段經文原指猶太人與外邦人的分裂及無法和平相處，但可用於人間一切的分裂現象，特別是一個民族的分裂，因為經文所要肯定的是耶穌基督用祂的身體建立了一座橋，一條通道，來代替過去阻隔雙方的牆壁。教宗講話的精華完全在此，把祂的話與弗二13-17. 的步驟相比就不難看出：

- ① 你們從前遠處的人，現今在耶穌基督內，靠祂的血，成了近處的人了（參閱依五七19）；
- ② 基督是我們的平安，祂使雙方合而為一；
- ③ 祂以自己的身體拆毀了中間阻隔的牆壁，就是雙方的仇恨；
- ④ 祂廢除了法律的繁瑣規條，使雙方在祂身上成為一個新人，得以和平相處；

⑤ 祂以十字架消除了仇恨，也用十字架使雙方合成一體，與天主和好；

⑥ 祂來是為向你們遠處的人報平安，也向近處的人報平安。

可見造橋就是建立耶穌基督，讓祂來給我們大家、給海峽兩岸的同胞來報平安。

2 橋樑性人物：波蘭的華里沙

華里沙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受法國有名的報紙「十字架」專欄作家勒姆尼（Aimé Leniôyne）的訪問。由二十二條問答中我選出三條，當作從事橋樑工作者的借鏡。

問：今天的工聯只是你華里沙一個人嗎？

答：不是，是許多人。有這麼多的人為目標而奮鬥，尋找不同的解決辦法，而且已經得到了教訓，實在是件好事。我們有一個共同目標，但達成這個目標的途徑不同。我很高興有許多途徑，因為要是我們只運用單一途徑，我們很可能把那條途徑用得太多，結果反而行不通了。

問：你們的（政府）領袖從他們本身來說，不也是愛國者嗎？

答：歷史將裁判他們。我不會，因為我不要別人裁判我。

問：你怎樣總結你對將來的希望呢？

答：我們不論在什麼時候，都必須要求得多一點，並為更多而奮鬥，可是我們要記住，我們不能在二十一世紀做出在十九世紀裡的行為。那就是說，我們要可能少破壞，少推翻，而要建設

和改造目前的現實，使它能適應我們的需要。我們父母傳給我們多少，我們要傳給子女，不能少。這一點適用於任何事情。如果你父親給過你一輛腳踏車，並教你怎樣畫十字，你就應該給你孩子一部汽車，並教他怎樣祈禱。那你就盡了你最起碼的責任。可是如果你給了他一輛汽車而不教他祈禱，那你就鑄成大錯。

3. 了解同情中國大陸

根據今年七月二十七日的「羅馬觀察報」(德文版)在中國大陸現有五至六百萬天主教徒，最後三年增加的特別快，這是來自中共黨內的一份報告。為了控制天主教會，中共以愛國會為工具而開放了一百二十座大小聖堂，自選自聖了四十五至五十位主教，還開了六座大修院。但真正的教會生活是在遍佈各地(尤其鄉村)的大小信仰團體中，這些團體據 *Mission* (德國協助傳教組織) 的估計在大陸有二萬多個。法律雖然禁止給十八歲以下的孩子講道，但父母們仍不能不讓自己的孩子認識天主、耶穌基督及聖母瑪利亞。老太太們及從前當過修女的姑娘在給孩童們講要理上擔任着重要的角色。在東北甚至建立了三個新的女修會，她們白日在田裡或廠裡工作，晚上從事傳教。在華南也有兩座新修女院，有初學修女四十六人。

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努力與普世教會的發展接頭，因了與外界的有限接觸也能得到些新的宗教書刊，這樣華北某些地區不管愛國會的反對已用中文舉行禮儀。我們不可輕言分裂、甚至用「裂

教」的字眼，更好努力去了解、去同情。香港和台灣不難找到認識中國大陸的資料及親身見聞過的人。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四、九、二十七)

5. 由聖經看地方教會及傳教

韓承良

聖經與地方教會

我們中國不少的人，慣稱我們的天主教為洋教，因為它是自歐美傳入來的，其實天主教並不限於一個時代或一個地區，它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一個宗教組織。這個組織的創始人是耶穌基督，要知道耶穌生在小亞細亞的巴勒斯坦地區，而巴勒斯坦是屬於亞洲的地區，因此在亞洲產生的一個宗教，如何能稱為歐美的洋教呢！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觀念。耶穌生在亞洲的巴勒斯坦，長在巴勒斯坦，並且傳教於巴勒斯坦。在這裡他招收了門徒，宣傳了福音，治病救人。並且最後也死在這個屬於亞洲土地的巴勒斯坦，就是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

他在巴勒斯坦建立了教會，這個教會的基礎是他特選的十二位宗徒，十二宗徒之長是伯多祿。聖神降福之日聖教會在耶京展開了它的序幕，招收了第一批進入雛型教會懷抱的教友。教會也在伯多祿的領導之下，自始便立即展開了它傳教的工作，因為傳教是聖教會最基本的使命和特質。這樣聖教會由耶路撒冷開始，到聖地北部的撒瑪黎雅，又離開聖地進入大馬士革，更擴展至希臘文化中心的安提約基雅，最後在宗徒們有生之年已傳播至羅馬大帝國的中心羅馬首都，且遠傳

至歐洲最西面的西班牙。

這個教會初期傳教的歷史過程，清楚地記載於宗徒大事錄。由這本書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教會自始便是超然的教會，她不屬於任何一個固定的民族、文化和區域。耶京的教會最初所召的信友們都是猶太人，他們是本土本地的猶太人，或者是來自外方的猶太僑民，但都是清一色的猶太人。因此耶京的教會所吸收的是猶太文化，所利用的猶太的風俗習慣，例如守安息日、每天按時進聖殿的祈禱、行割損禮等一切梅瑟的法律都如數保留了下來，惟一的區別只有分餅的禮儀。因為這時教會所誕生的地方，是猶太人的地區，但是如很快被傳往北部的撒瑪黎雅，已漸漸開始脫離猶太文化的範圍，她進入大馬士革，尤其是在進入地希臘文化的安提約基雅之後，便完全進入另一種文化，與前者迥然不同。它的人民再也不是猶太人，而是被聖經稱為非猶太人的外邦人。教會即是公教會，它必須要在吸取本地的文化，而不能再僵硬地強調或命令希臘人來遵守猶太人的法律，因為那畢竟只是猶太文化傳流下來的風俗習慣人情，而不是教會本身的傳授。因此就在這裡發生了衝突，外邦人進入教會不願遵守猶太人的傳統，接受割損的禮儀。教會在聖神的指引下，勝過這個危機，保存了教會的本質本色，就是教會真正地誕生在希臘文化之中，而吸取了希臘的文化。為此事保祿同伯多祿曾發生爭執，使教會成為真正本地化的教會。

教會傳到羅馬進入羅馬文化的區域，同樣吸收羅馬文化，聖經上雖然沒有清楚的實例，但我們可以意會得到。並且由後期的一些措施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教會在羅馬帝國版圖之內本地化的確

切明證，例如將耶穌的聖誕定在十二月廿五日的原由，是因為這一天原是羅馬太陽神的誕生日，是盛大的節日，教會利用耶穌的聖誕引人走向真理的太陽耶穌聖誕。其次羅馬的拉丁文變成教會的母語。

為什麼聖教會的本質就必須是本地的教會呢？因為教會本身來自天主，因此她並不是人類文化的產物，她却要吸收一切民族的文化，進入一切民族的文化，或謂誕生於不同地區和民族的文化，為的是藉着本地的文化而為天主爭取本地的人民。因此它雖然不屬於這個世界，她却生存在這個世界之中。為了完成她救贖全人類各民族的使命，她必須要同本地的文化打成一片，為拯救本地的人民，事實上教會自始便也盡力實行了教會本地化的原則。

教會自初便就地取材，利用本地人來管理本地教會的事務，例如七位執事的建立（宗六11-6），並且在各地建立了「監督」、「長老」和「執事」（宗一四23-一五2二〇17.18等）。保祿傳教的原則是無論到什麼地方先去猶太會堂傳教，先歸化猶太人，但見猶太人心硬如鐵，非但不接受宗徒的教誨，且起而反對宗徒，迫害難為宗徒，保祿只得在聖神的引導下開始向外方人發展。他慣於走向大城市，當時羅馬帝國的一切名城重鎮幾乎都有保祿宗徒傳教的足跡，他的對象不是城中的達官顯貴而是無依無靠的青年工人，因此非常成功，在各處建立了非常堅強的教會，但因自己不能兼管一切，便給他們立了本地的主教和執事，使教會真正的本地化。如此將弟茂德安置在得撒洛尼作那裡的主教，後來也派他管理過馬其頓及格林多教會（得前三24.宗一九22格前

四17.一六10.等)弟鐸，被祝聖為克里特島的主教並賜與他祝聖其他長老(神父)的授權。

所謂之教會本地化的形成有幾個重要因素，即本地教友，本地神職，本地神學思想及本地禮儀。

中國的教會

最早來華的傳教士是五世紀時的景教，可惜它是被教會作為異端邪說的裂教，因此並非真正的天主教。真正天主教的來華是方濟會於第十三世紀所派來的傳教士。而且耶穌所建立的教會，固然被稱為公教會，可是它傳入歐洲之後便固步自封，不再向外發展，所謂之公教會最初只限於幾個拉丁民族的國家，侷限於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而日耳曼及撒克遜民族的歸化還都是晚期的事。到了聖方濟時代，因為他是一位完全按福音而生活的人，耶穌打發宗徒們傳教的話：「你們往普天下去，宣傳福音，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人授洗」的話，才又發生了作用，聖方濟打破教會閉關自守的陋習，首先打發他的弟子到外方人的地方去傳教，就在聖方濟去世後不到二十年，遠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之前，教宗依諾森四世於一二四五年，首次派遣方濟會士柏郎嘉賓偕同兩位會士前來中國拜見元朝的皇帝，數年後聖類思國王又在教宗的提示之下，打發另一批方濟會士前來我國從事外交工作，即羅伯魯及巴多茂，時在一二五三年。這兩次傳教士前來作外交工作的印象非常之好，以致元朝的蒙古王亞加巴寫信要求教宗打發一百位德學兼優的會士來傳教，

但由於教宗的突然逝世，事情被擱置了起來。

真正來華傳教的第一位方濟會士是孟高維諾，他於一二九二年前來我國傳教，受到皇帝的優待。孟神父單人獨馬地展開了他的工作，羅馬毫無他的消息，都以為他已去世了。十三年後才有另一位方濟會士前來幫忙，那時他有六千四百教友，修蓋了三座華麗的聖堂，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招收了四十多位修士，翻譯了部份的聖經，尤其是聖詠集和彌撒經文等，展開了美好的傳教工作。由此可見，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在中國的土地上，立即開始了地方教會的建設，是個很好的開始，可惜好景不常，不久之後元朝被滅，以元朝為基礎的傳教工作，也由於傳教士後繼無人，與元朝同時滅亡。直至三百年後利瑪竇又重新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去年我們才過了利氏來華四百週年的慶典，大家對他的功績記憶猶新，不必重述。要是來華傳教的先後兩位大使徒，孟高維諾及利瑪竇，都特別注意到地方教會的建設，可惜前者未能持久，而後者則因多次的教難，以及近代百餘年來國勢的衰弱，使我國的天主教未能深深在民間紮根，尤其未能大力影響高階層的社會，至使許久以來人們仍有天主是洋教的觀念，這都是因為地方教會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來的結果。換句話說就是教會未能本地化的自然現象。當然這與教會的行政方針也不無關係。這一點有待我們急起直追，再接再厲地努力工作下去，教會自梵二大公會議之後已有了深刻的醒覺，但畢竟之工仍然很多，仍然有待大家的努力。

聖經與傳教

聖經非他，是一本人類救援的歷史，為什麼有救援？因為人犯了罪，即有救援，便必須要傳教，傳教與救援是分不開的。全部聖經既是救恩史，因此在聖經中傳教的觀念是貫徹始終的，不過大致上說來舊約所強調的救援和傳教是以以色列民族為直接對象的，就是使以民保持一神教而得救，而產生救主耶穌。再透過耶穌將救援傳遍於普世，遍及全人類。這種形勢造成了以民自尊自大目無他人的心理。耶穌來了，以民在天主上智的安排及許可之下，竟然不承認他，不跟隨他，反而棄絕他，殺害他，釘他在十字架上，更不信他的宗教，如此我們才得以入教承受天主的救恩，不然，是完全不可能及不可想像的。在創世紀上我們看到天主造了全世界的人類，皆由原祖父母而來，兩個兒子加音、亞伯爾，選後者。加音的後代傳揚、發達、犯罪、洪水滅世，將一切人類都消滅只留下諾亞一家八口。人類繼續蕃衍，天主又只揀選了亞巴郎、依撒格（汰依布瑪耳）、雅各伯（汰厄撒烏）。有危險藉荒年去埃及孤立。十二個兒子，猶大被選傳至達味至耶穌。在埃及又有危險去曠野再次孤立，受教、建立、入福地、有條件的恩待。守法——降福，否則受罰。目的不外是保持那一神教以民之宗教貢獻。等候默西亞。

進入聖地之後有先知們的出現，是天主的傳言人，目的完全一樣，守法，唯一真神教禮，等候默西亞。「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迦四4）。

主耶穌來到世界上，以他的苦難聖死救贖了人類，完成了救恩。開始了新的紀元、新天新地、新的民族，就是救恩的時代，這個新約的民族、新以色列要接受救恩，因此要傳揚與衆人，不再是直線的傳達、下傳，而是廣面的傳揚，所以耶穌誕生後立即有三王來朝，去埃及，十二歲曇花一現，三十歲傳教，東奔西走，招收門徒，建立教會，教會要傳揚出去，宗徒大事錄是一本真正描寫傳教的書。宗書的位置正好：耶穌命令，實行命令——傳教。

宗書是描寫宗徒們如何與聖神合作，展開傳教的工作，它是先後三十年的歷史縮寫，以兩位主要的宗徒為主，即伯多祿和保祿。分二部份：(一)一至十二章：在耶京瑪弟亞被選、聖神降福、三千人歸主、治好癱子、五千人歸主、聖教廣揚、七位執事、斯德望致命、斐理伯去撒瑪黎雅、保祿歸化、伯多祿外出傳教、第一位外教人歸主。(二)十三—廿一章：保祿三次外出傳教。第一次外出，經塞浦路斯、佛帕、培爾革、依科尼雅、呂斯特辣、德爾貝回去。成績很好。發生了問題開耶京會議。第二次外出，至特洛阿，赴歐洲、經斐理伯、禮地亞、得撒洛尼、貝洛雅、雅典、格林多、厄弗所。第三次外出傳教，直赴厄弗所，留三年。回特洛阿、米肋托、提洛、凱撒勒雅、耶京被捕、受審、上告羅馬、宗書完。

傳教是使命，是耶穌最大的一條厥命，是教會的特徵——傳教的教會，教會幾時不再打發傳教士到外方去傳教，已不再是耶穌的真教會。向中國人傳教是我們中國人責無旁貸的當務之急。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四、十、二十五)

6. 從信仰角度反省大陸教會

張春申

今年二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邀請台灣教會與海外教會成為橋樑教會，將基督的福音，透過此橋樑教會向中華民族宣揚。因此我們需反省在信仰中面對大陸教會有何態度？在行動中對大陸教會有何貢獻？如此才可看出我們擔任橋樑教會的功能。本文分為三部分：

一、大陸天主教的現況

我所根據的資料如下：

1. 勞達一神父著「看中國大陸天主教會」。今年六至七月刊於教友生活週刊。
2. 吳雁編著「大陸天主教透視——兼論中共的宗教政策」。聞道出版社。

大陸教會因在中共政權之下，因此受到中共對宗教政策的影響。一九八二年中共頒佈的新憲法中有關宗教問題有如下條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構、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

碍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從字面上，這段條文是相當可取的。但在具體情形下如何註解「破壞社會秩序」、「妨碍國家教育制度」，就看當政者的立場了。「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很容易將一些國際性的宗教，當與普世教會組織產生關係或接受共同的方針時，就解釋成受外國勢力支配。當然這也需視當權者如何了解「不受外國勢力支配」而定。

在上述具體的中共宗教政策之下，我們要說一九五七年已建立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這只是一個組織，不能稱為教會團體，它具有政治性與宗教性，受中共宗教事務局管理，而宗教事務局屬於國務院統戰部。其成員為主教、神父與教友。

愛國會章程的第二條對該會性質有相當清楚的說明：「本會是中國天主教神長教友組成的愛國愛教的群眾團體。其宗旨為：團結全國神長教友，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發揚愛國主義精神，遵守國家政策法令，積極參加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與國際天主教人士的友好往來，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保衛世界和平，並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由此可見愛國會一方面具宗教性，成員為主教、神父與教友。另一面具政治性，其任務為發揚愛國主義，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等。愛國會為中共政權承認並需要的組織，其作用為國務院統戰部宗教事務局與大陸天主教會的橋樑，為溝通二者。

受愛國會影響的大陸天主教會的最高組織為「中國天主教全體教友代表大會」，由全國教友

代表組成。其下有二重要團體，其一為：「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另一為「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那麼大陸天主教會的生活實況如何呢？在愛國會的影響下，可說有得有失。積極所得者為許多教堂開放了（據統計約有二百多座教堂已開放使用了。）主教、神父們在「合法」的情況下可以舉行彌撒、聽告解、行各種聖事及牧靈工作。所以得到了在某些界限中的教友活動。但消極所失者，為了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所以教會要獨立自辦；如北京傅鐵山主教在祝聖前也公開宣誓不受梵蒂岡支配。因此就不再尊教宗為「首牧」，例如禮儀中不再為教宗祈禱；主教的任命為自選，自己祝聖。在某些神長口中，認為梵蒂岡為帝國主義的支持者。在共融上缺少了與教宗的合一。更可怕的是，一九八〇年以後，在神學性著作中，從聖經的角度，批判教宗首牧的身份地位，所以從行動已經進到道理的層面上了。所以愛國會下的教會可稱為大陸天主教的「官方教會」接受中共的宗教政策，打開了某些教堂的門，但同時也失去了耶穌基督所要求在全教會中的共融。

但是愛國會中的份子也並不能用同一面貌來描述，而是一連串不同的份子，有的是真心信服的，有的只是表面作作而已，有的是被愛國會勉強請來的。有些學者認為他們的數目只佔大陸天主教友的百分之五而已。

大陸天主教會的另一部份忠貞教會或隱藏的教會，不接受中共宗教事務局管理，在一些可靠的記錄中確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經歷死亡，犧牲家庭、財產為保持信仰，承認教宗的首牧地位，在精神生活上與他密切相關連。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中共宗教政策較開放，有些隱藏教會的弟兄姊妹從監獄中釋放，他們仍然忠於自己的信仰，使得某些愛國會教友深受感動而真心悔改，而被隱藏教會的團體接受。我們很難完全明瞭忠貞教會在大陸分佈的情形，但據去訪問過的人之觀感，有些地方天主教會已消失，而有些地區信仰生活比大陸淪陷前更豐富、興盛。

一九八一年之後中共的宗教政策又漸嚴緊，有幾位曾被釋放的主教、神父再次入監，甚至死於監牢。

二、從信仰角度反省大陸教會

在面對大陸教會現況時，我們的反應並非政治性的，也非從歷史角度來研究大陸天主教會。而是從信仰的角度來討論。

信仰是一生活，構成了天主教徒的整體生活，參與聖事、宣講福音、靈修生活等皆為信仰生活。在信仰中相當重要的一點為：因著基督的要求，我們要合而為一。在信仰的道理上，舉行的聖事上合一，同時團結起來宣講福音，對某些世界的問題採取一致立場，反對某些反福音的事務。為了達到此種合一，天主教信仰羅馬教宗的首牧職務。羅馬教宗在教會的合一中，擔任不可或缺的任务。

根據此信仰，我們該有何態度與行動呢？

三、從信仰角度面對大陸教會應有何態度，

在行動上可作的貢獻

面對大陸教會，無論是官方教會或忠貞教會，我們無法判斷他們的內心，他們與天主的來往如何，因為我們無法進入這神聖的內心中去。唯一能作的，我們是根據事實的報導來作反省。

對於官方教會，我們不能稱其為基督教，仍是天主教。這是他們自己這樣公開聲明的，我們仍有同一父，相信同一耶穌基督，有同一洗禮，同樣唸聖經，所以我們是一個中國天主教會。在文化大革命時，好多愛國會的份子為保持信仰，受了很大的痛苦，有些人甚至比在監獄中所受的苦更大。同時我們也應承認他們為信仰所作的某些事的意義與價值。

可是我們仍有很深的痛心。因為天主教信仰是「我信唯一的教會」，在信仰上，在禮儀中，在行動上一致性地將福音活出來。在此合一中，羅馬教宗精神性、宗教性的領導是極可貴的因素。因此對於愛國會支配下的教會我們不能不痛心地说，我們共融得不夠，沒有完全合而為一。

但是奧斯定曾說：「天主能透過人間的惡而造出美好。」在愛國會領導下的天主教會事實上

也得到不少，如聖堂開放，可以舉行聖事，可以宣講，為好多教友只重視「恭敬天主，知道耶穌救我」，對許多其他事情並不清楚。他們能到開放的聖堂祈禱，度聖事生活，與天主深切來往。

這一個教會標榜愛國，使國家興盛現代化，這也是教友的使命之一。但當二者有衝突時，聽天主的命應比聽人命更重要，愛國仍應在服從天主教的信仰之下而生活。

至於隱藏的忠貞教會，我們已聽到許多血淚事跡，他們在苦難中保持著信仰與共融。但是受苦的教會有時對待跌倒的弟兄姊妹態度會非常嚴厲，甚至仇恨。因之祈望他們在經歷殉道者的痛苦之同時，有十字架上耶穌基督的寬恕。

至於作為橋樑教會的我們，在行動上可作的貢獻有下列四項：

1. 建立地方教會：深入中國文化之中，在禮儀、道理方面表達中國色彩，由中國人來領導教會，並可自養。

但地方教會並非狹窄的國家主義，而是一方面有其特色，另一方面與普世教會相連，合一。若我們生活出這一點，就是為大陸教會上了一課；不必要與羅馬教宗分離才能建立地方教會。

2. 在菲律賓有一天主教電台，每天將有四小時國語廣播。如有需要，我們可做經濟方面、道理方面、宗教音樂、禮儀方面的支援。這為受苦的教會如天降甘霖，他們可以溫習天主教的道理，同時可以將梵二大公會議之後教會對信仰深刻的反省通傳給他們。對愛國教會我們透過空中的聲音也可向他們介紹完整的信仰。

3. 寫作：我們在這裏所寫有關信仰的書與文章也可能在某些方式下傳給他們，建立並堅固大陸教會的信仰。說不定能叫他們看清羅馬教宗並非「外國勢力」，而是內在於我們教會的。

4. 祈禱：我們的祈禱與大陸天主教會聯合，我們就已成爲橋樑教會了。求天主賞賜忠貞教會受折磨的兄弟姊妹力量，同時也爲愛國教會祈禱，我們自己沒有能力，可是誰能限制天主聖神的能力呢？

最後，當我們說「橋樑」時，常是我們走到那頭去，但也可以從裏面走到外面來。大陸的愛國教會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啓示，就是有關信仰的問題是不能妥協的，你讓一步，就要一直退讓下去，到某一時候簡直無能爲力了。隱藏的忠貞教會給我們的信息，正如格後第六章所言：「他們有如天主的僕役，以持久的堅忍，在艱難、貧乏、困苦之中，在拷打、監禁、暴亂之中，在勞苦、不寢、不食之中，像是人所不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像是待死的，看！我們却活著。像是憂苦的，却常常喜樂；像是貧困的，却使許多人富足；像是一無所有的，却無所不有。」他們的兄弟姊妹，看看他們，可能我們每一個人都矮了一段，不敢與他們並肩而立。他們一無所有，却有教會，有耶穌基督，有天主的生命。我們要向他們致最深的敬意，也要向他們學習。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四、十一、二十二）

7. 由信仰角度看教廷與中共的接觸

吳雁

在進入正題之前，必須肯定一個前題，即今天的討論與信仰有密切關係。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即教會是天主建立的團體，並在天主的救世計劃中發展。因此任何外在力量或教內人士身上所能找到的軟弱及缺點，都不足以破壞教會的本質，也不能阻礙天主之計劃的發展。耶穌基督在建立教會的過程中，曾揀選聖伯鐸做自己的繼承人，負責管理全部教會，包括主教們在內。歷代教宗是伯鐸的繼承人，在世代表耶穌領導全部教會。因此，在信仰生活中與教宗共融，為得救是必需的。我們是在此一前題之下討論今天的問題，否則必會糾纏不清。下面分三段來提出拙見，給各位同道參考：

一、大陸教會的近況

首先看一下中共的宗教政策。中共的所謂「宗教信仰自由」，可以說是在很複雜及特殊的環境中擠出來的自由。譬如最近新聞報導說，中共當局否認馬克斯主義的價值，批評它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可是立刻又刊出更正，說撰稿人犯了錯誤，因為不是說馬克斯主義已經完全失效，而是說它不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換言之，在理論上中共還是不敢全盤否定馬克斯主義，另

一方面又明明知道堅持它會阻碍社會的現代化及經濟發展。這是中共的矛盾與困擾，不得不放開一點，可是放了又趕緊收。不過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根本就生活在矛盾中，都是統合矛盾的專家，打自己的嘴巴是家常便飯。重要的是結合一切力量，摧迫中共徹底放棄禍國殃民的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

我之所以談起這題外之話，因為中共的宗教政策，也是在矛盾的夾縫中硬擠出來的。一九八二年中共發表「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上的基本政策」，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它明白地告訴中共黨員，馬列主義認定在歷史發展中，總有一天宗教現象會自然消滅，中共絕不懷疑這一點。同時，催促宗教毀滅也是共產黨的基本使命，但是由於環境及客觀因素所造成的需要，對待宗教的方法可以改變，消滅它的步子可以變緩。換句話說，過去幾十年，毛澤東把大陸搞得太落後了，老百姓苦不堪言，對中共普遍厭惡，因此不得不發起現代化運動，特別是發展經濟，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中共是造反專家，最怕十億老百姓造他們的反。為推行現代化，不得不採用一些資本主義的辦法，不得不拉攏西方國家，以獲得科技支援。於是要求大陸各階層人士，也包括過去幾十年深受迫害的宗教人士，團結起來，共同為現代化努力。在這種情況之下，才有所謂文革後的宗教政策，才有所謂信仰自由。

幾年來有許多事實證明上述觀點，例如最後一次修訂的憲法中，著名的三十六條是對信仰自由的規定，共分兩段文字。前面說：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機構或個人不能強制人民信仰

宗教或不信仰宗教。字面上看起來使人很舒服，然而後一段完全是另一回事：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不能受外國勢力的支配。最後一句顯然是針對天主教說的，換個方式說，宗教信仰雖然自由，但是不能有違法活動。問題是那些活動違法？違什麼法？完全由中共決定。即是說：我今天讓你自由，明天給你加上一個罪名，又可以讓你不自由。

又例如今天在大陸上，主教、神父全由信友推選而產生，看起來很民主，中共當局也不干涉，但是政府隨時可藉違法活動之名予以停職。他們說，主教自選自聖，國家的獨立與尊嚴才受到保障，不再由梵蒂岡控制，聽起來冠冕堂皇。可是另一方面，教會的神權完全由中共控制，又置教會與主教的尊嚴於何地呢？

同樣目前大陸上，開放了三百多座教堂，是放寬了不少，但是所有的宗教活動都限制在這三百多據點裡，受到嚴格的管制。中共一方面鼓勵愛國會與國外教會接觸，另一方面又不斷提醒教內人士嚴防梵蒂岡間諜。

這些例子足以說明大陸上所謂有限度的宗教自由，是在矛盾與妥協的夾縫中擠出來的，即使不全是假象，却怎麼也逃不出中共的手掌心。

中共一再強調愛國會不是教會，是一個愛國組織，在政府與教會之間擔任橋樑角色。實際上愛國會至今所表現的完全是中共御用的工具，是中共用以控制教會的工具。但是愛國會不是沒有

麻煩，雖然到一九八三年，它已擁有六十多位自選主教，但由種種跡象看來，其中大多數仍然心向教宗。教堂開放了三百多座，但找不到足夠的左傾神父，而許多教友又厭惡愛國會的神父，不參加他們的彌撒，中共不得不把忠貞的神父拉出來，為教友服務，至於絕大多數的教友心向教宗，私下為教宗祈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因此所謂忠貞的，不合法的（對中共而言），受苦的教會，並不是表面看起來那麼軟弱，而且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許多地區教友都在增加。一般估計大陸天主教教友比三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是天主聖神帶領教會在絕境中不斷發展茁壯。

二、所謂教廷與中共的接觸

自教宗保祿六世時代，教廷推動所謂東進政策，為協助鐵幕內的教會，主張與共黨統治的國家接觸。教宗與大陸教會訊息斷絕近三十年，一直是教宗關懷的對象，希望給予大陸天主教徒支援。教宗的苦心與愛心，我們不應該懷疑。教宗保祿六世也好，若望保祿二世也好，都一再明白表示，渴望協助大陸受苦受難的聖職人員和教友，也一再發動普世教會為大陸天主教祈禱。我們站在基督徒的立場，自信仰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既合情又合理。我們自己生活在自由的天地裡，幫助大陸教胞的渴望不是最為迫切嗎？

除了奉獻祈禱與犧牲之外，教廷希望藉直接接觸，使大陸教會的忠貞份子得到安慰，使動搖

份子重回教會的懷抱，難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嗎？如果我們自信仰角度去瞭解教宗的苦心，就不難發現教宗的動機、想法及做法在基本上必然是信仰的，而不是政治的。從另外兩件事，我們也可以確信上述看法，其一是教廷過去曾考慮過把大陸教會公開脫離教宗的份子看作分裂份子而予以懲罰，但是一直沒有這樣做，一方面基於大陸情況的複雜，另一方面教會不欲看到中國教會的分裂。因為一旦宣佈正式的分裂，再合而為一就困難了。然而分裂的傾向不能說沒有，教宗努力的目標是全教會的大一統，濃厚的信仰色彩是不容忽略的。其二是教宗一再強調普世教會對中國文化精神與價值的敬仰，深望它能與基督福音結合，當然也肯定這才是中國統一，中國教會統一的基石，當今教宗呼籲在自由中國、香港和海外的中國信徒作好橋樑的工作，把真正和平的訊息帶給大陸十億同胞，其善意是很明顯的。

但是在實際情況中，教廷要跟大陸接觸，唯一的途徑是跟中共掛鈎，在政策及落實行動中將無法避免政治色彩，多年來教廷方面一再降低與我國外交關係，並向中共示好。然而至今直接接觸仍未實現，推其主要原因是中共堅持所謂教會的獨立自主自辦的政策，不想放棄其對宗教完全控制之原則。但是在另一方面，又不斷利用教廷迫切與大陸教會交往的心理，玩弄統戰的把戲。特別是近幾年來，一再把掛鈎不成的責任推給教廷，因為教廷一直對於與我國斷交一事不作最後決定。中共的統戰把戲並非完全無效，因為西方及香港教會內的一些所謂進步人士，早就希望中梵外交關係這一阻碍早日排除。此乃自絕政治觀點看教廷與大陸接觸一事，而忽略信仰角度者之

偏見，雖然是膚淺看法，仍能興風作浪，值得重視。

在此複雜的情勢中，教廷和中共雙方之外交政策與動向，值得特別注意，中共會不會對教廷作適度讓步或妥協呢？教廷會不會為了推展所謂接觸，再降低甚或中斷與義國政府的外交關係呢？自由中國的天主教徒面對這些問題，不能不感到焦慮。這是合情合理的焦慮，也是出自信仰反省的焦慮。我們分數點來說明：

1. 為了與中共接觸而降低或中斷與我國政府的外交關係，將引起自由中國一千九百萬同胞和海外兩千多萬同胞的誤解、對天主教的懷疑及反感，勢必對在臺灣中國教會的傳教工作和衆多事業的發展，產生不利後果，絕對不是好辦法。我們深信大陸的教胞也不願看到我們的傳教工作受到打擊。

2. 根據文革後中共的文件、聲明、作法及種種跡象判斷，中共不會改變教會獨立自主自辦，不受教宗管治的政策，因此拿跟中華民國斷交作前提以求取中共讓步，使大陸教會分離人士重回教會懷抱，公開承認教宗的首席權，無異緣木求魚，其結果將是兩頭落空，台灣和海外中國人對教宗的信心將大受打擊，而大陸教胞也得不到實惠。

3. 只要中共不放棄馬列主義，不改變其消滅宗教的信念，任何教廷對中共的讓步或妥協，都將帶給過去數十年為信仰而受苦的無數教胞嚴重的困擾和打擊，因為勢必令他們感到，為與教宗共融而受苦的人未受到重視，反而那些向強權屈服的人變成了爭取與交往的對象。我們也深望那

些極力鼓吹教廷與中共談判或建交的人，一旦把愛國會的領導人物捧成英雄，而把為信仰已經奉獻生命或正在奉獻生命的殉道者變成傻瓜，請問正義還存在不存在呢？

三、一些反省與建議

1. 面對極度複雜和令人困惑的局勢，首先我們必須加強祈禱和犧牲，革新宗教生活，培養成熟的信仰和對基督與其教會無比的信心。我們應該自信仰角度去觀察整個事件的發展，體會教宗的善意及苦心。其次面對教廷的外交政策、方法及活動可能帶給我們的打擊，應持守理性的、客觀的態度表達我們的意見、建議，甚至抗議。過去數年來，因教廷降低與我國的外交關係、勸阻教內高級人士來我國訪問、教宗訪問東北亞時故意躲開我國領空等因素，聽說少數教胞對教宗有不敬的表示，甚至宣稱不再參加彌撒。其愛國情緒可以諒解，但是因教廷之不合理外交作風而放棄恭敬天主的責任，是拿自己的「得救」開玩笑，實為幼稚表現，決不可取。

2. 我們教友擁護國家的反共產主義和解救大陸同胞的國策，不只合乎人性及民族大義的要求，不僅是畫國民應盡的天職，而且也是基於天主教信仰與愛德的要求，因為我們信仰的本質與無神共產主義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而此一本質從教宗碧岳十一世到當今教宗並未改變，改變的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方式與技巧。耶穌說：「誰不反對我們，就是傾向我們」（谷九40）我們應該學習

基督的寬大心胸，不必斤斤計較地要求別人都照我們的方式反共，任何人，任何合理的方式，不論站在人性的或宗教的立場，致力於共產主義的消滅或推動中共放棄共產主義，都是我們的朋友，都是我們應該結合的力量，摧毀無神、反神的馬列主義不是某些人的政治專利，而是來自人性和神性的天職。

3. 中國的統一是一代代中國人的願望，中國教會的統一是所有中國信徒的願望和努力實現的目標。不分大陸、台灣、香港、海外，所有教胞莫不迫切希望建設一個統一的、充滿活力與尊嚴的、與教宗和普世教會共融的中國地方教會。在此偉大目標之下，當今教宗要我們作好橋樑的工作。除了熱誠地奉獻祈禱、犧牲之外，我們應該團結一切正義的力量，一切有利於統一中國教會的方法與行動，使所有教胞，特別是暫時與我們分離的教胞，早日回歸唯一的牧者——基督和他世世的代表教宗。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五、一、十七）

8. 香港教會的活力

劉鴻愷

首先要聲明：我也不是香港人，也沒有在香港住過，或傳過教，偶然去去香港而已。所以講這題目，只是根據書本的分析。所以在座熟悉香港情形的同道，對我講的有不對的地方，請多為糾正。

我願意將這題目分成三部份：(一)我們要了解香港教區的開始與發展，所以先要稍稍介紹其歷史。(二)再看其現狀。(三)然後做一些比較。

一、歷史

香港教區的成立與英國佔領香港有不可分的關係。一八三九—四二年（道光十九—廿二年）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一八四一年英兵佔領了廣州附近一個小島，就是今天的香港。當時，只是一個漁村，英國人認為這小島有軍事等價值。雖然一八四三年中英南京條約再正式把香港割讓英國，事實上香港小島是從一八四一年一月起就在英國統治下了。就在當年四月，羅馬已宣佈成立香港監牧區。同時派一位瑞士神父若瑟（T. Josef）為第一任監牧。其牧民對象是當時的英國駐

軍，其大部份是愛爾蘭人，教友佔極大部份，劃分教區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十五世紀末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西班牙與葡萄牙可以說平分了海外新發現的土地。由教宗劃了南北一條線——正通過後來的巴西——分為兩國傳教擔任區，也用以避免兩國爭執。當時兩國的國王對傳教都很熱心，肯派人出錢，自然就各形成權力範圍。利瑪竇來華時代，整個中國即屬葡萄牙傳教範圍，也就是澳門教區管轄。後來葡萄牙把中國分為澳門、南京、北京三個教區。教廷傳信部是十七世紀（一六二二）才成立的。成立後遂要爭回這些地區，以杜絕已經發生的種種弊端。收回之初改用代牧區、監牧區名義，事實上也縮小了規模。這就是香港退為監牧區的經過。

當時中國尚未開放，所以想進中國傳教的傳教士都先在澳門準備着。若瑟神父也是傳信部派往中國的代表，暫駐澳門，頗受葡萄牙澳門當局的排斥。他被派為香港監牧半年被趕去香港，幾個月後即去世。巴黎外方傳教會成立於一六五九年，也可以說是為教宗爭回地盤的外方傳教會，他們將在澳門的辦事處遷往香港，在香港的傳教活動也開始繁榮起來。第二任監牧又是想進中國而進不去的方濟會斐安當神父（A. Feliciani）。在任十三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香港最初的工作是開辦孤兒院，照顧「素嬰」——大半女孩——，又開了學校，不久香港也有中國神父，他們大都不是香港本地人。多半由中國派去羅馬、米蘭等地讀書，回來未能來到本鄉工作，就停留在香港了。當時中國人有七萬人，歐洲人三千，教友約三千人，其中大半為葡人，中國人六百人，其他是菲律賓、歐洲人，可見當時教會還是為歐洲人而設的，斐神父一到能進中國，即離去，後

來升任湖廣署理監牧主教。傳信部委派安伯羅西神父（A. Ambrosi）任監牧。在任時，正值九龍等地被英人佔據，他也就開始向九龍一帶傳教，也特別致力於興辦學校——為中國人和歐洲人的——成績相當好。也設西環感化院，感化不良少年，十分成功。現在早已變為學校了。一八六七年安監牧去世。當時米蘭外方傳教會已成立了數年（一八五〇年成立），也派人來中國傳教，於是教廷決定將香港教區劃給米蘭傳教會來負責。來了三位神父其中一位 Timoleon Raimondi（稱高主教）當香港第一任代牧主教，在任二十七年，成績斐然。他十分注重開辦學校，現在主教座堂旁的高主教書院，就是為紀念他而改名的。另有一位安神父（S. Volontari）喜歡到九龍各地察看，他畫了當時九龍半島的地圖。很詳實，也印行了，英國人看了很滿意。後來英人一八九八年，就根據此圖向清廷租了新界。安神父後來進中國，當了河南代牧主教。可以看出當時香港成了進中國傳教的一時駐足地，香港和中國教會的淵源很深，高主教時代可以說是香港傳教很成功的時代。

香港開教迄今一百四十四年，與台灣開教一百二十五年相差不遠。今天，台灣教友共二十九萬，香港則有二十七萬。數目雖然很近，但是總人口是一對四之比。何以如此呢？這裏我們要分析香港的特殊情況。

從頭起，香港是個英國殖民地。英國雖是聖公會的國家，但是對宗教相當重視，也很開放，天主教的神父們都可以和英國當地政府自由來往，所有的教堂、學校、醫院、孤兒院等設施，幾

乎都向香港當局租地，租金每年一元，期限則為九百九十九年，等於不用花錢，而獲得當局的優待。而且香港政府也不來干涉教會的作風、活動，反而予以補助。高主教任內致力擴充學校。原先是葡語，後來是英語學校，此時也辦中文學校了。為辦好教育一八七五年起喇沙修士會來幫助。幾年後巴黎外方傳教會開辦了納匝肋印書館，對中國教會有很大的貢獻，因為他們在一九五三年結束之前印行了幾千萬本的書籍，包括英、法、越南、日文、中文書籍字典等。該印書館及其會院也成為傳教士的一大據點。香港第二任代牧是和主教（L. Pizzoli）。時值一九〇〇年共匪之亂，許多中國人逃亡香港，人口突增到五十萬人。當時香港有三座教堂，十二位神父，教友八千人，學校三十三所，共一千三百多學生，以及醫院等等。一九〇五年起由師主教（D. Pozzoni）任代牧，在任二十年，請來瑪利諾會、安老會修女等前來工作。一九二六年恩理覺主教（H. Valtorta）繼任後也管理了二十五年，使香港教區具備現代化的面貌，任內創刊中文公教報，英文的Rock（磐石週刊），另一份葡文週報（Religiao e Patria）。義籍神父師人傑（N. Maestrini）創辦了公教進修社作為教友活動中心，磐石週刊停刊，改以英文Sunday Examiner。恩理覺主教任內，日軍佔領香港四年，教會損失很大。宗教活動停止，盟國籍的神父被監禁，又缺少經濟支援。義籍的主教、傳教士按理可以打通日軍當局，但事實上並不如是，最後連聖堂鐘樓上的鐘也得賣掉，以便勉強支持。日本投降後，香港教區才又復興起來。現在可以說，香港在那約一百年期間只是在緩慢地發展活動。不過中國其他教區仍然無法與之相比。

。因為在那時代中國各教區常受各種迫害——政府的、老百姓的——傳教十分困難。而香港則有英人當政，沒有太大阻礙。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當時教會帶有濃厚的英國、西歐的味道，比中國味道要高，大概都以西文為主。一直到最近才有中國化的趨勢。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後又有大批難民湧到香港，使教友人數驟增。當時白英奇輔理主教（L. Bianchi）被派到香港所屬的大陸部分海豐縣去工作，後被中共扣押，直到一九五二年才獲釋回港，而恩主教已於一九五一年逝世，白主教遂繼任香港主教，在任十六年，教務大振。皈依的新教友很多。香港又成為大陸的門戶，也成為對大陸的觀察站，地位重要性突然增加，引起中外人士注意，教會工作也因之增多，進行的也比較順利。一九六九年國人徐誠斌繼任主教，白主教告老辭職。徐主教是一位學者，先為基督教徒，在國外任教，改宗天主教後，在羅馬讀神學晉鐸，加入香港教區。徐主教四年任內，因自己是教書出身，十分鼓勵青年人，其作風頗得香港年輕神父們的贊同。在任翌年，教宗保祿六世訪問香港。繼任的是香港人李宏基主教，但就任不過七個月就因病去世。主教位經一年空缺後，才由苗栗的胡振中神父繼任主教。胡主教客家入，曾在香港華南修院念書，昇神父後在香港也曾工作過一段時期，被派去羅馬習教會法律，又去了美國，最後來台在苗栗任本堂十七年。今年正是他任主教十週年。

以上是香港教區的大概情形。我介紹的比較詳細就是要強調：香港教區向來未受過中國其他教區所受的迫害、阻礙；而又得到英國當地政府的協助，無後顧之憂，所以能在穩定中發展。因

而造成天主教會在地社會上、教育上、文化上的重要性。這就是香港教會具有活力的客觀原因。

二、現狀

現在來看看香港教會的現況：它的教育工作、牧靈工作、社會工作。

教育工作是百年大計，是香港教會繁榮的基礎。至於社會工作是教會對社會接觸的門面，人家以此來看教會，構成教會的形象；教會是不是對社會有作用都由此可看出來。香港的學制與我們大不相同。他們有政府津貼學校和私立學校兩種。而津貼學校不管賺賠，只須管理，聘合格的教員就可以。天主教所辦的可以說津貼的佔多數，私立的少。目前一九八四年香港有三百一十三所學校，其中六十一所幼稚園（約兩萬幼童），一百一十三所小學（十三萬五千小學生），七十九所中學，六十所其他學校。如果與台灣教會的比較：台灣有三百三十二所幼稚園（四萬六千幼童）。只有十所小學（七千小學生）。香港的中學有英文、中文之分。實際各校兩文都教，但有側重之別，教會辦的大半是英文學校，有六十八所，中文的有十一所。學生共有七萬七千中學生。台灣有二十七所中學，共有五萬中學生。全加起來，台灣有十一萬學生在天主教學校就讀。香港則有三十萬學生。在老師方面，香港天主教學校約有一萬老師，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教友，我們

沒有統計，可能不到百分之十。香港所有學校都有聖經課必修科，而聖經課老師也需經常受訓練。總而言之，香港的天主教學校對當地的影響力甚大。例如香港政府上下裏外有極多天主教學校出身的，教學辦事當然非常好辦。當地出名的明星學校幾乎全是天主教修會所辦。

傳教方面，香港的二十七萬教友分屬五十八個堂區，每堂區平均約五千教友。堂區聖堂之外，學校也有聖堂，禮堂也可做聖堂用。共有一百一十三處可以做彌撒，平均一台彌撒有兩千人參加。台灣則有二十九萬教友，四百零七個本堂，平均一個本堂約七百人，只有香港堂區五千人的七分之一。如果假設各堂區只有五分之一經常來望彌撒，香港堂區也有四百人，由其中找願意參加活動、工作的，總不太難，所以他們教會辦事，活動容易而有活力。我們的七百人，有五分之一進堂，只有一百多人，可能大半是老年人，找出能辦事、參加活動的人就不那麼容易了。香港教會工作人員方面，有三百四十四位神父（七十六位教區神父，二百六十八位是修會神父），台灣神父人數約為香港的兩倍。修士人數兩地差不多。修女是香港的一倍半。但是兩地面積相差約成三十七倍，工作時距離上相差甚大。台灣一千教友有兩位神父照顧，香港則只有一位神父，工作量也不相同。香港有三十八個教友組織，善會。天主教教友總會是包括一切的大本部。另有青年聯會，大專聯會等都是十分活躍的。不但在教會內的工作，在社會上的工作也非常積極：有關人權，救濟、和平等問題都積極在活動。聖母軍有兩千多人，一百八十八個團，其最大特點在大多數都是年輕人，所以活力很大。最近慶祝耶穌君王節的大活動，參加的有一萬兩千人，其中約

有一萬人是年輕人。而且因在體育館辦的，大家都抱怨，與以前在足球場舉辦時比，場地可容納的人數太少了。我們在台灣很可能要抱怨場地太大了，不容易湊足人數呢！還有一點是青年人尤其關懷社會正義，最近守齋一天省下的錢捐出來做救濟之用。（如救非洲各地之災荒）就是一例。

社會工作方面：最大的機構是「香港明愛」——就是我們的普愛會——實在是三個團體合併的。（天主教社會福利會、憐貧會遠東分會和香港明愛），它做很多事，它得許多方面的經濟支援，因為人家都看香港是個具有發展潛力的好地方。由於明愛的協助，教區建了許多中心大樓。山上的主教座堂，以前只是後面有個小學校，現在四面多被明愛的大樓所包圍，連主教公署也在大樓中。除外來大量經濟支持之外，香港的教友也非常慷慨。看歷史也知道當地許多教堂等等都是教友自己捐獻建立的。其中當然外國（葡、英）人也佔很大部份。台灣普愛會因為缺少經費，未能發揮作用，而香港明愛則可以說已介入一切社會福利事業。它做的事包括：為個人，家庭，團體，涉及經濟社會、心理、生理、道德，精神各方面的事務；以真理、愛德為基礎去實踐追求和平、自由的理想生活。目標雖然遠大，實際上也真在努力從事。它的社會服務方面設有十四所社區中心，從事包括扶幼、家庭、社區、康復（在台稱復健）、安老、難民等多元化的工作。又辦有托兒所、啓智班、戒毒設施、營地、圖書館、溫習室等等。香港明愛在教育方面，開了很多職業學校。醫療方面開了很多醫院、診所等等。此外還開了旅館、宿舍、飯店、以及提供開會的場所。

。「香港明愛」四個大字是政府登記的社會服務機構，也是香港天主教的金字招牌。它的工作真可說包羅萬象。此外還有許多修女院也做了很多社會服務工作。

香港區的活力，固然來自歷史，但是不要忘了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而且是一個競爭的社會，教會也須競爭，必須力爭上游。香港也是一個講法治、人權的地方，所以做事比較容易。連在教會內，言論也相當開放，有由神父主編表揚大陸愛國會的刊物，也有忠貞不二的保守刊物。這些都表示香港人的心態是如此開放競爭的，教友必須成熟有活力，才能各各憑自己的判斷力。

現在我們來看香港面臨的問題——一九八七年的所謂香港大限。新界是一八九八年六月租的，期限是五十九年，到一九九七年六月卅日，中共要求屆時連九龍，香港都一起交還。去年九月廿六日英國與中共為此發表了聯合聲明。天主教教友佔香港人口百分之五（另有百分之十七其他教派的基督徒），當地政治機構工作人員大部份是天主教學校出身的，幾乎所有的好學校都是天主教辦的，基督信仰的影響力量可以想見的。中共既說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等的說法，所以香港教區的神父們在英國、中共談判期間也要求教會發表公開聲明表示立場。經過多次研討，去年八月十五日胡主教發表。其中強調：我們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以身為香港人為榮，以身為天主教教友為榮。我們要求信仰自由，包括：集體崇拜、傳教、教育子女、教育、出版、文化、慈善各事業、教會活動，社會組織，派遣人員出國、與教會最高當局保持關係、置產等等的自由。九月廿六日的中共英國那份聯合聲明中可以看到那些條款也算包括在內了。當然中共所許下

的有多少可靠性，我們大家都明白。聯合聲明第五條說：「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又在「附件一」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第十號又說「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原在香港實行的教育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及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承認學歷及技術資格等政策。各類院校，包括宗教及社會團體所辦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可繼續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招聘教職員，選用教材。學生享有選擇院校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求學的自由。」在中共英國聲明發表後，為教友團體仍繼續發表聲明，提出質疑。

有人批評港人缺少國家意識。他們受了一百多年英人統治，受了英國式教育，自然如此。但是這大限立刻喚醒了他們的國家意識，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除自認是香港人之外，還有自認是中國人，這一點可能也是這個刺激使然。

三、比較

最後：香港與橋樑教會有什麼關係？教宗在一次演講時說出這一個名詞什麼意思、怎麼做法我們要多加思索，可能每人有每人不同的解釋。以我個人看：橋樑的意思是說，以中國文化做橋

標；把基督的思想融合在中國文化裏來通傳與所有中國人。為此，第一我們得先充實自己，了解天主教——也了解中國文化，這樣充實自己才能成橋樑的基礎。說通傳與大陸同胞當然香港是首當其衝了。二十七萬教友要面對新的困難現實。他們為充實自己在做「更新運動」。神父們、教友都要更新，要重新慕道，要培養出真正的成熟的教友，能度信仰生活，為耶穌做見證。香港教區正在準備教友們，使他們真正能了解信仰是什麼，面對將來的命運。其實我們也是一樣。我們應當橋樑必須充實自己，使自己成熟，不是說念個經就夠了，念經很對，很必要，但是否還能做些別的？一定要做真正的基督徒。港台教友的數目差不多。可是台灣的教友缺少活力就表示相差很多了，也表示不出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來。真正做橋樑要在這一點上活力方面多多努力。教友應當了解，不是多罵幾句愛國會就夠了。罵沒有用。你受過他們的苦楚嗎？連愛國會的神父、主教們也大半都受過罪。我們絕不是贊同他們反對教宗，那不合我們的信仰。可是他們可能有他們的苦衷。把你放在他們的情況中，也許你還不如他們。自由地區的教友應當先做耶穌的好徒弟，才能做橋樑。要用愛德對待那些走錯路的人。我們實在佩服大陸那些忠貞教友，他們比我們強得多。我們在自由環境中，沒有受迫害，許多人也丟了信仰；真夠我們警惕。所以講橋樑教會時，我們要先看自己，先看「近」的我，才能談「遠」在大陸的他們。我們也看看香港教會。他們眼看就要面臨困難，已開始準備自己，堅固自己，我們沒有面對他們那種困難，但是也該準備自己，堅固自己，充實自己，能成屹立不搖，為信仰做證，這才是我們做橋樑的第一件應做的事。我們

應該學習香港。聽說香港很多修會已經公開聲明絕不撤退香港。這是很大的勇氣。一個教友撤退可能是小事，一個大修會，有他的很多事業，將來可能全歸烏有了，而且有例子在先，現在還公然聲明絕不撤退，這一點給我在自由環境中的人很大的鼓勵。假如我們要想學香港教會的活力，我們應該好好努力。謝謝。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五、一、三十一—二、七）

9. 建立橋樑教會，信仰之橋、心靈之橋

韓德力

一九八四年二月廿八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告訴來自台灣的中國主教們：「你們擔當台灣及海外教友與大陸同胞間的橋樑教會這項特殊使命。」

今天我應邀來和大家共同反省這話的含義。我們的主題是：「建立橋樑教會，為台灣的教友而言，意義為何？」

我以一個在台灣服務的外國傳教士身份，和各位分享我的一些反省。我只是提出一些你們大概願意去思索的建議。我想也許台灣的教友會這樣回答我們的問題：建立橋樑教會的意義是：首先在內心建立一座橋樑，去瞭解大陸天主教的兄弟姊妹。其次意識到，因著同一信經、同一聖體，與他們在信仰上親密結合。第三，全心致力於梵二後的發展，成為真正中國化且自立的教會，並做一座燈塔，向中國大陸放射信仰之光。

在第三部份，我要對此多做解釋。第一部份願與大家一起反省：我們從教會歷史學到什麼。以後，第二部份我們共同思索大陸教會現況的一些事實。希望能發現，在我們經常所見所聞的事實下面的另一層事實。對教會歷史和中國大陸現況的反省後，願我們能真切肯定：建立橋樑教會，今日對我們的意義。

一、我們應由教會歷史中汲取教訓

歷史並非一再重複，可是它却經常重演。古諺說的不錯：「歷史是生活的老師（Historia magistra vitae）」。我們反省中國教會的現在與未來時，可在某些方面應用這話。耶穌基督離開現世教會前，祂的顧慮，透過歷史，成為教會的顧慮，直至今日依然如故。

若望福音十七章20-26節，耶穌為教會團體的合一祈禱：「願衆人都合而為一，父啊！就如祢在我內，我在祢內……」。保持教會的合一是基督最關心的事。一個分裂的教會，不夠資格為天父圓滿的愛作證，因為祂與子及聖神是完美的合一。分裂的教會不再是真實的教會。

耶穌的顧慮確實沒錯。我們回顧教會整個的歷史，從開始迄今，可以形容為：「努力不懈以維繫自身的合一」。教會常能克服內部的紛爭，保持合一。因此可見天主之聖神在其內工作的力量。不過，有時教會也被軟弱及罪惡的黑暗勢力所束縛，而有分裂。最初的一個例子就是耶路撒冷公會議，雖有爭論糾紛，但始終保持了教會的合一。第二個例子發生於宗教改革時，這一次就分裂了。

——教難時期威脅教會的合一——

每當教會遭受迫害時，便可同時看出光輝及軟弱的一面。忠信的人顯示出教會的光輝，另一

些懷疑、猶豫、不忠的人，就顯示出教會的軟弱了。俟磨難結束，團體合一就面臨危險。歷史中不乏此例。

羅馬皇帝戴西烏（Decius）和戴克里先（Diocletianus）時的教難是，強迫基督徒在羅馬神祇偶像前焚香膜拜，以表拒絕基督信仰。很多基督徒拒不從命，有些人便因此受極刑殉道而死。這樣的人迄今仍是教會光榮的英雄。

不過，歷史學家也告訴我們，在這少數的殉道者之外，有更多答應焚香膜拜的人。他們並非蓄意背判自己的信仰，可是缺乏精神力量抵抗當局的壓力，最後終於屈服了。他們可以得到一張小紙條 *libellum*，證明他們遵守了當局的規定。

他們是不夠勇敢，所以教會不以他們為榮，不過，他們真的是「背教者」嗎？那只有天主知道。

教難結束後，教會團體內起了很大的爭論：「接不接受那些焚香膜拜，取得 *libellum* 的 *libellatici*，重返教會？」那些曾堅拒焚香，而因此受苦的人，他們強烈反對說：「若讓他們重返教會，那麼下次教難時，還有誰願為信仰受苦？」

他們中間也有些人不同意這說法，爭辯道：「在教會內沒有不可寬恕之罪，只要肯痛悔、改過。」最後教會當局決定讓這些人重返教會。有些人却因此大感失望，如戴爾都良及其同儕，而退避曠野。他們雖未離開教會，却成為教會「憤怒的肢體」。

在別個時期，其它的國家也不乏此例。這些在教會歷史中不斷循環、一再重演。

——我們這時代爲中國教會合一的關鍵時刻

中國教會的合一，在今日也備受威脅。身爲中國的天主教徒，我們必須準備心神，爲中國教會的合一付出最大代價。若我們不如此做，恐怕會讓教會遭受更大的磨難。耶穌基督的祈禱，爲我們今日更深具意義！有人懷疑中國教會是否會歷史重演。

幾年前，我在香港遇到一位從大陸逃出來的女教友。她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時，她親身經歷的傷心事。「當局詢問我們是否信天主。若答信，他們就會百般刁難我們和我們的家人。因此，我們一些教友只得彼此取得同意。所以我告訴當局「我不信」，以後再去辦告解。」她是「背教者」嗎？只有天主知道！不是我能說的。

一位住在美國的中國神父，回大陸探親，和他當神父的哥哥同住一起。他哥哥不是「愛國會」的神父。有一天他跟他哥哥說，想去看看從前的老師，他是「愛國會」神父。哥哥斥責他說：「這些人都是魔鬼，我們不想同他們來往。」兩位同為神父的兄弟，為此爭論了半天。最後，哥哥同意，教會內有真正的罪之赦，但「只是爲痛悔改過的人」。而他認爲這些愛國會的人並未悔改，所以最後給他弟弟的結論是：「好罷！你要去就去罷！可是以後別想再回我這兒來！」

是的，歷史本身並不重來。我們面對今日中國教會現況時，的確有所領悟。使我們全心依循

基督所祈禱的精神而生活，並為合一而努力。

教宗說：「做你們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每當聽到這句話時，我就想到基督為合一的祈禱。毫無疑問地，伯多祿的繼承者想到中國的教會時，最關心的就是這一點。

下一步工作，我們要觀察中國教會的現況，作全盤性的瞭解，而非部份認識，以尋求合一。

二、對中國教會的全盤瞭解

——一件事實總有兩面

我們經常只聽到事情的一面，殊不知還有另一面。應該探討，才能發現另一面。若我們只根據自己的瑣碎資料，來發表意見，會與事實相差甚大。我們談論大陸教會時，自然也是如此。

一位年長的中國傳教士，回大陸觀光，遇見老友，現為愛國會主教。這位主教對他說：「這裡發生了許多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當時你不在這裡，所以你無法知道，也不瞭解。因此你不該談論或撰寫這樣的事，儘量少判斷我們。」

我相信這些話對我們也有用。他們的事有「另一面」，這另一面的事已成過去，而且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我們有許多要學的。

——中國沒有「愛國教會」

很多人都看過，大陸教友擠滿聖堂，踴躍參加彌撒的照片。我還聽過一捲錄音帶，是一九八四年聖神降臨節時，一個教堂裡以拉丁文唱的頌我略調的歌。確實感人！不只是因為參加彌撒的教友人數多，他們祈禱的虔誠態度，領聖體的渴望，以讚美的歌聲歡欣參與，更叫人感動。

朋友們看到這樣的照片時，總會問：「這是中國大陸的「愛國教會」還是「忠誠教會」？」這問題為我們很平常，但事實上也顯示，我們不夠瞭解他們的情形。而且也表示對大陸教友的一種判斷。因為稱某些人「忠信」也意指其它的人不忠信。可是，我們究竟知道多少呢！

事實真是，大陸沒有這種「愛國教會」，只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CCPA: Catholic Chinese Patriotic Association）」。他們由中共當局組成，是天主教內執行官方宗教政策的管道。這樣的一個政府組織，是和教會分開，獨立存在的。類似這樣由政府設立的組織，在基督教或其它宗教裡也有，其目的亦相同。

「中國天主教為一個、整體的

主日時群羊共聚一機，尤其每逢大慶節，有廣大群眾參與彌撒，他們代表著「中國的天主教會」。特別感謝天主的是，這教會是一個、整體的。

教會團體內的確有激烈的爭論及衝突。尤其是五〇年代「愛國會」開始成立後。教友們先拒不參加。以後有些神父教友們考慮到，畢竟與其合作較佳，這樣仍可獲得一些參與宗教的自由。

後來一些主教神父們參加了愛國會之後，在大陸某些地區——不是所有的地方——爭論變得尖銳痛苦。某時某地似乎看來就要造成分裂了。不過從未有過「真正」的分裂。

我們必需接受，中國的教友對自己的弟兄變成中國天主教愛國會（CCPA）份子，感到不滿，是有充份理由的。因為他們猛烈攻擊梵蒂岡，公然聲稱中國教會完全獨立自由，絲毫未顧及教宗的首席權。他們不經宗座許可，開始自己任命並祝聖主教……。

只要翻閱一下「中國天主教」——這是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出版的官方刊物——書中某些文章，就會十分懷疑，作者是否想到自己與普世教會的合一。不過這個懷疑是針對個人的信德，而非整個團體。此外，是否「作者」本人寫了這篇文章，也值得懷疑。所以這也是「銅板的另一面」，是我們難以了解的。

對於全體教友與非愛國會會員間的相互控訴、嚴厲爭論及彼此懷疑等，我們所知有限。至於他們的內心掙扎、對所發生的事感到痛苦懷疑等，我們知道的更少。尤其文化大革命時，有些教友甚至神父，要公開地放棄自己的信仰，還有些人為自己的信仰忍受極大的屈辱。這種種都是「我們不在場時發生的，因此不該加以判斷」。無論如何，這些事留在教友心中了，而這些教友至今與我們在同一教會內。

令人驚訝的是，愛國會與非愛國會的會員，大家在一起舉行感恩祭，共唸同一信經。從廣州到上海、北平、內蒙古，每主日大家同聲祈禱：「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認我思、言、

行為上的過失……」，一起唱：「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從教會幅度來看這情形，我們雖對過去卅五年中，國內所發生的事模糊不清，但我們能說：「感謝天主，中國教會是一個、是完整的」。

當然，爭論尚未結束，仍須繼續努力。教會歷史也告訴我們，裂教並非一夕間形成的，它經過長年發展，最後演為事實。也許這正是我們該特別關懷和祈禱的時刻。讓我們學習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五日在馬尼拉，給中國教會的訓諭中所提出的態度：「……多年來你們毫無懷疑地生活在尚不為人所知的其它經驗中，你們也不時地，在內心中懷疑，該如何做才是正確的。為從未有此經驗的人，很難完全辨識這種情況。不過我希望你們了解，經過這段時期一直到現在，我偕同普世教會，在思念中、在祈禱中、在真正的兄弟之愛與牧靈關懷中，與你們在一起。我相信你們對天主的信德……」

——可是，仍有嚴重問題存在！

令人欣慰的是，大陸教會在考驗期並未招致分裂。雖是受創的教會，罪人的教會——就如全世界所有的教會團體一樣——但却也是合一的教會。不論如何，對一些依然存在著的嚴重問題，我們並不盲目。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一直不接受教宗為普世教會的精神領袖。其次就是一些主教神父結婚的問題。這些都導致大陸與海外教會之內，不斷的爭執與懷疑。

——與教宗的連繫

此處我們不討論和梵蒂岡的外交關係，而是與伯多祿的繼承者，在普世各天主教會內之信仰的合一。我們都承認，羅馬的教宗是我們的精神領袖，是整個天主教會的最高領導者。教會外人士或許不易分辨，教宗為梵蒂岡國家領袖，及天主教精神領袖，這二者的區別。我們在台灣，身為中國教會的成員，則應瞭解這差別。

問題始自五〇年代。那時很多在中國的使節，紛紛準備從南京（中國大陸）遷往台北。教廷大使却沒有，要留在中國教會內，希望能有所助益。直到後來為中共當局驅逐出境，才離開了中國。梵蒂岡與台北建立正式關係，則在幾年以後。

教廷大使被驅逐出境後不久，當局就組織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強調大陸教會與梵蒂岡是分開的。他們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大肆抨擊羅馬，還自召開第一次會議，未經教宗許可，自行祝聖中國主教。

為此，教宗比約十二在一九五八年六月發佈通諭，將那些祝聖與被祝聖的主教，開除教籍。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教宗若望廿三，在樞機主教會議中演講，談到中國大陸教會時說：「當我們用裂教這字時，似乎我們的唇在燃燒，我們的心被刺傷。」

以後羅馬禁止使用「裂教」這個字。保祿六世或若望保祿二世，都以瞭解及和好的語氣說話

，同時提醒大陸教會，教宗首席權是關乎信仰的事。

為何會有此改變？我以為這是因為經過多年，羅馬已知道，中國大陸正如許多共產國家一樣，我們很難完全瞭解其全盤事實真象。包容和瞭解勝過規矩和誠律。這訊息為台灣的教友也重要。許多訪問過大陸的人士所說的，似乎更肯定這一點。

「不要相信那些以我的名義，發表在中國天主教裡的文章」一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神父這樣說。「我寫的和刊登出來的，是很不一樣的。」

一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神父，問從海外來訪的朋友：「身為一名老傳教士，你對我們愛國會有何看法？你也認為我們忘了天主，成為裂教者了嗎？」朋友回答說：「不，我相信你們的品德，可是希望有一天，你們能和普世教會，藉著教宗合而為一。」神父說：「我們也希望如此。」

另外一位愛國會的神父，激烈批評那些海外人士說：「我們終究還能在此忍受別人稱我們為「分裂的教會」——我們這裡沒有一個不忠於教宗的神父或教友」以後他繼續稱呼教宗是一位「干預中國大陸教會內務的帝國主義者」。至於如何瞭解這話，就在於我們自己了。

一位愛國會主教說：「你們在海外恣意批評我們，甚至稱我們為「裂教者」。我們決不為自己辯護，你們最好也別判斷我們！」

這些說詞帶給我們一個訊息，叫我們瞭解與包容。維持中國教會內部合一的努力尚未結束。和羅馬的精神領袖及普世教會，建立正式的關係，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建立這關係是肯

定教會團體重要的一點，我們決不可做犧牲打。橋樑教會的意思就是，在容忍與瞭解中，欣然就道，邁向合一。沿行此路時，我們會日益發現中國大陸教會的廣大。

——神父及主教的獨身問題

文化大革命時，有些神父及主教在當局的壓力下，結了婚。這件事引起大陸教會內部的摩擦，及大陸教會外其它教會的誤解與懷疑。

一位結婚的神父，給在海外的老師寫信，對自己的事略作解釋：「若你在此，你一定會瞭解的。我想即使教宗在此他也能懂。我以為開除教籍並非解決問題的良策。」又說：「看信時，你也許會告訴自己「他變了！不是從前的雅各伯了」。我可以告訴你，我也並非猶達斯。或許我正如伯多祿呢……」

一位去大陸的觀光客，問一位天主教老教友張先生，對一些神父主教結婚看法如何。張先生有些懊惱不安地說：「別談這些！一切都是在不正常的環境壓迫下發生的。他們也是被迫的。而且，有些婚姻還是有名無實的呢！」

在此，似乎又有隱晦的一面，使我們無法完全明白事實真象。提意見很難，也很危險。

一位愛國會的主教給了一個鍊索，或許有助於瞭解他們的想法：「我們始終以福音為指南。我們很清楚，人無法改變神律。可是由人所制定的教會法，在某些實在無法遵守的情況下，我們

認為是可以改變的。我想我們這地區就處於這情況。這也就是為什麼經過長期反省後，我決定做某些改變的原因了。」

三、做個橋樑教會對台灣每位教友的意義為何？

——我們的限度與力量

一般認為，橋樑就是在分隔的人或地之間，建立實質的連繫。在此，我們不按此意來談「橋樑」，是在精神與信仰上確立關係。這雖顯示出限度，實際上却是我們的力量。

台灣的每位教友「建立橋樑教會」意義何在？首先，表明我們的態度是，開放的心靈及在信仰上親密結合的意識。其次，努力建設「台灣的新中國化教會」。我的意思是現代化（梵二後）的教會，即真正中國化、自立的教會。這樣的教會如同燈塔，不僅在台灣更遠及大陸，光照信仰。下面我要解釋這一點。

——台灣的每位教友建立心靈之橋

有一次法利塞人把一位犯姦被逮的婦人，帶到耶穌跟前去。按法律很清楚，她該用石頭砸死。但即使證據確鑿，耶穌仍拒加審斷或責罰她。祂只是靜靜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我們與大陸教會分開卅多年了，對那裡發生的事，斷斷續續聽到一些。還記得那位主教對他朋友說的話：「有許多事是你們不知道的，所以不要去談它，更不要判斷我們！」這正是我們要向耶穌學習的。祂的沉默並不表示祂怕去判斷或責罰，反倒充滿天父的慈愛和瞭解，祂是為天父來作證的。祂身懸十字架時，這愛仍滿溢其心中，而說出「父啊！寬恕他們吧！」

所以，首先該在每人的心中建立橋樑。其特色就是開放的態度，去發掘關於大陸教會我們所不知道的，讚美許多教友的英雄事蹟，避免責難別人的軟弱和失敗。交諸天主所說的：「去罷！不要再犯罪了！」因為只有祂才知道。藉著信德，我們希望從祂那裡獲得力量，建立這座以基督徒的愛德為基礎的「心靈之橋」。

為此我們需要加上中國傳統的和諧看法。遇衝突緊張時，克苦的中國人就能達到謙卑和容忍的境地。中國人這種維持和諧的傳統德行，實在是「心靈之橋」的重要支柱。

— 信仰之橋 —

大陸教友主日時，成群結隊地聚集聖堂，的確是令人欣喜的消息。同一信經、同一聖體表明他們在「唯一、至聖、聖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之信仰，實勝過他們中的一切差異。痛苦的境遇、過去的創傷是人為的。「信仰之橋」使他們超越一切。雖然如此，我們仍可想像，在他們心中留下多少的痛苦。他們這種表現，顯示出復活主的光輝在他們中間。這確是大陸教會的卓越

處。

我們祈禱：「我信唯一的天主，父、子及聖神。我信聖而公教會。我信罪之赦。我信肉身之復活」時，我們彼此聯合一起了。

這就是前述的「信仰之橋」。這座橋超越一切能在我們心中產生的疑慮、猜忌或控訴。

「願衆人合而為一」這是耶穌的祈禱。「你們要做橋樑教會」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這樣說。因著發展「心靈之橋」並促進「信仰之橋」成長，我們每個人都可在這歷史性的時刻，為中國教會的合一而有所貢獻。

我們還能多做一些。除了發展這種開放的態度外，還可致力於建設台灣的新中國化教會。

——貢獻己力建設台灣真正中國化的教會

台灣的經濟繁榮，生活幸福富足，產品外銷世界各地。這一切皆是國家安和樂利的明證。種種情形已向世人表示出來了。

這裡的天主教也該同樣地，不必言語聲明，而以己身行動證明。若我們缺乏自立的活力，缺乏在社會中散發基督福音的酵母，只是贅述「擔當橋樑」，沒多大用處。「橋樑教會」不要變成口號。這是教宗的要求，是在我們整個的基督徒生活、行動中，逐漸實現的。

如前述，在心靈與信仰上建立橋樑，是台灣每個教友應立即開始的事。不必等著旁人來協助

。也不要低估其重要性。立即開始行動。其實在人心發生事，已是真實的行動了。

斟酌當前的外在行動時，我們應致力於發展台灣教友團體更新為中國化與自立（梵二後的）。若台灣的教會團體確實如此，自然能像一座燈塔，放射信仰的光芒，完成橋樑的目標了。

——一個更新的、合時宜的天主教團體

教會或一般宗教常遭非難，認為其違反科學和進步。被譏為落後、迷信。在這方面，大陸教會也受到同樣的控訴。

梵二領導教會走向一條入時之路（aggiornamento）。將梵二種種付諸行動，使中國人明白，在幸福安定中度信仰生活是可能的，這也是我們的挑戰。

世界促進科技的發展，因而對社會福祉有所貢獻。同時，我們也要使信仰與宗教，在這物慾凌駕精神價值的世界中，能深具意義、填補空虛。這樣的教會便是合時宜的，不僅促進科技發展，對於因物質主義的威脅而迷失自我的文化，也施予教恩。

更具體的是，發展宗教與科學關係的研究。我們需澄清這一點，我們大陸上的兄弟亦然。這是整體行動，能使我們雙方都受益。

——自立的教會

我們不說發展「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按我們的信仰，每位教友都該愛自己的國家。我們希望教會愛國，但沒有一個機構能獨佔這名稱。教會政策是每個國家的教會團體，發展為地方教會，有自己的領導者和行政措施，有自傳、自養的方法。台灣的天主教已朝此目標努力數年了。

我們能發展這樣一個自立的中國化教會，有自我肯定，也藉著教宗與普世教會合一。合一並不取消地方教會的活力。却使中國教會能與普世教會分享自己的精神價值。我們的主教及世界主教們，在主教會議會委員會中，立於同等地位。與羅馬合一及建立自立的中國化教會之間並無矛盾。

——一個真正中國化的教會

利瑪竇神父及其同伴當時的歷史性挑戰，仍橫在我們面前：如何使中國文化與福音相滙合？是否有一日基督徒的福音訊息能落實於中國文化？今日我們還要加上：如何能使生活在科技進步的廿世紀的中國人，宗全接受？

一位大陸的主教說：「我們希望在這裡發展一個真正中國化、愛國自立的教會」。我們很難否決這說法。但是「真正中國化」這個老問題，仍待努力，或許為使中國教會確具中國風貌，得有一些勇敢的嚐試。台灣與大陸教會皆要做此努力。台灣的特殊努力，對他們亦有益處，因而達成「橋樑的目標」。

結 論

橋樑需建築在兩邊。可是我們決不與大陸教會建立實質關係，甚至連此意向我們也沒有。

我相信，每個教友開始建立「心靈之橋」與「信仰之橋」是很切實也很迫切的。第一因為必須如此。我們對大陸教會所知不多，而時代的變化催促我們在此地做此努力。其次是每個教友都能做的。第三因為大陸教友對我們發展這樣的態度，更是可能的。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使我們實現基督的祈禱：「願眾人合而為一」。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五三三、三一三、二十一）

10. 喜懼交併話「造橋」

施森道

「造橋」的基本條件

自從教宗將對中國大陸擔任「橋樑」的美妙任務，付託給我中華民國及海外華僑的天主教徒以後，由初期的受寵若驚欣喜鼓舞之餘，一時竟有莫知所措之感。繼而體認到任重道遠，深恐力不從心，憂懼惴惴油生。我中華民國的天主教會鎮定凝志，上下一體深思熟慮。主教團率先制訂切實可行方案，教中卓越名家復邀就其專長作一系列的「橋樑教會」演講，均有獨到卓見，精闢理論。其他具體活動亦按部就班，逐一展開。私心甚為慶幸。成大事者必先運籌帷幄，算無遺策，其此之謂歟？

「橋」的真諦與假象

誠然，實現以至完成「橋樑」任務，當以「造橋」為優先，而「造橋」必須預作精密的設計；如地質的探測，材料之選擇，機具的製備，結構的確立，施工的規劃，營建的技術，都要切實

研擬策劃，製成具體可行的設計，以供執行實施。造橋猶建屋，豈不聞聖經警言：「一個聰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襲擊那座房屋，它並不坍塌，因為基礎是建在磐石上……；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襲擊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且坍塌的很慘。」（瑪七24至27）設計承建，橋基橋墩以至橋面橋拱循序而進，不可躐等驟進，投機取巧。因此，我對於中華民國天主教年年的種種安排與措施，以及其殫精竭慮從事基層工作，至為欽敬與欣慰。

但是「橋樑」任務，無論就主體而言，或就對象而言，原是多元性的，絕非某一方面所得壟斷，我中華民國教會尤希得道多助，亟思與各方聯絡，並肩攜手，共策大業，以期事半功倍或畢竟全功。惜尚有部分人士以我為阻力，絕力避免與我接觸，始終相信在台灣的天主教會於「橋樑」任務上仍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消極力量。衆志成城，猶恐事與願違，而況孤標傲世，排斥異己者，其行事豈僅親痛仇快而已，抑且作法自斃，萬劫不復。

「造橋」的實例分析

所謂「橋樑教會」，乃指天主聖教與中國大陸上的教會由於外界的干預，產生鴻溝，隔絕已久，必需以中華民國的天主教會以及海外華僑華裔天主教徒做溝通的工具，原是象徵性的無形橋

探，自非有形的物質橋探所得同日而語。可是溝通的作用須視鴻溝的深淺險易，及其外力的強弱堅薄等種種因素如何克服始得奏效。以「造橋」之基本步驟及條件相比擬，允非無的放矢。教會間的溝通本屬精神及宗教層次，與政治及外交並兼亦配合而並行，自是上策；尊重彼此立場而各自為政，應屬中策；苟喪失立場，以強凌弱，以暴制良，則為下策，決不可取矣！今言橋探教會，屢與「教廷與中共」建立正常外交關係一事混為一談。中共之躋身國際，以善用「乒乓」、「銀彈」、「反霸」、「制俄」等等旁門左道，獲致重大成就。當前中共實無意與教廷建交，但仍利用部分熱衷橋探教會顧前不顧後的人士，半推半就，以促成「教廷與中華民國絕交」，以遂其孤立我國之初衷。欲其解散或改變「愛國會」，恢復「地下教會」的自由，豈非緣木求魚。中共決不肯付出偌大代價，爭取教廷的外交關係。此所以中共口口聲聲，藉「愛國會」傀儡傳聲筒及利用「傾心」「愛國會」的部份傳教士及華人教徒的「輕信」，放言與教廷交談，必待教廷先與「台灣」絕交。對美對日，對任何其他國家進行建交談話，從未提出類似條件，獨對教廷如此，何厚此而薄彼？何卑視教廷至此程度？如此嘴臉，竟有人「欣然」背肩諂笑，報顏承色，為中共張目！本文擬對橋探教會作本位上的探索，至於附屬性的外交問題暫不過問，以免牽涉過廣，枝節橫生，形成不得要領之勢。

「造橋」的準備階段成熟與否？見仁見智，甚難斷言。局中人主觀決定換諸情理似屬萬全，可能受到客觀意外事件的扞格而有所遺憾，我人自不宜遽作消極性的批評。但近來急於「搶灘」

「登岸」，草率興建「橋頭堡」，紛紛與「愛國會」打交道者，不乏其人。其志可佩，其勇可嘉，唯成敗利鈍，非其所計，則亦不敢恭維矣！其行事果有補於溝通否？果有濟於「造橋」否？果有裨於教胞否？果有利於教會否？而尤令人扼腕太息者，此輩行事足以掩蔽誠心正意從事「造橋」者的苦心孤詣。繼「喜懼交併話橋樑」之後，今試作「喜懼交併話造橋」，用心之苦，概可想見。

日前曾為文，原係去秋教廷與中國間一度風雲緊張，對「教廷與中國」要題再作探討，標題為「再探教廷與中國」。其中述及菲律賓馬尼拉辛樞機訪問大陸，此間報章再度掀起「北京熱」，咸認辛樞機為「教廷與中共復交」鋪路修橋。文中對樞機在大陸上的言行有所剖析，認為樞機在瑣事上或故示「妥協」、「安撫」，但決不致有虧大節。曾推測樞機不在「愛國會」控制的教堂內舉祭，此事報導中付之闕如，純出個人大膽假設。近日接閱本年元月份「見證」月刊（第十五卷第四期，總號一四四），有「辛在他們下榻的友誼賓館舉行了彌撒」。深慶尚無殞越，頗以為慰。但閱讀該刊「聆音察理集」的報導與分析之後，頗有「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之意，特再續貂，就正高明。

一、辛樞機確係「迎承」教宗旨意，自任「造橋」重寄。行前曾作準備計劃，且全心祈禱，毫無輕率跡象。他承認「有許多敏感問題是這次訪問的障礙」。可能因此與我國教會未做「商榷」事宜，投鼠忌器，情有可原，但終嫌美中不足。尚希透過特殊通道，有所協議。

二、辛樞機與「愛國會」交接極有分寸。報導間或不確，允宜細察詳審：如「辛樞機是為了同脫離梵蒂岡的中國天主教會進行談判以及促進友好關係而來訪問的」，而愛國會的「北京主教」傅鐵山却「再三地指出，對於促進菲「中」友好關係來說，辛的訪問是很重要的。」（見美聯社北京十月廿八日電，見證一四四期65頁）辛樞機在教堂院子擁抱「傅主教」，訪問「北京天主教修道院」，據悉送給「傅主教」的聖母像，分贈「修士」的玫瑰念珠或遣「退回」，或「被當局索回」。中共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湯履道在辛樞機訪問期間，譴責梵蒂岡滲入其國營教會，又說「梵蒂岡派人偽裝旅客訪親探友，煽動反社會主義情緒，並且在教會中製造不和。」（見「見證」一四四期66及67頁）據筆者所知之外報對上述多略而不提，而一再強調辛樞機如何替愛國會辯護。

三、辛樞機係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前往，與中共言方的會晤，包括「鄧小平」（樞機對美國新聞社駐北平記者ILARIO FLORE透露，見羅馬時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三版），黃華……等，內容據新華社引述黃華的談話：「這次訪問將協助鞏固菲「中」友誼」，沒有提及宗教事宜。與鄧小平的談話完全秘密，連「接見」一事亦「保留」。辛樞機亦自稱其訪問為「私人性質的探親」，整個行程中沒有提過「修好」這個字眼（參見「見證」一四四期66，67及68頁）。

四、大陸報紙對辛樞機訪問大陸的消息沒有報導。

五、辛樞機曾提出要求拜訪因忠於教廷而一直在獄的上海主教龔品梅，並曾獲得「許可」的保證，但正待出發探監之際，告知「此次不可前往探望」，義國記者報導此一消息之結語為：「毫無疑義，下次他可以見到龔主教」。（見羅馬時報，全上）義國記者的結論把他一味崇拜中共的心態表露無遺。

上述各點均值我人深省，辛樞機他日將重訪大陸相信屆時他將有更充足更詳盡更切實的計劃與方法，同時他一定會認清任務的「美妙」與艱鉅，請拭目待之可也。

餘波盪漾，謹防魚目混珠

「造橋熱」已臻白熱化，大致上仍然是徒勞無功，橋樑不過幻象泡影，但餘波盪漾，若干觀念漸趨模糊迷離，後果不堪設想。以「愛國會」壟斷標縱「造橋」對象，無異魚目混珠，大陸天主教會的真正面目蒙垢蒙塵，已屬可悲，自由世界的天主教會竟與「愛國會」進行與虎謀皮勾當，置忠貞教徒於何地。「搭橋」者謹防例冒，弗始始作俑者之柄。

一、中共官方組織的天主教會，由「愛國會」實際統制，仰中共鼻息而實行「以教制教」政策。我人承認「不是所有為官方教會工作的教友都是不好的」（見勞達一神父的「看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甚至若干既屬官方教會，且亦參加「愛國會」的高級教士表面脫離羅馬，內心服膺教宗

。又有陽奉「愛國會」之名，陰行護教保教之實者（見勞達一文）。蓋聖神恩寵猶國會「拱如珍璧，把我全大陸的教胞「前途」與「命運」付諸其手，任其宰割，則又當別論，而今日輿論界正在製造形象，如法新社謂：「這個非正式教會（即「地下教會」、「沉默教會」、「忠貞教會」（擁有與官方支持的天主教會（即「愛國會」統制者）同樣多的信徒。」（「見證」一四四期六六頁）、路透社稱：「屬於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有三百萬，忠於羅馬秘密教徒未有確數。」（見羅馬中國季刊六卷三四期合訂本四至五頁）實際上「愛國會」為絕大多數忠貞教徒所唾棄，在同一座教堂，教友或蜂擁參加，或退避三舍，端視舉行宗教禮儀者忠於教宗與否。足見忠奸分際，「教友的眼睛是雪亮的」。輿論界製造假象，負「橋樑」美妙任務者却不可昧心，盲目瞎從。辛樞機煞費苦心，猶不免有「捉襟見肘」之慮。

二、「愛國會」自選自聖主教，西方新聞界報導中國大陸教會活動時，從未特別指出這一「非法」自選自聖的重要性。傅鐵山為「北京主教」在彼等心目中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羅馬主教」一樣。上海主教或為「張家樹」或為「龔品梅」，彼等一視同仁。魚目混珠，以偽亂真，莫此為甚。如以聖經指示來說，自選自聖者，不僅非「善牧」，連「傭工」的資格也夠不上，實屬「盜賊」之輩。（見若望福音十章一至十六節）我人固不必濫用「偽」、「逆」、「非法」等名辭予以評章，但行文寫作時至少以括號或類似方式表達彼「主教」不同於一般「主教」。

三、港澳同胞，華僑華裔，凡屬我教中人，都得參與「造橋」工作，其實世界任何一國一族的天主

主教徒，均有義務與權力與中國大陸天主教會通聲息，謀溝通。況大陸上的天主教徒「證明了他們對基督和教會的忠心，他們英勇的行為，可以和教會最初期的基督徒媲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八二年主顯節前夕致全球主教函中語）所以「橋」的彼岸必須是忠貞及真實的「天主教會」，這個認識並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教會的偏見。縱使「造橋」必須「透過」、「經過」、「愛國會」，但萬不可停留在「愛國會」，不及於真正的天主教會，如果利用港澳同胞或華僑華裔的地位，蓄意與在台的中華民國天主教會分道揚鑣，「橋」未造而另起「分裂」，實為智者所不取。

附帶地對香港前途進一言，協議及共同聲明的實際效力姑置不論，香港前途之持續維持現狀的可能性繫於以下兩項事實：（一）香港制度對「中共」有利則可存。（二）香港制度對「台灣」統戰有效則可存。協議及聲明無與馬！港地同胞及教胞不必戀中共，倒不如期望台灣強大為上策。此點政治意味過重，從略。但願香港以及華僑華裔弗輕易作出有損教會，有害同胞，甚至危及本身的討好中共或投降中共的事實！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五、三、二十八—四、四）

11. 橋樑教會的意義

羅光

一、從教會意義去解釋

自從去年二月二十八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自由中國主教團代表和留羅馬中國神父、教友訓話，指示自由中國的教會勉勵實踐「橋樑」教會的責任，「橋樑教會」的名詞已經跑遍了天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們自由中國的神父和教友，更是很熱烈地研究「橋樑教會」究竟給我們什麼責任。

注意「橋樑教會」的人，對於「橋樑教會」的意義，看法頗不相同，有的人以為「橋樑教會」是為協助大陸天主教會的重建，在目前情況下他們看來乃不可能，因為中共必不會允許，外面人到大陸傳教，台灣教會自己缺少聖召，教務停滯，沒有實力。有的人以為「橋樑教會」是替教廷向大陸鋪路，使教廷能夠和「愛國教會」接觸，照他們的看法在中共完全控制的政策下，也是不可能。因為愛國教會沒有一毫的自決權，而且很歧視台灣。有的人以為「橋樑教會」，是教宗用以安撫台灣的教會人士，減低他們對教廷近年壓低台灣教會地位所引起的反感，並沒有實際的意義。

上面的三種看法都有所偏；協助大陸教會的重建，乃是將來的任務，目前祇能預備，談不到工作；向大陸「愛國教會」鋪路，則是政治的接觸，必須向中共政權拉上關係，絕對不是台灣天主教會所願意或所能夠做的事；安撫台灣教會人士，作為教宗弄權衡的手腕，未免對教宗太不敬。

我自己想，為解釋「橋樑教會」的意義，要從教會本身的意義去作解釋。我們的教會，是基督創立的教會，以信仰作為根基；因此我們稱基督所吩咐我們所信仰的為教義，也就是教會的意義。「橋樑教會」的意義便是台灣海峽兩邊的教會，在教義上互相互交流，以求共融。

教會的信仰，由基督所啓示。基督的啓示，有由宗徒們筆述的福音和書信，有由宗徒們口傳的傳述（Tradition），基督在啓示中，曾肯定舊約古經為天主的刻言。因此我們教會的信仰，包括舊約和新約合成的聖經，以及教父們的傳述。教會信仰最簡單而扼要的綜合，則是我們主日彌撒裡所唸的「信經」（Credo）。

教會信仰的存在，有兩個基本的條件：一個是完整，一個是實踐。信仰是基督所啓示的，不能由人增損，信徒不能任意或被迫而捨去一部份。遇有暴力強迫否認信仰或一部份信仰時，則不惜以犧牲性命而抗拒。如同孔子和孟子所說：「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信仰的第二個條件，是信仰的實踐。信仰不是抽象理論，也不是內心的神秘感觸，而是實際生活的規範，並且是全部生活的基礎。信仰若沒有實踐，便是死的，還能產生反面的惡果。

二、信仰的交流

1 完整的信仰

在最後晚餐裏，基督囑咐宗徒們的事，是彼此相愛，是同祂合而為一。祂再三叮囑宗徒們，要記得這是祂的新誠命。祂說：「我給你們一條新誠命，你們該彼此相愛。」（若望第十三章第三四節）「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若望福音第十五章第一二節）「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若望福音第十七章二一節）而且以宗徒們的合一作為祂信仰的象徵：「願他們合而為一，就如我在內，我在你內，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全上）因此，在主日彌撒裏所唸的信經說：「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按照聖保祿宗徒的教訓，教會是基督的妙體，妙體的頭是基督。（前格第十二章）所以信友要「盡力以和平相聯繫，保持心神的合一。因為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希望一樣。只有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在愛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長進，而歸於那為元首的基督。本着祂，全身都結構緊湊，藉着各關節的互相補助，按照各肢體的功用，各盡其職，使身體不斷增長，在愛德中將它建立起來。」（厄弗所書第四章第十五節第十六節）基督將自己的教會建立於聖伯多祿的磐石上，（馬竇福音第十六章）在升天以前，又把自己的教會託給了給了聖伯多

祿宗徒。(若望福音第二十一章)

羅馬天主教會就是基督創立的教會，是個唯一的教會，共戴聖伯多祿宗徒的繼承人為首領，代表基督。全教會合而為一，教會內的各地教會互相融通，如同聖伯多祿宗徒所說：「全身都結構緊湊，藉着各關節的互相補助，……使身體不斷增長。」假如不和教宗連繫，自成一教會，雖然信仰基督，則只是信仰基督的教會，而不是基督所創立的教會。

天主教會由猶太，經過小亞細亞和希臘，傳到羅馬，由羅馬分佈歐洲，由歐洲再傳入亞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在全球各地，太陽常能照耀座座的聖堂，常能光照一台一台的彌撒。地球有日夜的週轉，聖堂裏的彌撒和祈禱的歌聲，隨着地球的週轉而不停。今天的天主教會確實是至公的教會，只有一個信德，一個聖神，一個聖洗。信友由洗禮而領受聖神，宣言自己的信仰，與基督結合成一體。信友結成的妙體，有基督為頭，有聖神為生命，在人世間表現成一個有形的教會。有形的教會由基督自己所定的代表為頭，有聖神所建立的統制為關節。有形的教會和無形的教會，同是一個教會的兩面，有形無形互相結合而不能分。無形的教會在永恆中存在，和天上神聖的教會相通。主日彌撒的信經所以說「我信……諸聖相通功。」有形的教會在人類歷史中生存，受着歷史的支配又支配歷史。直到天主所預定的時辰到來，基督率領天使降來，結束現世人類的歷史，再創新天地。有形的教會隨着人類歷史而結束，完成救贖的工程，在新天新地中，有形教會融合在無形教會中，基督親自率領一切新生的信者，歌讚欽崇全能的聖父，永遠不停。

基督的教會自現世發祥，同時已經就進入永恒，因為首領——基督復活升天，率領了以往的聖者，登升天鄉。以後的聖者陸續登升，直到基督第二次來臨時，末時的聖者同時歸入主的懷抱，現世的教會便完結了使命。

教會是唯一的，不可分離，現世和永恒，有形和無形，同是一個教會。上自天朝神聖，下至去世而還等待升天鄉的煉靈，都和現世的教會結成一個教會。基督第二次來臨，完成教贖工程，祂的教會乃完全是神聖者的教會，實現聖經所說的「天上耶路撒冷城。」那時，教會的偉大神聖的信仰和希望，成了現實，不必再信再希望，而是面對天主，永遠愛慕。

在面對天主以前，信仰是必要的，是一生希望的根源。我們所抱定的信仰，整體不可分割，就像教會是一個活活的身體，不可分割肢體。

若是教會和代表基督的聖伯多祿宗徒繼承者分離，割去了自己的頭顱，或是另戴了一個頭顱，那就不是基督的教會了。雖然還可以因着所保留的基督立定的聖事，能有聖神的恩寵，然而那種宗教生活已是缺而不全，容易逐漸枯萎。若是再又和整個教會斷絕關係，自己完全孤立，自相封閉，這種教會不是割掉手足的軀幹，自成殘廢嗎？在非常的情況下，一種不能抵抗的暴力，強迫一個國家或一個區域的天主教會，處於這種斷頭割肢的情形下，祇要在暴力下的教會在精神上保留教會信仰的完整，在外面雖不能表現全部的信仰，這個教會的信仰仍舊完整。韓國的開始時教會，日本的遭難而隱沒的教會，就是這樣的教會。

現在我們台灣的天主教會是自由的教會，是信仰完整的教會。我們教會所有橋樑教會的意義和任務，就在於把這種完整的信仰，流入大陸教胞的心中。中共在四年前所公佈的教會基本政策，嚴禁大陸教會與梵蒂岡發生關係，愛國教會的負責人員多以公開不承認羅馬教宗為首領。這種情況使我們心中焦慮，害怕青年一代的教友，遭受這種思想所侵者，我們要盡心力把信仰完整的觀念，傳入大陸。

2 實踐的信仰

橋樑是交通的孔道，使橋的兩岸互相通流。所謂橋樑教會，不應該單單由台灣教會一方，將完整的信仰，流入大陸教胞的心中；從大陸教會一方面，也要有關於信仰的部份，流入台灣教胞的心中，這樣雙方交流，才真正是橋樑教會。從大陸教會有什麼可以流入台灣教會呢？有大陸教會對信仰的實踐；而且這種實踐，已達到最高度的英勇精神。從大陸教會流入台灣教會的，就是這種實踐信仰的英勇精神。

大陸的教會從利瑪竇開始，到現在已經四百年。四百年的經歷，乃是基督所預言的在艱難困苦中成長。清朝三百多年中，殉道者成千成萬，已有一百一十九位榮登真福品，我們祝聖他們早日滋封聖人，以作我們的模範。民國以來，教會頗得自由，不幸遭遇了無神主義共產黨的統治，

不用說外籍主教神父三千人在被監禁後，被驅逐出境。兩千多位中國神父與三十多位中國主教，受盡磨難。死於牢獄，死於改造營，有幾百人。現在還有許多位，被禁在獄中。一般的信友，在幾年前，歷經長時間不能參加彌撒，領取告解和聖體聖事，却都能在家中祈禱，自製玫瑰唸珠。四年前開始有神父從海外回大陸探親，鄉中的信友，扶老携幼，成百成千，黑夜來臨與彌撒聖祭。現在，一百多處聖堂開放了，堂中有神父主持聖祭和聖事。主日：堂中常是擠滿信友。信友的數目，在艱難中反而增多。這種實踐信仰，甘願犧牲的精神，迫使中共改變暴力迫害宗教的政策，改為統制下的容忍。有的主教、神父繼續反抗中共的統制，願與教宗連繫，甘願再進牢獄。有的接受共黨的統制，則竭心盡力謀維持教會的生命、開堂、建修院。因此大陸教會在各種困難的情況下努力實踐信仰，這些實在可令人欽佩。

在台灣的教會享受自由，城市鄉村都有聖堂，堂中都有神父。但是在二十年前傳教熱烈的景氣過了以後，信仰的實踐逐漸低沉，竟至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信友，和教會脫離了關係，沒有信仰的表現。因此，須要大陸教會實踐信仰的熱忱，堅守信仰的忠勇精神，流入台灣信友的心中。整個在台灣的教會，全部要成為一個活潑的教會，信仰發出熱和光。凡是領過洗禮的信友，認識自己的信仰，愛惜自己的信仰，實踐自己的信仰，宣揚自己的信仰。

在暴力的壓迫下，在削減信仰的陰謀下，大陸的信友，實踐着自己的信仰，不灰心，不失望。我們在自由的法治下，只因物質享受的誘惑，冷淡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實在對不起大陸的教胞。

。我們要振作起來，也要不灰心，不失望，以衝破目前的消沉氣氛，造成活躍，我們信仰也越完整。我們完整的信仰必然會流入大陸，大陸教胞的信仰，也將不會受削減信仰陰謀的創傷，堅強不屈，在精神和整個教會相連繫，常常結成「一牧一棧。」

三、結 論

信仰的交流，乃聖神的工作，不是我們人可以完成。因此，我們主教團屢次呼籲全體神父、修女、教友，為整個中國祈禱。目前，台澎金馬的主教神父定期為全國教會獻祭，修女會輪流為全中國教會奉獻祈禱與犧牲。主教團又在發起教友簽名祈禱運動，每人每天為全中國教會誦一端玫瑰經，並且還要推行到海外，邀請各國的教友簽名，但成為全中國教會的聯合祈禱。聯合全世界對中國友好的信友，共同每天奉獻祈禱，求仁慈上主垂祐中國的教會。

橋樑教會的工作，乃是聖神的工作。不是人們的政治伎倆。當去年我們主教團公佈「一牧一棧牧函」時，外國的新聞記者，立時喧嚷着台灣主教團與大陸愛國教會開始接觸，教廷可以撤退駐台北大使館。祇想政治的記者，他們不會懂牧函為信仰的交流，越乎政治和經濟。當然我們也希望大陸的主教神父明瞭橋樑教會為信仰交流的神聖事務，不加以政治的論調。

信仰的完整，乃是教會生存的根基，決不能因政治壓力而破損。這時間，雖不宜於「寧為玉

碎，不為瓦全」；但是在心靈上一定保持信仰，絲毫不缺。橋樑教會的成效，便是心靈上的完整信仰。心靈的完整信仰，到了適合的天氣，必然會衝破骨肉，怒放鮮花，顯出聖神的活力，實現基督所說：「你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若望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三節）。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五、四、十八—四、二十五）

12. 如此橋樑！

施森道

在發表「喜懼交併話橋樑」和「喜懼交併話造橋」後，有人以為我只懼不喜，根本懷疑「橋樑」的可能性及「造橋」的實踐性。我這態度與其說是「悲觀」，無寧說是「現實」。近來「造橋」工程轟轟烈烈，如火如荼的展開：馬尼拉華裔辛樞機及香港胡主教先後訪問大陸天主教，到最近「上海天主教訪問團」抵港、菲活動，引起極大震撼。辛樞機與胡主教臨深履薄、膽大心細的應付周旋，極可欽佩。至於雙方交流若即若離、亦步亦趨的部署與表顯，尤屬煞費苦心。但慶幸之餘，內心的感受頗為沉重。如此橋樑，絕對經不起狂風暴雨，縱使是一點兒風吹草動，經年累月、苦心孤詣的「成就」就可毀於一旦，既有的落實感頓然失去憑依，結局不堪設想。

由於時間及篇幅的限制，僅就香港公教報二一六二及二一六三號報導「上海天主教訪問香港」一事，作一個初步而淺鮮的分析，看看目前進行中的橋樑工作，是否值得我人寄以信心，對其發展，是以可以予以信賴。

(一) 基本立場

建立「橋樑」的對方係「上海天主教訪問團」，應「香港聖神中心」的邀請赴港訪問。「香

港聖神中心」乃香港教區的一個「事業」，不僅不代表「天主教」，連代表「教區」的資格也不具備。至於訪問團雖然稱「上海天主團訪問團」，實際上全團八位成員都屬「上海天主教愛國會」。該會秘書長，亦即該團成員之一，明白聲稱：「愛國會是群眾自發的組織……」，並自比於香港的「教友總會」。本不可自封「上海天主教」，其言論與行動竟以「中國天主教」的姿態出現，不倫不類，顯而易見。

(二) 宗教自由

該團團長「上海教區輔理主教」金魯賢聲稱：「在中國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否則，我們就不能到香港來了！」聰明的金主教居然把他們應邀訪港當作「完全的信仰自由」的證據而沾沾自喜，以「否則」二字刻劃出這證明的力量，真令人啼笑皆非。

(三) 與教廷的關係

該團副團長王振義教授舊調重彈：「要中國恢復與梵蒂岡的關係，問題在於梵蒂岡，因後者堅持承認台北政府，反對北京政府。」於此我們也就不憚煩地指出，中共與外國建交，從未把「

與台北絕交」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而是在暗中「交易」，達成「建交」，才招致與台北斷絕或中止外交關係的後果。只有極少數的國家：葡萄牙與厄瓜多爾，自作多情，自動與台北絕交，藉以爭取中共歡心，促成建交目的。反而因此遭受中共冷落，幾經挫折，才惻惻來遲地達成建交的目的。中共對教廷別具用心，於此可見。王教授又口口聲聲要求教廷把政治與宗教分開，而自己又一味以政治理由逼使教廷與台北絕交，真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豈非欲蓋彌彰？

綜合上述三點，我人認為「橋樑」本身及「造橋」過程甚為微妙，稍一不慎，即可構成大錯。橋的這面，係透過「香港聖神中心」上達香港教區當局，事在胡主教響應教宗呼籲台灣和海外中華教會負起「橋樑教會」使命，應「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邀請和安排，先後拜會「全國宗教事務局」、「中共統戰部」、「港澳辦公室」、「上海市宗教事務局」、「上海市政府」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領導人物」四個月以後，胡主教基於公誼私情，設宴歡迎，表達了最大的誠意與認真。從客觀立場來看，訪問團如果真正代表「中國」或「上海」天主教會，尚屬理想；奈何該團成員是清一色的「愛國會」份子，魚目混珠，終嫌僭越。橋的那邊，乃是地區性的一個天主教會內部的群眾組織，名為「愛國會」，究竟其群眾基礎多廣多深，頗難斷言。而儼然自居為「中國天主教」，隨時隨地開出可能不克兌現的「支票」，也就是他們的行為可能未被大陸上廣大忠貞教友認同，甚至也未必為其他地區的「愛國會」認可。再者，他們的言論咄咄逼人，要求最高而條件最苛，佔盡優勢，實際上他們對教廷，對教會提出了「極限」，盤據着「大可讓步」

的餘地，任何大小寬限，如許可愛國會人士外訪統戰機會增多，假釋而不平反忠貞的教會人士：「就可使某些親共人士感到「聖恩浩蕩」、「受寵若驚」，奔走相告：「大陸開放！」「大陸自由！」又要相率建議教廷大開方便之門，作大膽的冒險嘗試，不惜自毀立場，滿足中共要求。就如過去真除「愛國會」遴選的廣州主教一般，前例雖慘敗，決不因而知難而退，仍舊再接再厲，不把中國天主教陷入萬劫不復之境不會死心！再就橋的這邊來說，想不出有誰神通廣大，比「香港聖神中心」更前進、更積極，而不喪失天主教的基本立場。「香港聖神中心」諸公，任勞任怨，其立足點已在合理性的邊緣，稍越雷池一步，即落陷阱，我人宜以祈禱支持他們，弗墮魔障，以免演出「泥菩薩過江」慘劇。

橋樑！橋樑！多少人受你蠱惑？多少人因你困擾？

造橋！造橋！多少次徒勞無功？多少次含垢忍辱？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五、九、五）

13. 對「橋樑教會」進一鄙言

施森道

以肩負向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建立橋樑為己任的梁作祿神父，受到新任傳信部長的賞識，特從香港召回教廷中樞，授以傳信書院院長之職，嗣後運籌帷幄，儼然入幕之賓。傳信書院係我「母院」，梁作祿神父為我舊識，今榮膺院長，似應趨前祝賀。奈何生性不慣逢迎，虛情假意之事，避之唯恐不及。直到四月十七日，才於途中邂逅，距其就職恰為百日。當經以詢代賀，問其「任職聖京」滋味消受如何。更言及中國大陸教會，各方爭相築橋溝通，已臻白熱化，唯各是其是，互為掣肘，甚至背道而馳，形成一連倒局面，乃是過河拆橋。是以教廷釐訂有關政策，萬分謹慎，集思廣益。備位資詢者責任綦重，切忌逞個人好惡，將我大陸天主教會及教徒的命運，作孤注之一擲，拱手讓人玩弄與宰割。他聞言動容，力稱在教廷既無舉足輕重的權力，即平日著書立論，亦不過略抒管見，就教方家，而且近來所知較深，對中共羽翼下之「愛國會」已有保留，不若過去之寄以期望。他也願持異見者，為文辯正云。

至是，猛想起十年前某日，有事造訪米蘭外方傳教會羅馬辦事處。談及越南淪亡一年，人民水深火熱，教會更瀕絕境。該會葛德神父（P. Ghedo）過去著述累累，抨擊美國侵略政策，毀壞南越政府形象，在義大利輿論界發生很大衝擊。如今越南統一，赤幕深垂，不見葛德神父主持正

義，至可惋惜。語未竟而突來一人，赫然葛德神父本人。他倒不以為忤，而且他不是沒寫抨擊越共不顧人道的文章，只是各報紛紛退還原稿，謾稱「狗咬人非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無法將沒有新聞價值的文字提供讀者群，葛德神父的心境原是非常沉重的。以後他致力安插接濟越南難民，或有彌補之旨。時至今日，歐美瀰漫中國（共）熱，方興未艾，大陸上乖張荒誕之舉，在多教洋人心目中，一變而為可歌可泣盛事。就如中共雷厲推行「一胎」暴政，聯合國率先贈獎表揚，以為遏制人口膨脹的成功楷模。所以，在西方要糾正視聽，竟若緣木求魚，戛戛乎其難哉。

近者，翻閱我教中刊物，發現某某主教等祝聖的新聞報導，行文之間，絕無半點起疑之處。只是這些主教的任命，並非出自教廷，魚目混珠，情何以堪。香港的「鼎」係橋樑教會的健將，立場特殊，不應照本採納。一郵之見，尚容再予申述。

吾儒重忠恕，吾教尊仁愛。基督救世大本大原，卽表生可度，萬惡皆除，亦卽人人可得救、應得救。至於罪惡之消除：非罪惡不再為罪惡，而係悔過痛改，獲宥向善。今日中國大陸愛國會的作為，對其人不必過責，對其事則不稍寬貸。自選自聖主教之事實，絕難苟同；被選祝聖的主教，視其情節，矜而憐之則可，歌而頌之則非。歐美教會中人，對蘇俄及其附庸國內，教宗無法任命主教，多能仗義執言，予以譴責；但對中國大陸愛國會選任主教，不僅曲予包涵，且紛紛前往「朝見致敬」，更慫恿那些「主教」訪問游說，爭取不遺餘力。究其實，口頭上雖未指責教宗固執，不知通權達變，實質上似有暗示教宗不應坐失良機、宜紓尊降貴，順水推舟，承認其合法，

納之懷抱，皆大喜歡！不要說，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涉及非非，置正義於何地！

從某一角度來說，這非非之想，有其「憑依」之處。讀者猶憶鄧以明總主教否？他為信仰及忠貞，忍受囹圄之苦二十餘年，中共誤以為洗腦功成，提其出獄，掌廣州天主教會，並准其赴港養病。其時也，各方爭相趨訪，以一睹受中共許可的忠貞主教風采為榮，貴為教廷國務卿的樞機銜命飛港，專誠致意，囑以維護對中共政權的關係。繼而也蒙教宗召見，並真除「廣州總主教」，合法性原在題外，「順水推舟」則顯而易見。方慶大功告成，大陸忽傳捷伐之聲。「中國教會通」驚魂若失，從此對鄧總主教避之若蠍，鄧總主教之可敬與是輩投機人士嘴臉之可憎，不可以道里計！

上海龔品梅主教假釋出獄將近一週年，很幸運地很少被人利用為統戰口實。偶而說是「中共開放仁政」的具體表現，但似有「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跡象，龔主教出獄前未能接見馬尼拉辛樞機，香港胡主教等重要人物，「假釋」後也祇能會晤新華社或其他「同路人」。所謂「仁政」、所謂「開放」，頗難自圓其說。個人以為龔主教今日處境，遠較監禁時艱困。試以「雖不中，不遠矣」的譬喻描述龔主教今日厄運，他好比一位被暴君打入冷宮的王后，現在交付「寵妃」看管。那僧位的張家樹「主教」在「看管」、「監護」上必將盡力而為，龔主教的殉道生涯，正「苦海無邊」哩！

近來，進行橋樑教會工作者打出一張王牌，就是上海的金魯賢，以「助理主教」名義揚威招

搖，叱咤風雲，不但過時的湯履道之輩黯然失色，連「北京」傅鐵山也相形見拙。禮聘「金主教」作「友好訪問」、「交流溝通」者，遍及東南亞及歐洲。早歲，金魯賢確為上海教區鐸界中皎皎者，一度因信仰而被捕入獄，嘗過多年的鐵窗及勞改生活，方以為其守正不阿，孰料英雄氣短，以出貴同道邀功獲寵，更附驥「愛國會」而鵠起，竄升「主教」品位。他口口聲聲以不隸屬「愛國會」為號召，欲冒「中立」姿態，作中國大陸教會與羅馬教廷間的橋樑。那些中國問題專家推波助瀾，奉之為「理想人物」，中國教會重返天主教大家庭，非「金魯賢」莫屬！「金」之主教職位從何而來？非「愛國會」產物？如無「愛國會」給他「主教」品級，有誰理他？「金」之所以有今日的「膾炙人口」，豈非由「愛國會」一手造成？不擇手段、不分皂白的一批「橋樑教會」專家何不一思。他們對「金」看好，認為「金」擁有「與教宗和好」的「資本」，這「看好」、「這「資本」就是他敢冒天下的大不韙，順從「愛國會」的擺佈而接受「主教」聖秩。以此要挾教宗降階曲從，尊教宗乎？侮教宗乎？試看「金主教」誠惶誠恐，小心翼翼，處處為「愛國會」辯護宣傳，對教宗從未放棄攻訐機會，其苦衷何在？是否一旦對教宗示好，深恐教宗慈悲為懷，網開一面，容他繼續充任主教。其實「愛國會」反臉成仇，鳴鼓而攻之，今為座上客，明為階下囚，鄧以明總主教可為前鑑。金氏儂不及此，而向「愛國會」一遭倒的大人先生們也不甘心就此失去一張「王牌」哩！

進鄙言，有當與否，謹祈高明指正之！

（教友生活周刊、一九八六、六、二十六）

— 參考資料 —

1. 中國天主教史大事年表：顧保鵠編著，光啓社出版，民國五十九年。
2. 「中劃」：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趙慶源編著，聞道出版社印行。民國六十九年。
3. 「台手冊」：台灣天主教手冊。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編印。一九八二、一九八六年版。
4. 「文革後」：文革後的中國天主教。梁作棟著，香港聖神研究中心出版。一九八二年。
5. 勞改營中的隱修士——朱樹德神父小傳：王敬弘編，基督生活團服務中心出版。民國七十三年。
6. 天主教與共產主義：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編印。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民國六十六年。
7. 共產黨與天主教：光華出版社，台北，民國四十七年。
8. 牧我中華：蘇主榮編，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出版。一九八六年。
9. 中國天主教指南：中華公教聯絡社出版。一九八六年。
10. 中國地方教會自養計劃草案：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編。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民國六十三年。
11. 建設中國地方教會草案：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編。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民國六十五年。
12. 梵蒂岡對華政策資料：顧裕祿編，一九八三年。

13. 「黎」：黎明前的中國天主教：項選結著，微祥、光啓出版社，台中，一九六三年。
14. 剛恒毅樞機逝世十週年紀念文集：恒毅月刊社出版，民國五十八年。
15. 于斌紀念特刊。
16. 中國天主教及其新教難：辛植柏編著，自由出版社，香港，民國四十三年。
17. 趙哀思錄。
18. 中國大陸天主教真象：篤默著，求是出版社出版，香港，一九六六年。
19. 鼎：香港聖神研究中心出版。
20. 驛：香港「驛」編委會出版。
21. 橋：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出版。
22. 中聯：新加坡中華公教聯絡社出版。
23. 天風：南京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出版。
24. 「中天」：中國天主教。北平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教務委員會出版。
25. 世界宗教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6. 見證月刊：台北見證月刊社。
27. 益世週刊：一九四八年。
28. 中共問題資料週刊：台北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

29. 中共研究月刊。
30. 教友生活周刊。
31. 善導週刊。
32. 香港公教報。
33. 香港時報。
34. 香港文匯報。
35. 香港大公報。
36. 香港東方日報。
37. 星島日報。
38. 中央日報。
39. 人民日報。
40. 北平光明日報。一九五八年。
41. 河北日報。一九五七年。
42. 新湖南報。一九五七年。
43. 貴州日報。一九五七年。
44. 遼寧日報。一九五七年。

45. 廈門日報。一九五六年。
46. 內蒙日報。一九五六年。
47. 廣西日報。一九五五年。
48. 南方日報。一九五五年。
49. 快報。
50. 聖心報。
51. 澳門華僑報。
52. 長江日報。一九五一年。
53. 甘肅日報。一九五一年。
54. 綏遠日報。一九五一年。
55. 華僑日報。一九五二年。
56. 河南日報。一九五一年。
57. 工商日報。一九五一年。
58. 天津進步日報。一九五一年。
59. 上海解放日報。一九五〇年。
60. 上海新聞日報。一九五一年。
61. 鐸聲月刊。

參考資料

重要文件索引

1. 教廷聖職部發佈反對共產主義法令……………八
2. 新華社發表「對天主教與基督教問題應有的認識」……………一〇
3. 川北共黨「廣元宣言」全文……………一二
4. 人民日報登載「歡迎天主教人士的愛國運動」……………一四
5. 董世社神父「信仰宣言」……………一八
6. 教宗碧岳十二世發出「致中國神長信友公函」……………二三
7. 教宗碧岳十二世頒賜中國教會通諭……………二七
8. 教宗碧岳十二世撰寫為緘默教會祈禱文……………三四
9. 人民日報首次登載有關天主教全國代表大會消息……………三五

10. 教宗保祿六世發表通諭「牠的教會」……………六八
11. 教宗保祿六世發表「在現代地窟中的天主教徒」……………七〇
12. 中國地方教會自養計劃草案……………八五
13. 中國地方教會自養研究調查報告……………九四
14. 建設中國地方教會草案……………一一〇
15. 于斌樞機在四十一屆國際聖體大會中聲明……………一四五
16. 中國主教團發表聲明紀念「論無神共產主義通諭」四十週年……………一四八
17. 中共統戰部發出「關於宗教政策的宣傳提綱」文件……………一五四
18. 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主席團名單……………一六五
19. 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撰「告全國天主教神長教友書」……………一六八
20. 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章程……………一七〇

21. 「從羅馬教廷的破壞活動來看若望保祿二世的講話」——石玉璣神父……………一七七
22. 愛國會發表聲明堅決反對教宗委任鄧以明為總主教之行為……………一八一
23. 愛國會堅決反對羅馬教廷控制保衛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神聖權利……………一八二
24. 河南省黨委「統戰部」頒佈「十不准」禁令……………一九二
25.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致函全球主教，呼籲為中國教會祈禱……………一九四
26. 「廣州市天主教愛國公約」……………二〇〇
27. 十九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二〇一
28. 中共發出內部材料「關於加強對基督教管理工作」……………二二四
29. 中共制訂「對外六條」及「對內八條」管制宗教規定……………二五二
30. 教宗呼籲在台和各地華僑教會成為橋樑教會……………二五七

31. 墮胎應合法化嗎？……………二六七
32. 有關香港一九九七前途聲明……………二七二
33. 中華民國主教團牧函——論中國教會一牧一棧……………二七六
34. 大陸自選自聖之主教就任時所用之誓詞……………二八八
35. 香港主教胡振中訪問大陸演說詞……………二九二
36. 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教宗向述職的中國主教團主教致詞……………三一二
37. 中國主教團向國際聲明對愛國會天主教的態度……………三二四
38.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天主教教務簡報……………三三〇
39. 宗教、精神文明、民族團結——趙復三……………三四九
40. 「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和黨的宗教政策——江平……………三五六
41. 為紀念首批國籍主教祝聖六十週年、中國教會建立聖統制四十週年
中國主教團牧函……………三八二

